民國叢書

第四編

·95·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5 ·

綜合類

約園雜著

張壽鏞著

上海書店

約園雜著

張壽鏞著

自敘

余六十生日兒輩欲求所以壽余者余均未之許再三請余曰余之文字本不足存順意之所至往往有自適其適者汝輩爲余收拾之余願足矣憶宋人許梅屋自刻所作曰獻醜集且曰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余不懼人笑笑然後可以言學然汝輩宜彙而存諸笥俟余自定或可使人不至大笑庶余醜亦可少減兒輩因余之許汲汲欲排印余曰姑徐徐蓋猶有藏醜之意存焉遷延一年不欲失信兒輩慨然予之然待理者尚多也余藏書十萬卷嘗謂藏書而不能讀讀而不能用何必藏書余讀所藏書有所得必有記斯記即待理之一近讀莊子至杜德機杜權一段頗有感太沖莫勝無能衡吾氣機虛而委蛇其不斥爲弟靡波流神巫自失而走也幾希余固未始學者也謂宜三年不出彫琢復朴庶乎其可丙子夏五約園識

約園雜著目錄

卷六　文

約園雜箸卷一

王學發揮

陽明先生不特爲浙東大儒實上下古今罕見之大儒也其生平得力在三十七歲至龍場驛以後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蠱蟲畢聚夷人鴂舌不通言語山中窮荒又無書可讀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歎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壽鏞自癸卯春二月至夏六月在安徽潁州始盡讀先生之書於是聽鳥聲觀流水悠然而有靜觀自得景象潁州窮苦之地到處皆編茅爲廬余所居亦茅屋也雖與龍場苦况相去遠甚然無塵俗相擾官事淸簡終日看書而尤以陽明全書爲日課及今思之一生爲人不蹈小人一途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賜也爰就所得於陽明學者分篇述之爲兒孫告並爲吾光華同學告

良知篇第一

良知兩字見於孟子所謂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道性善性善者卽知良也四端首惻隱次羞惡次辭讓次是非惻隱羞惡良知之存於內者也辭讓是非良知之發於外者也存於內斯發於外然則必先有惻隱羞惡之心而後有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有其先後焉有仁義而禮智自充不有仁義何有禮智更進一步說不有仁安有義仁至而義自盡故曰仁人心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先生曰人同此心此心卽良心也人人有此良心不假外求而乃梏之反覆焉先生因大學致知一語而恍然於用力之處曰致良知而已又曰致知無巧法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眞假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輳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先生將集義與義襲分得如此淸楚卽是致字的確工夫又曰天理在人心亙

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多膚淺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歛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於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而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鍛鍊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此先生又因工夫而推言致微之功效然功效必先有工夫此工夫吾謂逃不出學養二字周旋師友優游歲月八字包涵得一切學問時時求慊於心包涵得一切修養更進一步言即陸象山在鵝湖所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段所喻在義即爲君子所喻在利即爲小人一念之差千里之繆然則欲致良知即在此義利一念之判而一念之起祇在一喻字可不懼哉先生曰只將自己一點靈明無晝無夜無忙無閒行立坐臥不論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失此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順

逆此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背此靈明不爲情遷緣此靈明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之謂盡性立此之謂立命此又極論致字之喫緊關係即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實驗也先生又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但其用意若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失却頭腦矣吾謂先生此段恐天下之人空空洞洞離開詩書拋却事物來求良知則將流於

禪學矣故曰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又恐天下之人種種談說種種文辭汲汲然以廣記博誦爲求功名利達之具蹈於俗學而不知故曰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嗚呼一着差和盤輸學者可不識本原乎

知行篇第二

知行兩字連說始於尙書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二語其後中庸生知學知困知與安行利行勉強行並言於知行兩字遂成一種相對名詞然聖賢教人有單獨提一知字而行含其中者如告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者鮮卽是行德者鮮否則空空洞洞知德有何用處又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說到大受便是行若僅僅小知細事可觀已耳何足當大任乎有單獨提一行字而知其含中者如行有餘力躬行君子愼行其餘之類皆是預先有了知識而後實去行見其功用也更有不待知而自然能行者如文王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蓋言惟不識不知乃能順帝之則若識與知反不能循其自然矣此形容
民之樸實也更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所謂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也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衆字吾以爲卽汎愛衆之衆言
凡民也朱子作多字解非也此不知而亦能行與知而不行者實勝一籌更有
不知而行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不知而作與飲食不知味皆由於知行未能合一之故先生曰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
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又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
知痛必已有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
開又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
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

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諸如此類先生所以詔告後學者全在知而能行當時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吾謂即此段而觀學以求知知在能行各人所處不同就所處者即知即行便是大學問先生又曰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吾更在此處微先生學說所謂知之眞切篤實行之明覺精察一一呈露矣孔子作春秋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吾輩爲學重在實踐不實踐不足爲學也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難於知自古然矣處今日之世人人自以爲知而人人偏不能行則行易知難之說爲

今日對症之藥在學校為求知之地固不能不以知字為重然既欲求知而行有不得則亦何貴此知乎故能知尤貴能行但行則亦宜本於知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然則學者氣質不同尤在審察事實矯正偏倚勿鹵莽以從事勿因循以循俗合知仁勇之三德期困知勉行之同一成功庶不負先生所教乎

心理篇第三

先生既曰天理在人心天理即是良知又承陸象山學說曰心即理也為之反覆析闡吾於未讀象山學說以前先玩心即理之意義以為可取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八字為註腳蓋朱子註論語既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朱陸之旨本同又於外註引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洪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洪人也更恍然心即理之說張子亦復如此及後讀象山與朱子論太極第二書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閒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職也云云乃知吾所思者正與象山符合此可謂此心同此理同矣吾更進一解曰心即理也然則曰手足耳目即理也可乎曰不可手足耳目聽命於心者也朱子註論語禮云禮云章嘗引程子之說曰又如賊盜至爲不道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吾借以斷斯獄曰手足耳目之爲盜皆心之爲盜心盜魁也其罪皆坐於魁而脅從者可恕焉於是更取論語之言心者徵之曰有心哉此贊美孔子眞爲天下有心人而適見天下無心人之多也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形容孔子到此乃能從心所欲其不到此便不能從心所欲也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此言顏子乃能三月過三月之後尙且有違其日月至焉者此

比焉操心之艱有如此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痛恨不用者之一事無成而即見用心之可貴矣曰簡在帝心曰天下歸心此二心字不但在學問上言直推而至於政治古聖王以此之心印彼之心摹寫得如何圓妙論語言心凡六見皆足以爲心即理之徵更攷大學正心而外心字三見曰心不在焉曰心誠求之曰其心休休焉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此即吾手足耳目聽命於心之說也心誠求之如保赤子其心休休焉如其有容焉此即由學問而達政治之說也且苟誠求矣苟休休焉而此渾然之天理如在目前矣中庸全篇不言心而言性言道言誠言忠恕言微顯而以明德終無一不發揮心之本體及功用至孟子則連篇累牘皆是講心而與告子辨晰尤微其扼要則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結論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於怵惕惻隱推而至於羞惡是非辭讓則四端全矣有此求放

心之學問即克己復禮之學問天下且可以歸仁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尤可作心即理之明顯解釋者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象山所云心即理程子所云性即理更伸之曰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然則心之可貴者即此理耳又證諸朱子註大學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程朱陸王一以貫之矣象山嘗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則萬宇宙一理耳全在我心益可以見矣先生序象山文集謂析心與理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形名器數之末以求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初無假於外也又曰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

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吾嘗推闡先生之言即楊慈湖引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爲聖也不能離心與理爲二既曰外吾而求物理無物理矣又曰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世之不善學先生者往往重上句而忽下句試觀先生一生事業全在不遺物理小者如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八字何等親切大者如諷諭安宣慰勘平宸濠何等委曲即是不遺物理而求安於心且就形名器數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古者實並重器亦有器之理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又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之即孔子禮云樂云之意也物理求之吾心而精神乃見非有精神便即可不談物理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至先生與徐愛論博文約禮工夫更曰禮字即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謂之理約禮只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如

發見於事親事君時就在事親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時就在處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這就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先生講心理並不拋卻事物此又彰彰明矣先君子曰變法而人心不變仍無益也變法而人心大變尤可危也吾欲學者懍懍於事變之無常而一循天理之本然放諸四海準諸百世亦曰不昧此良心而已矣

眞性篇上第四

先生曰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益人知見也又曰眞性上豈容加一字又曰至善者性也性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然則先生言性一本於至善其主致良知之說卽根於此乃其門弟子轉相傳述以爲先生教法乃有四句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不曾拋棄先生根本主張而從事於枝葉矣當時梁日孚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先生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窮義之理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此乃先生最眞切之教訓至於先生因錢緒山王龍谿所見之不同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在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云云此乃以錢王之請質因病而藥之之言記者遂認爲先生發泄天機不容復祕且直謂先生傳心祕藏卽在此矣試取先生全部教人之語證之豈

如是耶且卽就弟子所記而言先生不明曰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
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然則卽
爲先生所言亦不過因材施教耳非定論也然則先生定論果何在乎曰徐愛
問知止而後有定一節說得最明曰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明明德到至精至一
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朱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得之又答徐愛問至善只求諸心一節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
之理乎又講事父母曰譬之樹木此誠求之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須先
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枝葉然後去種根故斷定先生論性在眞性上在本
性上說完全是至善的其言荀子言性惡謂就其流弊而言此亦是因人立教
之說非本論也告子所謂生之爲性孟子所謂食色性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此已落於氣矣宋儒所謂氣質之性皆非眞性非本性也眞性本性卽詩

所謂秉彝大學所謂明德是也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先生嘗謂亦是爲學者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吾恰以先生此說仍爲學者言之也惟先生曰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淸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以此說性庶爲無弊子思子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連貫而言先生曰率性是誠者事亦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亦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此又定論中之確論也吾人當認天理是本然人欲是後起在人初生之時只有天理故性善之說亙古不磨卽所謂蠭目豺聲者亦是氣之爲害非性惡也明道謂善惡皆天理吾深所不取天理只有善而無惡明道所謂有善惡者當指天理之報施而言非謂人心根於天理有善惡也抑指天

理之變遷而言如風霜雷霆祁暑水旱在人視之若天理有善惡也然天之善固所以生養人者也天之惡即天之怒亦所以裁成人者也知善惡皆天理則人益當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矣此又一說也

眞性篇下第五

雖然吾旣以性善爲定論矣偶讀王梅溪十册文集謂學者之患先于好言性性非學者所當言其患在不知性而好爲雷同之論也吾以爲梅溪謂其患在不知性是也而謂非學者所當言則非也謂孟軻性善之論將以設教而已非爲性一定之論梅溪猶不知性也謂荀況以性爲惡揚雄以性爲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此雖有合於先生之言然先生取之者固對人而藥也先生曰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所謂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不得謂相近也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乃說到爲學工夫非論性之本體也至韓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梅溪以爲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者恐吾夫子不如是也世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吾亦以爲才也非性也所謂性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性也非才也梅溪又謂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此說吾以爲前者即先生因人而藥之意後者則以性與行併爲一談非知性者也告子生之爲性尚且不可以性等行則益遠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夫曰降才則非降性矣才質也生氣也才有聖凡質有剛柔均非性也生知安行困知勉行皆質也沈潛高明皆氣也合氣與質而謂之性此吾所謂世之雷同之論也吾不敢自以爲知性自幼至壯至漸漸老而悟得性之爲性皇天降衷於人者斷

斷乎純乎天理也純乎天理者性也雖堯桀同是性也堯能率性桀乃反性豈天所賦者有異乎不特桀也試就爲盜爲娼者呼之前斥之曰汝盜也汝娼也有不赧而相鬩乎其赧而相鬩者性善也卽良知之猶在也然則惡如桀不道如盜如娼尙存良知而謂性惡而謂善惡混可乎不可或曰子之談性善既闡命矣而世之反性者何多也子將何以進之曰吾嘗言矣亞聖如顏子詔以四勿賢如曾子日加三省此乃吾人克己之學修道之方所以復其性不使陷於習中庸首章三句說得明明白白曰天命之謂性性純乎天也曰率性之謂道道與性而俱來所謂何莫由斯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遠人人之違道而遠人此遠字卽習相遠之遠惟恐道之遠人故終之曰修道之謂教教亦多術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然則其在誠意乎

誠意篇第六

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今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亦無非誠意之事所以提出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只一也先生書王天宇卷又曰聖誠而已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漑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漑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得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覩矣又書欒惠卷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先生時時提醒良知致良知工夫卽誠意誠身工夫但恐人之致良知無所下落又以誠字教學者其後劉念臺紹先

生之嫡傳故不言良知而言誠蓋高明者以玩良知則事事從良知出固可不必他求沈潛者往往困勉而始得不提出誠字則易於落空蓋體先生為善去惡無非誠意之事之訓也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可不熟讀吾嘗謂心誠求之無物不格無事不成中庸曰不誠無物一不誠則天下無有不敗之事然誠身尤在誠意意不誠而身未有能誠者也學者勉旃

立志篇第七

先生曰種樹必培其根種德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之論學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若樹初生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枝幹纔大

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先生書玄默卷又曰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書汪進之卷又曰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書顧惟賢卷又曰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曰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又曰學者爲己之志苟能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爲砥礪切磋之地矣吾味先生言吾歎世之人只在無志氣三字貽誤國家貽誤社會苟人人有志氣何至敗壞若是志與氣相連程子所謂爲氣所勝者乃指客氣而言客氣不可有一有客氣則種種血氣之勇相與乘之而正氣反爲消磨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本天之所付卽平旦之氣也旦旦而伐之則失其天矣天何以失志不存也志存則氣存矣尙書曰

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卑而功崇者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胡衡麓曰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胡安定謂浮世利名蠛蠓耳何足道哉陸象山在鵝湖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章最足激動人之志氣所謂所喻在義即爲君子所喻在利即爲小人也此喻字即志之所發萌芽滋長全在於此至於志既立矣而紛紛擾擾不能專一又復外好詩文散漫廢日仍與不立志無異吾以約名園而蹈此紛紛擾擾之病仍謂之無志可也然勉爲喻義之君子不爲喻利之小人則終身服膺象山之訓而不敢或忽耳至於非笑詆毀則更不足計矣然則先生論學只是立志即孟子所謂士尚志也人之立志等於立命命不可忽而志可忽乎哉

是非篇第八

先生曰某於事雖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

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正期體之於心眞有以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吾讀先生此言吾歎天下之是非自有一定乃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孰是孰非令人無從判斷其故何哉蓋所謂身發明者之少也胡衡麓曰道有常變言非一端苟不知聖人無方之傳是膠柱而調瑟也莊子曰然乎然烏乎然烏乎不然等語乃滑稽之談亦所以誚天下之人於常變之道茫乎忽乎而莫明其然也如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中庸曰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由前之說或曰此篡者之心事湯爲王者不如斯也由後之說曰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其實聖賢欲人之自立需避雨露無非教也不可就一方而立論所謂聖神無方也亦體之於心而已又如陳臻以孟子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以爲皆是也說得出道理則爲是說不出道理則爲非此所謂時有異同

也又如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之中猶有權焉其是非益難斷矣先生曰此良知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若合得便是合不得便非吾謂體此乃可定眞是非眞是非不在一時而在千古廿五史中是是非非不知多少全在論世知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能看破書之誤人故能作此語先生欲人從良知判斷庶可不爲書所惑不爲一時一事所拘束而身發明之對於古人如此對於今人亦如此方見大學問

本原篇第九

吾嘗讀劉荀明本釋一書於光華大學十周紀念在講台上撰一聯曰王姚江致良知數言所以格物劉東平明本釋一部亦足修身學者能以姚江致良知爲體東平明本釋爲用無論處世接物均可裕如矣先生答顧東橋書時在乙酉見理學集三卷洋洋萬言中段有云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

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以貫之而無遺矣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非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不可以治家國天下云云然則先生但以良知爲本原耳何嘗棄事物哉倘生今之世先生所謂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者將教人發明各種科學以達仁民養政之意又不待言矣先生又曰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於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釋之者曰義理是禮樂名物之本譬如天地百物之生卽禮樂名物也而生生之理卽是義理故其生無方聖人惟知義理得夫制作之本故時至事起能作禮樂名物後之學者究心於禮樂名物不但博而不該是

爲逐末而忘本先生此言亦爲學禮樂名物者當得其本非謂禮樂名物可廢也故於末段著拔本塞源論此論萬萬不可不讀全錄如下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下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爲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

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

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懽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

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閒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

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共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讀此論而不興起者吾謂之無良知可也

總論篇第十

吾何足發揮陽明之學哉發揮陽明之學豈寥寥數篇能盡之哉夫學有本有末得其本而末自存先生曰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故吾之所述者本也而末亦具矣或曰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先生以爲新民不如親民所包者廣子之所述皆明德也何於親民而忽焉豈真以親民爲末乎吾應之曰非也吾錄先生拔本塞源論此卽先生萬物一體之念之所流露卽親民之最著者也有先生此論而先生之所以親民者盡之矣且先生不云乎明德親民本爲一事明德既明而民不親者未之有也或又曰先生事業彰彰矣子既知先生事業皆由學問而來何以平洌頭何以勦福建叛軍何以平宸濠何以征思田皆未著焉學貴實踐子又何說吾應之曰吾知發揮王學而已陽明之事功著在史册人人能言之無待吾之言也吾但期世之人人有陽明之學耳既有陽

明之學何患其事功之不著沾沾於陽明之事功而不求陽明之學則其所謂事功者亦謂之功利可也雖然吾之闢功利之說非教人棄禮樂名物也禮樂名物非功利也以先生仁民之心養民之政之說推之吾故曰先生生今日將教人發明科學不待言矣但不願作奇技淫巧悅婦人者謂之科學以蕩世人之心耳至於親民之說豈惟民哉先生嘗曰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一體之仁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然則今之人以伎略爲心國之與國家之與家人之與人惟求利我而彼何恤孟氏所謂惟恐不傷人者至今而尤甚誘人之物愈蕩愈新殺人之具愈出愈巧是併小人之心而無之矣安得提醒良知一破有我之私以全吾性之所以爲性者以合

於天地之師哉度性善書朱子所釋西銘後曰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為說是其所見聞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未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吾之不言陽明事功而講陽明學術其意豈異也願學者體之先生有弟子徐珊字汝佩者赴南宮試策問有陰詆先生之學者不對而出以為吾夫子之學若是之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若是其眞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若是其仁恕公溥也夫子憫人

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罔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曰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乎嗚呼如徐汝佩者眞先生弟子矣然先生書其卷則更有所進而汝佩亦曰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吾之發揮陽明之學吾固不懼世之非笑詆毀也雖今日非笑詆毀他日自有深知篤信者矣況今日深知篤信者且未嘗無人也雖然此特先生學說中之萬一耳欲貫本末宜取先生全集讀之斯得矣

讀劉靜修敍學書後

劉靜修先生諱因元大儒也壽鏞讀其敍學一篇自治經治史治子至作文並及字畫之工描殷殷教導且曰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尚哉諸生毋替兹命壽鏞每尚光華同學學宜鞭辟入裏今讀先生敍學益因之有感其首段曰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其或不全非材之罪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壽鏞以爲今之青年無一非美材徒以導之不得道爲青年者狃於習俗偏於狂簡趨於歧途而不自知此豈青年之罪哉蓋不知所以裁之賢父兄樂育之意有未盡耳靜修先生因陳讀書爲學之次又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爲聖賢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實聖賢之成終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壽鏞嘗以高深之論語課弱小之孫輩處處以日用倫常最淺顯者引導之而孫輩亦能悟焉蓋以論語作小學讀亦先入爲主之意又曰治六經必自詩始詩而後書書而後禮禮而後春秋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竟宜以詩書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本末具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治經次第其所敘如此誠爲學者所當取法更言六經自火於秦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日變學者當知先後議論之學自傳註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註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僞以眞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註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此尤爲不偏漢亦不偏宋之要言又曰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史之

興自漢始先秦之書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班固前漢書與遷不相上下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三國志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于略而晉史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激訐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舊書劉昫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雖云完備而有作爲之意或過於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學者必讀全史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

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通鑑宋儒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壽鏞以爲史固不可以盡信然欲考已往事蹟舍全史何由欲折中是非必先胸有主宰乃不混淆靜修先生總論全史評判得失而欲學者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尤粹然儒者之言也又曰史已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素問一書三代先秦之要典孫吳姜黃之書亦有名言荀子議論過高致有性惡之說然有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太玄法言非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而溫公甚推重之或抑或揚莫適所定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則曰純正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文中子生於南朝偏駁之後隋政横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

比擬時有太過而其格言至論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之亞韓子昌黎删削駢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其抵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其述諸子源流如此靜鏞好研諸子嘗謂老子之書非經戰國殘殺之後無此識見意者所謂老子非老聃歟抑或託老聃而爲之者歟生平尤服膺惟吾有身故有大患若吾無身又何患焉數語此正老子無爲無不爲之滴滴見血語蓋世人看得身太重故一切不肯犧牲若能看得身輕則衽金革蹈湯火而不辭社會何至如此無人擔任又世人看得身太輕故一切以爲非我能所做到如果看得身重則天工人代天生吾才必有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然任重道遠可幹到大事業參透有身有大患一語屈原賈誼均可以不死岳武穆文文山雖死猶生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物此志也人疑老子消極天下之積極者有過老子者乎至莊子則打倒牆壁說話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正

以滔滔斯世皆爭民也則剖之折之斗衡不在欲爭末由矣皆憤時嫉俗語也憤時嫉俗於是作逍遙秋水之想亦欲世人看破一點人間世能有幾何蝶夢栩栩曾不之悟可太息已其薄仁義云者憫天下之不知仁義也非韓昌黎所謂所見者少也故不讀老子不能救世不讀莊子不能醒世此吾之所見於老莊者將欲與靜修先生進一說也列子書其要語在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而太息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又引孔子遊泰山榮啟期三樂之言孔子嘆其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披裘拾穗孔子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又曰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嗚呼人惟不能自寬故無往而不形其局脊人惟不能自得故營營求生而終不能遂其生狂蕩之人智謀之士二者皆失道莫如靜杞人之憂無謂也華胥之國莫遊矣河曲之珠以泳而得范氏之錦入火而取其不溺且焦者鮮矣嗚呼列子烏可不讀哉陰符經託爲黃帝作

其言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亦欲打破一切所謂心生於物死於物也天發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天地之意豈果如是乎豈卽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乎高續古曰黃帝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蓋古之聰明睿智而不殺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已此則陰符之機也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羲畫之表人固有五賊莫之見耳莫能見之何止乎昌邪讀陰符者宜審之矣荀子性惡之說亦人有五賊之意也荀子後於孟子孟子時人猶可與爲善至荀子時則人皆將爲惡矣與其謂之善無寧謂之惡此不得已也平心論之性無善惡孔子所謂性相近至當也教人率性自不得不謂之善教人復性卽又不得不謂之惡以顏子之學問孔子戒以四勿仲弓之賢孔子教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者禁之之辭磨

而不磷涅而不緇非聖人不能故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駑馬十駕功在不舍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此與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又何以異其書兢兢勸學修身而不苟榮辱非相仲尼儒效諸篇皆推論勸學修身之道至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臣道議兵正論諸篇則由學而達於政其本旨尤在有治人無治法二語而好士者彊愛民者彊政令信者彊民齊者彊令出一者彊尤爲今日致治之原也自禮論以至非十二子此十三篇皆感時而作而範圍實在於禮性惡殿於末亦憤言也其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肯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觀此可以知其旨矣管子以牧民始而以爭名報德終其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又曰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

同利又曰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深得致治之本第以利相誘民趨於利利盡而民去故管仲一死齊不可爲此孔子所以以器小鄙之也然則霸豈可久哉揚子雲太玄與溫公潛虛之意合其理深奧故溫公極稱之至賈長沙之爲人余以其少年氣太盛因氣太盛而反致氣短吾黨小子萬不可學至於論禮上下千古自恭敬撙節退讓以至九年六年三年之蓄國有飢人人主不殖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淳化穆然想見仁者氣象然則賈誼雖不可學而其書固不可廢也董江都之爲人東坡以爲經而近於迂而天人三策三代之治猶可見焉劉向所作新序說苑華實並茂壽鏞尤喜其爲列女傳以爲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以戒天子曾南豐闡其意以爲古之君子未

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其室家既不可法故競於邪侈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劉向博極成書此爲二南而後談女學者之祖壽鏞嘗詔同學男女相成之道而其本則女尤重於男者蓋劉向作列女傳意也至於文中子設教河汾門牆將相吾輩何能望其項背然仁義公恕之說至公血忱之論不特治天下者當奉爲金科玉律即辦一事交一友亦應體念及此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大道爲公公則說舍此又安適哉若夫昌黎原道一篇其論性後世或以博愛不得爲仁人有三品謂不合性之體然毅然以斯道自任文所以載道也又復起八代之衰功不在禹下矣未可僅以文豪目之總之諸子百家皆有益於振頹起敝而折衷於孔子而得其中道焉顏曾思孟皆發揮孔子學說皆中道也孟子闢墨恰未知

墨之精處墨豈可非哉壽鏞別作論以伸墨說漢之訓詁宋之義理又發明往
聖先賢之微緒而其敝漢則失於瑣宋則失於拘惟王陽明致良知三字爲直
截了當智愚皆可領略發揚光大裨世匪淺壽鏞別作王學發揮一書亦不贅
夫風會所趨月異而歲不同研究過去之言論必當適應今日之需要與挽救
未來之狂流乃爲有益使靜修生於今日經史子及六藝而外詔諸其學徒者
必更有進而猶不止是矣壽鏞曠觀古今畧就其所敍之次第者而推闡之其
所未敍者猶未之及也然不覺其詞之費矣願吾光華同學共討論焉

約園雜箸卷三

四明叢書第一集序集古語

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鄮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鄮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鄮復爲州與嵊餘嚴婺並總於越八年廢鄮爲鄮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爲名莫將逸老堂記明士鄉也王應麟四明七觀樂育名俊思覩盛美有日矣會稽典錄朱育對其文章之士則御史中丞任奕朱育對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任子

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歎伯施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董逌廣川書跋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爲類已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唐書虞世南傳

季貞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莫將逸老堂記）潔身遠引令人毫無形跡之可指（汪國賀季貞祠堂記）歸後築室四明之鹿亭樊榭時往來稽山晚年李杜二公益相推重史家稱唐中葉將相有功帝室惟鄴侯郭汾陽先生之識鄴侯李翰林之識郭汾陽此豈當時詩人所能及耶（李鄴嗣甬上耆舊傳）

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抵佞讜論㦂㦂（七觀）人心正畏畏水而獨搖風此豐清敏之志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慶歷師儒斯文統盟並游三先生之門（七觀按清敏師其二而友其一）

臨川一陸自得於心淳熙四儒探賾性淵（七觀）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宋史楊簡傳）疏瀹觥觥追配范陸苦吟之餘尚聞三略（全祖望湖語）

晚宋時夢窗處靜西麓詞家之大宗也（袁鈞四明近體樂府）夢窗與姜夔辛棄疾倡和（清四庫提要）筆墨之妙如絮浮水如荷溼露（三台詩話）晚年困躓以死（全祖望答萬經寧波府志雜問）

深寧居士九歲通六經得呂成公眞文忠之傳箸書三十餘種（鄭眞四明文獻集傳）孤忠

草詔幅巾瀟灑 湖語

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自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人間學者寶之如天球琬琰 古今紀要逸編左臣黃超然序 日鈔一編儒苑貨弓 湖語

畏齋學宗朱子務適於用時叔詞意高迥每有論述虞伯生極推服之人以比河南二程 四明至正志

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 宋濂剡源文集序 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竝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 元史傳 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爝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 周汝礪剡源集小引

有明一代前輩之風徽 湖語 家自以爲舒向人自以爲揚馬 七觀 王偶翁執贄劉公念臺之門曰吾以罪失官反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掌也少時爲余太常寅所賞酷嗜杜詩嘗夢見少陵與握手及官涪州以事至錦官城過浣花草堂

遺像宛如夢中遂箋其詩曰杜臆（四明耆舊集傳及續集）

躄堂少即工詩睥睨一世浪遊吳楚燕趙間所至與魁人奇士交於浙最契查虛舟於山右則傅青主申鳧盟於江右則王于一於吳則紀伯紫於閩則許有介諸公亦翕然推之（申鳧盟所作傳兼采李志）

杲堂年十二即能詩抱家國之痛息機摧權日與諸失職者遊燕人梁以梓曰讀杲堂海東歌將使句餘一片地盡化爲蒼燐碧血使人心惻（南雷撰志及續耆舊集）

萬氏八龍（東井文鈔）季野生有異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隄然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讀無益之文不必作李光地最愼許可嘗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眞可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劉坊所作行狀全祖望撰志及舊志）

謝山八歲畢諸經並讀通鑑通考諸書登天一閣搜閱其秘本及諸古碑年二十出遊武林友諸名士李穆堂見闈中所答策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

也嘗自謂少時喜爲孤峯峭壁之人尙大有客氣在其作金峨山晚楊梅賦結語云庶漸底于和平尙予人以可受蓋其所造深矣蔣學鏞鄞志稿

而上萬氏史學冠天下萬氏歿祖望得其傳祖望歿學鏞得其傳阮元定香亭筆談學鏞尤粹於經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婟漢徐時棟煙嶼樓文集

東非從學於盧鎬蔣學鏞得全祖望之傳慨然有經世志乞病歸家與同時諸老會於所居息圃以詩文自適鄞縣志傳

餘山自幼穎悟嘗夜讀爾雅無燈以香炷逐字默記輒能成誦勤於治民所至多善政公餘尤好讀書經史小學皆有撰著最長於詩得杜少陵之正傳鄞縣志傳

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處則講貫以淑艾仕則善政以昌言七觀四明羣世之文獻頗言其概更增賢哲光我枌榆湖語廣哉觀乎吾將有俟七觀是爲序時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任子序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云任弈字安和句章人也唐馬總意林六卷今行於世多五卷本余得之於張君冷僧依宋刻補鈔爲六卷蓋文選樓本也雜采諸子精語有今不傳而賴此僅存者吾鄉先生任子其一也任子生漢之季其事蹟既無可攷而原書十卷又佚今存者篸三百八十字發揮隱微奬贊風教憫人之切悲世之深純乎純者也其言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又曰不知治亂之因者凡民也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簡末復引桓譚言王者易輔伯者難佐嗚呼天下之亂於今已極矣而知其亂之因者誰歟蕭何之守文法曹參之無苛渺焉難追所謂學以治己教以治人者復兩失之王道既泯泯矣下泉思綃詩人流連於德惠彌狹者且不可得一旦內憂外患之相乘嗟乎莫識江漢東流之必有迴復也吾讀任子吾爲此懼吾益慨然於生亂長亂世之所以亂者蓋有由也爰

錄意林所採任子爲一卷冠於四明叢書之首以見吾鄉學問淵源之所自且

寓亂極思治之意願吾鄉人士水不奪濕火不奪熱金不奪重石不奪堅以守

先生之教推而治己治人焉庶乎其可也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任子跋

陳伯弢告余曰刊書宜辨訂如吳志引會稽典錄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

中丞任奕暐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

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弈與唐馬總意林合餘如王阮昌國志羅濬四明志及

袁桷四明志載王尙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弈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

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奕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馬國翰玉函山房

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洎定海黃儆季

作子敘始辨任子與任子道論爲二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出道家任子任

奕作其言出儒術實我鄉著述之冠冕余因伯弢之說既以任子冠四明叢書首更據其所攷訂者題於後凡馬氏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者皆删之而錄其存於意林者蓋碎玉斷圭與其贋而多毋寧眞而少也民國二十一年二月

虞祕監集序

唐之得天下也以兵而定天下也以文臣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矣當太宗在秦府時網羅文學之士論道經邦日勉焉而不怠巍巍德望澤之於詩書者既深一旦臨民又復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嗚呼致治之本在此矣虞祕監伯施先生生於六朝之際學於顧野王其文章婉縟與徐陵相抗衡沈淪於隋而大用於唐太宗之世蓋其夙所網羅者也君臣相得稱其五絕五絕者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瀛洲十八學士預於凌煙閣者房杜而外先生一

人而已何其盛也顧余讀先生傳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未嘗不廢書三歎也漢有留侯狀貌如婦人既佐高祖功成不居悠然從赤松子以去明有錢忠介狀如弱女子矢志於蠣灘鯨背間卒無救於明社之覆此其故何哉有可用之才而用之者猜之忌之固莫能竟其才而見幾者且將引之以去抑知其才而不善用武夫撓之羣小間之朝衣拭淚相與欷歔古今懷才而不遇者何可勝道幸而先生生於唐太宗之世恂恂儒雅魚水之得傳爲美談不幸而生於漢高魯王之朝縱有五絕亦當知難而止否則抑鬱飲恨盡瘁其身已耳以康時務以拯斯民曾何裨毫末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自文中子講學河汾將相出其門牆一時薰德善良莫不以天下爲己任而唐悉收而用之以定天下先生躬遭其盛承清白之家學（父荔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守知足之素風（嗣父寄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生有自來人倫準的（其沒也唐太宗手詔曰人倫準的今其云）

讀其山陵畋獵諸疏古之忠直何以過之至太宗作宮體詩使之賡和固細事也乃曰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斯其所見者大而所窺者微非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歟昔范文正謂微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子陵之高余謂非先生不能顯太宗之量非太宗豈能納先生之忠哉嗚呼唐之國運垂三百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既輯先生詩文因表而論之爲天下萬世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賀祕監遺書序

余讀莫太守逸老堂記以爲四明淑氣蜿蟺扶輿磅礴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貞乃當之其言是也而又以季貞得攝生之妙數百歲不死則謷矣夫季貞自有其不死者在而奚必其果仙去也漢之留侯曰從赤松子遊唐之鄴侯曰歸衡山季貞之志如斯而已間嘗攷其生平抱超拔羣類之才而有淸曠沖夷

之性陸象先嘗語人曰一日不見季眞則鄙吝生杜工部詠飲中八仙而冠諸首騎馬乘船眼花水底其風流尤可想見也觀肅宗詔曰當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蓋得黃老之學而豈汨溺其心者哉當天寶之際泰極否來禍水生於宮中悍將擅於閫外姚宋政蹟已漸泯澌郭李威名尚未顯著季眞負禮學文章之望爲太子賓客之司旣無官守言責叢集於身慕道遺榮飄然以湖山老其曰步遊帝居曰父子入道俱還故鄉則有託焉而逃者也太子餞送上爲賦詩一時嘖嘖稱羡而士大夫凡各應制和詩以壯其行謂季眞之去爲可法史官秉筆書之以爲榮寵自天寶三載於今一千一百八十有九年矣猶令人想像季眞歸鄉之日風采夷和優游野服鑑湖一曲其喜洋洋者矣蓋自其迹而觀之富貴而蟣蠓卿相而涕唾此人情之所難也而就其時而攷之呼青蓮爲謫仙目稚子如秋水此其心有獨苦也聞惢泉之詩曰旣晚歸朝歲而先避

蜀年其深知季眞者哉余既與馮君孟顓輯其詩文及其遺聞軼事與夫憑弔於千歲後者曰賀祕監遺書因論其世而表之爲邦人君子告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豐清敏公遺書序

豐清敏公爲吾鄉儒宗從學於王鄞江致樓正議郁而與王桃源說爲友者也公所爲書著於寧波郡乘者曰古易會詩春秋禮記正說著於鄞志者曰渾儀浮漏景表銘詞著於宋元學案者曰孟子注今其書皆不傳傳者朱子所引孟子注三章而已其詩既稱述於王伯厚又嘗誦於黃絜齋選於宋文鑑宋詩紀事而稾集於鄉之志其文則僅僅錄於宋文鑑者二篇其行實則宋史傳之王偁東都事畧傳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傳之下至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諸志鄞縣志暨蔣樗菴私著鄞志稿莫不傳之且散見於諸家雜說尤多而最詳且

備者則公弟子興國李朴所撰遺事是也末學譾陋如壽鏞者更何敢贅一詞顧維壽鏞亦人也又居月湖欲循小溪蕙江以經馬園而至觀音橋訪其遺趾邈不可得徒見武陵桃源諸水汩汩東流蓋子孫之星散久矣然吾鄉學統誰始慶曆五先生而公得師其二人而友其一人學問淵源其來有自當是時舒信道坐廢二十餘年公一言而起守郡蔣彥昭（名浚明見杼[illegible]鄞志稿）出公之門力爭新法以至貶官遠謫公救得免其愛護善類及於鄉人者非本其所學然乎至若伊川先生坐徙涪州公獨餽贐功臣配享太廟力言司馬光呂公著當預則尤守正不阿者歟夫宋之史臣以水幾於道相喻謂其萬折必東其性無時而不正也朱子取之稱其淸明純潔而無一毫之穢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壽鏞因而推其義以爲有本者如是固也雖然海則廣矣大矣非惟迍天巨浸時時有檣傾楫摧之虞（公往高麗大風折檣對神宗曰巨浸連天風濤常然）而羣陰未能廓開大明所

不及照豈無顛倒變亂相與激盪者乎抑當海闊天空之際俯仰身世豈若危雁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者乎難盈者人之方寸其不塞不止乎富貴之移人多忘其初其能慎於涓涓乎（均見李朴遺事）然則川上之說固足喻公之淸德人心畏若水而搖風公之志不爲天下諒而卒以齟齬終爲可惜也壽鏞旣輯公遺書因論其表裏俾後之人有考焉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豐淸敏公遺書跋

豐淸敏公爲吾鄉大儒亦爲北宋名臣而無專集行世何也蓋公爲章疏於密室退而焚稾雖子弟多不得見遑論後人況崇寧之初刻石端禮蘇黃張晁秦馬文集悉行詔毀併堯誌墓敍官而已行且不傳文之泯泯亦宜公薨於大觀元年十二月距崇寧五年正月敍復元祐黨籍才一年餘耳嗚呼姦邪欲困以道路年逾七十連徙八州跋涉舟車鬢髮不白往來日月蚤夜心源其所養可

知已林泉之樂歲月無多仰景生情自有篇什今乃斷圭碎玉等於芒芷再不裒羅益將星散爰就見聞所及積以半載功夫更得馮君孟顓李君續川相助編輯公之奏疏曰奏疏輯存一卷公之詩文曰詩文輯存一卷更取金山錢氏小萬卷樓本李朴撰遺事附者陳瓘撰墓誌建炎追復學士詔賜諡制尋訪子孫劄國史傳以合趙希弁讀書志附志所著者爲一卷豐慶新附者曰遺事新增附錄爲一卷壽鏞續增者曰遺事續增附錄爲一卷復以錢本與徐鈔盧本對勘斟酌字句曰遺事校勘記爲一卷都爲六卷總名曰豐淸敏公遺書自慚謭陋挂漏殊多邦人君子幸更廣之至公之子孫或遷上虞或遷衢縣尤宜攷也

壬申六月

楊氏易傳序

淸四庫以楊慈湖之學出陸象山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

所著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眞卿至謂慈湖文字可毀且以
慈湖與王宗傳宗旨相同祖尙玄虛以闡發義理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
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慈湖與宗傳祖其玄虛而索
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余竊以爲不然夫易之學事物象數義理三者固不
可廢者也慈湖偏於義理則有之必謂其幻窅則門戶之見也慈湖既作已易
以天地萬物備於一己己有其易則易道由一己而充之者也悟諸己而易理
皆備孔子言性不可得聞蓋恐門弟子所不及非不言性也曰余欲無言又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孔子亦將譏以幻窅乎慈湖開宗明義曰
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
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尙何本末精麤大小之間其傳易
之旨盡此矣且其釋乾卦也曰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

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爲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慈湖之意利用厚生以正德爲先而廣業以崇德爲本所以事親所以事長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端何莫不由此乎民生蚩蚩安知易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導人思其所始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天與人通其易之精蘊乎非慈湖發之而誰發之且曰天地之間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嗚呼今日之天下知有事而不知有道之天下也亦相殺相亂之天下也天下之變罔有不得已消息盈虛咸有其勢茫茫萬物難於辨明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即天地其公明固自在也讀慈湖易傳庶有以救之因書以爲序時民國二十一年二

月

楊氏易傳跋

余從文瀾閣鈔得楊氏易傳既付刻矣適馮君孟顓藏有明刻本因請其覆校明本序者蔡國珍也時爲乙未上月人日據明史傳乙未爲萬曆二十三年國珍字汝聘奉新人贈太子太保謚恭靖素以學行脩而清操爲時望所屬於是孟顓既補錄其序言更爲補寫其目錄益之以慈湖之象黃南山李莘山之象贊凡原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始五月朔終八月五日凡三十餘日而竣事余得之大喜因命梓人一一重修並刊其校勘語以誌孟顓讎校之勤且精焉若夫明本所題校者盧陵劉日升豫章陳道亨也同校者漳浦林汝詔豫章饒仲也因並及之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史畧序

余讀高續古先生史畧既卒業慨然於作述之難有太史公司馬談而無遷則談之志何以繼有學士高炳如先生注史記而無續古則學士之書將泯然矣學士注史記極意覃思積功二十年既絕筆續古悉整以論今攷之寧波府縣及餘姚縣藝文志均未采錄惟鄞縣藝文志經部有天官集註子部又有天官書集註蓋未知學士之注史記既分載於經子而闕於史部甚矣蒐訪之難也續古著史畧爲時僅二十七日後世以其成書之易譏其疏漏之多安知不由學士注史記時一一搜輯於先而續古成之之速者藉此乎然商榷千古鈐括百家於此可見一斑而學士史記之註一百三十卷因是以著非特津逮後學即向之邑志之誤傳亦得糾正焉是書之存其裨補豈淺尠哉抑讀其輯劉勰論史有曰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蚩埋余小子私心惴惴懼躬蹈之故於鄉先生遺書採訪尤偏於迍敗則受續古先生之教也因書

以爲序時民國二十一年二月

史略跋

史略六卷宋高似孫撰古逸叢書依宋槧原本刊原本存日本博物館不知地震後尚存在否高氏子略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載之而不言別有史略賴日本文庫收藏而存楊氏經籍訪古志既稱其文詞簡約引據精核多載逸書實爲讀史家不可闕之書而跋語則又謂此書遠不逮子略緯略且云據其自序成書於二十七日宜多疏漏然史家體例略見於此矣吾鄉博奥如高續古先生著作如林史略一書既得之於日本更應廣爲流傳爰取古逸叢書原刊與百川學海所刊子略騷略二書先梓之俾學者有所津逮焉民國二十年四月

子略序

班孟堅之作漢書藝文志於諸子略別爲九流而小說不與焉是即鬼谷子所

謂混說損益者挈領提目條秩不紊後世達者咸宗之然管子法家也班則入於道宋大夫者胡非隨巢師也班以殿墨家之末蓋究其源言之高續古先生子略四卷與遂古暨秦漢隋唐諸子之傑者分而論之祛九流之門抒獨裁之見明貞贋別是非入其堂室徹其骨髓較班論益爲詳且密者洵哉丙部之功臣而爲治子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夫黃胄文獻莫盛於姬周尼山一老振金聲集大成奕世稱之爲至聖然天地渾淪之氣既鍾其正必洩其奇故諸子踵出各樹旗幟以鳴高若曾若晏若荀若王通得聖一體其乖說尙與六經相維貫至若魯連賈誼桓寬劉向揚雄王充之學老莊列文鄧析鬼谷鶡冠諸子則皆殊塗而趨不拘拘於儒術救弊補偏出新推陳奇譚玄論不一而足蹊徑如六弢亦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二語甚中以國自私者之忌漢武能黜百家意蓋在是嗚呼險奕施及有宋崇尙理學士林丕變嘗讀宋史呂公著

傳有言曰元祐元年公著請令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老爲學則宋代之於諸子固眡爲藥之荎路之歧而不堪一日寓於目誦於口者其不屛厥篇節斷厥箸畢亦幸矣先生生於斯時覃思殫精撰子略窮源竟委晰同辨異其可謂倜儻而不羈者與顧於荀況則曰樂孔孟者又引其語不法先王不是禮樂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見鄧析子篇而獨不與諸子並論其意蓋在尊荀揚王韓也夫經史爲往哲所崇解以漢唐注疏說以程朱義理闡發殆盡而眇遺而諸子則章句梗榛詁訓沈晦瞴要不易於終卷微恉要歸益難識焉於是重刊高氏子略以爲學者發蒙啓瞶之一助云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騷略序

騷略者吾鄉高續古先生撰擬騷非論騷也與史略子略不同然其論騷曰楚

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亦足以懟騷矣楚以國在蠻服而無風三閭蝺起作離騷說者以爲上武風詩絲是而楚之文化煌煌乎得與上國提衡越爲禹後書所錄五子之歌詩之體也與虞廷賡歌相似此邦人士於其故老遺言聞之熟必習之稔豈無墨客詞女而能詩者乎迺周大師亦以爲夷域而不之採是誠生斯長斯者所引爲憾事也先生山居而撰騷略洵穠穠而能揚輝越邦者矣夫鄞於春秋爲越境以赤堇山在其中越絕書所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越語所謂句踐之地東至於鄞是也先生生於其間詳詠越事猶屈楚人之言楚事耳披讀九懷諸作仰可知其所蘊揆騷之神融詩之意若僅以摛藻揚華形貌酷肖而詡善則譾淺乎眂之矣賦爲六詩之一班孟堅所謂古詩者流騷略之所存有讀易秋蘭幽蘭後長門水僊花前後松江盤舍七賦均有爲而言所寄者遠而所託深匪無病呻吟者可比山川壯色草木增榮鳥爲之翔獸爲之走

於越因之有光矣其曰離騷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先生有此奇志則亦奇人也取其騷略而重刊之其亦好奇心之偶露也與爰爲序以表之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夢窗詞稾序

自宋元豐間淸眞居士（周邦彥字美成）以詞學鳴於時洎知明州因家奉化所謂淸眞詞者明之士皆善習焉南渡而後張于湖（孝祥）其尤著者也晚宋則夢窗處靜（翁元龍）西麓（陳允平）爲大宗而夢窗更得淸眞之妙然其事蹟不見於史傳鄞志傳者又略其見於陳允平傳者亦第曰與翁元龍齊名而已攷夢窗詞敘時在宋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中所云舊雨江湖遠者若張斗野（蘊字仁溥有斗野文稿）趙山臺（汝[illegible]字庶可有山臺吟稿）施芸隱（樞字知言有芸隱橫舟稿倦游稿）陳芸居（起字宗之編江湖前後集）皆是也更有辛稼軒（棄疾有稼軒詞）尹梅津（煥字惟曉有梅津集）楊泳齋（彥瞻字伯嵒有六帖補二十卷九經補韻一卷）馮深居（去非宋史有傳）沈時

齋(義父字伯時有時齋集)李篔房(彭老字商隱有篔房詞)劉朔齋(震孫字長卿與履翁酬唱)楊勿齋(至質字休文有竹宮表制)翁五峯(孟賓字資暘首臨安鄉薦)之流高人雅士相與唱酬又復不可指屈而姜白石周雪窗善倚聲者也讀其詩詞益可攷見夢窗之生平蓋自其迹觀之榮邸瑤圃尚書山園郡王畫蘭湖船綵御(壽榮王夫人)張氏總宜堂諸作若獻媚貴人者且不僅秋壑湖上舊居也(賈似道)然獨不解筆工劉衍綵鞋莊生與夫吳市舞女柳渾侍兒藕花洲之尼華山蘭室之道女得無謂與賤者伍乎況乎如燕孤身看春漸老眼態凝處寒雨燈窗隔牆聞簫佇立兒輩尚留瓜涇自古才子佳人揮毫記燭者亦可悲已而猶以此病夢窗乎且夢窗嘗與吳履翁遊矣履翁時相也夢窗若非雅人亦何求而不得乃卒以困躓死則其志蓋可知矣余搜羅鄉獻不敢忽於屯邅之士者夢窗其一也顧夢窗既以詞著其流傳於世者霜花腴詞集(僅見周雪窗題詞)今不可得矣即張玉田山中白雲詞所云夢窗親書詞卷復不知尚

存天壤間否獨余所藏朱性甫鐵網珊瑚爲明季舊鈔所錄夢窗新詞稾與鄭叔問所見刻本不同一字之精足校諸本至可貴也因取朱鄭之所校與明鈔相勘比就毛刻而正其錯訛仍其名曰夢窗四稾別錄手稾十六闋亦仍其名曰夢窗新詞稾彙刻之而附以朱氏小箋與校勘記余補校者凡九則並殿焉庶乎夢窗之詞得見其眞攻詞學者有所津逮非僅表章鄉先哲也是爲序時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夢窗詞稾跋

余既定凡例重刊夢窗詞稾夢窗行事本末鄉志不詳儀徵劉毓崧序其詞歷述生平以辛亥之作爲非絕筆且云曳裾王門而老於韋布足見襟懷恬濬不肯藉藩邸以攀援其品概之高固已超乎流俗更以夢窗受知吳履齋義不肯負顯絕似道於當國之日其西湖小築諸詞皆似道未握權以前作也尤爲確

論余刻夢窗詞凡諸刻敍跋校記均附於後其字句取諸本之長間與校記不盡符合見知見仁後有才者藉以參考是又區區意也壬申秋

四明文獻集序

壽鏞幼侍先公讀先公方補注困學紀聞書端題綴殆徧詔小子曰此吾鄉深寧王先生著述之一也且曰先生少沐吏部公之教實出史獨善而上接陸氏之傳既從游王子文樓迂齋友湯東澗乃又兼承朱呂之學其師承淵源章章可考者若此而其成就則又卓卓幾媲高密紫陽所著書逾三十種雖亡佚近半其存者今猶不少概見然當先生時舉世以文章歸之詔誥典策半出其手實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學行盡在困學紀聞汝其誌之忽忽四十餘年矣先公補注者尙未及刊而重刊先生文集先生之出處其自所爲墓志言之詳矣乃宋史載先生晚節失實考宋亡時先生先已東歸載在本傳宋社既屋杜門

里居課子肆力撰述從游之士於是始衆所著書多成於鼎遷以後然則所謂棄位而遁以辭服於賊者皆小人之淫辭也世安有蒙媿恥求活之王深寧哉不解宋史何所據而入傳且先生早歲以博學宏詞自詭既乃究心天下得失大事既壞不可收拾猶疏陳十事期挽救於萬一既明知必無可爲始浩然歸去重理舊業五十而學易垂老而著書以遺民終豈復有可疑竊謂使先生文集盡見於世必有足以昭示萬禩者文集凡百卷世傳元時析產割裂散佚頗疑其間必多忌諱之作而子孫燬之耳不然百卷之集僅存五卷二十而存一無是理也吾鄉學者代不乏人而文獻佚喪顧乃獨多而先生與萬先生季野之文亡佚尤衆豈非遭際之不幸哉壽鏞既得朱竹垞舊藏四明文獻集及葉氏所輯摭餘編謹校而重刊之且敍其大要如此以質於知言君子且以誌先公所以拳拳服膺於先生者蓋有由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古今紀要逸編序

東發先生古今紀要一書文約義備世寶之如天球琬琰顧其書迄北宋神宗止而哲徽欽高孝光寧七朝皆闕焉（左臣黃趙愈序謂闕六朝非）理度二朝之紀則四明陳太僕朝輔得之於滎陽鄭氏而太僕之子自舜始梓之一再流傳刊入鮑氏知不足齋叢書者也陳太僕曰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於理度兩朝其致意於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蓋先生嘗師王貫道（名文貫）矣貫道精於春秋者也今所傳高息齋春秋集註頗采其說儻裒集之貫道之春秋傳朱竹垞謂已佚者猶可考也先生既在史館作史傳六篇更爲是編其時月縱不可考然其距歸寶幢山必不遠矣夫宋之亡不亡於夷狄之侵陵而亡於憸壬之激盪致變者三宰相辜諫邊閫也致寇者三鄭清之丁大全賈似道輩也是編於鄭清之則曰開邊誤國中外反爲大耗於崔與之則曰金亡朝

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於唐璘則採其抗疏曰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於洪咨夔則取其輪對曰陛下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見端門受降之崇寧是誠曾南豐所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世俗謂宋儒空談義理嘗諱言和豈所論於東發哉嗚呼今天下多故矣利焉而不勝其害得焉而不勝其失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之見何可多得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技不如舊之憂而猶莫之寤也適變立本讀東發是編可以惕然矣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古今紀要逸編跋

黃氏日鈔一書古本不可得矣余家所藏者二本其一大字活字版也有日鈔而無古今紀要且僅八十八卷其二則清乾隆間新安汪佩鍔刻也爲小字本日鈔與紀要同刊惟日鈔卷八十一版後註原官版無文字八十九註原無文

字九十二註原無共闕三卷與全謝山所見闕二卷者異矣余友張冷僧告余曰大興劉氏舊刊大字本兩卷不闕然余求之未得也據謝山言理度二朝政要及戊辰史稿疑即所闕兩卷余既未見大興本其所闕是否即此未敢斷也願謂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之誠至論也今取知不足齋所刻理度政要即所謂古今紀要逸編者仍其名重梓之更取余所得甬上盧氏抱經樓所藏四明文獻考中戊辰修史傳並刊焉以副謝山指示之意惜無力重刻日鈔全書耳他日儻得大興本校之窺其全豹抑北宋哲徽欽南宋高孝光寧七朝更有其書散於天壤閒出而補之尤所望也壬申冬

戊辰修史傳序

宋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柄國姦袞竝進正人君子輒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非近稔遠往往相尙時東發先生爲史館檢閱慨然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舊

發自勵而作修史傳六曰杜範曰眞德秀曰洪咨夔曰袁甫曰徐元杰曰李心傳所謂戊辰史稿是也世無刻本全謝山見之嘗作跋著於鮚埼亭文集余既得盧氏抱經樓舊藏四明文獻考而是稿在焉讀之懍懍然有生氣蓋當天運人事之窮外患内憂必有蘊成而養護之如癰疽然待時而决之耳有此六君子者果能盡用其才則宋何至遽亡哉乃讀先生所爲傳杜淸獻言去私而鄭淸之以爲承風旨眞文忠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繫屬人望羣滿夷夏徒以淸之誤國意在調停不免爲盛德之累洪舜俞袁廣微吾鄉人也舜俞鯁亮忠慤有助親政嘉定不合端平驟用之亦不以端平爲然廣微切於愛民謂史彌遠老當還政謂史嵩之不可相天下立朝正直無阿附心徐仁伯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淚當嵩之謀起復舉朝翕然嚮往獨能陳其不可李微之該總通達成一家言良史才也以言去奉祠霅上六君子者其才如此而其所施

爲僅僅如彼則宋之存亡可知已嗚呼觀於宋季之已事而凡類於宋之季者不大可懼哉余旣刊東發先生理度二朝政要更取史稿刊之君子小人之消長國家存亡之關係著之於此以爲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畏齋集序

吾鄉自楊袁舒沈四大儒出而象山之學傳東發果齋二大儒出而朱子之學又傳畏齋程先生得果齋之傳而私淑朱子者也先生之送阮照磨序也旣詳述其淵源而送牟景陽序又云未嘗高談性命而略事功未嘗有意爲文人之文而文特妙此尤先生之自道者也究觀數千年治道得失士大夫行己大節不惟深惜介甫且以歐陽公之濮議蘇公之南北郊司馬公之役法謂爲擇善未精固執以自誤者更謂後世君子恥言理財而民益困苟祿之徒知進而不知退嗚呼大居敬而貴窮理先生有焉豈尋常談道之士哉夫讀書萬卷臨事

袖手儒固爲世詬病蒲酒可冀延年服不終日欲希韓終又將爲座客笑矣先生才高官小終身文學掾理義在得所養青衫白髮西楚東吳自樂簞瓢浮雲萬事故其詩文不矜刻楮之智而有自然之妙蓋其學之所至者然也又豈獨有功文字哉集六卷爲淸四庫鈔本世罕見余既付梓因論述之以見先生之爲人民國二十年七月

積齋集序

吾鄉在元之世有程恭叔時叔二先生世比之河南二程敬叔先生之文余既刊而序之時叔先生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而本義或問已刊入通志堂經解積齋集止詩一卷文四卷余反覆讀之慨然想見其爲人夫以剛嚴方正（四字采元史）之行發爲閎深簡括之文（六字采提要）豈獨爲時人所嚴憚而已哉君子不敢詔人以必行所可盡其心於人者誠而已矣今以仁發明夫子之

教更章之以克己復禮嚴之以四勿導之以敬恕其亦可以承夫子之教矣卽斂之身推之家國天下豈復有外是者乎程朱之所傳又豈有外是者乎抑吾聞先生之教曰愼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初而弗替其終志定而後弗懈弗渝底於有成是言也豈不閎且深乎又頗感憤詩書禮樂之衰嘗謂一壞於秦火再壞於漢儒訓詁三壞於老佛異說四壞於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義已泯是殆史所謂剛嚴方正者乎聖人之爲教也其始曰誠正誠正矣仁遠乎哉敬事以訓志恕道以訖心心訖志酬而后天下之事與道具是又豈在乎督詔哉督詔而后爲聖人之道故有時而不行雖督詔而弗爲此聖道所以將亡世事之所以不可論可不懼哉讀先生文而反觀茲世誠不禁其感喟太息也更取而刊之且述其旨要著之篇端亦聊以訖吾誠而已矣民國二十年九月

剡源文鈔序

自宋季文章氣委薾而詞骫骳剡源先生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咸歸之名重一時不圖歿僅六十年罕有知名若字者嗚呼傷矣潛溪總修元史乃屬使者入鄞得其集二十八卷（余藏有三十卷舊鈔本較刻本爲勝）及司業成均先生之鄉有夏君閔來爲國子正與先生之孫資先謀梓於是始刻先生之集所謂洪武四年本是也洎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屬爲蒐輯釐爲三十卷所謂後裔藏洵本是也上海郁氏據之以入宜稼堂叢書而吾師奉化孫玉仙先生益爲搜輯釐正重刻之所謂七千卷樓本是也然則先生之文搜之者潛溪也而潛溪搜之而得者得於鄞人也得而始謀梓者夏君閔也其繼之者鄉人周儀也最後則爲玉仙先生鄉之文獻僅有存者不重賴鄉之人乎顧其浩浩蕩蕩莫窮涯涘後生小子不得其門望洋歎焉於是梨洲先生手選尤精者四卷曰剡源文鈔慈谿鄭耐生氏手爲寫錄（耐生名喬遷著有藏密廬文稿）童柘叟收藏之

以贈余余藏之又八年矣讀王漁洋居易錄稱爲海寧刻剡源集四卷者卽馬氏思贊康熙庚辰本也與鄭氏同出一源光緒己丑大鄧山館本者卽柘叟依所藏以刊者也是柘叟之贈余者先既梓行矣余維先生東南文宗也昌黎起衰於六朝之後先生振敝於宋世之末氣萎薾而詞飢散今更有甚於昔者乎昔既哀其罕有今何害於兼存爰取柘叟贈我者悉仍其舊補以潛溪序重付梓焉而論述之且吾鄉人珍重文獻之意亦可見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年十月

剡源文鈔跋

剡源文鈔爲黃梨洲先生選定慈溪鄭喬遷耐生氏手鈔而童賡年（慈谿孝廉字佐宸晚號柘叟）柘叟氏藏之於家者也柘叟勤搜鄉獻嘗佐其叔小橋氏刻全謝山鮚埼亭詩集以板相贈更取萬貞一管村文鈔萬開遠千之草堂文鈔與此書均歸於余時民國十三年余重司浙計時也忽忽八年柘叟墓木久拱其子葭青更

將柘叟所著四明撫餘錄十二冊未分卷明州札記一卷木石老人詩話四卷詩草四卷及諸雜著以贈余將爲之整比擇要刊行猶未遑也今刻是書不第愛剡源之文且不忍棄柘叟贈我之惠也至我鄉夏君閱及四明周儀不知何縣人其刊始實賴之鄭耐生氏亦能文者也所識寥寥二百餘言自謙以爲非知文然讀之晶光寶氣亦可概見皆有功於鄉獻因並誌之壬申秋

管天筆記外編序

鄉志傳王右仲先生云博通文史喜辨晰先儒異同於聖學深爲有得尤嗜杜詩其詩亦亹亹忠孝之音嗚呼先生造詣如此豈偶然哉蓋鑒於世運由皇而帝而王而霸霸降而盜儒學亦然因作管天筆記外編爲篇五曰尙論曰文學曰世道曰涉世曰異端其言曰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今之仕者天理兩字人須別置一邊天地既滅非盜而何又曰天下之亂極矣

然吾心不可使亂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耳又曰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於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遵行之即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叛之即賢者亦潛修之諱言之而又弗敢露更引少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謂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有味乎其言也讀史能見其大評人務期其平謂曹平陽爲能克己賢如溫公不能無愧謂趙充國無踰老臣一言寶非貪功以至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謂當其時耳辨卜式之枉與桑弘羊受誅於世儒以爲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尤爲至論若夫以陽明爲霸儒猶未免門戶之見以李卓吾爲盜儒則見其閑道之嚴矣先生生當明末感憤國事以武王伐紂爲報父兄之讎冠諸篇首其意可知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尤太息於巧宦者之多也更言有志忠君孝親而

嘗借助於朋友朋友之倫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則其望諸聲氣相應者又深也嗚呼今之世內憂外患之迭乘與明之季無異也天理泯而人欲肆儒學之墜誰其拯之余既刊先生筆記外編因特採其言之尤粹者以弁諸端爲邦人告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管天筆記外編跋

管天筆記外編鈔本二卷廖君淦亭之所藏也余得之十年矣付梓方竣復於馮君孟顓齋中見徐柳泉先生舊藏鈔本借以互校兩本大致相同惟徐本卷上尙論篇第二段有漢文帝勞軍細柳一條惜文字已不完全論趙充國有充國策羌一條在功成不居之前此則稍異也至卷末所闕兩本同之爰取二條補錄於卷下他日更得所闕者補之尤所望也壬申夏五

舂酒堂遺書序

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文字閒爲可悲余意不然人之生也惟文字爲可樂至一世盡心焉而其樂彌甚若書若畫皆文字也一人兼之則其樂更爲何如陶鄖山先生生明之季築春酒堂於郡治東七里所謂金峨太白湖上諸峯環而黛色可數貯經史莊騷千餘卷唐宋石刻百餘種墨蹟山水花竹數十軸庭內外花木十餘種迄今覽其記述猶令人低徊焉想見其曠懷遠識矣往余讀鄖山文手不釋卷顧未得其全集及與馮君孟顓交出其所編遺書盡讀之王無功醉鄉記耶陶淵明歸去詞耶李太白之換千金裘耶賀季眞之坐林泉耶阜帽青鞋有閒可借春雲秋水惟狂乃眞蓋其立志一編既涕泗於忠孝節義之事而飛蝇滿筆一念不動落魄貧困守此儒冠發爲文章可歌可泣先生與汪茗文書曰咨嗟歎息在筆墨之外者余於先生之詩文亦云雖然可悲者境爲之而可樂者志爲之有隨遇即安之心而得超世軼塵之意纓紱裘馬無足

搖惑其貞厚志論曰志固莫最樂亦何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遺書凡三曰文存四卷詩存六卷詩話一卷而以外紀一卷附焉余彙刊之既以見先生一世之勤而孟顓盡其心以搜先生之書亦豈不以文字爲樂哉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杲棠詩文鈔序

杲堂師友梨洲及梁公狄萬履安父子閒以詩文道義相切劘梨洲稱其文不容口自傷孤零至以同調相引慰一時後進皆翕然宗之今讀其文殆循唐宋晉躋兩漢之域負臬貞剛厚氣盤鬱其廉悍乃近介甫夫梨洲學出蕺山杲堂雖未籍黄門氣習固近焉文章之重氣節叔世蓋罕見也彼以僻澀嗷牙爲古指探吹詐爲雄健者則又古所不然也況其卑靡者乎至於紆徐自適其意明及師友論議與夫死生交情之際辭若無心而寄意獨遠此蓋六一所專有方

姚以來奉矢兆蕃而蔚成風氣傳百數十年而不絕者也杲堂之文乃亦時時迺之所爲詩亦雅正不卽卑靡蓋天下之文非一鄉之文也卽以一鄉論有功於鄉之文獻豈淺尠哉杲堂別有內編余將續刻焉民國二十年八月

石經考序

清初考石經者三家曰顧亭林曰萬季野曰杭堇浦季野後於亭林而先於堇浦堇浦合數人之力共集事也易亭林季野據一人之聞見其成書也難堇浦見亭林之所述而未見季野之所編季野旣采亭林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邱衍董逌諸家之論間附以己見亭林詳於漢魏而略於唐宋季野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詳有爲堇浦所不及者夫以季野之學之識其精且博者未可於是書限之蓋是書乃其搜錄之緒餘也而其始爲之勞夙好之篤於斯見矣昌黎之論書也裒集衆工人之所長與一工人之所運思曲極其妙者

有不同焉豈獨一石經哉況集衆工人爲之者幸而獲備焉烏知其罅漏之必能免乎故以三家之考石經者言之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別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董逌勝矣而厲樊榭序更引何休公羊傳註證漢石經爲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爲三字以補董逌之闕全謝山序更引魏略晉書隋志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石經事與董逌之說互可參考季野雖在董逌前而董逌既云未見其書故其書之所詳者董逌博失之然則考石經者必合三家之書讀之庶乎其有得也因取省吾堂所錄萬氏石經考重刊之而論其大凡如此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漢書地理志稽疑序

余讀太史公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讀唐杜佑通典秦制天下爲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又曰漢興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比郡國之大較也所謂三十六郡者裴駰註史記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漢志據之有東海無黔中續志有黔中無東海而南海桂林象郡閩中不與焉所謂四十郡者晉地理志始皇初幷天下懲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史（漢三輔及弘農）三川（漢河內河南南郡）河東南陽南郡九江（漢並因之）鄣郡（治故鄣在今湖州長興縣西南漢改爲丹陽郡）會稽潁川（漢並因之）碭郡（漢梁國）泗水（漢改爲沛郡）薛郡（漢魯國）東郡琅琊（漢並因之）齊郡（漢齊國）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漢並因之九原漢改爲五原郡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漢並因之黔中漢改爲武陵即今鼎澧辰沅黔州之地長沙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置桂林漢改爲鬱林郡南海治番禺漢因之象郡漢改爲日南郡閩中徐廣曰治侯官漢武帝虛其地合四十郡王厚齋地理通釋引之此又三十六郡與四十郡之大較也自錢竹汀大昕作秦四十郡辨謂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且曰西晉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駰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牢不可破矣錢氏更作秦三十六郡攷據漢志實之又作漢百三郡攷而李申耆兆洛謂其辨之甚悉沿革圖依之定爲秦三十六郡然余則未敢深信錢氏之說且以李氏改內史爲秦郡

失於斷也因取胡朏明渭禹貢錐指一書就秦所置之四十郡以叓九州配之在冀州者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三川（北境是）兗州爲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青州爲齊郡琅琊（東境是）遼東徐州爲泗水琅琊（西境是）薛郡揚州爲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朝陽郡是）荊州爲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東境是）豫州爲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梁州爲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南境是）內史雍州爲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西南境唐楡林郡是）凡三十八郡所謂桂林象郡者蓋非禹貢職方之地也若夫自秦而漢郡國一百三侯國二百四十一縣邑一千三百十四其間設置之沿革變更之不恆史家之記載紛糅攷訂者又復各有異同立於一千六百餘年之後而欲攷證一千六百餘年以前之事蹟蓋戛戛乎難之吾鄉全謝山先生精於地理者也所著漢書地理志稽疑一書不炫奇而求實於三十六郡進廣陽而退

九原仍南海四郡於三十六郡之外十八王所置郡名以剡郡即秦之東海治剡辨會稽與吳非一郡豫章是淮南王屬郡而濞之豫章郡乃鄣郡之訛且以王厚齋作晉書謂人爲非而百三郡國及諸邑之增置並序次攷之尤詳雖顏師古劉原父胡楳澗之說猶未敢信其有裨者則齊召南杭世駿胡渭之言取焉酈道元張守節樂史尤資以疏證者也即地志而悟張良韓信之兵法則又所見之精且大矣蓋謝山七校水經注於輿地之形勢研求有素而讀書得閒更薈萃諸家而折衷之宜其確鑿有據而非逞臆說者比也余既刊是書因論郡國之大勢與夫先生著書之苦心俾後之學者玩味而有得焉是爲序民國

二十一年十月

漢書地理志稽疑跋

余既依粵雅堂本刻漢書地理志稽疑矣馮君孟顓藏有舊鈔本因借以手校

大致相同校至卷三鄧一條朱滄湄太史有案語據寫本原批錄而存之云云是鈔本即爲滄湄讎勘之祖本所謂謝山再傳高弟鄧友湯君錫陽名家邦慨然發祕笈者即與盂顓所藏同出一源者也旣經滄湄讎勘爰悉依粤雅堂本但取其原鈔之精勝者略改一二而已謝山是書不載於年譜而校者爲歙人刻者粤地讀滄湄所跋原起又非主講端溪時作吾鄉人誠有愧焉抑陸鎭亭師撰謝山弟子祠祀考以湯桓見地理志稽疑序然則錫陽又名桓顧以未能定其受業何人謂不必列今得附是書而存則其愛護文獻慨然發篋者爲不虛矣壬申季秋

樗菴存稿序

黃東井刻蔣樗菴先生存稿爲清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其時先生巋然魯靈光居鄉里啓牖後進時也於今蓋一百二十年矣先生書謝山年譜後嘗以謝山

求管道復詩不得其後人攜殘稿來索四金適未舉火徬徨無以應忽有武林龔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立以付其後人且告先生曰此天緣也嗚呼壽鏞之得先生遺著倘所謂天緣者非耶昔在燕也有書賈來雜攜吾鄞光緒間修志稿本中有董江樓鈔本鄞志稿前後無序跋及作者姓氏考諸志乘乃知即先生與志局不合所私著鄞志稿者是也爲之欣快然猶以未得先生詩文稿爲憾歲丙寅歸仲弟之喪于故里東門街於三餘書店故紙堆中又得先生存稿八卷雖刻本而流傳不廣得之益喜及將與鄞志稿並刊詳爲排比志稿闕列傳卷六至十徧詢里人無可補者適遇奉化孫君鶴皋曰新得先生手錄鄞志稿本壽鏞趨往觀之則先生親筆也果有卷六至十於是借歸補之闕者始全同付諸梓壽鏞末學何敢望謝山而洋洋形於顏色與當時謝山之得管道復詩稿其意豈異也歐陽子曰物必聚於所好又曰得於有力者之彊壽鏞以

爲聚於所好則有之得於有力者之彊則非也有力之人天下多矣而何得之於壽鏞乎竊因之有感矣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蓼厓先生少孤貧而力學一飯之啜母子交讓慈孝之明德具矣而枵腹赴塾人所難堪蓼厓先生安之若素其果毅爲何如也先君子所處與蓼厓先生同之而壽鏞於百年後景行樗菴先生學其萬一而不得此則深爲愧疚者矣若夫其文鎔經鑄史爲謝山以後一人博引繁徵且有裨於里中掌故如記協忠廟而闕舊誌題續耆舊集詞而見四明詩家源流誌萬正符手錄詩補傳因得萬氏八龍之名書謝山年譜後可補董小鈍作譜之闕其詩敍事爲多於不慊志局者兩見吟詠蒼鱗碧血苦蘗貞松無不湧現鬚眉呈露芒角先生之稱謝山者其自道哉惜乎先生考定之衛湜禮記集說今不可得即讀經偶鈔亦僅見其序言安知不流落天壤間後之人更爲之收拾而表彰之以窺先生著述之全豹乎尤所望也是爲序民

國二十一年二月

東井文鈔序

壽鏞既刻樗菴存稿因重刻東井先生文鈔先生固樗菴之入室弟子而私淑謝山者也晚歲手訂其詩文集原爲六卷淸道光元年刻之咸豐初燬於兵今所傳文鈔二卷則其曾姪孫家鼎所續刻雖其編次先後未甚考求而灰燼之餘鱗見其角鳳睞其羽至可寶也先生自舉於鄉宦游粵吳盜賊饑饉儆其力於徵調撫綏之間而良民知依悍民知畏施於政者卽此八字得其大凡已（見上吳廉使書）及乞病歸優游息圃以詩文自適嘗告友人曰余出入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瘁纖乃息機摧橦棄置一切闢一畝之宮栽花種竹興之所極幾忘其身夫以先生卓卓著勳名其材既用於世若使進而爲封疆大吏子惠之懷擴而彌大所施當不僅斯乃不得志於時官止二千石一旦退偃於里下勤

其著述忠孝節烈之事每反覆而不厭而寒荣一畦孤松三徑陶然有自得之樂其所養可知已壽鏞考其集之所存如旌忠廟碑記貞烈王淑姑傳區貞女墓碣銘與夫席氏見聞錄及諸乘諸序言均足扶翼綱常鍼砭流俗又豈尋常之士僅僅求詞之麗文之工所可髣髴其萬一哉壽鏞既以樗菴得謝山之傳而傳樗菴者蓋先生也先生之詩不重刊獨刊其文以傳之喜其文之非偶然作且有裨於鄉之文獻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

詩誦序

論詩主聲永實祖虞書之依永和聲世愈近而講求愈精至於誦數蓋亦要道非誦數無以得其音節之本也故孔子言誦詩周制矇瞍皆誦詩之官世衰官失其職久之雖朝聘燕饗亦不復誦詩詩雖存若亡王政荒矣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後楚辭繼興而九歌有安歌浩倡之說謂徐疾也隋僧道騫善讀楚

辭亦謂其音節也聲永之說古今多殊四聲翻切起益繁難不易理詩亦益難誦於是宋吳才老倡叶音以合古今音朱子爲詩傳本焉明陳季立毛詩古音考出而加密至清顧亭林姚秋農安古琴苗先麓諸氏出益加密幾美善矣記禮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論詩稱可興可羣可怨皆謂其感化之力大宇宙感化之力大者莫音若也聞其音而知人賢否即一世一國而亦然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然古今異代秦越殊壤何從聞其音則亦詩歌文章之謂耳詩之古莫如三百善讀者世又不恆見獨其聲音之感於不自覺者乃往往得之有意無意間要非口誦心維久且深者不能與陳諸家其得之至多者也其得之也必口誦心維久且深焉餘山先生有詩誦之作其所得亦不爲少也詩誦據孔子誦詩之義以名書其書即成於誦數之際今夫音有抑揚徐疾短長輕重之殊質無一不

出於自然詠歎而有得實得於此耳余讀詩詠深有感焉因書以諗讀者餘山先生清道咸時人一令關中號循吏謝病歸著書自老云民國二十年八月

羣經質序

古無經學之名有之始於莊子至漢乃碻立蓋取經緯之義然武帝始置博士不過五經由是而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即學庸本在禮記篇數亦經也唐尊老子爲經釋文并莊子亦爲經故世言羣經之學皆先聖哲經緯天地維持人事之書其言雖易知易行而義理精深廣大固未可以淺見窺聞說矣古今大儒通羣經者蓋無幾人經義卒亦未大明於世夫治經莫善於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讀陳餘山先生羣經質質者豈漢詁所謂析疑與先生固已析疑矣何質爲殆朱子稱鄭君謙謹之謂耳竊謂經生不謙謹終莫能通經證之鄭朱而可信是書蓋本其讀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孟爾雅

羣經而有得者筆之篇也於書辨胤征之冤仲虺兼弱之失言洪範書祀不書年又言管蔡武庚畔周非思商庶殷讎民思商非畔周伏書多脫誤皆絕精審足破大疑又舉聘禮注醯陽也醢肉陰也少牢饋食禮注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內羞穀物庶羞牲物二注相反周禮掌客注牲與黍稷俱食之主禮記曲禮注近醯醬食者食之主內則注殽食食之主三說不同士昏禮注醑之言演也少牢饋食禮注醑猶羨也特牲饋食禮注醑猶衍也三注音義近而文互異其精細也又類此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今夫君子學焉以裕其識思焉以運其才若罔則弗善用知也殆則遲知而忘本也安有謙謹君子而弗善用知乃遲知而忘本乎先生既以質名其書謙謹可知矣雖未能躋於鄭朱之域可謂能盡其知者矣昔司馬子長著史記嘗言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況羣經之精深廣大者乎先生著作三十六種余既取詩訓

刊之更刊此書以見先生治經之勤且得之於小疑小進大疑大進經生謙謹之效者如是因論述之爲世勸民國二十年八月

四明叢書第一集後序

壽鏞不揣謭陋既輯四明叢書第一集都二十四種一百三十六卷集古語以弁諸篇之二十人者豈足以盡鄉先哲哉蓋道德文章湮泯於世者久卽有所已著而其所未著者不少也汲汲然先之若將不及者非其人必待其書以傳也其書之有裨於世世固有待於其書也天下之書夥矣而書豈限於一鄉一鄉之書又豈足供天下今之所述者一鄉之士而皆天下之士也非惟天下士也以俟百世而不惑者也綜而論之累世一聖千里一賢學之與教審其所治在不使一日失業而已世之亂也貌儒謹者而中或餒風流自命者狂亦非眞直節一挫姦邪乘之心之精神垂垂盡矣史之所紀諸子百家之所論述騷人

詞客之所詠歌時之所遭情之所寄皆其迹也困學而多聞約文而備義務適於用而人亦推服之樂道之而弗已至於以罪失官以罪得學譬諸失魚而得熊掌此則魁人奇士尤所翕然深許者也其或抱家國之痛息機摧檣碧血蒼燐使人心惻無益之書不讀無益之文不作不爲孤峯峭壁之人而予人以可受蓋經生之所志者然也夫宋之義理漢之訓詁皆有裨於教學媚與徇則非矣更有不得已託之詩文以自娛簿書鞅掌之餘偷閒箸述是其用心之苦亦可哀已嗚呼幼而不學老徒增悔追溯夙昔先君子所以教壽鏞者曰養身砥品齊家勵學易簀之日又復執壽鏞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猶在耳忽忽三十有二年而壽鏞五十有七歲矣志之所存百不償一顧求鄉先生遺箸者已二十年更得諸君子佐之幸有所成今歲生日作詩四首其三曰鄉獻搜羅愧已遲天公儻假十年期滎陽不再謝山逝後死仔

局吏屬誰茲者四明叢書第一集告成將繼續而謀第二集之梓爰書於後知

我罪我所不辭云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約園雜著卷四

四明叢書第二集序 集古語

四明爲人才淵藪之區自漢大里黃公翊贊太子著在史册降及唐宋人物彪炳 黃以周四明人鑑序 至明而大盛 萬斯同與李杲堂書 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不可勝數 虞琴四明人鑑跋 有骨嶙嶙鐵齒錚錚猶滅沒於荒煙野莽 解縉春草齋集序 然綱常之理自有其不敝者存 王先謙先祖母傳 當此析楊皇莽飆焰而起 鄭梁撰烏春草傳 四維不張而秦厲促 王應麟困學紀聞 周公事業期於魯之子孫 高閌春秋集註序 追維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深入潛化 楊簡連理瑞記 又感太夫人之荼苦以母兼父其境彌苦其志彌堅 盧友炬先祖母傳 令子孫得有其餘業者皆清節之力也 烏斯道張節婦傳 記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雖所由各有其至並能守此三端以顯名當時 袁鈞家乘列傳 至於揚祖徽景前修徵文獻所取資尤非一二則余區區論世之微緒也 蕭基春草齋集敍 局辭

弇陋麤敘致其概（李文續華過宜狀略）

孫郃字希韓好荀孟揚之書慕韓愈（晁公武讀書志）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郎超然肥遯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吳任臣十國春秋）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文纂一卷舊四十卷（讀書志）

孫夢觀字守叔重名節輕人爵特立不阿爲淳祐完人吳潛銘其墓（至正四明志）王應麟識其遺事曰近世名卿於慈谿得三賢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侍郎孫公則見而知之位雖絀其道則信矣（雪窗集附錄）集凡二卷（案盧文弨宋藝文志補作雪窗文二卷）其裔孫應奎所校刊曰奏議曰故事其奏議自嘉熙庚子以迄寶祐丙辰正宋政極壞之時如謂祖宗能容直言而不能用又謂士大夫有寬厚之虛名非國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清四庫提要）

黃玠字伯成震孫（案四庫提要引弘治湖州府志作黃震之曾孫待考）躬行力踐以古聖賢自期隱居教授孝養二親每渡浙而西富家巨族尊其德學爲築館舍買田產以居之（慈谿志本傳）其詩不爲近體要於俗音嘈囋之中讀之如聽古鐘磬矣自序稱蔑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將退藏以終其身（清四庫提要）情發於中而形於言目之曰弁山小隱吟錄（自序）又引文中子之說稱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己受其賜尤粹然有德之言（清四庫提要）

錢啓忠字沃心別號清溪幼有書癖以省伯父過臨江遂執經鄒南皐之門觀政兵部時崔魏亂政後所在書院皆拆毀抗疏請復（蔣學鏞鄞志稿）其略曰凡節義必從理學中出故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患難當前生死不愧今妖氛盡掃清議凜然則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子之恨愈深蓋先生家世簪紱九傳忠義之節得於門庭薰染者固多而更以南皐先生爲之師念臺先生爲之友

自其戊辰登仕郎與金正希朱震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諸公立爲
千秋不朽社固非尋常苟祿者可及萬言錄清溪傳既沒三十有六年其子廉集其遺
文而刻之疏三說帖三揭一序十六萬斯大清溪遺稿序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一字賓日宋右正言禾之後全祖望撰神道碑初任雲南大
理府推官考最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川中以楊嗣昌委過蜀撫乃幷奪公職嗣
昌敗命公留蜀任兩年代還補原官甲申殉難詳見全謝山先生所作傳中沈祖
懋遺贊序董戶部守諭哭公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眞公之遺文亂後盡失全祖
望昭忠祠碑從萬子增美家得見公滇中遺詩八十餘首遺老林時躍徐鳳垣補序
且云公詩刻於滇南日里中無布見者徐於劉氏閨篋中得之後附公未刻別
母詩六首紫牡丹詩一首絕命詩一首詩後書云爲子爲臣不能兩盡慷慨從
容同歸一死以母老更寫家書數百言付其客李芳泰詩與詞並芳泰所收拾

史傳失采（張恕跋公絕筆）張明經嘉寅以公詩文集一帙屬陳君一樓攜來較舊譜所載多詩二十餘首且有碑記古文十數篇以補前未備然公生平著述終不止如此（陳愈畯跋公詩文遺稿）

華夏字吉甫一字默農爲諸生與王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倪元璐又同學於黃道周劉宗周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端伯陳子龍浙東所稱華王二子者也（全祖望撰華氏忠烈合狀）生而穎異稍長讀書聞古忠孝節烈事輒斂容契其人（張孔式撰傳）甲申難作號慟絕地取諸所爲文詣文廟拜而火之（李文纘撰狀略）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志寧倡大義預於六狂生之目與太僕陳潛夫出戰牛頭灣（全祖望華氏忠烈合狀）對簿一錄殆先生自爲爰書也先生常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卽名爲過宜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竊毀其二今存八帙開卷泫然如對先生焉（高宇泰過宜言）

序

錢肅樂字希聲號止亭益忠之子狀貌恂恂弱不勝衣而忠孝天植生平以聖賢自期（雍正寧波府志傳）文宗大家以歐曾之法出之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外郎（黃宗羲撰傳）淸兵下浙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而貢生董志寧倡謀起兵諸生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爆毛聚奎和之即所云六狂生肅樂乃輿疾以墨縗視師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王乃赴紹行監國事會師西興分汎瓜瀝（鄞縣志傳）瓜里駐軍者六家曰前大理丞會稽章公正宸曰前給事餘姚熊公汝霖曰前九江僉事餘姚孫公嘉績曰前刑部鄞錢公肅樂曰前御史沈公宸荃而前分守寧紹台道金沙于公穎亦豫焉（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傳）平湖主兵者爲屠翰林象美書生不甚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諸藩皆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於是公連疏數十上而終不至

（全祖望神道第二碑）公兵解時隆武詔至江上人議拒之公以爲彈丸地不可再生內敵自此與諸人異議未幾江上各師皆潰入閩閩旋潰監國至閩復從駕諸將以次復建寧邵武興化及諸州邑丁亥秋進攻福州相持八十餘日（高宇泰正氣錄傳）至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卒於瑯江（全祖望神道第二碑）吳巒穉曾立遺傳文多載文史中故相葉臺山之家曾孫太史進晟舉葬於福清黃蘗山有祠有碑有墓田劉魯菴沂春爲碑記徐闇公孚遠諸公有詩有文（錢肅圖前傳）越九十五載子濬恭以七十之年欲修墓於黃蘗山全謝山乃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迹合之家傳幷諸野史之異同以參互考稽爲神道第二碑（全祖望甬上耆舊詩傳）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二年中作也嗚呼忠介之集文陸之遺晉也（全祖望忠介公集序）

魏畊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甦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與於苕上起兵之役事敗之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事解乃與歸安錢纘曾居苕谿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其里人朱士稺與先生論詩極傾倒先生又因此與祁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全祖望墳版文）遣死士致書鄭成功鄭如其言已而軍退遮道留尙書張煌言請入焦湖以圖再舉復不克方館於祁氏被執至錢塘與纘曾俱不屈死居苕上爲晉高士沈禎沈聘故山故有息賢堂（慈谿縣志本傳）生平有所撰述悉以名之而詩其一也（息賢堂集自序）先生惓惓忠孝茶鐺藥竈閒物親加拂拭萇弘碧血不致盡爲冷風野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全祖望與萬開勳書）

宗誼字在公號正庵原籍徽州其父遷鄞豪於貲而誼所好獨在詩江東起事義兵各食其地勸輸之餉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一作四萬）徑送督師錢肅樂營江

師航海家已落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遂屏當一空怡然與陸宇
燝黃劍鍔葉謙陸崑范兆芝余淼結七子社（全祖望墓文）至於幽異淡刻猶怪峯奇
淵不從人間則宗子而已（董劍鍔七子詩序）所著有內外草二編今所傳者外草（鄞縣志藝文）
周斯盛序之曰乙巳冬余嘗選其南樓詩己酉春又選其湖上草丁卯夏復
盡棄其稿屬余芟輯明年始爲之序蓋丙辰七月二十一日也（周斯盛思養堂稿序）
張煌言字玄箸宋相知白之裔也生而傾岸秀眉側而吐音如洪鐘目曈炯炯
有光顧盼非常輕財結客不可一世自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
江兩遭覆溺首尾十有九年其經營爲倍難矣己亥之役功在漏刻而復敗之
天也（沈冰壺撰傳）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大略出華亭一派明人
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
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

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乃爲之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廌經義一卷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全祖望尚書集序）

馮京第字躋仲學者稱爲簟溪先生公於丙戌後出師者再初以翁洲之師入松江幾沒焉尋以翁洲之師入鄞亦不克初結寨於天目不久而潰即入四明山中首尾三年卒死之公平生大略極似晉之劉琨其忠同其屢蹶屢起同其家難同然要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公所著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也蘭易一卷粥小正一卷託名於晉之鹿易宋之陶潛今皆存其簟谿集則散佚不完（全祖望碣文）閩人奉唐王稱制上恢復十二論求之未得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貞至會約一卷其諸父都御史元飈所爲而定其約也讀

書鐙一卷幼而孤苦無鐙火因思代燭之物寫形狀於鐙帣上以自勖云慈谿縣志

三山吟一卷公詩也公於書無不讀慕古奇士非常之行蓋其生平自負爾藝文

爾柴夢梓三山吟序

王翊字完勳五歲而孤已成諸生好言兵畫江之役御史王正中兼知餘姚縣事集鄉兵從孫嘉績熊汝霖於江上號以軍事付之江上破翊與王江結寨大嵐山據之浙東山寨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蕭山石仲芳會稽王伯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朋袁應彪及浙西之湖州柏襄甫應之小寨以百數不能無鈔掠惟長祥煌言翊三寨不擾民於是四明之租賦訟獄不之官而之翊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金礪田雄仍用團練爲導會大嵐降諸寨翊累戰不能抗至北溪與參軍嘉善將士銓並就執神色自如賦詩不輟年三十有六從

者揚州石必正餘姚明知幷死其旁慈谿縣志本傳

有大將部卒願得京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去葬之鄞城北慈谿縣志馮京第傳

翊首梟示寧波城故副使陸宇爃都督江漢以奇計得之藏陸氏書櫃宇爃以事被籍其女屏當所棄故紙得錦函發之見首宇爃弟宇㸅哭曰此侍郎首也得不爲有司所錄天也去翊死十二年矣乃束蒲爲身葬之慈谿縣志王翊傳

屠獻宸初名懿忠字天生大山曾孫陳良謨未第時設教家塾獻宸嘗執經請業後聞甲申之變良謨殉節獻宸設位而哭周恤其家雙柏廬遺聞

南都亡獻宸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嘉績熊汝霖已舉兵獻宸杖策謁軍門嘉績汝霖奇之留參其軍事華夏等亦攤錢犒樂起兵於鄞會師江上犒樂執獻宸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獻宸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榧之龍王堂前江上潰子孝來死之先是故尚書馮元飈兄弟門

下多奇士獻宸欲因其力以有所圖有海道中營游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馮氏諸客微說之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於是華夏頻乞師於翁州陳仲二將預其盟已而諸道兵皆爲官軍所截二將不敢發獻宸走天台追執之戊子五月二日與華夏同死西市鄞縣志本傳六經堂者公讀書處也屠氏家譜

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爲人慷直剛果有節概少與其弟聚璧並有聲稱爲西皋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全祖望傳先生夙游錢忠介公幕因參與其軍復從航海出虎蹲蛟門諸峽賦詩張越公祠下慷慨激烈與諸公歃血相誓後忠介薨於行翁洲旋失守諸軍殲焉先生脫身歸里浙東人士聞先生名者多欲破家藏匿之先生慨然曰昔人有言孽自己作禍及他人吾忍效張儉之望門投止乎遂棄妻孥入海島所過蠣灘鯨背之閒尋謝晞髮王席帽諸公所嘗至地徬徨憑弔時時痛哭失聲先生博通經史而尤邃於春秋其古文高簡廉悍

不屑蹈襲前人一字自杲堂先生而外未有過之者自號吞月子（汪國傳）所著有吞月子集（全祖望傳）凡詩四首文七十四篇（張美翊吞月子集跋）

高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宮山已而又署檗菴斗樞之子（全祖望墓石表）乙酉六月之役斗樞尙在鄞宇泰佐錢肅樂起兵於鄞已而蠟書自海至諜者得之宇泰首被捕又以華夏王家勤事洩再隨斗樞囚繫其後島上降帥以義士姓名告連逮數十家宇泰爲之魁繫杭州獄二年方出宇泰無所施爲鄉里耆會豫選者甚嚴王玉書林時躍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皋羽非易及矣然月泉之集何其會之濫也（鄞縣志本傳）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鯢淵之寓亭左梅右梨如雪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生平著述極多（全祖望雪交亭集序）晚年輯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全祖望續甬上耆舊傳）自甲申十九忠臣以後分年爲死節諸人立傳（鄞縣志本傳）幷錄其詩文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亦預焉顧所紀

止於癸巳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見矣（全祖望交亭集序）定海有大浹江浹口外洲即翁洲也（夏在楓翁洲辨）翁洲老民計非行遯故臣則亦山林枯槁有心鄰灌者而惜乎其不可攷也海東逸史爲書凡十有八卷首監國紀則正名而猶與以帝系也次家人傳傳監國諸妃用歐陽氏五代史例也次列傳次忠義次遺民史體具焉賴以存孤忠介節之姓氏而其著書亦足以參訂南雷鮚埼之書洵可貴也署曰翁洲老民留此蠹蝕餘編爲千秋感愴矣（海東逸史孫德祖序）

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沖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於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案今其子世標所編爲十六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

向來紀載所未備也（案八數增多恐亦其子世標編時所益）其壬子四月歿于京師甚可惜也（王士禎香祖筆記）

羅嵒字品山（案錢志作友山）少負豪氣能詩善書嘗代父戍邊一時識與不識皆稱之爲羅孝子焉先是康熙某年浙東大饑紹郡所屬尤甚當道議以二郡接壤須有無相濟檄郡別駕運米饋之暮夜泊舟西成橋下里民不知以爲客舟私出境也衆截留而沈其餘米於河羅氏世居里中公之父綱文公素以德望爲里人所敬至是皆曰牒無羅公名無以見吾輩義舉公父子不知也及捕吏到門公長跪白父請以身代遂往會獄以身任之而戍瀋陽矣當是時羅孝子之名聞天下初綱文公以詩書負重名如少宰滄柱仇公侍御鹿亭胡公皆樂與之遊而尹盛京者爲蓮山廖公亦雅慕羅綱文之名繼聞孝子代戍卽以國士待之以是得周覽塞外山川形勢徧交其豪傑嘗於大雪中挺刀戴斗笠跨一白

騾踔數百里至蓋州城遇客共飲囊出生彘肩踞地就爐火炙之拔所佩刀且割且啖而歌其所作猛虎詞公於畫學兼通六法而傳眞尤善詩取達意佳者時入宋人之室（汪國傳）著有友三詩稿一卷（鄞縣志藝文）

萬言字貞一號管邨生而穎異特達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宗羲以古文名言在史館性鯁直不肯徇所干獨成崇禎長編楊嗣昌孫挾要津札乞於嗣昌傳少寬假有逋餉官以乘餉走死求入死事之列竝力格之以此得罪貴人授五河知縣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各院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游爲醵金贖免竟以憂憤病廢文亦播遷多散失（鄞縣志本傳）隨諸父在講社中梨洲先生贈以詩云規橅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色澤者也（鄞縣志藝文）一生理學經濟槪見於文鈔顧篇多不全校補得一百有八篇定曰管邨先生文鈔內編（萬承勳先集告成祭文）三卷（鄞縣志藝文）

萬承勳字開遠父言以修明史出令五河罷官論死獄急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贖例言之故友裒金五千以與承勳言得贖免死胥吏欺之侵蝕其半言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金未足者承勳無以為計將自承匿金罪幸代父死崑山徐乾學為代輸其半諸父友復醵金輸其半事得寢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俄雙親俱逝見父遺書必哭母所種樹值花開時必哭里中稱為萬孝子（鄞縣志本傳）遭遘多難聲淚交迸出九死一生之地卒使存殁寧親不在絕口不稱貧屢空宴如（彭祖訓沐雪集序）所存文曰千之草堂文鈔（鄞縣志藝文）

余以游學（李鄞嗣杲堂文鈔序）頗從事於枌社（全祖望錢埼庭詠）而推而進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數典而忘祖昔人所歎（全祖望錢埼庭詠）相與夙興兢兢以無忝舊德

（李鄞嗣李氏公阡記）先公述祖妣行略曰先妣李氏贈武略騎尉振國公女也年十七歸

先君福祐公先君家故貧又善病病作先妣奉侍輒竟夕不寐咸豐乙卯秋先君病革時先妣年二十八嘉祿甫十一歲兩妹皆幼先君指嘉祿謂先妣曰三世單丁賴有此兒若善撫之勿令失學語訖而絕先妣持嘉祿等慟絕而蘇七日杖而能起即督嘉祿入塾自是督愈嚴雖祁寒暑雨一鐙課讀弗輟也親串有以貧故勸之學賈者堅弗聽自先君歿後益奇窘嘉祿幼羸弱丙辰病幾殆先妣百計求治悉罄所有衣服每日辨色而作就庭前朝陽工作夜過午刀尺聲不絕至同治丙寅五月疾革彌留執嘉祿手泣曰吾望汝成名以下告若父今不及待矣（行述）

寸草廬贈言者追念李太夫人之苦節仿汪氏雙節堂贈言之刻裒集海內名流投贈之作都爲一編者也豈獨張氏世世子孫讀之生感於世道人心關係至鉅也（盛炳緯寸草廬贈言序）

念魯先生（餘姚邵廷采）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即

文采未極亦不妨作王授思復堂文集序吾鄉號稱節義之區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全祖望錢忠介全集序此其百十而一之存焉爾毛聚奎汪伯徵猶存草序謹次舊聞著之於篇袁鈞袁氏家乘序　時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孫拾遺文纂序

唐史豔稱韓偓司空圖謂其能知幾也於孫郃則遺之郃當天祐間官拾遺目擊藩鎮恣肆主勢日孤南北司各結外援以相傾軋甚且含近附遠去忠結奸以求一日之安封疆日蹙爲大臣者不卹執板歌以侑酒泣訴於窮凶之人僅僅有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及其弟留後匡明委輸不絕佐藩府者日計議肥私瘠公之策深疾搢紳之士至以清流投之濁流嗚呼豈僅春秋之三桓哉夫唐之亡亡於藩鎮亡於叛卒實亡於飢民耳有黃巢而後有朱溫有朱溫而國祚以移故其卜世論曰在乎利民又曰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春秋

無賢臣論旣引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又引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蓋憫之也詩二章一則喜章補闕之靖獻一則自比三閭大夫之介潔耿耿忠義情見於詞吉光片羽與倔之詩闔之詩品並存可也固非僅一鄉之士矣爰敘其世俾讀者知其人民國二十年二月

孫拾遺文纂跋

孫子文纂四十卷宋之時已不可得即所謂孫氏小集三卷文格二卷四明才名志者今亦尟有存焉望古遙集文獻無徵斷璧碎金成爲至寶壽鏞謭陋姑就聞見蒐集詩文仍其名曰文纂爲一卷更輯傳略遺事著述攷其墳墓里居校其文字異同曰外紀別爲一卷固知掛漏繁多然書闕有閒存其匡略而已宋史忠定贊之曰寥寥唐末有茲義士遺編雖存惜無信史同此感慨邦人君子幸匡不逮民國二十年二月

雪窗先生文集序

宋史贊趙應甫逢龍孫雪窗夢觀曰清操曰平直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爲當世之傑出趙公鄞人也鄞志且言鄉人稱厚德粹學必曰趙先生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帳命撤去具蔬飯坐公署拜宗正少卿兼侍講數爲上開陳疏奏甚衆稿悉焚棄今欲求之不可得孫公慈溪人也王伯厚敘其遺事曰尙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楊公遺著傳於世者夥矣張公諱虙著有月令解壽鏞錄自文淵閣猶未刊也今又得公文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錄一卷明嘉靖間裔孫應奎編而梓之者也其書亦罕見今依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景鈔嘉靖本校而刻之因敘曰宋當理宗之世天下非不可爲也聚散離合之機間不容髮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能既濟（見公輪對）而乃動色於殘金之既殄忘大敵之壓境

舉朝泄泄未安爲安敵存而懼敵去而舞（見公輪對）卒至習俗委靡而國祚隨之公之言曰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嗚呼何言之痛也公讜言迭進而未竟其用僅僅以氣節著固公之不幸也然敗屋數閒布衣蔬食持身玉雪一志初終子孫以此相安位雖絀而其道則信淳祐完人公其庶幾焉夫慈之三賢後先媲美其書皆傳獨惜吾鄞趙公應甫亮節淸風與公同揆疏稿旣焚其藏於宋史宬者不知尚存天壤閒否耶是在賢子孫與吾鄉人訪而求之矣因刻公集並著之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弁山小隱吟錄序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伯成作也弁山在浙吳興詩皆五七言古體篇末則有贊一首銘三首又有七言古詩南山篇一首其編次不知出何人竊頗疑其

有殘缺今未可考矣伯成爲東發曾孫生際鼎革之後遯世養志吟哦寄意說者謂其詩之上者有元結遺意次亦近乎白居易今觀其感懷詩大抵皆傷時感事之意其九章之七八言殆心所嚮往者也十章所詠尤沈痛以與讀唐史諸章比觀之則作者之心已隱約可見更細審其篇中所戢無慮皆此類也其自序言蔑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將退藏以終其身及引文中子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年豐已受其賜云云皆託辭見意其寄慨之深當於言外求之斷然可知其爲有志者之所作也凡君子之志非自成其德兼道天下國家而不顧也所謂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露之賞果眞有以樂之則吾心寬然與天地俱和矣雅頌且將復作若遭時危亂華夏變夷則身且被髮左衽雖有泉石林壑風雲月露亦將何心樂之哉故讀伯成之詩感喟嗚咽強納於舒和幽適則凡君子小人消長之憤夷夏存亡之感猶可藉篇什以昭

見於千載之下且使覽者興起宗國之思矣然則校論詩格比擬前人以評其高下豈知言哉豈知言哉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清溪遺稿序

易稱言有物元微之稱漢人之文非有爲而爲則不妄作今讀清溪錢先生之文而益信然其文存者不滿三十首蓋先生歿後其子廉搜求而僅得者也朱明之有天下承宋元後道學甚盛道學盛而節義昭又有康齋敬軒陽明蕺山諸公益講明而振厲之故明末多忠節之士幾比于東漢清溪其一人也清溪始從鄒元標學既成進士益師友蕺山諸賢以道學自勅歷官至刑部主事累上章論時事尤以振學術復書院爲意而疏奏詳切一覽即得其旨非若宋人上萬言書不獨使時主不能終覽即後世賢君相欲讀之亦且倦然思臥矣且清溪所言多按切時勢動關風教萬充宗至比之諸葛公李令言文文山豈不

以其言之有物多有爲而爲者哉君子之生世也豈獨立學期爲賢善而已凡與吾接者甚乃及于天下後世之人皆欲期其爲賢善亦非特不爲惡而已也卽時甚亂風俗甚下必將挽而振之蓋彼君子之憂患也恆亟亟不可自已若飢寒之迫其體豈無故哉抑風教之移易往往繫諸一二大儒之身則講明道學以扶持倫紀豈非平治之要道乎因取清溪文刊之非僅蒐輯前賢遺文區區微意尤冀覽者會之云民國二十年八月

陳忠貞公遺集序

壽鏞既輯陳忠貞公詩文爲遺集三卷附錄二卷徧讀之竊歎董次公謂公不好名殺身所以獨眞壽鏞以爲公之眞非僅在殺身時也方其筮仕之始遠適滇南倘怳崑崙之遊咀嚼蒼山之雪臣心如水旦夕飲冰萬里炎荒四境鴻雁觀於物覺天風謖謖舞蚪龍伏鯨鯢黑水之灣打牛之坪雲浪雪濤野曠天闊

峯危拄日劍兀驕人天地動靜之機可驚可愕一寓於詩其題雲龍儒學碑曰人中形勝矢忠藎孝懷仁負義山川寥廓不得限也公之初志固已如此既而按川蜀迄還臺凡四年·罹憂患觸網羅調停於文武之間委曲抱方寸之疚錦城繡斧削牘發奸一點丹衷空灑瀘州之淚九重寵幣聊囘圻父之聰則其繼也及夫國事已去文武輒跳夢信國之掘衣呼畫師而寫照生還無望規畫不行謂其族姪一擊曰吾志非一日矣崇禎甲申三月十七日李闖直竄都城煤山凶聞突至明明薄蝕陰霧昏霾巷戰無聲逆民載道爲臣爲子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作書二詩一遂以明巾畢命侍妾時氏從之則公之結局也嗚呼禍患常積於至微而氣節實基於不幸蜀之亂也鄰壑之而楚終以隨天下蔓延明社遂屋徒令百世下憑弔貞臣珍惜其殘編斷簡相與欷歔疆吏不得其人燎原星星悲愁感憤而終無當於其志之所存也雖然讀公之詩文公

之眞益見矣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陳忠貞公遺集跋

陳忠貞公自殉國難遺稿飄零考其著作曰守藩事宜（康熙鄞縣志林時對撰公傳云刻有保藩事宜案作保）曰按蜀疏草（康熙鄞志）曰陳氏族譜（分省人物考）曰弦韋纂要（兩浙名賢錄）曰娑蘿園集（續甬上耆舊傳）曰滇中詩稿（康熙鄞志）凡六種（乾隆鄞志別有見聞紀訓爲安吉人官貴州布政司參議陳良謨所撰以同姓名而誤屬之公也咸豐光緒兩縣志仍承其誤）昔徐霜皋明經從北郊劉氏蠹篋中得公殘集一卷爲滇中詩稿計八十首續訪得癸未諸詩合爲一編輯入甬上正氣錄聞天迺徵士康熙鄞縣志（刻公詩六十首）全謝山吉士續甬上耆舊詩（自著娑蘿園集選）陳石介秀才旌忠錄皆據霜皋之本著錄焉壽鏞之刻四明叢書也求公遺著不可得於是以續耆舊詩旌忠錄所載及族裔曾望所錄輯爲遺集三卷附錄二卷並述行誼著於篇端有明末造吾鄉士大夫殉國公實爲之倡厥後張蒼水王篤庵馮簟溪六

狂生五君子之徒聞風興起百折不回視死如歸故以公集弁於遺民之首浩氣英光萬古常新矣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過宜言序

先生姓華氏諱夏自號過宜二霍山人諱明義第五子也山人手錄綱目正續編凡攘夷狄屏宦寺及一切蠹國者以成一家史歿八年過宜彙其遺稿編定一集顏曰攘史記之曰目中俱若有不可忍之境胸中俱若有不能已之事交遊骨肉有痛心慘目之變而宇宙民物有大足椎心指髮欲生罔從欲權莫借之苦今其書尚在天壤間否壽鏞不得知所可知者過宜既臣其文而笑天下之愚且拙壽鏞轉因過宜而惜天下之愚且拙者何少也哉過宜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公元璐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公道周已又同參山陰劉公宗周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夫倪黃劉

黃陳五君子者非天下至愚且拙者哉而王華二子事之蓋其淵源有所自矣過宜嘗究心易學與四書詩禮尤精於樂所箸操縵集無一圖不用手摹今多散佚其大畧見於過宜言中生平不竇夜以丐聲譽不營日以賣身名室啼戰而猶樂冷進接而甘孤見許秋有文後甲申以後一意恢復草衣芒履且不謂安則其志可知也今讀自引詩稿云乙酉閏月執戈同仇已而戊夏之變避亂入山天降癡性益怙其愎有山中一百五韻初夏被逮六旬賴救得生蓋謂丁亥第一次下獄也及翻城之役復被逮侃侃對簿慷慨捐軀而不悔其與高中丞斗樞書云前年逃虜時悉毀笥稿因坐失錢塘不獲行胸臆嫁怒筆硯丙戌六月來頗吟詠見衷同舊歲獄中所賦彙帙存次壻處府獄通贈大抵信手抒懷非痛加芟削必重後誚所謂次壻者爲楊大介藉以編校者也原本十卷忌者刪其二今存八卷高隱學序之向藏族裔華永祺家壽鏞錄其副讎校再四而訛奪

頗業文詞古奧語語率眞雖間有酬應課藝諸作然先生精魄所寄與其過而刪之毋寧過而存之縱天下笑先生之愚拙固先生所樂為天下笑者也嗚呼自先生死而妻死夫子死父一門節烈彰彰於天下後世然則愚且拙者不大可慨哉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錢忠介公集序

辛未之秋既得錢忠介公集二十卷於張伯岸所轉以視馮孟顓孟顓復憾其有闕者補以附錄六卷年譜一卷傳一卷都為卷二十有八壽鏞因得讀之清乾隆禁書公集亦在其列沈埋將三百年今始得刊布於世當明之亡也內有阮馬姦邪之附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胡馬渡江南都旋覆浙東西忠義士飈舉雲興公方居憂在內含咯血諸弟已為治身後事鄞之六狂生蒼頭特起公扶病往為之魁遂以墨縗誓師與孫鄭相掎角守江東者一年今日之赤城不

異蕘時之白水人心未泯帝眷有歸天下事未可知也而乃隔江之上烽煙馳突譬如拯焚而往觀饑沿江之士風雨連宵是何困苦絕不一卹監紀推官諸稱又復四出在外則車馬喧闐歸寓則酒殽饜飫突如之饑方張臥榻之鼾未息一時解鬬之人羣起而爭其餘瀝杯盤狼籍冠有喜色俠骨超羣血心敢戰者卒困於分地分餉之說衣甲典盡依然赤手望救無門語云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孰知其呼天呼父母而卒莫之聞耶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煮弩爲糧虛腹難鼓量沙唱米蹉聲可呼此景此情百世猶悖十亡十死孤憫誰憐卒至顛連荒島之中畢命菰蘆之下以詩文數卷授其諸弟曰吾恥事不濟平生之志略見於斯嗚呼其可慨也已昔韓退之敍張中丞傳謂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今公有弟有子覆匿墟燼之餘波濤鋒矢之際護藏弗失以留於今危苦之言見諸奏牘忠愛之

氣形爲歌詠躬履諸艱極人生之至悲使數百年後可考而得者非賢子弟保守之功歟魯王監國忠義如林一誤於朋黨再誤於爵位偷安朝夕不圖恢復卒難免於覆亡之禍後人哀之而不知鑑忠介有靈其悲憤又當何如也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錢忠介公集跋

壽鏞既得謝山所編忠介公全集於張君伯岸蓋即其嗣子濬恭所手鈔者也大喜過望書面題云至親的友借觀拒絕其時文網綦密深懼速禍如此張丈讓三所謂孤本流傳見者蓋罕實由此也慈西葉君畬經獨能寶此殘編轉贈伯岸伯岸遂以畀余錄副更得孟顒一一校勘證以往年所編輯者完成趙璧原有闕遺閒補益之旁注補字年譜既佚孟顒更爲補作而公集得全亦幸矣往年張丈讓三嘗詔壽鏞謂刻四明先哲遺書宜以之弁首惜乎不及見也附

錄六卷中所謂續編者孟顓之所編而壽鏞略爲增益之如華先生默農撰四十壽序則錄自過宜言爲孟顓所未及如張丈讓三遺集題詞及孟顓後序爲孟顓所主删蓋孟顓之自謙也壽鏞綜厥全編反覆勘比寒暑兩易始得出書公之精忠雖不在於文章而因遺著而益燗則孟顓搜羅之功與伯岸訪求之力尤足多也甲戌秋

雪翁詩集序

魏白衣先生畊當朱明易姓之際奔走江湖日圖恢復其行誼詳見全謝山撰墳版文及海東逸史慈谿志傳著有息賢堂集十五卷是稟乃得之張冷僧而冷僧得之先生族孫魏仲車友枋蓋傳家之稟也考其自序乃稱雪巖又分卷十四題作雪翁詩集與續甬上耆舊詩所稱慈谿縣志著錄息賢堂集十五卷本皆不同先生手定是集於丁酉而就義在癸卯七年之中續成詩篇不知世

間尚有傳本否也壽鏞既獲是稾更假馮孟顓藏本參補之仍其名曰雪翁詩集嗚呼慈谿黃伯成玠當元至正間家燬於兵退隱弁山嘯歌自適今所傳弁山小隱吟錄是也先生築息賢草堂於吳興郡城東南州鮮山之陽爲東晉沈楨沈聘避亂棲隱之地與弁山壤相接也乃有草堂而不能保且爲怨者所首身死杭州卒不得以隱終其命也夫讀其歲暮遠游與嶠崿二稚子詩序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理所宜然陶潛爲晉處士恥事二姓屢值凶歲往往乞食潛有五男曾不爲怨戕爲汝等標格也然則先生固欲學五柳矣世稱閉門覓句酷嗜李白猶皮相也時與唱和者有若長洲陳三島會稽張近道歸安錢纘曾祁五理孫祁六班孫皆一時名宿先生嘗往來澹生堂讀其藏書故學益進而詩益工斯歐陽子所謂窮則愈工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歟今距先生之死二百七十年矣迴思康熙癸卯吾鄉人死明難於杭者曰職方楊文琮

曰先生明年甲辰曰張蒼水時號三忠獨蒼水之墓歲享其祀職方之葬謝山以爲在南屏或曰在孤山先生之葬慈志則爲先在南屏改遷靈隱石人峯下而別爲傳者則曰封土爲牧馬所壞好義者函骨葬之靈隱西之五寺橋大桐隖題曰魏長白山人夫婦之墓是宜合三忠而祀之今訪其墓猶未得也幸得其詩稾斯先生精靈之所寄者矣爰亟付梓與弁山小隱吟錄並傳而書其大凡以哀其遇焉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雪翁詩集跋

余得雪翁詩集於張君冷僧冷僧得之於魏君友枋友枋雪翁之後裔也鈔本自序既題雪翁而息賢堂均作雪巖堂與相傳作息賢堂者異然詩集中詠息賢草堂者亦屢見今仍其名曰雪翁詩集惟息賢作雪巖者爲之更正取伏跗室鈔本更參以甬上續耆舊詩校補之而忻君紹如復得謝山選耆舊詩採錄

之原本五言古一卷互相斠勘益臻精審紹如復告余曰謝山撰萬編修經神道碑有云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冒以爲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詳鮚埼亭集然則是集之存固由魏氏後裔珍藏弗失而九沙當日鄭重鄉邦文獻收拾先烈著述與其遺骨並重其功亦不可沒矣因表之附錄一卷馮君孟顓輯也憶自癸亥余在杭州既得斯鈔即囑陸君鼎元謄寫副本復倩譚君景綸細校藏庋幾十年矣始得刻竣而譚君已作古人譚君字味農湖南人能詩文今存其校語以誌感焉民國二十一年六月

愚囊彙稿序

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正庵先生其非常人與何見之卓也當明之亡貴戚藉藉雖有季氏之富曾不獲一日留其在下也平居里巷相慕悅財堪耦國詡詡自號文人利害及身置君父於不顧

逌論友朋衆怒既張求生無路乃分其餘瀝曰助餉正人君子偶爲所惑而謗議焉是可痛也自東江事起正餉義餉爭斂靡已正庵先生獨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遝送錢督師營而家以是落江師航海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室如懸磬結社湖上宴如也時則有若陸披雲字燝董曉山劍鍔葉天益謙陸雪樵稷范香谷兆芝佘生生淼與先生號爲湖上七子慷慨悲歌以抒鬱結曉山稱其詩如巽峯幽澗嵯峨淡冽不類人間蓋雖偃蹇而不欲與世接者也詩鏞喜讀先生詩尤喜其短歌一章其歌曰黃金匣已充白髮頭旋寒胡不揮多金買髮令長黑千古無其人蓄金毋乃惑金既無補衰漫爲後裔德子孫莫論愚即賢亦受賊何若散親故小小稱達識嗚呼小小稱達識者天下有幾人哉然則傳先生之詩傳先生之達識也富貴而名磨滅者多矣豈惟磨滅其汙穢史策者奚可勝道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張蒼水集序

昔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君子病之然天下後世莫不知周有韓瞠目淸修明史號稱詳備雖市上四烈婦亦爲之列傳而獨於蒼水先生遺之史臣之不職也然天下後世莫不知明有張蒼水蒼水先生書生也當明亡時不過一舉子耳乃臍薪獮厲氈雪自廿義幟縱橫凡二十載其言曰所爭者天經地義所關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嗚呼漢之武侯足以擬之顧其行誼雖不錄於明史而見諸私家箸述者美矣備矣獨於世德之所自猶付闕如壽鏞竊不自揆既得先生遺集於其族裔張世倫所謂海濱遺老高允權本者殆其侍卒史丙所藏者歟爰依歲月重爲編次更稽諸譜乘得淸池張氏世德錄復詳考其世系蓋自宋文節公知白六世孫自然老人紹宗箸有自然齋雜言以懲五戒循五美垂訓又三傳至伯祥以雍睦名其堂是爲先生六

世祖錫之從子而先生之曾祖尹忠實作世德錄者又二傳至兩如爲人嚴毅正直嘗先生絕裾去自慰曰不負生平讀書也張氏於有明三百年中以自然老人開其始以蒼水先生保其終豈偶然哉因而歎夫官家之記載不如譜牒之流傳今蒼水後人雖無可考而雍睦堂子孫實能寶其遺文修其家乘壽鏞以疏族猶得補闕拾遺豈不重可喜歟抑聞之先生好士士多歸之有葉振名者時所稱葉六廚氣也先生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尙其事留此面目先生乃止羅子木者佐先生開屯南田既被執先生與趙廷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先生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二人固奇士然先生捨命從善亦可見矣壽鏞既編先生遺集惜明史之無傳遂取其犖犖大者補之更敍其得書之由來先生之風與雍睦之澤竝千古矣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張蒼水集跋

嗚呼昔全謝山有言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姜西溟則謂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當文網嚴密之時士大夫明知收藏其集爲不祥而展轉傳鈔猶往往流布人間則全姜二君之言信矣考其最初之本當即所謂傳之防守卒史丙者也海濱遺老高先生允權嘗得其稿爲之跋云茲於其卒幸購得公草而採薇集更幸爲公手稿復於降弁得公遺文因彙錄成集是高氏此本爲得之防守卒者固確乎其可信焉而謝山爲公神道碑稱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其書不與且曰公之眞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鈔以歸是徐氏別有鈔本必與高氏同出一源也壽鏞搜羅公集歷廿餘年先後所得不下十餘種反復勘比實以高本爲最勝鄧本爲最詳而致力搜校尤且久者厥惟張丈讓三當甲寅五月張丈寓上海賓樂公旅館與壽鏞縱談刊

行鄉獻遺書因出示所校鄧本蒼水集且曰昔周布衣琢隱嘗鬻田以刻公集（續甬上耆舊詩周布衣章泰字遠臣一字琢隱諸生呂時子也布衣生於丙戌以後而時以其父志節未伸終身不求進取張尚書冰槎集布衣曾田到之年歲九月必至杭之南屏展尚書墓家居甚深衣幅巾可謂畸士）君既有志於斯盍速圖之遂以校稿相付今距甲寅夏忽忽廿載此集始刊成而丈之墓有宿草者久矣故凡丈所勘校之語今幷注見集中不敢沒先輩搜校之勤即亦所以不負曩日付囑之意也至編次年月雖依高本而大體不出鄧本範圍蓋鄧君秋枚與黃君晦聞合力共訂此書歷時三載之久而黃君致力尤勤搜求極富若視爲冗蔓輕率刪棄則甚負二君搜集之苦心矣故茲刻凡於鄧本之善悉仍舊貫惟謝山年譜或云非謝山所作其間年月多有舛錯壽鏞譾陋何敢遽言校正然以晚出之本有爲謝山所未見者既獲互相參稽期歸信實故於全譜之年月未敢悉從即黃傳所敘趙譜所注亦復多所更訂他如稽考世系則淸池原譜確有錯誤今亦未

敢苟同凡此區區皆壽鏞所以聊竭其愚而已近三年來日事勘校編次今年春始繕錄蒇事甚矣編輯之難也而清池之譜得之張君愛棠蒼水畫像得之張君安甫皆雍睦堂裔也讓丈與壽鏞則皆蒼水先生之族裔也誰其責於斯也固宜書刻既成謹復敘述搜集編錄之顛末如此云甲戌七月

馮侍郎遺書序

秦虎狼也申包胥欲復楚往乞師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秦伯哀之卒出師而楚以復壽鏞曰楚不爲秦滅者倖耳包胥之哭可功可罪者也當明清絕續之交在日本未覆幕以前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日久畏言兵革非有逞於中國也馮侍郎京第效申包胥故事往乞師撒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夫各島罪人豈足以救明之亡而卒區區者不吾畀其幸

我喪亂之心古今一也俟朝宗曰君子當寂寞荒涼之際情不自禁吾知侍郎之所處儻所謂情不自禁者乎雖然侍郎固血性男子也自其曾祖莊軒先生受業王文成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爲旨諸父都御史元颺兵部尚書元飈世稱大小馮者東林之巨子也侍郎內承諸父之教出則師事蕺山漳浦二先生退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其議論節義講於平昔慨復矢諸悃忱中興十二論今雖未見其文而當日慷慨其詞直陳殿陛冰霜凜凜其氣象猶恍惚挹之矣詩鏞曩取檀几叢書中簣溪自課讀書鐙二書讀之已深識其爲人及觀族裔孟顓所編遺書復錄諸家所作事狀益見其志之大才之奇境之困遇之艱侘傺仰天拔劍斫案一隅山寨隻手支撑雖冒萬戮而無所怨者也嗚呼國不自立而乞鄰以拯之固忠臣義士無可如何之舉而豈其有濟哉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王侍郎遺著序

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諸葛武侯之言也侍郎死之日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嗚呼何言之相似也夫四明一寨非有祁山六出之兵長升雖才更乏褒中五千之餉無衣感賦裂帛傳書局脊一隅前仆後繼經營五載死速生遲迫乎將星墜芒山雉雊野大事既去絕命有詞從容束幘掠鬢謂兵士曰汝曹猶得見漢官威儀也氣噴張巡之齒魂過宗澤之河英雄之結局如斯君父之奇語猶在朱舜水弔之曰寧可含恨而死不可覩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過之有意而爲之非其時而不爲之者哉嗚呼誠可謂侍郎之知友已讀侍郎詩曰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又曰守禮樂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然則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彼庸庸死者其肉其骨至今有存者乎收其頭而卒葬焉亦各

盡其義而已固非侍郎所期於後之人也若其遺著則烈餘鐵骨不容銷磨者也豈可以其少而忽諸因馮君孟顓之纂剞劂以傳後蓋所以慰侍郎者在此也抑侍郎忠矣先侍郎死者曰將士銓右良也其弟翊完初也從侍郎死者楊州石必正餘姚明知也後侍郎死者其女字餘姚黃百家見於慈志者也因並書之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馮王兩侍郎墓錄序

昔浙江巡撫阮元應詔訪求往聖先賢名臣忠烈祠墓恭敬守護葉所得曰兩浙防護錄就吾寧波一府而言爲明殉節而葬於鄞者如江都知縣周志畏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文瓚兵部職方主事屠獻宸與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咸錄焉董給事葬於馮公橋者也其墓之左則有兵部右侍郎馮公王公之墓在焉顧未之及豈搜訪之未周耶抑當時人於鄉之文獻不能纖記其姓名略而未之

告耶然則天下忠烈泯焉忽焉埋沒於荒草蔓野間者又何可勝道獨馮公王公乎哉萬季野曰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牴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此類是也季野又曰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亦君子之所痛心也馮君孟顓之纂馮王墓錄者本此意也夫生王之頭死士之壟古今以爲快語不幸死士之頭至珍重於敝笥敗簏之中或一肩一臂攘乞於部卒之手可哀也已雖然金礪山雄陳錦王爾祿輩非不赫奕一時儻所謂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者非耶讀史者方以万俟卨張俊擬之獨此馬公橋抔土董給事而外更留二忠之墓過其地者相與欷歔憑弔文人學士作爲詩歌以永其傳以補官書所不及鄉邦文獻爲之增輝毅魄英魂亦可以慰矣抑聞之當馮侍郎死時都督張元以下五十人罵不絕以死丁山之敗孫說救王侍郎中流矢死皆義士也惜其不獲如維子木楊冠玉

輩與蒼水並葬焉又聞兩侍郎墓左有守府李虎山墓碑相傳李氏子姓祭墓必及兩侍郎虎山與侍郎同時所謂部卒者殆虎山也虎山亦人傑也哉因並著之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六經堂遺事序

有明之季吾鄉世家子弟起義不成以身殉國者若鏡川楊氏（推官文琦兄弟四忠雙烈）西湖陸氏（按察副使字爛）砌街李氏（禮部主事桐）西城董氏（監軍德欽）芍藥沚錢氏（大學士肅樂兄弟四忠）江北屠氏（驗方主事獻宸）雖僂指數壽鏞訪其遺書或存或亡歎當時文網之密實足見其子孫之賢否也屠君用錫輯其八世族祖天生大理詩及傳記爲一卷以其所居別署題之曰六經堂遺事來請序乃述之曰大理原名懿忠更名獻宸爲太保襄惠公滽六世族孫少保簡肅公僑從玄孫兵部侍郎大山爲其曾祖辰州知府本畯爲其王父寧州同知惟霖其父也幼有大志出陳忠貞公良謨之

門甲申之變結桒繻社一時巨室子弟皆預焉江南又亡乃西探行省消息道出姚江則孫嘉績熊汝霖已起兵杖策謁軍門留參其軍錢忠介公肅樂會師江上忠介執其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大理募義從爲營軍於瓜瀝授車駕主事江上師潰角巾歸里初慈谿馮尚書元颺兄弟門下多奇士參豫北將諸幕大理欲因其力有所圖時海道中營游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奪大理所居之半居之馮氏客因說焉二將軍者願自效詣密室遂定盟於是華過宜夏頻乞師於翁洲内外合約以復浙東事泄大理與過宜皆被執戊子五月二日死於鄞之譙樓下監國贈大理寺丞大理在獄語董若思德欽曰過宜不用傳貨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亦咎過宜雖巽詞以謝不能無拂於中全謝山謂讀過宜對簿錄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思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夫見義則爲何計利害害既至矣復何所諉其所謂念

錯求生致家焚室慘者惜之之詞也所謂力卸嫁罪非復平時激昂態者欲圖養以有爲也非詒之也大理獄中詩曰血痕廿化碧寫復畏災屯嗚呼求仁而得仁有何怨乎壽鏞刻過宜言成適用錫亦攜册來爰書其家世事蹟而論述之如此以見吾鄉世家忠義之盛而用錫數典不忘其祖質超乎尋常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六經堂遺事跋

六經堂者余竹墟少司馬之祖介庵先生之所築在甘溪潭天生先生讀書處也壽鏞少嘗會文余氏家與斯會者若陳季衡（時夏）范仰喬（賢方）賀逸仙（紹章）未與斯會而心折其詩文者若毛价臣（宗藩）盧霞青（棨）今皆作古人矣康侯年少於壽鏞而最好客故一時文人皆集然所謂六經堂者與古娑羅館一西一東瞻仰斯堂徒聞父老傳述壽鏞既以四女月梅妻伯系伯系名潤規爲康侯長子出嗣

於其從兄用鋳以是與康侯過從碒密不幸伯系由德國留學歸甫三年而亡四女守節撫子壽鏞方刊四明叢書即命四女錄其家乘凡天生先生遺蹟可考及贈屮詩皆手鈔焉得之大喜蓋時方校過宜言讀謝山詩復仇薤露詞訂華志節剛勁而機事稍疏居董智計深密而形跡反似乎畏死者卒之屠董與華同死可以釋睢陽張許之疑是刻過宜言尤不可不刻天生先生文集今文集雖不可得而康侯錄其遺詩述其遺事凡四女手鈔者均爲編入向之大喜者今更大快爰付諸梓然因之而念及故人思及亡壻又不能不悵然也癸酉冬

呑月子集序

明之末季吾鄉有六狂生曰董幼安志寧王石雁家勤張雲生夢錫華吉甫夏陸贛庵字燝毛象來聚奎象來自號呑月子遭時假蹇與其兄象臨彈射欣賞

以文章爲樂事其言曰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生適志耳焉能以吾身爲桎梏大塊既勞我以形骸而腐儒老生復束之以繩墨維達人之曠觀爲知吾南面王樂又曰有林有泉有風有月有松竹有魚鳥有詩酒琴棋往者取之使林泉吾有風月吾有松竹魚鳥吾有詩酒琴棋吾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吾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所歷之時之日之月之歲吾有不則吾耳吾目吾口吾鼻吾手足總不吾有也嗚呼天下有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以吾身爲桎梏者何可勝道康居而肉食衣鮮而策肥如游魚飛鳥釜中籠中歷少而壯而老將以爲名抑以爲利風波勞勞無已時逡巡歲月而不知此身之所成其精則搖搖其視聽也囂躋若乳羊曲以跻乎結若秋蟬喑以啞乎塵世肉變惛惙不察斯非不持燭而經暗室之所致哉惟先生則萬慮澄然天光內育題其所當讀書之處曰吞月人間世伯倫放情於荷鍤元亮適志於籃罍抗陽竝麗崙夕耀明一枕

黑甜三杯軟飽慷慨壹鬱情見乎詞眞血性男子也文筆妙天下具大手眼顧泊然苜蓿寒氈以獨伸其志凜凜英銳寧爲秋霜毋爲檻羊識定則神閒氣充遇紛變而應之裕如至於成敗禍福一任之於天無容以私智衡較其間卒瘁拮据皆吾神仙事是則先生之志也先生之行也先生之文也余於先生之所自道者掇以弁諸端而何敢贅一詞乎顧謝山先生謂先生詩古文詞皆崛奇其宗人不能爲之收拾竭力求之卒未得乃余小子竟得之其喜何如爰就舊鈔略爲編訂分爲三卷益之以續耆舊詩所輯詩二首甬東正氣集所載異獸傳即孽狐傳也凡文七十五篇詩六首忻君紹如馮君孟顓精爲校勘付梓以傳吞月子之文庶乎爭光日月矣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雪交亭正氣錄序

高隱學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爲明季死難諸烈作也分年爲紀自甲申迄癸

已爲紀八其紀壬辰書闕有間凡任事尤著志不克竟者列之特紀其人晦而復明者列之附紀傳三百七十一人閒采其詩文及哀輓之作雖婦女方外離不傳之川以愧夫苟生者顧傳聞異辭如王章傳記光給諫之類要其顯微闡幽實爲一代忠義所託命足補史乘之闕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寓亭之名也張公闔門殉國亭亦隨圮隱學睠念故國取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因署此錄也予既獲何氏樹崙寫本讀而喜之譌奪錯簡觸目即是因與馮君孟顓共爲讎校補目於首亟刊布之此本爲隱學未定之稿即其書名復多不同結埼亭文集何樹崙本並題雪交亭集蔣敦穆鈔本明季紀事劉世瑗徵訪明季遺書目並題雪交亭錄獨續而上者舊詩作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謝山曾見手稿故今從之佚卷脫簡均仍其舊隱學自序題歲丁未距其歿歷二十有四年厥後滇中海上諸死事者亦當在甄錄之列謝山原編十六卷者今已闕其四而所謂必有續集者更無從訪求矣嗚呼有明

之亡將三百載諷誦斯錄想志士仁人之蹟雖百折蹈死如飴爲節義之在天壤斯正氣之長存也今夫天下不可無氣節氣節用事而天下衰故氣節之用在於無形至於有形而氣節衰矣此明之所以亡也校刊既竟用著數言以質夫有世道之憂者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海東逸史序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以潞王徙封江廣暫住台州乙酉五月南都陷六月潞王監國杭州旋出降閏六月張國維自杭州來朝魯王請監國時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幷起兵先後奉表至台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明年爲監國元年十月與清兵戰敗之十一月議分餉分防拜方國安爲大將明年國安劫閩餉六月江上師潰馬士英阮大鋮先在國安軍中至是欲劫王降清王幸脫去國安阮馬並降國維諸臣死之鄭彩乃奉

王如閩十一月次廈門鄭芝龍既前降令彩執王彩不從奉王次長垣芝龍子成功亦建義海上而不欲奉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實王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王在閩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三年皆陷僅有福安寧德明年春寧德福安相繼陷六月張名振復健跳王次健跳十月移次舟山十二月粵使至閩海遂用永曆年號監國于是名存實終六年乙卯九月舟山陷妃嬪大臣多死之七年壬辰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諸臣扈王至廈門成功以金門居王八年癸巳三月遂去監國號奉表滇中至是監國虛名亦不復存然監國諸臣仍奉王如故歷甲午（實監國九年）乙未（十年）丙申（十一年）三年王在金門丁酉（十二年）戊戌（十三年）己亥（十四年）三年王在南澳是年五月成功徙王澎湖島而滇中使王復監國庚子（十五年）王在澎湖島成功克臺灣王其地辛丑（十六年）王在澎湖島四月成功復居王金門壬寅（十七年）王在金門五月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十一

月二十三日王薨而監國於是終魯監國終始凡十有七載其大要略如此嗚乎廢興存亡之際雖曰天命又豈不由人事哉紹興之不守以方國安之爲大將而可知分餉分防而義師渙閩餉刦而江上師潰馬阮主其謀國安肆其横刦王以降無待敓卜可前知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然哉迨于入閩寄命延平肱下苟活而已豈足議遠謀然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之恢復不亦盛與鄭彩驕恣又隳大業此希聲蒼水諸公所爲痛心飲血者也癸巳而後益不足論然己亥復號竟不果行意必延平使之吾讀延平戰國史來安人余培森作有餘痛焉延平世以忠賢歸之擬諸史公道鄰豈其人哉不然己亥五月延平提師北指蒼水前驅入江克瓜洲鎭江大江南北降附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幾薄金陵則亦可以有爲矣而延平竟以前鋒小挫倉皇出海遁走吾讀蒼水南征諸集有餘痛焉萃四方之忠義以力挽既頽之大勢殫心竭知僅可望濟而

一二武夫不用命卒敗垂成之功易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豈不以其所覩者眇所履者危而務逞其剛桀之志氣哉魯監國十七年之事實至短暫也而其存亡勝敗之故昭昭可鑒若此記史者顧可略而不載乎福唐桂諸王始末史既備錄魯監國獨不得比數此史家之疏漏也有海東逸史者專載記魯監國始末爲監國紀二卷家人傳一卷列傳十五卷都爲卷十八撰者翁洲老民不知何許人也余既獲慈谿楊氏刻本因重刊之以廣流傳而書次魯監國始末大要于簡端且識所嘅痛畀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六月

宋季忠義錄序

嘗究治亂存亡之故大氐係乎人心之萃渙政德孚於上下教澤被乎遐邇和洽隱顯蔚成風氣故易大傳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若夫政德乖敗教澤無聞人心離而無係其流散也如水故曰渙者離也此其端甚微迹甚

隱也而終不可掩決川崩嶽莫之能喩然則持世柄者能一日而忘憂患之思哉昔趙宋之興也承五季塗炭之後務農興學愼罰薄斂又復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世有典則及其旣衰始困於金遂卒亡於元乃開夷狄主中夏之局然當時朝野之士以死禦侮矢不臣奴外夷者皆是也論者以謂有宋諸大儒提倡道義教澤之化比諸有政故節烈之行羣習以爲固然氣蘊之含結者深且固也徽欽旣擄高孝崛起猶支半局德祐旣亡景炎再興延垂絕之命於孤嶼海陬間天下尙奉爲正朔焉元有天下未及百年朱明突起鋤而去之光復舊物設無漢奸明豈能亡於淸哉而明之亡忠烈亦不減趙宋余讀史至宋明亡國之際未嘗不廢書太息亡國之難死事之衆蓋未有如二代者也然夷考事實秦檜賈似道之徒誤國之罪誠已昭昭即張世傑陳宜中輩國方多難意見紛歧所勝止一死耳此亦文山所以不拜相命痛心疾首於

無可如何者也若夫關懷國族遁隱終身謝豹花開戴勝芋熟誼則高矣志徒悲耳故余讀萬氏宋季忠義錄嗟歲寒之不幸又未嘗不掩卷太息而發憤也雖然宋亡矣而留此忠義彪炳千秋則宋爲不亡吁其可敬也夫余旣校刊高氏雪交亭正氣錄因復取萬氏此書校訂刊行原十六卷別爲附錄一卷更爲補一卷手校訛誤閒加註證校方竣適得石園遺編其致杲堂書云此實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余於是錄亦云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現成話序

自古忠孝之士以名顯者皆時之不幸者也吾鄉羅孝子邑旣得汪菱湖蔣樗庵爲之傳孝行彰彰在人耳目壽鏞又何贅焉獨恨其時浙東大饑寧紹接壤泛舟相濟通其有無常也氓之蚩蚩鼓譟於西成橋下變起倉卒爲民父母者挺身而出善爲勸解吾知見睍曰消不獨羅氏父子可免縲紲同事數十人襲

頭械足大獄何由而興而乃始謀不臧自貽伊戚迄今二百有餘歲卒使羅孝子之名因此而傳然則時之不幸而轉爲羅孝子幸豈羅孝子之所望哉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當夫慷慨對簿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萬里長征周覽塞外山川形勢徧交其豪傑雪中戴笠拔佩刀割巍肩與客同啖作猛虎詞何其壯也念及明鏡高堂白雲迢遞寄情畫竹淚灑成斑又何悲也天眷孝子得赦旋歸父子團聚如初則尤孝子不幸而幸者也壽鏞今得羅孝子所作現成話其詩也菱湖云詩取達意佳者時入宋人之室詩以人傳固不論其工不工云既付諸梓因敍論之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現成話跋

徐柳泉先生手編四明叢集曰初編三十五卷曰二編七十七卷曰三編十二卷又曰小本十卷凡五十種一百三十四卷四十冊藏於煙嶼樓時淸同治七

年六月也蓋得之於慈谿鄭氏二老閣爲多故著錄者慈人幾居其半馮君孟顓記其目錄於策今春北平圖書館編纂趙萬里字斐雲寓書於孟顓謂此集已歸日本東方文化圖書館矣尚可假錄壽鏞爰出百金先就未刻者鈔之因得羅孝子邑現成話亟校刻焉其他猶未遑也羅詩昔人以爲未工然如嚴花帶笑頻迎客野鳥忘機不避人花下酒杯窮快活畫中詩句老風流則晚唐之音也豈惟近於宋人詩貴率眞固不必以典麗貴也綜厥生平坎坷晚景讀其詩想見其黃楊厄閏蒼蘚盈庭憔悴生涯酸鹹難度嶙峋傲骨與時不諧者矣再綴數語以誌景行癸酉秋

管村文鈔內編序

昔讀周鄮山自序文引子輿氏論世知人之說又曰後之君子閱諸篇悲我志焉嗚呼當鼎革之後抱故國之思情不自禁流露於行間字裏蟠人幽客其致

同也管邨先生萬戶部之冢孫也其父斯年嘗受業錢忠介之門預於江上義師其撰母夫人傳所謂東江兵潰藏室避之奉化榆林轉徙顚沛家道喪失樵蘇不繼借米而炊昔之辛苦艱難旣如此迫夫預修明史欲借文字以伸己意忍氣覥顏之下又復時時倔強以致直道不容奸人深計改外未久卽遭罪遣幾瀕於死多方拯救獲免後之困橫拂亂又如彼夫士不伸志於世又復因衣食憂患以廢日力敝其精神學之所成往往不可得而管邨先生則所歷愈艱所著愈厚與諸同學講論經義衡斷得中序史表至謂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淡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於著書之數也其立論深切爲何如哉且卽以文論嶷川之古濬剡源之色澤梨洲許之者非虛諸父季野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推崇之者亦至顧沈淪於今未見刊本則何也攷謝山表西郭墓有云其閒雕管邨文集尙未畢也吾不知當時果有畢之者否又

西郭先集告成文曰播遷散失篇多不全吾不知所謂不全者果盡由於散失者否今就其文觀之如交司馬公於絕島四方有事於某公與某公有事於四方云云皆不敢著其名則知其時文字之禁一切有所顧忌而其未畢者蓋不能畢其不全者蓋不敢全也非論其世烏乎知之余小子既得先生文鈔於童君賡年藏之久矣更得馮君孟顓收藏煙嶼樓舊鈔本手爲校勘付諸梓論其世可知其人讀其文益悲其志誠有合於周鄮山所云者爰述所見質諸邦人君子是爲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千之草堂文鈔序

西郭先生序黃時敘詩文曰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共爭不朽此固萬萬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嗚呼傷矣夫士不幸無所見於功名僅僅以文

字嗚呼已可哀乃併此而埋沒於荒野蔓草中歷二百餘年而無人爲之表襮造物忌才無乃太甚然精神之所寄譬諸寶玉韞藏於地自有不忍泯泯者在故吾謂不能者而可能不必者而可必如西郭先生之詩文是也西郭爲管郁先生之子管郁遭史案幾死西郭奔走求救幸得脫難其後見父書必哭見母所種樹値花開必哭人稱爲萬孝子而困心橫慮之餘默坐萬卷樓頭感憤激越又復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寄懷吟嘯所謂以黃河華嶽諸名勝發洩仁人孝子之思先生有焉若第目爲郊寒島瘦中人豈知先生者哉余得先生文鈔凡四十三篇雜著五篇於童柘叟校以伏跗室藏勉力堂煙嶼樓本付諸梓俾不至如電光石火閃鑠而無覩當亦先生所深快者也是爲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寸草廬贈言識

先君子仿蕭山汪氏雙節堂贈言例手輯寸草廬贈言凡若干篇意久弗慊每
遇海内能文之士恆衣冠再拜流涕乞言歲月寖久鴻篇佳章或一體數篇或
一人再見蓋將以無盡之辭彌終天之憾故終先君子之世卒未付之剞劂者
意猶有所待也壽鏞等輒思一竟前志人事匆匆訖未就理憶庚子歲壽鏞嘗
手鈔一册洎壽鏞在鄂垣屬先君子門人陳君少渠略加排比今更屬陸君珠
浦重加校勘何君雯卿爲之手寫冠以邑志行述其前後贈言則別類分門編
爲十卷傳一誌二書後三贊四頌五誄六連珠七樂府八古今體詩九秋鐙課
讀圖及題詠題跋並後序十都凡十類皆依原文編錄而體例悉仍先君子手
編之舊不敢有變易焉惟吾家自高祖以來三世單傳先大父蚤世所賴以延
張氏一脈者先君子一人而已天啓哲人忍死以存孤勞生以成學使單門孤
子既以永吾世又以起吾家再造之功雖古陶歐何以加焉壽鏞等嘗讀宗譜

先大母家傳於來歸也曰端莊性成躬操井臼於撫孤也曰飲冰茹檗苦難縷述益信先大母行孚於人宗族鄉黨當時尤翕然稱之先君子所爲敘述固非獨私其親之詞而先達諸公之長言詠歎畢無溢美可知也譜爲十一世族祖忠愍公纂公固立言不苟者附記於此知言君子將有取焉壽鏞壽鎬壽鏡謹識癸亥秋八月

寸草廬贈言後序

維我張氏宋相文節公後也由公四傳至君模公諱夔謫判蘇州始居蘇君模公次子由仁公諱籥值寇居明州土著流亡移民實之於是始遷鄞居於十七甲張村由仁公生承雅承貴二公承雅公生用和公徙居鄒谷其後傳七世或遷東錢湖及寶幢承貴公生用明用熙二公用明公始置別業於雲龍鄉是爲雲龍碶之祖娶金氏生二子允泗允濟二公也而谷山一派別書娶黃氏生四

子允籛允球允琳允瓏四公也舊譜謂黃氏所生世居谷山金氏所生世居雲龍禊如蒼水公者實祖允籛公則淸池一系其後爲雍睦堂谷山所自出也川熙公生允琛允璠（谷山譜允璠公改名允瑞）二公分居象山龍嶼是爲中族用明公爲文節公七世孫遞嬗至十六世曰行之公曰學之公曰問之公分天地人三房天房當淸初已不絕如縷徙城中之靑石橋者始尹肅公人房裔也徙而東之大步者始善懦善頤兩公地房裔也我敦本堂亦地房裔也學之公生原政公原政公生仲岳公仲岳公生得昌公得昌公生守中公守中公實我敦本堂之祖於文節公爲二十傳仇滄柱先生撰我族祖漢泗公壽序云族出雲雷古洞邑東諸族皆其分支即別於大步一派言也自守中公以下先後分九支曰府學前曰廿溪曰貫橋東街曰貫橋西街曰段塘曰後庫營曰鎭海曰昌國衛曰紹興我後庫營支也歷世相傳潛德弗曜顧稽諸譜錄聞諸長老傳言我高祖考忠

豪公雅善徐太茂先生先生好善我高祖考多助成之洎我曾祖考孝達公益

承先志務行善道光四年而上東津浮橋壞巡道李可瓊決策於太茂先生先

生慨捐千緡我曾祖考實襄厥事勤督御昏夜大風雨不少間閱五月訖工又

慮雨灑橋上艱行旅躬自督工鋪草氈橋面樂而忘勞於是遠近羣稱張先生

逮及我祖考福祐公既承先世行善之後雖家道中落猶勉承先志每有義舉

展轉告貸以赴時兩世遺櫬均在淺土質所居宅以葬今質劵猶在也隱於吏

以清廉敘末秩體弱多病家益貧不幸年四十五而歿我祖妣實少祖考十七

歲時年二十八也祖考既歿張氏一綫之承惟我祖妣是賴先公爲行述已詳

言之不敢贅獨是予小子聞之先公者猶不止此憶壽鏞幼時爲講孝弟圖說

故事至子路負米事泫然曰汝知吾之負米事乎歲辛酉吾年十七爲童子師

恃館穀爲養時館於陶公山忻氏値匪自杭東竄郡城戒嚴吾急馳歸汝祖母

怫然曰吾將他徙而汝遽歸益吾憂矣吾曰母在城兒何敢不歸越日匪至南門守者擊退之陶公出乃被擄仵氏有死難者此豈非天邪先是某年冬無以卒歲貸米數斗於族人諾之其意若謂假而還可後假者吾年猶少既歛泣負之歸語汝祖母曰兒不願受此惠也汝祖母乃積鍼黹資於春初反還之昔處艱戹汝祖母猶在今幸得祿食而汝祖母前死矣信哉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因嗚咽不已是日吾母與吾兄弟爲之能食歲己丑壽鏞奉母居而先公居燕寄家十緡度歲曰若使汝祖母在堂當歡天喜地矣每遇忌日含哀不怡終身如之一裘十年雖仕宦吾母猶躬治炊嘗曰回憶汝祖母昔日與汝祖父廉而好施汝曹他日能自樹立宜嘗於己無嘗於人壽鏞謹誌之不敢忘雖然此特什一耳什百於此者未能盡述也先公嘗名書室曰慕歐盧既述祖妣行略復繪秋鐙課讀圖徧徵當世名人鉅公詩文葉所得曰慕歐盧賸言既而歎曰吾

道德文章何敢望歐公寸草春暉之意古今同之因更名曰寸草廬贈言癸亥
秋壽鏞謹誌而刻之矣今忽忽十二年仲弟壽鎬已卒脊原之痛無有已時壽
鏞學不加進德不加修而齒已日增㲉㲉焉懼先緒之隕墜不惟無以報祖母
且無以慰先公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藉先人餘陰得有其子孫日盈則戾
月盈則虧何天之畀惟艱之吉念之能不惕然乎哉因謹次述吾族所自始及
譜錄之昭垂長老所稱道與昔日閭之先公者拜手而記之以詔吾子孫非修
厥德無忘先世仁孝淑行艱貞苦節則予小子所以上對先人而下與子孫共
懋勉之者其在斯乎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四明叢書第二集後序

自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於是王道衰而春秋作周公事業
期諸魯之子孫魯父母之邦也法先王宜自魯始孟子卑管晏以其知有霸也

春秋無賢臣知有霸而不知有王也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故曰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上之人先德義下之人重名節不以利害怵其素不以嗜欲詘其剛中之所守者然也今夫天生斯民爲斯世也不得已退藏以終其身豈恝然於世哉正身修德期之於上時和歲豐慰之於下如此而已況乎補闕修廢使庠序立而禮義充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子之恨愈深患難當前生死不愧豈好名哉所爭者千秋不朽耳太史公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時有變而心無變心無變則腎腸肝膽皆吾同謀也況華夷之辨嚴則死生之念泯故明之季與宋同氣節之士其時尤多焉禍至而不懲患來而獨任爲臣爲子不能兩全而取其重百千萬血付諸長江而舍其輕妻子滿獄而弗恤田園奴婢而弗有蘇武十九年雪氈不怨首陽一抔土薇蕨斬終肝腦塗地之餘留得一臂一肩使後之人憑弔於荒煙蔓草

之閒低徊留之而不能去更有生則疑於許遠沒共成爲萇弘不效張儉之望門投止而爲謝翺之登臺慟哭者亦足悲也凡此犖犖卓著古今豈獨一鄉之光哉顧遺事軼聞久付殘劫蟲沙猿鶴豈僅東荒有不見於正史者矣有惡其害已而毀之者矣不惟有明也宋之季亦然然則非一二抱殘守闕之書生又孰從而傳之夫歲寒常也國有國之寒家有家之寒不幸而丁其厄焉不忍其親而以身代不忍其親爲直道而死代之而不得出九死一生以赴之而卒如其願焉天也夫天不負人而人必有以承乎天一陽初復而無忘乎冰雪之時仁人孝子之用心其趨一也故不敢沒其親必思傳其事非惟傳其事而一時相與詠歌讚歎者使子孫讀之惕然於已往之艱難而奮然於未來之刻勵此亦魯之子孫無負周公事業之意也嗚呼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以德義先忠孝節烈德義之本也本尤自家始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

反己者以家自累故也念昔先人遺澤遠矣敢不懍諸若夫片羽吉光無遠弗屆斷圭殘璧歷久彌彰呵護於鬼神收藏於孫裔天人交應自有其不敝者存壽鏞何功之有既編四明叢書第二集竣更書於後覽者察焉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約園雜著卷五

四明叢書第三集總序（集古語）

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正議（樓郁官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字抑崇）天資純篤濟以勤敏（樓鑰春秋集註序）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閌為首稱（宋史高閌傳）公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樓鑰春秋集註序）宋史本傳稱閌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註（四庫提要）張萱曰其說專以程傳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為注（鄞縣藝文志）劉提舉挽歌辭云春秋之學四明為盛自宋侍郎憲敏息齋高公與其弟端叔各為論著有集註義宗二書（鄞縣藝文志趙與權春秋奏議按語）史浩字直翁少孤力學卓犖有大志（樓鑰撰神道碑）除少師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宋史史浩傳適朱熹以子喪請祠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宋史朱熹傳朱推賢薦士物我咸消孫應時燭湖集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當張浚川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時而不欲僥倖嘗試耶四庫提要

樓鑰字大防瑣務不經於心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識古文奇字中原師友傳授悉窮其淵奧經訓小學精據可傳信文備衆體最能誘掖後進不掩人之善自號攻媿主人銘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嘗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又因朱

熹補外奏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忽然去之如振槁然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膝墜淵之譏（鄞縣志傳）范氏復義宅錀爲記始末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樓鑰范氏復義宅記）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樓鑰廣德軍重建范公祠記）錀撰年譜一卷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作前有自識一條謂取前譜所未載者見諸各年之下亦足互相考證（四庫提要）天曆三年庚午春八世孫國儁識曰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公名賢論贊稱述焯示不朽惟年譜未刻非缺典歟謹命工刊梓與文集奏議竝行庶有考焉（范文正公年譜八世孫國儁識語）

慈湖易傳已箸錄（見叢書第一集）詩傳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尙載其名而經義考注曰已佚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是書大

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四庫提要）

慈湖纂集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見於家語庸孟禮記大小戴記悉爲採集編次而詮之凡六卷五十五篇（張翼先聖大訓序）是篇眞聖經之羽翼（陳其桂先聖大訓序）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淵矣（四庫提要）

桂萬榮字夢協爲楊簡弟子講學之語本於師說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質樸無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楊

簡慈谿志傳　慈湖遺夢協書云夢協謂心之精神是爲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用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要在不動乎意爾慈湖遺書　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嘗取古人資於折獄者類成棠陰比事行於世慈谿志傳　員治獄龜鑑也劉隸棠陰比事序　屬辭七十有二張虙棠陰比事識　其書仿唐李瀚蒙求之體括以四字韻語便於記讀四庫提要

張虙字子宓慶元二年進士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忠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則何忠之能備以旱求言即上疏曰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端平初召爲

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慈谿志傳）王應麟曰尙論近世名卿於慈溪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雲窗集王應麟識遺事）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四庫提要）

魏峴世家光溪之滸閒居日與田夫野老話井田里閒事以唐令王元暐築它堰積年不浚溪沙淤塞峴自出力募淘顧私家之力終不如官始攝守程覃置淘沙田四十畝有奇峴請於守趙以夫復給田二十九畝及制置陳塏將建迴沙閘峴以書述鄉氓意自塏塏屬峴總其事又以洪水瀦爲江水所衝溪壞宜築隄岸聞於守黃壯猷卽委峴治之嘗謂君子學道愛人苟可以致愛人之心無非道也（鄞縣志傳）家距堰不數里又考圖志所載及前哲記文參以已見編爲一

帙目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水利備覽序） 此書在地志之中頗爲近古宋四明郡志嘗採其說明崇禎辛巳郡人陳朝輔始得舊帙梓行（四庫提要）

袁甫字廣微號蒙齋燮之子少服父訓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斯道自任嘉定七年進士第一黃裳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災變之作端由於此詔求直言復上疏言因所可見察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率厲羣工大明黜陟爲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興白鹿書院於廬阜創象山書院於貴溪又建番江書堂時朱陸之說分立黨與甫遂與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和也道無終窮先賢之切磋有不同者將歸於一則未始不同也（鄞縣志傳） 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四庫

（提要）中庸說二卷續通志宋元學案俱作叢書中庸講義四卷（鄞縣志 藝文志）其書備列經文逐條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合（四庫提要）

舒天民號藝風（六藝綱目張君序）生甫十歲而宋社亡泣曰吾不可以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藝風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者僅學其名乃博采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以詔家塾（六藝綱目舒恭序）藝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謹按性理字訓爲程正思作見徐時棟六志校勘記七）二書綱舉目張皆四言成句聲韻叶諧便於誦記（六藝綱目胡世佐序）其子恭爲之註同郡趙宜中爲之附注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註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考禮之一助也（四庫提要）

烏斯道字繼善壯歲得楊簡所著書妙悟心契以雄文懿行模範後進者幾四十年明興徵授化州石龍縣調吉安之永新創譚節婦祠以風厲流俗（慈谿縣志傳）

明太祖有江浙文章數二烏之褒文以氣格勝神似大家詩則雋爽明快摩詰日休龜蒙一流（熊伯龍春草集選序）蓋吾鄉楊慈湖公學向本來悟從先覺雅爲先生所私淑故其文溫而理廉而不劌達而不流慈湖之神唯先生獨得其傳（劉正龍跋春草齋集）春草齋集鐫於明初者足本也泰和蕭氏節之爲崇禎本鍾陵熊氏再節之爲順治本四庫所收爲蕭節本於皇明文苑得文一明文海得文四列朝詩集得詩五蕭熊二本皆無之知當時足本容有存焉（王家振擬重刻春草齋集序）

黃潤玉字孟清自少至老惟講道論文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四明之學明初如桂彥良烏斯道向朴皆宗慈湖潤玉始爲朱學篤信傳註築南山書院以開講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貴謹獨性

剛介寡交遊其稱許者不過李時勉薛瑄數人平生著述甚富學者稱爲南山先生鄞縣志傳寧波簡要志五卷以舊志太冗乃删除繁贅定爲是編體例簡潔亦康海武功之亞四庫提要

海涵萬象錄四卷鄞縣志藝文海涵萬象者南山雜錄之重名也黃潤玉海涵萬象錄自序摘辨性理經傳子史及古今人詩文雜說書頗該博浙江書錄是書乃潤玉孫溥錄其平日言論分四十類四庫提要蓋凡立名宜於小者極其大以張之於其大者極其小以藏於密故曰海涵萬象海涵萬象錄自序

董守諭字次公少受業於黃道周講學大滌山中讀書討古窮極幽遠倪元璐見其文稱賞之天啟四年舉於鄉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俊也鄞縣志傳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著有讀易一鈔二鈔卦變考略易韻補遺等編藏於家朱彝尊經義考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

二讀易一鈔經籍考

季野先生石經考一卷鄞縣志藝文已著錄見第一集自言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辭詩歌欲與諸名士角逐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古今制度無弗考索自己未以來劉坊撰行狀聘入史局願成一代之史藉手以報先朝而其有功後學則在講會家居月再舉北遊月三舉墓志所著儒林宗派自孔子以下漢後唐前傳經之儒及兩宋周程朱陸各派一一具列持論獨爲平允焉鄞縣志本傳較之學統學案諸書則可謂剷除錮習無畛域之見矣世所傳本僅十二卷此本出歷城周氏較多四卷蓋其末年完備之定本云四庫提要

樗菴先生詩古文合七卷黃定文樗菴存稿序已著錄見第一集雍正乾隆間謝山全庶常起吾鄞爲一代文獻宗師入室弟子先生爲之魁黃定文樗菴存稿序嘗與鄞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稿藏於家鄞縣志傳徐錫垚曰樗菴先生鄞縣志稿名曰甬上舊

聞有列傳忠義儒林文學隱逸孝友諸目與今刊行志不同後又自改定爲甬上先賢傳鄞縣志藝文先賢傳是樗菴手稿非傳寫本諸傳雖明註出處然其中未必無采自他書因文附見者徐時棟六志校勘記二

周廣文介園留心桑梓歷有年所張玉藻鄞縣志序延祐志今闕三卷河渠適在所闕之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最詳惜無從見之至正志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成化嘉靖二志絕無足觀似於水利備覽亦未及一閱者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堰碶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特分載其名而已蔣學鏞水利考周介園訓導有續修邑乘之舉張玉藻鄞縣志序謂水利所關甚大宜留意考訪蔣學鏞貽鄞志局書其於湖渠利弊尤能考證詳明駕宋元五志而上之著書六卷凡隄堰之屬悉因乎流之所經眉列其下蓋體例本潘氏河防一覽而又能簡而無漏信而有徵其議論之可採者亦

附之所謂里有賢士人不忘地方事之不可爲也（徐敬而上水利志序）

今天下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吾非敢自謂能此者（萬斯同與貞一書）

嘗謂文人之著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而有文集遺世徒供他人覆瓿此可已者也若編摹乎史傳紀載乎軼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已者也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其在所不可已乎（萬斯同與李杲堂書）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萬斯同與貞一書）竭一生之精力（萬斯同與范筆山書）孰重孰輕孰先孰後（周容鄭虔論）亦可擇術而從事矣嘗與同志言數年以來（萬斯同與范筆山書）血脈一絲微茫斷合竟在明山尋源溯派（李鄴嗣杲堂文鈔自序）積誠慘怛可通鬼神（李鄴嗣錢孝直兩都賦草序）不及今急爲採葺（萬斯同與李杲堂書）將使世間第一種文字遂化爲脈望蕩爲飄風野火忽焉盡滅此

後起者所以不得辭其罪也（李鄴嗣張白齋集序）因爲詮次卽可慨然若見其人矣（李鄴嗣太常莊公道集序）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春秋集註序

周秦之際經學殽微書紀政事禮詳制度幷爲時君所惡而春秋指事切其文辭隱而顯而持義尤嚴故見惡于天下者覩書禮益甚然其逃故事制義法約其文辭以開後王俟來哲匪僅意在褒貶實宣尼所以簒先王之業爲百世治道之準其傳之顯晦不在人君之好惡而在承學之士之嚮背春秋之道常懸于天壤如日月故曰仲尼日月也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自公穀左氏幷傳春秋其書漸微然其事文義之旨有待後賢推闡者猶多昔程伊川欲爲春秋傳而未竟其已傳者載於遺書厥後萬氏息齋爲春秋集注實本伊川詩鄘背以比之蔡九峯尙書集傳然其書之流傳則猶未逮蔡氏其學行見史傳治春秋尤

絕過人錯綜三傳宗左氏而輔以公穀謂孔子自衛因杞宋不足徵周監在魯故因魯史損益三代明道正法非但爲魯設也此說雖本龍門然不深致力三傳則無由明其所以然之故至謂嗣位踰年稱元出自古非始春秋子糾齊桓幷襄公子子糾居長齊桓未嘗殺弟凡此之類皆確有所據之文而言必稱伊川樓迂齋比之曾子言必稱吾聞諸夫子蓋其師法之眞也宋史載公文學行誼粗備獨此春秋集注作集傳而李綱有春秋集傳後序見梁溪文集乃許翰作翰字崧老襄陵人與李忠定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執意者宋史因此而誤歟考樓序及陳氏書錄解題幷作集注則題名仍應從之惟書錄解題作十四卷今本四十卷蓋淸四庫據其散見永樂大典者析其繁重爲四十也此書當時由息齋仲子始刊之黃州其女孫夫喩氏珪又嘗手校訛舛藏板官府凡所以謀永其傳者甚至舊時歸潮之板今已久化煨燼壽鏞鄉人也旣

取程子遺書所錄與夫吾鄉元儒程氏端學所引一一校對畧正四庫本之誤別爲校記今校記猶待整治刻斯書冠諸四明叢書第三集之首蓋亦周公事業期諸魯之子孫之意也程洺水嘗書其後曰書雖不廢于當時而道則不行于天下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猶幸其書之存也嗚呼斯眞識公者矣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尙書講義序

吾鄉史丞相浩以儒學仕南宋歷高孝二朝位至右丞相時張浚用兵中原公頗持異議論者遂多貶之然公老成謀國計主萬全固未可據短視者之目力以定其所見之得失也公著有尙書講義二十卷大率依據孔孟立言雖不必有新奇高人之論要其平實可循固少瑕疵未能以尋常進經講章擬之自當時孫應時已稱其多所發明剖抉偏見開悟後學者無慮數十百條其後朱子

命蔡氏爲書傳則亦取公說焉此書條敷縷釋不厭詳悉而淺白如話平實謫當實爲進經講章甚精之作蓋公之學最深於古禮經此書殆居講官時所爲然其參稽衆說折中孔孟如據益力溝洫說禹貢據孟子所引夏諺吾何以休吾何以助說五子之歌又辨任土作貢乃禹貢玄圭於堯以告厥成功錫玄圭者禹也天之畀曰錫如天錫禹洪範九疇君之賜曰錫如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臣之貢亦曰錫如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凡此類考辨固亦甚精細矣羣經惟書禮最難說姚氏仲實嘗謂書記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難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抑余以爲書之見惡時王遭殘闕信如姚氏言然今古文家爭持門戶見不相通而錯說譌奪自漢已然故往往有上下文不相貫屬者勢固不能強爲注解也即其可知者考之其不可知者闕之即經文玩索久而有左右逢源之效彼功效之所在斯經義之所

存也此必得於誦數講貫而不容稍有競心者公此書極平實其盡心於誦數講貫者斷可知焉余慮世人擬公此書於尋常進經講章也則書其考辨之精細與夫依據孔孟立言之實證著於篇俾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范文正公年譜序

有宋一代道儒輩出吾鄉諸先生以道學文章傳者往往而有若攻媿樓先生之博洽其尤也然宋初文章實原自穆參軍道學氣節則文正范公爲之魁參軍之傳其後有歐曾文正之學則明復孫先生橫渠張先生首傳之孫先生始以索游秀才謁公公哀其遇爲補學職資餼廩俾使竟學且授以春秋異日孫先生果以春秋教授泰山爲北宋大儒康定初公治兵延州橫渠先生年猶少上書謁公論軍事公語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橫渠之學實基於此然則公之學蓋可知矣且吾聞之公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歌之三章

原作先生之德以示李泰伯泰伯易德字爲風字公凝視頷首殆欲下拜所謂一字師也則公之於文事其矜嚴又如此公事業之見于天下者率能道其彷彿至於公之學術文章眞能知者蓋寡攻姚先生爲公年譜頗詳密公近呂夷簡事歐公作墓志述記最眞今傳本已逸蓋出堯夫刪節而此譜記之殊詳則亦宋代黨禁之史實也余既取此譜校刊之復刺取公軼行載之篇端以見事功必原於學術學術必原於師承也至年譜補遺稱諸淸四庫存目謂不知何人所作而元天曆戊辰范氏歲寒堂刻本已著之且有八世孫國儁識於年譜補遺之後是爲天曆以前之作可無疑也明萬曆戊申毛一鷺刊范集竟題曰毛一鷺彙編其冒焉可知且毛一鷺魏閹黨也張溥作五人墓碑記所謂大中丞撫吳者又曰吳之民方痛心焉即斯人也何得以其名汚文正公乎肆校所及並發其覆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范文正公年譜跋

范文正公別集四卷宋刊本左右雙綫白口兼有黑綫口第一魚尾下標書名卷數第二魚尾下標頁數刊工姓名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字第四卷末有題記云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于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于文章散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于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鋟板以傳不朽斯人之谷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俯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案此爲江西第一刻本當時蓋與魯公集同

刻者今魯公集北宋宋敏求本南宋留元剛本皆不可得見惟明嘉靖錫山安氏本爲最善而文正集尚存宋本未始非幸事也（天祿後目有乾道本）第二跋云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其間尚有外誤更俟後之君（原脫一字當是子字）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　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案此爲淳熙本江西第二次修刊之本也文正集原名丹陽前有蘇軾序文至江西刻行始改名文正集凡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考綦跋有刊補之語則行款乃乾道之舊可知然綦刻僅有遺集即所云詩文三十七篇也別集之名更在三次重修之後綦跋後復有三行一行云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二行云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鈞三行云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旧櫼案此爲第三次嘉定重修本卽此本也後元天曆戊辰歲寒堂范氏家塾卽依此本重刊其裔孫能濬復輯補編五卷附之亦名二范集蓋與忠宣文集范純仁合刻而歲寒堂則范氏家塾之名也由此觀之自乾道而淳熙而嘉定實一刻而冉修天曆亦從此出故行款未變文正集宋刻傳世者自丹陽集之外蓋皆江西刻矣余於已巳冬得宋刻范文正公集卽第三次嘉定重修本也其別集四卷取與張洽僧贈我影寫清宮舊藏宋刻本校對斷板爛字一一符合殊可寶也天曆戊辰歲寒堂原刻本余未之見攷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云天曆本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年譜補遺一卷遺文一卷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字云云邵亭雖未將年譜與年譜補遺二種分別言之然證以康熙丁未歲寒堂重刻本總目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

尺牘三卷年譜一卷（注宋樓鑰編次）年譜補遺一卷（未注編次人姓氏）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蹟一卷義莊規矩一卷褒賢集五卷補編五卷其年譜補遺既未註編次人姓氏而年譜之後有五世孫之柔校正七字年譜補遺之後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月望日八世孫國儁識語則天曆刻時已有年譜補遺可以概見矣毛一鷺於萬曆戊申爲松江府推官時曾編刊范集伏跗室所藏年譜及年譜補遺爲毛刻全集之零種毛刻於年譜第二行題重校而重校云者既謬誤百出於年譜補遺第一行竟題曰葉編且直冒他人著述爲己有余刻文正公年譜先見者爲毛刻本嗣取康熙歲寒堂本勘比之錯訛甚多一一校正而年譜補遺一卷定爲天曆以前人士所作抑或即爲攻媿所補未可知也何物一鷺致冒而取余因序文正年譜既發其覆更就范文正公集刊刻之先後及余得宋刻之可寶與夫郘亭所攷者更詳言之以見欺世盜名者日久必

敗而讎校之學不能不盡心焉耳乙亥春

慈湖詩傳序

余讀魯論爲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即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爲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幷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己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既遠至於魯論無邪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藹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駭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迴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訾謷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幷非刺詩不

嘗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駮疑赤駮之訛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檖實似梨而小一名赤蘿又名山梨又名鹿梨亦名鼠梨櫟駮棣檖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駮毛義即左傳爾雅釋文時亦在駁辨之列淺學者覩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紬繹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豈可謂刺朱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爲刺詩於大叔于田既曰鄭人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即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駮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訾謷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曩既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而復紬繹經辭爲之者絕非駮

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先聖大訓序

先王之道至周室東遷而後漸毀壞無餘故夫子有乾坤幾熄之歎官師失職講學風起禮失求之野聖人豈得已哉夫子所修訂七十子所傳播一亂于諸子之邪說再燬于秦火之一炬自始皇三十四年燒禁詩書百家語直至漢孝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數十年間天下幾于無書又豈止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哉至于文景之世書始稍稍出齊魯古文論語遂傳于世微言大義可得而聞然今世所行皆魯論三書篇第非同而問王知道今皆無傳以此證之聖言亡逸者多矣即家語戴記諸書所載固未必備也且亦不能無

靡亂故欲輯錄夫子言行爲專書大非易事宋楊慈湖先生嘗輯先聖大訓五十五篇漢人本以傳視論語今若以論語爲內傳此書爲外傳則夫子之言行亦可謂略備矣嗚呼世變今益異于古風俗敗而情欲肆一切攻恣意相臨相劫詭詐爭殺禍之所極如洪水猛獸而莫之禦焉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聖人者出正人心維風俗旣使大原大本昭然不沒于天壤之間然後撥亂而反之正則亦須臾間事耳子思子以非聖無親爲大亂之道且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安得家說戶曉盡人而讀此書尊崇信守寖以化被其于世道豈小補哉是尤刊之者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

棠陰比事序

桂夢協先生慈湖之弟子也全謝山作石坡書院記謂其生平踐履類慈湖年最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與袁蒙齋陳和仲並其道之尊如此先生著述如石

坡書義五卷論語精義十卷及石坡奏議錄於慈谿縣志者皆罕見獨棠陰比事一書猶流傳於世其言藹然仁義用心至微張子宓先生序之張氏與先生同登慶元二年進士其進月令解講獄訟必端平一節嘗曰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不順然天之道好生聖人之道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惻隱之心也正與先生序言至誠動人之語相表裏昔在漢世最重吏選且多以經術飭吏治其意猶爲近古至于酷吏鉤棘周內失實史家必備書之以垂戒矣實則吏事之要首在聽斷宣尼論獄歸於無訟而議獄緩刑之象著在中孚則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吾與死者皆無憾蓋盡情盡心以從事聽斷斯其所失者鮮此書雖雜列陳事究其用心無非務求其生欲詔夫爲吏者未可輕率以掉也往歲鏞尹滬海兼監督司法有刑事縣上於道每覽牘稍有疑必令覆勘洎備員蘇省遇死獄縣擬懲盜法達於省省閱議擬抱牘朗誦誦有疑輒

主跋蓋亦盡心而已取此書刊之覽者顧名思義雖視如仲舒引經斷事不爲過也其或以爲老生常談者則繆盭夫作者之心矣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棠陰比事跋

棠陰比事一書世不多見余既借伏跗室馮氏所藏臨汝桂氏活字本付諸梓矣桂氏本乃據蕘圃黃氏得諸試飲堂顧氏而爲傳是樓舊物金陵朱氏爲之景刻者也近於李君調生處見四部叢刊續編所印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筆校鈔本更借以覆校兩本各有佳處爰爲訂定閒有兩本均誤者悉爲校正費十日之力乃竣閱者試取而對勘焉知余於斯編非泛泛焉重刻也甲戌冬

月令解序

往壽鏞佐吳藩幕每披牘見各縣所上晴雨表視爲尋常官文書及司計浙江此制猶相沿也更歷十餘年至江蘇則不復見之矣乃歎古制漸湮欲求告朔

餼羊而不可得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也者且羣視爲可緩矣未雨綢繆徹彼桑土誰其知之外侮之來蓋有自也宋端平初慈谿張子宓先生入侍講幄爲解月令旋以病歸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以此一月之令進於御前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可謂知其本矣夫月令爲秦相呂不韋所作秦誰廢三王之法讀史者方痛心疾首謂其取亡之速在不恤民然其於地利則長城萬里後世藉以禦外於天時則月令十二月後世賴以治內始皇雖不道而國之爲國民之爲民猶未嘗忽焉張氏取之意在斯乎抑攷月令所紀往往與豳風殊如豳風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月令仲春倉庚鳴豳風在蠶月夏之三月二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豳風云十月隕蘀三也月令仲秋嘗麻豳風云九月叔苴四也月令季秋嘗稻豳風云十月穫稻五也月令季冬取冰豳風云三之日納

於陵陰六也毛傳謂豳土晚寒然秦豳皆雍地溫寒不應相異如此蓋二書所主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非地氣使然也此古之解經之說不又足徵秦政教之善乎呂氏既作春秋又作月令既未可以其人廢言而張氏按月進解更有合於古先王之後天而奉天時之意也取而校刊焉豈僅僅表彰鄉先生之箸述哉而政教風俗之隆替於斯見矣因書而論之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唐文宗太和七年歲癸丑邑令王侯元暐始築它山堰越四百十有六年爲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鄞人魏公峴著它山水利備覽一書凡二卷上卷自水源至設醮紀事也下卷自善政侯祠堂誌至它山詩文跋錄文也顧其書謝山以爲非足本是也（見謝山它山水利備覽跋）壽鏞得故太僕陳朝輔刻本於張冷僧是刻爲徐

氏柳泉刊四明六志時所曾見既作釋文一篇又於校勘記列一十七條更於原書多所注證補闕拾遺而是書畧備壽鏞因而參校重刻之乃歎曰王侯築堰之日於今一千四十一年矣魏吉州所謂家飲清泉舟通物貨者猶有賴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講也夫杭之西湖寧之東錢湖均廢良田爲之鄞之廣德湖獨以湖而墾爲田當時主其事者且廟食焉而其後鄞之七鄉無歲不以旱告作史者傳其人而悲其事縱有賢子孫而莫之能改也讀攻媿它山堰詩賢哉唐家王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算句而太息輸長算者之少矣憶壽鏞幼時猶及見陳小樓孝廉奔走駭汗請復廣德湖族伯品階茂才（諱祖銜以濬北鄉灣頭河附祀种公祠）既濬灣頭河又請濬東錢湖此二人者當時以爲愚者也王倜翁有言臣蠢愚也天下治矣此尤不能不憾吾鄉王長官之不多得也今廣德湖既廢而東錢湖歷年未濬所恃者惟它山堰耳詩中所謂言水利者

不必言其流衍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衍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嗚呼今歲大旱農田荒歉㷀㷀彼與水爭利而不預為未雨之計者可以鑒矣爰有所感而書於耑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六藝綱目序

壽鏞曩讀慈谿潘用微先生所著求仁錄釋大學格物之物謂物是身家國天下既喜其剖析精微及讀萬季野先生序李恕谷大學辨業一書謂李子言物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云云二先生之立言形上形下各有所得然恕谷則本其師顏習齋之說而季野取之者蓋以古庠序教人之常法必有所從入而不欲索之于渺茫之域也其後又讀吾鄉元儒舒藝風先生所著六藝綱目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其子恭又加註釋儀物度數粲

然明備矣夫學所以明道也而尼山一老據德依仁以外何取於游藝藝固道之所寄也況所謂藝者曰禮曰樂曰射曰御曰書曰數何一非進德之基何一非治身之要禮樂無論矣達巷黨人謂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六書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則悉備九數之計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咸具學貴適用不務乎近而侈談高遠實無當於大學教人之旨亦未知乎初學入德之門也且今之世何世哉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藝故藝精而器善器善而道存禮失求野我之迷離惝怳者彼旁求而得之觸類而長之而反自有制乎我我則大者任其壞崩小者欲學步焉而御走然則釋格物者既以身家國天下而求其通而尤不能不以鄉三物教民以通其變彰彰明矣壽鏞取斯書而刻之蓋以體舒先生六藝自我而舒之志而濟萬一先生之所以教人者亦可以並見於斯願讀者無忽焉民

國二十四年四月

蒙齋中庸講義序

中庸講義四卷宋袁蒙齋先生爲門弟子博講詳說而更反約焉以使學者聽之而得其妙委曲推闡精義入神豈獨成一家言眞萬世之準的也壽鏞盡讀其書至廢寢食既手校而刻之因歎曰自有宇宙卽有中庸中庸自在而人忽之欲動物蔽離其天則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爲之開導而品節焉而中庸之道顯有明善誠身待人而行之大儒爲之訓解而演繹焉而中庸之教傳昔人謂橫渠先生見道在中庸吾謂蒙齋先生之見道與橫渠豈異也說者謂其主持過當或不免惝怳無歸此則朱陸門戶之見也總觀全書深得道本其論命與性也謂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其論教也曰非獨行乎庠序學校

者謂之教凡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覲聘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册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籩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筦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其論用中也謂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其論罟擭陷阱也引易曰入於坎窞凶謂易之入於坎窞凶卽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又曰彼豈以爲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爲廣居安宅耳其論素位也曰蓋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而覬望夫富貴之亨其凶亦有冒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其論行之者一也曰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淸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一也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其論默足以容也曰吾夫子嘗有

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亂世危言禍必及身夫子又嘗自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矣其論有曰不厭也曰非眞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非眞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推而至於內外精粗之兩忘前後左右之咸宜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渺忽之微包羅天地該括事物極而至能破能載可謂至矣先生胚胎家學一以傳心爲本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黃東發謂近世揄魁之有益世道先生一人而已豈偶然哉爰書於耑俾有志於道者取法焉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春草齋集序

嘗怪古文辭之學元明之際多失其眞豈流風餘韵澌焉已盡與然如烏春草

歸熙甫二先生何由而興起哉有淸古文辭學稱極盛方姚宗派之說緣是啓然異時固有薄方姚詬病宗派者矣方姚以來羣尊熙甫以祧八家熙甫文遂大顯于世春草文守矩矱在元明際洵可謂雅潔不靡有先民之遺風也雖未逮熙甫之春容要可謂一世之好顧其傳之顯晦迥不侔焉考二先生出處行誼彷彿相類熙甫剌長興最績遷秩春草宰石龍永新皆有惠政尤以興起儒學爲務熙甫傳張貞女事春草傳譚節婦事春草以經學飾吏治熙甫亦然至於工詩古文辭二先生則又同焉顧其沒世之傳顯晦乃若此殊豈非有幸不幸哉宋潛溪旣美其文謂峻潔如明珠洶湧如春江濤曰文有師承實接胡氏修道之傳楊子器稱其詩疏秀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巘然先生學本慈湖故立言有物非第搖曳爲聲勢者比也蓋文不衷理道則徒華而少質不本諸經則游辭無實虛調焉而已天下之爲文言之無物者十恆六七今觀春草

集則益知言必有物其文乃眞嗚乎如春草者豈可不極稱以顯其傳哉余旣彙刻詩古文辭曰春草齋集十二卷因憶慈谿王韺蓮嘗有重刊之志見之序言王君意趣瀟雅留心鄉獻著有西江詩稿二十八卷今墓木久拱矣懋未能起九原而就正之斯書之編校則尤忻君紹如之功也因並著焉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寗波簡要志序

寗波郡志今所流布者爲淸雍正間郡守曹秉仁纂本萬九沙序之曰寗郡之有志也始於宋乾道州將張津之四明圖經厥後吳正肅潛撰慶元正續志胡判府榘因之爲寶慶志元袁學士桷因之爲延祐志王總管元恭因之爲至正續志至明而黃僉事潤玉之簡要志楊博士實之成化志張司馬時徹之嘉靖志後先相望顧諸書歲久失傳云而郡守色超後序云志之傳亦傳乎自然也

寧郡唐時洗心（濟辨字洗心定州人）厥功偉矣志不詳載天寶間瞿脜大湧而七鄉不安其利吳人陸南金築洩啟閉後大曆令儲仙舟修治圖經缺之渠之寶慶志缺其半淳祐時東錢迴沙建於陳長樂而濬築則創於嘉熙四年余侯天錫袁學士延祐志缺之楓軒藏集唐鄮令柳惠古建堇山書屋於郡西志言學校之興始於杜先生醇考列志俱缺之洪武寧國張琪造養院於郡之東畔維老哺幼而東沙嘉則敘平寇崇學而外其他不傳焉是東沙以前之郡志雖不多見而當時補闕拾遺勤搜如此蓋九沙主其席諸志咸備可知徐柳泉先生責九沙僅僅以嘉靖志作藍本漫爲枌榆勸成掌故紕繆百出（見六志校勘記沂）則由於取舍之未審耳非未見各志也今宋元六志既得徐氏之刊行晦者復顯而明代三志曰黃南山之簡要志楊博士之成化志張東沙之嘉靖志尙無人刊布之者誠憾事也南山之簡要志藏南江以爲取楊實所修者刪之楊次非未見其書

而循戴說壽鏞嘗考南山傳南山成化十三年卒年八十九楊書成於成化四年南山八十歲矣修志之日其不肯當是任者年限之也已修成書而徒爲之删節因名簡要志似無此理今取吳興嘉業堂劉氏所藏楊志勘之蓋簡要志先成化志而作者也楊志多本於此故九沙序中簡要志先成化志而附載前朝纂修姓氏黃僉事先楊貢士尤爲可證至如賦役表南山所錄以天順六年止中間宣德七年正統七年景泰三年三表載在成化志果就楊志删節斷無不錄此三表之理其錄及嘉靖三十一年相去九十載則其孫溥所續無疑壽鏞因條爲十證以辨戴楊之說至藝文志爲未成之書其孫不善續之而簡略竟至如此南山當深痛矣不然人物一志既已簡括詳審何至藝文寥寥乃爾耶此本藏諸馮氏伏跗室聞葱泉所謂近得其手錄本者其即斯稿歟未可知也然既曰手錄非取楊志而删之益可知矣綜厥全書體例簡潔開卷瞭然孟

顯先爲細校壽鏞更加勘比爰付諸梓若夫東沙嘉靖志伏跗室有之今借鈔於蘇州許博明家更借楊博士之成化志於吳興劉氏錄副焉明代郡志於是獲全他日並刊之則孰得孰失覽之可瞭然矣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寧波府簡要志跋

余既以黃南山寧波簡要志非節刪成化志而成矣今取楊志與黃志對勘之具有十證黃志卷一輿地志星土類下虞翻云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二句而楊志無之此可證者一風土類下引隋志而楊志未引別以晉書陸雲一段爲註此可證者二黃志引王安石慈溪學記及王應麟鄞縣學記各數語而楊志將此兩記全文均載入學校考自宋以來云云錄其全文而略改其詞喪禮祭品一依朱子一段及其下唐地理志云云則刪去益徵黃志先楊志而作此可證者三黃志卷一山川志四明山一名句餘山屬之府治以此山周

圍八百里有二百八十峯跨寧紹台三府之境明州餘姚句章因之得名非一邑所得而私而楊志隸之鄞縣陋矣此可證者四黃志卷二賦役表計洪武二十四年一表永樂十年一表天順六年一表（嘉靖三十一年表是其孫溥號吾存者續纂）而楊志於三表外有宣德七年正統七年景泰三年等田土稅糧之數宣德正統景泰皆在天順之前果使黃志是節刪楊志而成何以中間特漏此三年之糧賦此可證者五黃志卷三郵驛志記載極詳凡驛址之沿革驛館之名稱及官吏夫役船隻輿馬之數無不詳紀而楊志廨宇考所紀甚略此可證者六黃志卷三墟場志於市名之下各註土產之名類而楊志則無之此可證者七黃志卷三食貨志歲辦項下註明以上俱永樂十六年五縣總數而楊志貢賦考於郡貢之下註明永樂十六年數於縣貢之下俱註明永樂十七年數黃志是五縣總計楊志是郡縣分計且年分不同其分合細數無可考但亦可以證明其非節刪

矣此可證者八黃志卷五寺觀志郡縣僧寺共計二百八十五所道院三十二所民庵四十一所皆備記其距離府縣治之里數及建始之年代分別宗派可謂詳矣而楊志寺觀考僉以碑記然有黃志所載寺名而不見於楊志者此可證者九黃志卷五藝文志載洪武禮制鄉飲酒禮釋奠樂器釋奠祭儀及朝廷頒降之書籍書板以及歷代名人之碑記詩歌皆載其目而楊志則散見於學校祀典諸考其府儒學門書板下註曰舊誌所載歲久朽失祇有玉海全板大明洪武八年取赴南京國子監云云而不言其他黃志則玉海之外尚有春秋本義（原註洪武八年送南京國子監）杜詩荀鶴註詩學大成漢雋等四部並註明以上三板藏本府夫以朝廷頒降之書籍書板藏之學官其珍貴鄭重爲何如乃楊志缺而不書黃志則一一書之執此可以爲黃志非節刪楊志而成之鐵證矣兩志相校獲此十證雖其記載詳略之處互有異同而黃志體例明覈紀載謹嚴自勝

一篇徒以意存簡要遂不免有所去取且此書較後又經其孫存吾續有所纂致後人疑其節删楊志而成試取兩志合觀即可知此說之不確或謂兩志告成年月相距無幾各不相謀先後成書如服鄭之註左傳其先例也此雖調和之論然儘可備一說也爰就攷證所得更跋於後甲戌冬

海涵萬象錄序

海涵萬象錄又名南山雜錄吾鄉黃南山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儒學吏治稱於明成化閒儀禮戴記皆有注又有經書補注庸學通旨考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幷注老子陰符孫子兵法及南山集六十卷而此錄則尤其精神所萃者也書凡四卷馮君孟顓彙集諸本比而校之且補綴焉校既竟付諸梓乃爲敘曰秦火燃而聖學晦漢老師守抱殘缺傳之於世厥功偉矣然大義猶有未明宋賢興而紹聖人之道所謂賴漢人之竺守而宋人恢宏之也世之學者得

漢儒導於前而踵循宋人爲塗轍其至于道也不遠矣吾觀先生之言曰天道流形一理氣而已天道以理爲體以氣爲用人道以性爲體以情爲用曰理氣曰性情皆道也道寓於器卽理氣性情寓於人曰人曰物皆器也性卽理也天下豈有不善之理故孟子曰性善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也仁是熟恕恕是生仁故忠恕去道不遠嗚呼斯言也可謂有契於聖學者矣抑其所蹈循之途正也夫以鄉三物教民周公之治道也一以貫道忠恕而已聖門之宗傳也性善之說子輿氏所持以排異端張聖學者也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宣尼未之許朱子以爲此仁者之事程子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子貢或能之朱子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又謂仁恕分於生熟難易之閒而先生確然有以見其然豈非默

契於聖道而知所從入之途哉人無知愚莫不蹈道焉蹈而由者或正或邪或近或遠及其至也聖跖判焉謹其所蹈于始而冀其止於至善猶之識途矣而又有舟楫之利焉鮮不至矣若夫迷失道者或枉或由徑焉雖有舟楫亦將何之故知所止者聖人立吾前焉迷失道者盜跖立吾前焉學而知所止學之善者也至於迷失道害不勝數也如先生者可謂知所止矣誠來學之鏡也刊此書而布之畀來學之借鏡而絫所從入之途聖學雖晦於秦火庶幾復明之終有日也若以筆記雜錄視此書淺之乎矣覽者辨焉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讀易一鈔易餘序

易之爲書理哲而事該三古聖人所蒞心歷秦火而不絕視他經爲獨完自漢以來講明傳釋之者無慮千百家而經旨猶未大明于世何也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象辭變占而諸儒或各主其一端又或持易以通己之說漢易家則務象

數象數誠易之本也其流爲讖緯蔽于支誕則失之遠矣王輔嗣出倡言忘象程伊川本之遂開義理說易之風易雖卜筮書實寓憂患之思教戒之旨人事固不得而略於是李光楊萬里諸氏又務以人事說易夫象數義理人事皆易之蘊也必究明象數根極義理而證以人事然後爲得易之全余論易向持此說讀古人說易之書必據此以斷其得失當明之末有董次公先生受業黃石齋先生之門以儒學起吾鄉尤邃于易所著有讀易一鈔易餘四卷余求而讀之乃頗能兼究象數義理人事三者之旨又往往采古逸說著之尤深致意易理分析象辭變占而會之象數義理人事雖無意于著書第就其所聞見者筆錄焉爲學易者之津逮而深思好學于此已得一斑其後謝山所著讀易別錄多所取資是豈可不傳乎亟取此書刊之其二鈔猶未得也至先生所著春秋簡秀集余得其鈔本藏之久矣其傳深得體要其論則非先生筆也意者門弟

子集合而成者乎文辭淺陋無當大雅猶未敢遽付剞劂也因竝及之是爲序

民國二十年八月

儒林宗派序

萬氏季野儒林宗派十六卷上斷自春秋迄於明季以孔子爲宗詳其承傳著其流別顧乃旁及老莊申韓論者或病之不知學案宗傳諸書之失正在此周制師儒并爲官職六家之別蓋出漢人之強名且孔子論儒有君子小人則儒亦非尊名漢以來諸儒孰能如子夏而荀卿謂子夏之陋儒說者謂君子儒明道小人儒矜名余意萬氏登選之義殆如此蓋儒者賤於秦漢之際尊於建武以後秦時博士飾僞尸位肆言高論者皆儒生奴事權貴罔恤廉恥者亦皆儒生儒而若此奚由登此選哉然陳涉起抱禮器而歸之者儒生壁藏聖書守抱殘缺卒爲大師者亦儒生則又烏得而不入吾書以顯之哉今觀所錄諸人志

在明道致治一也所詣有高下淺深則各視乎其人要其折中於夫子皆可以無憾焉至如師承宗派其章章不可掩者也門戶異同之見存斯所謂陋矣一貫之唯聖門之宗傳也聞而悅之風氣之會也直接其傳曰師承慕而宗之曰私淑宗派之說實兼斯二者於是萬氏此書該之矣非是無以明聖學之有統卽非是無以見聖人教澤之廣萬派千流歸宗於海也覽此書者不當以讀學案宗傳諸書者讀之庶幾其有得於作者之心焉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鄞志稿序

鄞志稿者鄉先生蔣樗菴之所著也先生繼謝山之學上承萬氏以史學名阮芸臺定香菴筆談中蓋詳記之當是時鄞縣開局修志以議不合辭去特著斯稿凡二十卷其十九卷爲而上先賢傳一卷爲水利考合之稱鄞志稿披覽再三傳而約簡而該褒貶之中忠厚寓焉先生曰地志之有傳與國史相表裏書

法當據實豈容以一邑之公書槪用曲筆與家狀墓志等斯言也可爲後世之修鄉志者不易之法矣蘇老泉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然則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人作之也又何諱焉說者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云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朱子不云乎祗爲南軒下筆難蓋自古孝子慈孫莫不有幹蠱之志易世以後更舉陳迹昭告後人則其怵然不安於心人人同之況里閈之相往來友朋之相聚處一旦加惡名於其先世將與人爲善之謂何志局之不能不隱惡揚善蓋亦志局之苦心也余應之曰此所謂狃人情而乖史例非作公書之言也公書何爲而作哉善者使勸惡者使懲正萬世之人心非爲徇一時之人情也是故董狐之筆人人所憚欺一時易欺萬世難君子小人之辨不得不嚴亦以使身歷其境者俯仰身世過人欲於將啓復天性之本然兢兢焉自求多福而貽令名於後世庶乎在我

者得其道而褒之貶之者聽之於人後世子孫無所恫焉此則聿修厥德者所當勉而亦先生特著斯稿之意也因書以爲序民國十九年十月

鄞志稿跋

壽鏞刻鄞志稿已四年矣今始出書何也蓋先得鄞志稿於燕肆爲蕙江樓鈔本四册蕙江樓不知誰氏刻竟請黃君裘鄗校之校畢細檢缺列傳卷六至十於是閣置適蔡琴孫爲其子賓牟成室客坐有張于相孫鶴皋于相舉張樗寮桃源志告我而鶴皋謂有新得蔣樗菴手稿壽鏞詢曰是鄞志稿否鶴皋曰是也邀而往觀果然因借鈔焉於是獲全焉敘樗菴存稿已及之今偶閱徐柳泉先生六志校勘記云余家所蓄先賢傳是樗菴手稿非傳寫本徐錫垚跋云稿名甬上舊聞有列傳忠義儒林文學隱逸孝友諸目後又自改定爲甬上先賢傳然則鶴皋之所得是煙嶼樓舊物至可寶也顧傳中證引原書輒多參差其

事實又往往未符如楊次莊德周未嘗注水利備覽載東石之水利敘說誤作戴南江之類不一而足然以一人之力手自纂訂聞見異詞記憶偶誤曾何足病而所引延祐志多爲今本所闕意者其時尚見全書乎先賢事跡藉此得以詳略互參使之流傳於世後之纂志者多所取資厥功偉矣且全部均出自手寫正與王穫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手稿先後相埒前輩風流實不可及壽鏞既校刻斯稿今更續刻宋元學案補遺庶以慰兩先生之志至樗寮之桃源志猶未見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甬上水利志序

余偶于坊閒得周介園先生所著甬上水利志六卷爲活字板即鄞縣志所謂通行本也其印行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月攷先生鄞縣志成于咸豐六年丙辰則斯志蓋先八年作也自延祐志闕三卷河渠適在其中吾鄉水利遂往

往失攷且纂志者輒喜談山川景物之美而郡國利病所在必沿流溯源乃可下筆則憚而忽之以是吾鄉邑志水利一門率略而不詳爲世所訴先生獨能採集諸書盡錄碑刻橋梁詳其地址碶閘詳其丈尺又復分別城鄉辨其水道之通塞爲後人修復之地不獨有功鄉邦文獻而根本之計審其形勢所在從而講究而修明之其裨益豈淺尟哉往余讀戴東石水利敘記蔣樗庵水利攷深爲嘆服今更讀斯志實足與戴蔣二先生相輝映凡前志所闕者據以補證且可以無憾至今所流布之光緒鄞志爲徐柳泉先生所修水利一門獨詳凡斯志所載盡已採錄其橋梁諸記則錄諸山川門蓋先生既本之以修鄞志而徐氏則因咸豐鄞志而悉存其舊用光志乘故創始之功不能不歸諸先生也昔高隱學箸敬止錄四十卷鄉志均採之而其書猶未刊今斯志則敬止錄之亞也余既得之敢不公諸世乎爰付諸梓而書於端願鄉之人無徒談山川景

物之美而遂忽根本之計斯得矣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四明叢書第三集後序

約園主人旣輯四明叢書凡三集歷四年客進而言曰子冠任子第一集曰學以治己先也書廿四種人二十賢金不啻重石不奪堅文章婉縟逸老游仙古之遺直觀留紫蓮慈湖一老易理宏詮皦皦疏寮三略允傳夢窗詞客風致纏綿伯厚東發篤老簡編二程媲美朱學拳拳剡源色澤文筆如椽倆翁強項記曰管天鄮山交廣春酒陶然杲堂文匠清思湧泉季野餘緒石經精研謝山樸學漢地是箋樗菴東井薪火綿延無鐙香炷餘山殿焉可謂旁搜遠紹提要鉤玄矣雖然仲翔之言英英崑玉朱育好奇亦見典錄孝子連閭忠臣接踵下及賢女昭然光燭旣聞其人意何不屬豈以文湮斷簡難續抑闕蒐羅而形褊促請言其詳慰我衷曲主人曰朱溫篡唐亂我綱紀有孫拾遺獨書甲子雪牕不

阿著在宋史小隱弁山粹然之士烈烈清溪無愧生死詩詠牡丹懼混朱紫對簿千言義之與比泣血埏江文山可擬息賢堂空不爲撿恥散盡黃金結社於里一笑蕨薇青猿洞裏非常之行自負爾爾一臂一肩雎陽之儔先平陰鳴有蒦弘依憑中謝王堪與鼎峙交雪梅梨留茲芳趾史傳海東軼其姓氏惆宋忠義石園奮起猛虎一歌曠野非兕鯁直性成朔遺其否見父遺書盤淚曷已閔予小子今云老矣啓後承先維我祖妣節義之鄉述軫繼帆二集方終聊以述美客曰表彰忠烈結埼多聞泱泱淛語揚厥苾芬淳熙慶歷卓爾不羣枕經胙史百家流分子其告我以廣人文主人曰經者常也史者事也孔作春秋定爲中制息齋釋之竊取程意太傅講書傷乎無志攻媿甚范編年論記元公説詩無邪之誼更輯聖言茫茫尋墜折獄哀矜崇陰留賜布政按時違天憂惴六府穀終治渠水利見道中庸蒙齋獨粹舒六藝風甚曰不試春草文章歸氏齊轡

志修南山篇而咸備推闡性天海涵萬類黃氏易餘經旨羣萃尊道重儒稽合

同異志非家乘不顧世忌卓哉介園水道是誌學貴致用吾鄉之懿客曰謹聞

命矣大哉鄉談我欲知十今已得三非藻絡繹未越香含加以時日而勤討探

庶使鄉献勿飽於蟫主人曰唯受命賠㥄勉策駑馬未敢停驂四集肇始請賜

指南月計歲會積米盈甑僕雖不敏願畢荷擔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約園雜箸卷六

重印明本釋序

明本釋者宋東平劉荀不得已而作也其書大旨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歸結於道之大本曰中且曰非敢語成德而淑諸人姑以自訓遺之子孫何其謙也攷荀爲文肅公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諸人語其言具有本末所謂接人之端進德之門治道爲政之要涖事行己之方王霸之別釋老之辨諸學之源末學之弊皆盡之矣余讀其書拳拳服膺弗失竊歎生今之世人人逐末而已矣本於何有其澂源一條引唐陸宣公言曰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曰歐陽文忠公謂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胡衡麓謂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于危而已矣節川一條引蔡君

說富國議曰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藏充物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兵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此以貧也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求實川一條引伊川語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可見知之亦難也其得失輕一條引胡文定語謂浮世利名蠛蠓耳何足道哉又引韓魏公語謂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引胡衡麓語謂身體髮膚生而有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諸如此類至理名言指不勝屈通達而不迂中正而可行爲救世之良方亦當頭之棒喝淺之作日記故事之讀可也深之當儒門法語之誦可也余忝長光華大學兩年餘矣以知行合一爲校訓懼諸弟子之無以樹厥本也家藏聚珍板明本釋一

書爰景印分贈之王君省三毀家興學之人也見之愛不釋手力贊余之重印焉東平劉氏之言曰明本蓋有不得已而作也余抗塵走俗無補時艱鬢髮漸蒼浮雲世事藏書尙夥將取有裨世道人心者彙爲約園叢書而以是書爲首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許氏說文部首序

余自幼嗜訓詁先君詔余曰欲通經宜識字於是以大小徐氏段氏朱氏各種說文及郝氏爾雅義疏爲日課每獲一義手舞足蹈姑舉其淺者言之如胄字辭字从曰从由者甲胄之胄也从月从由者胄子之胄也从辛从受者辤受之辤也從𤔔從辛者言辭之辭也若不明說文併此兩字亦無從辯他何論焉自丙寅秋創辦光華大學次年即邀童伯章先生主任國文系童先生深於說文者也乃以自寫說文部首課諸生余見之喜甚初版出羣爲楷則今復重印

不獨我光華同學有志國文宜以此入手吾謂凡各學校均當取法夫文字末也非本也藝也非道也然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孔子更諄諄以餘力學文爲訓又曰游於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諸子百家之學說莫不根據於理論發科學莫不基本於數至若談音樂則組音樂會學擊毬競走則組各種運動會是古者學樂及射御之遺意也顧獨於書而忽之亦偵矣且卽不爲通經計而書法淸秀亦美術之一又何可略也抑余家藏有書法通解一書更將印行以詔諸生此特爲學書初步耳是爲序

銀行攬要序

國家財政之强弱視乎社會經濟之榮悴而左右社會經濟者銀行也昔英儒斯密亞丹論分功之效而獨重貨劑嘗曰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亦得其所欲貨劑之方不一端而銀行尤爲貨劑之根顧給人之求而已得所

欲者必有道以處茲非貿貿焉可操縱自如也古者嘗以言利為諱生財之途因之而隘而經商者則又自私其利而不顧人之利盤剝刻扣卒之而人不利而己不得所欲是何也無學以灌輸之也孫君慎欽夙具大志廣游歐美盡心考求嘗著理財考鏡以抒所見壽鏞讀之既佩其計學之精今又薈萃學說編成銀行攬要一書於銀行性質效益種類組織營業各端條分縷晰洪纖靡遺俾操斯業者有所準繩措施得其道而後事業恢恢有餘上之有裨於國家下之有益於社會所謂銀行業者非夫單方取利之事業而公共質劑之事業也給他人之求而己亦得其所欲胥在此矣因書以為序

茗香館遺草序

嗚呼茗華閔世輒詠譬於牂羊香草思賢每有感於溫蠖撫今思昔觸景生情當咸豐之初年值中原之多事盜賊羣起村里為墟怪雨盲風深驚魂魄（癸

北紀事詩云盲風怪雨驚人魂）水灣蘆岸誰託妻孥（濠上泛舟詩云忠難託妻孥又云雨漲三灣水風鳴兩岸蘆）草帶血腥山叢燐碧（寇退回城詩云山叢燐火碧草帶血風腥）故家何處無從辨其門庭（又云故家何處是無復辨門庭）關吏開顏又復權其鈎石（正陽關詩云關吏拍手笑開顏又云雜貨小販權鈎石）民勞汔甚國難未堪爰有茗香祝先生以淮泗之慕賓厄陽城之篝火世逢天寶杜工部抒憂時之詞謫非巴陵滕子京與攬物之感悠悠遠上飄飄欲仙每覩城郭夕陽（與友人論事詩云夕陽城郭半圮隤）時勤芒鞋竹杖（移居邵家冲詩云芒鞋竹杖川雲關）煙波深處三閭唱漁父之歌（又詩云烟波深處著漁郎）松菊冷時五柳有濫觴之樂（餞秋詩云遺愛尚存籬下菊後彫誰識嶺頭松又壽關農人詩云有錢沽酒不爲貧）放於山巔水涯之外梅宛陵窮而後工（寄馬調卿詩云詩到窮途句益工）

不信金戈鐵馬之中馬伏波老當益壯（寄馬調卿詩云不信金戈鐵馬中一機自織夜燈紅）至若盱眙哭弟似昌黎之祭十二郎（哭弟晴帆詩纏綿悲慨）濠濮表忠歎舒城之守卅餘日（江中丞忠源殉難挽詩注云力疾赴廬困守三十餘日）容膝有葦塘之地泉竹園蔬（葦塘即事詩云有泉有竹有園蔬又云莫嫌容膝無多地難得親朋聚一廬）離愁愴桑海之塵（留別濠州詩自序灞橋柳色最惹離愁滄海桑田況經塵劫）船屑馬足（又云五百里船脣馬足）桑榆晚景忘年作九老之吟（先生有九老吟）風雨故人（題楊菊卿畫册昔年訪友西湖濱故人飲我梨花春）醉酒尋六橋之跡（又云六橋襯以煙柳新提壺勸酒來頻頻一斗亦醉石亦醉座中不分誰主賓）泉味偕圃香共淡（瓶菊與楊伯厚程鶴衫同賦云花分老圃香偏淡水汲廉泉味自知）釣徒與棋客同迂（壽關農人五十詩云屢到園塘訪釣徒又云

局外觀棋我最迂）慷慨悲歌似古詩十九首流離顛沛感小劫十八年（留別滌州詩云小劫滄桑塵夢幻舊編書史亂離拋又云十八年來感慨深）仿顧亭林之母字音獨精小學繼尹起莘而闡綱目已佚殘編（先生編有字音同母綱目輯要均已散失）留茲片羽吉光醫此渾波濁浪（旁觀詩云渾波濁浪世浮沈）嗣孫履中追睎祖德慰竹林幺鳳之遺（留別滌州詩云祗餘一事猶堪慰幺鳳雙飛小竹林）濳迹抱關（履中屢筦椎政力矢清廉）有雲水閒鷗之致（癸丑紀事詩云一枝暫借雲水鄉又云閒鷗野鶩渾不識）弓冶之守遠紹清棻劍佩所垂恐埋鋩鋏將以繡梓來徵弁言壽鏞徒讀父書深漸薄德瓣香致祝輒崇拜於南豐本事有詩爰傚則於孟綮敢摛俚語下拜吟壇（寄馬調卿詩云從今擱起鍾王筆甘向吟壇拜下風）何處桃源更訪幽山曲水（壽關農人詩云水曲山幽望眼賒又云桃源畢竟有津涯）莫嗟

匏繫願盟青笠綠蓑（留別濠州詩云不食何須苦繫匏又云青笠綠蓑端正好）是爲序民國十八年八月

未能寡過齋詩初稿序

壽鏞少時聞諸先公曰吾近所見甬之良二千石邊公仲思爲最楊公豫庭承邊公後亦以愛士類著是廉吏也壽鏞謹誌之不敢忘顧以未識其子孫爲憾壬申夏其孫文蓮與其猶子鑑字衡卿者持未能寡過齋詩稿見示曰此先太守遺作也於是欣然喜又肅然敬復告壽鏞曰凡所吟詠在咸豐庚申以前與南社諸友酬唱者既燬於兵燹壬戌以後復遭家難隨作隨棄今所錄起甲子迄壬午先太守自訂者也壽鏞展誦終卷竊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悱惻纏綿之情出入風雅非賢者不能爲也稿中有送先公北上供職一詩金篋颺言玉堂淸望所以勵之者遠且大是歲爲辛巳秋壽鏞年方六歲

隨侍先公入燕所謂秋滿長天月正明不啻爲我家庭描寫天倫樂事曾日月之幾何丱角童子鬢髮皤皤回首鯉庭空傳詩禮蓋於今五十有三年矣然猶得讀公之遺詩景仰低徊想見先公受公文字之知而公不以尋常人相待者則已久也始公守浙之紹興郡嘗借外兵收復郡城厥功甚偉其後一權寧守善政嘖嘖人口顧爲時所忌輒有所待而不遇然子弟則皆卓犖不凡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今觀於公之後人而益信讀公之詩如貽姜吉莽照磨則硜然自守如淸糶歎僧私歎則盎然愛民設局收養難民則鄭俠之流民圖也鬚眉嘲則衞武之賓筵詩也紹興軍事及諸暨包村死難諸作更可補史乘之闕工部忠愛五柳沖淵兼而有之是烏可不存壽鏞方刊四明叢書公四明良二千石也雖不及侍公杖履而夙昔聞諸先公者既誌於心今又識其子孫潛德幽光敢令長閟爰刊斯稿僭書於耑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平齋詩存跋

平齋先生爲先給諫鄉會同年友會試且同出呂冕士太史門補詠八哀詩所謂風流蘊藉拜吾師者是也引先給諫爲畏友追懷詩亦及之顧壽鏞執年家子禮拜見先生則始丙午歲其時需次胥臺先生補吳郡守一時風義相高以孺子爲可教首郡繁劇勤政愛民公餘縱談則拳拳于息事甯人壽鏞年甫逾壯勇于任事固知爲政不在多言然淸淨甯一之旨未釋然也忽忽二十六年矣世事日非民生日蹙饑饉師旅閭閻蕭然先生旅居歇浦閉戸課孫行年七十七蒿目傷懷寄于諷詠歸震川所謂一念感慨心雄千夫者情景似之然非讀書養氣悲天憫人積于中者深發于外者安能脫口而出如是耶稿藏既久祕不示人壽鏞索之堅始出相示且諄諄囑爲删削壽鏞爰徧讀之大之綱常名教小之國故朝章歷歷而在至于生性善感蓄志棣羣猶餘事也何敢删因

歎詩亡然後春秋作非詩亡也鄉校毁而輿誦不聞輶軒使者諱國惡而失其職鶴鳴沔水規誨之言泯泯矣先生之詩詩史也憂時之中規誨寓焉盎然忠愛接跡少陵流傳又烏可緩付諸剞劂與乙丑歲所梓話夢集及今在刊中之家言並行于世而目本來難自失存眞視此半删詩此二語先生已自道之則尤可概其意矣先生優游泮渙黃農虞夏將復見之更閱十年吟歌所及篇帙益繁賡續而任讐校之役不敢辭也年家子張壽鏞跋于海上約園時民國二十年八月也

平齋先生鄉會中式墨卷跋

此平齋先生鄉會中式之墨卷也試卷向存禮部積久一焚曾郭春榆先生爲小宗伯與先生有舊見此卷取以歸先生藏之於家旋被大水浸淫摧殘大半乃取其稍完全者裱之成册一日出以示鏞得盡讀之墨他筆删猶想見風簷

寸晷隨觸引意旁若無人旭日離波鎔金出冶光芒奪目已復如斯宜乎文章道德超邁等倫矍鑠精神老而彌篤也丙子爲我生之歲先生與先君子爲鄉會同年迢迢五十七歲滄桑世事變幻風雲策對所謂臺灣彭湖南陝爲外藩籬者今既盡撤且漫漫逼於中原矣顏杲卿之守常山張巡之忠義激將士更有幾人哉讀先生禮記文曰人無聖凡而性情則一教無廣狹而愛敬則同此又今日之藥言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跋竟以稿先獻先生掀髯笑曰驗之切近其味倍眞一念夫普被之神正不禁畢然高望已爰書之於册時壬申夏正三月也

平齋臆說跋

壽鏞侍年丈何平齋先生三十年矣曩者既盡讀其詩今更讀先生所著政論益肅然起敬吾鄉黃伯成先生玠當元之世隱居弁山引文中子之言謂志不

願仕惟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壽鏞引伸其意曰君子之志非自成其德棄置天下國家而不顧也遭時危亂雖有泉石林壑風雲月露亦將何心樂之哉先生身雖退隱年已八旬而利濟之懷老而彌篤豈棄置天下國家者乎當其敭歷中外洞察民隱祇在太公告文王者一靜字及夫海上寂居曠觀時局不特朝政得失洞燭細微即瀛海諸邦縱衡捭闔一起一伏歷歷綸於胸中蓋知其病又在一爭字守靜而泯爭道在中而已矣不中則亂中國如此各國何獨不然先生遠矚高瞻發爲政論歐陽子所謂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者非耶先生自謙題曰臆說且曰端木氏億則屢中抒臆以談中與不中非所計也壽鏞以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言之中不中亦視其道之中不中而已昔人談治輒取中制先生更引孔子君子上達一語以進之又曰今日之事古人雖未必盡知而早有以希其幾焉又嘗誦放翁詩曰更事

愈懷憂國切苦心始覺著書難然則先生著是書又豈得已哉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吾於斯亦云甲戌秋日

方貞惠公贊

余甫得息影滬上胡君叔田以書至道其相慶之意且以方貞惠公六百年紀念徵文於余余不文何足闡揚鄉先生之盛德顧讀將心餘詠南史詩曰皇天好殺非無故亂世多才定不祥今日正多才而無才之世也觀於先生不任賢才教化不行之說益喟然有感爰贊曰

嗚呼貞惠鄉之大賢溯厥誕育越六百年道紹伊洛學合人天獻策行在曰在舉賢國家元氣教化宜宣蔑化求治非敢知焉如是陳說洋洋數千來今往古斯理罔愆公之好義飲食忘虔公之畏利如蛇虺然中心無慊父作子傳巍巍正學鐘鼎名鐫胡天好殺九族莫全哲人有後終岡之捐緱城之里世澤孔綿

遷我慈鄞子孫翩翩我痛斯今洪水横潰撥亂反正斯道誰肩遜志茹荼景仰拳拳爰作讚辭聊補史篇

讀陸節母吳太夫人事略書後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孫夏峯釋之以爲不幸而有此歲寒夫歲之有寒常也惟松柏能與寒爭不寒無以見松柏然則松柏之過歲寒者幸也夏峯之說非耶雖然自其所處者觀之未有不引爲不幸者也及事過境遷造物者必脫人於厄而授人以和使之留有餘不盡則遂謂之幸矣此大較也若陸節母吳太夫人者以其所處觀之則誠大不幸者也自古殉節易撫孤難撫孤而孤不壽至撫翁若姑之所愛者夫之姊妹之子爲之嗣此尤難堪者也迨其足以自立又復以其所生無後迫而歸宗則其千回百折傷心之事未有甚於此者也當斯時也門無期功之親序鮮昭穆之當桑榆暮歲宗祧虛懸瓌顧

蕭條病愁交集於是公諸族議擇立遠支以孫禰祖禮順人情節母之心苦矣節母之心慰矣節母既沒奉主入祀節孝祠其嗣孫君明以事略徵詩文圖畫於海內而倩張君恩甫屬壽鏞一言壽鏞嘗念先祖母苦節二十年以撫先君子德澤綿延以及於孫曾其事實藉寸草廬贈言以存今君明無以報嗣祖母而借文字以揚徽美固孝子慈孫之志也而節母傳矣然則節母之所遇若大不幸及今觀之不得不謂之幸也人生夢幻歷劫不磨歲寒松柏幸而不幸不幸而幸可斷言也因有所感遂書於後時民國十八年一月也

中山先生奉安誄詞 集莊子

天之蒼蒼迷陽迷陽孰爲文采孰爲圭璋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時無止分無常證嚮今古是所以語大義之方死生無變於己故能勝物而不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彼民之常性織而衣耕而食安其居樂其俗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逆導大窾批大郤萬物羣生芒乎芴乎而闚其捷大哉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故未終其天年無傷吾行大知覲於遠近至精無形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以其知得其心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嗟乎神人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參萬歲而一成純其死可葬其愛益加進涕泣沾襟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王省三先生誄 幷序

昔歐陽子序江鄰幾文曰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是可嘆也余之於王君省三相交二十有八年一旦哭其死善人君子難得易失交游零落之感豈僅僅如歐陽子之於江鄰幾乎蓋自乙巳春因吾鄉張逖叟美翊而始識君時余年甫三十君長余十八歲逖叟詔余曰

省三外交材也與吾共事久性剛直往往不爲人屈子可與友洎後君官浙鄉之人嘖嘖稱君賢蹇叟又舉以告余曰省三不負所學矣及壬子余官浙訪其政績警政外交諸所表著者有口皆碑乃益信君非尋常人也顧鸞於俗未獲時時晉接卽相見亦不過致其企慕而已矣壬戌余再司浙計君適任外交職時方創辦捲菸稅與君往還密縱談向之交涉諸端如驅逐日僑在城內設肆如收回寶石山及乍浦諸案皆人所難能者卽以徵收捲菸稅論據約力爭至遭同官之忌嘗告余曰若以此去官豈不光榮而終亦就範爲各省創余乃嘆蹇叟之稱之者果不虛也而惜乎蹇叟不及見矣甲子內亹旣啓余與君同去官二人相與徜徉海上花朝月夕把酒談心以爲國事蜩螗人才疲苶內訌未已外侮迭乘與其蹢躅於補牢毋寧綢繆於未雨百年大計莫如教育教育之權操之於人此而不救雖有一二外交能手何裨於國因欷歔久之乙丑余奉

檄任滬海道尹甫二日而五卅案起朝野皇皇余方盡其職責綏靖地方忽先生過余曰子知約翰學生離校之由乎國旗辱矣學生逐矣悲憤悽慘之情狀雖在道路猶爲傷心況兩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吾將以手置之法華鄉地數十畝舍爲校基微子助我總其成不可余聆其言且喜且驚戲謂君曰君儉者也而慷慨如彼何耶君曰往歲所談子豈忘之乎收回教育權固吾志也余遂從君之後經之營之且煦育之以學校爲家庭視青年皆子弟回首光華大學之成忽忽八年餘矣君之言猶在耳也而君遽死然君死而光華大學長存則君爲不死矣尤憶君言惟我與爾責不容貸懇切殷勤君何忍而舍我哉夫繼君之志者豈惟我一人光華同學以及百執事與夫同情於光華者皆有責焉君往矣君之生平余知之稔因溯遇合之非偶縷縷述之且爲誄曰

溯與君之會合兮始乙巳之暮春吾宗老有蹇叟兮謂剛直其可親爰相交以

道義兮德不孤而有鄰瞬二十有八載兮每歡洽於花晨君折衝夫壇坫兮我奔走夫風塵歎蜩螗之國事兮誰嘗膽而臥薪籌百年之大計兮信根本在樹人會奇禍之慘酷兮彼狼跋而膺嗔遂詔告於妻子兮劃良壤之玢璘詠光華之歌什兮來學子之莘莘肇蓽輅與藍縷兮因斬棘而披榛君既見義勇爲兮我何辭其艱辛已荏苒其八歲兮樂菁莪之陶甄胡君舍我西去兮不憖遺於蒼旻合千三百弟子兮空有懷於拊循爰含涕而爲誄兮留芳型於貞珉

虞母樂太夫人誄 并序

虞母樂太夫人既沒三月其子怡祖以行述來徵言余維太夫人所以事親相夫教子者賢矣然人人知之人人能道之也獨其所以持佛者或忽焉余不文願以佛理闡之余與怡祖交五年矣大難當前輒勇往而不避此所謂無畏施也殷殷求學立志堅強此所謂勤勇精進者也皆太夫人教之也蓋太夫人善

根夙種因緣衆相得究竟樂早年長齋禮佛日以六時無斯須閒心好善宏布施故能瑞相表現沒前三日旃檀闔室內外臨終西向凝視若有所覩曰心無掛礙望兒輩自愛言訖而瞑怡祖且告余曰吾母嘗詔諸子謂佛法以降伏其心爲根源此淨心地倘來妄境不能攝護則背覺合塵翻淨爲染矣嗚呼太夫人大智光明畢竟不退豈惟修其行哉將以覺斯世也爰爲誄曰

嗟眞如之泯泯仗護持於佛國維佛法其無邊任因緣而自得縱鼓躍而繁與在心源之不塞恐染淨之恆殊尋貝葉而珠勒况業幻之來摧諸有賴於勝力惟大智之光明獨辨覺而破惑更方便之時存宏布施而順則悟明鏡之無塵乃勉加夫拂拭悲障者之不能效儒者之已克宜皈依於如來矢至理於玄默忽瑞相之來徵成圓滿之功德旃檀繞兮氤氳雲軒逝兮矯翼知涅槃之有終洵眞如之不蝕隨心示於十方此法身乃是色

哀仲弟辭

人生數十寒暑父子夫婦之相聚得半而已惟兄弟爲最久兄先弟死常也弟先兄亡則變矣況以親愛兄弟百倍尋常分任家族之仔肩同負先人之付託悲離相共形影相依一旦生離死別哀痛更復何如嗚呼其天耶其兄命使然耶抑兄不德有以致之耶自曾祖至父三世單丁吾祖母苦節撫育先君子成立蓽輅藍縷肇啟門楣生我兄弟三人弟少兄四年幼時讀書兄魯而弟敏十歲即能文滔滔數百言十五歲與兄同入泮顧性急先君子嘗以沈靜和緩爲訓又責弟喫飯快寫字快讀書快其誤在一快字嗚呼知子莫若父弟之爲人其得也在此其失也亦在此嗚呼兄與弟自庚子遭父喪煢煢在疚先君子清廉無一椽之屋一畝之田喪葬既畢兄弟各謀館穀以養吾母不足則編書以益之如是者三年其後我兄弟爲貧而仕弟先旅鄂又隨岑西林赴粵軍書旁

午在行營斗室中筆不停揮事無鉅細咄嗟立辦西林稱之曰能時年甫二十有四也其後西林去粵以知府回鄂權施南府事施南鄂之邊陲也在萬山之中道路崎嶇先慈在堂捧檄色喜迎養未及一年而先慈以水土不服歸歸而病劇乘官來滬孰知到滬之時即爲先慈大殮之日昔在庚子父喪未奔時則己酉母病未侍弟呼號擗踴之狀至今猶可摹也昔弟告兄曰官施南無他善政惟地產橡樹宜育野蠶爲輯橡蠶芻言分檄各縣家喻戶曉於蠶事稍稍有裨他若平一冤獄懲一土豪略爲稱意夫以弟之才力精神實事求是使時際承平從容講求政治兄知弟之必能勉爲循吏也歲在庚戌陸公鍾琦以蘇藩攝撫任弟掾屬愛弟之篤實嘗爲兄稱揚自入民國伊通齊公耀琳以弟之幹練也始招佐幕繼迭畀以榷務自伊通去蘇最後嚴君家熾任以上海稅所職務厥後軍閥日横汲汲引去顧常隱憂以國家無根本之謀人口日繁生計日

燹中原板蕩我輩何以自存兒輩更何以自活屢與兒言兄則為之解曰處亂世固難然剝極而復或有其時軍閥不倒邪說滋興同歸於盡亦更何愁兒輩之事更可聽之弟有時而悟有時則又戚戚然不可終日去年春忽執兄手曰吾屢有惡夢恐不久於世吾略以家事告兄兄曰老子云惟吾有身故有大患若吾無身又何患焉弟宜養身留得此身以當大患否則身既不存患更何可禦嗚呼于今甫一年耳果如所慮昔之責弟之多愁者豈弟早知有今日耶弟自甲子春與兄回籍展墓中途忽牙關似相錯急還滬醫者曰此類似中風也自此以後氣體遠不如昔時時以疾為憂嗚呼兄以弟年未五十即病亦易復元嗚呼孰知其病根久伏一發而不可復醫耶夏正四月七日兄有秣陵之行與弟相別八日而電信至告弟中風兄急治行裝而耗音遂至竟於四月十五日辰時亡矣嗚呼昔者奔走衣食天各一方死不相見猶可說也今則同居滬

上朝暮聚處偶焉別離竟成永訣此則搔手問天有不可解者矣弟宅心仁厚自奉儉嗇遇友朋有患難戚黨有請求無不力任生性坦易不藏怒宿怨治家嚴肅而兄弟之間怡怡如也自編年譜而日記至亡之前一日始輟可謂有恆今結局如此豈非天乎因揮淚而爲辭以哀之

為陳母壽記衡園

陳君卓甫皖人也旅居金陵久遂築別墅於城中名曰衡園昔者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南岳衡山也卓甫之名園其有巖棲之意乎曰非也卓甫今年甫五十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艾之爲言歷也歷事深則官政習豈其服官之年而遽有遯隱之思乎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意者卓甫志氣所託有不可奪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嵇叔夜所謂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者非耶雖然此猶不足盡卓甫也卓甫有老母今年七十歲矣卓甫盱衡時

局惟知以養親爲務慨然曰天下之勢猶持衡也首重則尾輕今果有持衡之人乎史傳曰百金之子不騎衡吾有老母早作夜思布衣蔬食所以困心衡慮者無所不用其極吾歷膺繁劇吾母嘗就養見行一善政平反一寃獄則喜爲加餐若錄囚徒追逋賦則不懌者累日昔孟康釋衡字義曰舉眉揚目也官曰阿衡亦曰保衡釋之者曰衡平也言依倚取平也吾母舉眉揚目之日少而慮吾之居官或有依倚不能取平者往往皆是此則吾之負罪引慝輒思所以溯厥疵釁者也吾聞其言余知卓甫之意之有在矣余與卓甫交最深今年春有事於金陵得下榻衡園園地不過數畝而芳草佳木鬱鬱葱葱夕陽在山太夫人持杖而出子若孫若曾孫相侍環坐於草茵聽鳥鳴嚶嚶水聲涓涓相和也山居之樂無以過之卓甫好客良日佳辰更復相與宴樂其中莫不有蕭灑絕塵之想余自離衡園而居滬上忽忽兩月溯洄往昔雅俗迴殊乃歎人事之不

偶而斯樂之難常也爰於太夫人之壽而爲衡園之記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蹻值此合縱連衡之時吾願卓甫所以樂其親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爲記

友松亭記

天下第三十六洞曰金華洞元之天元延祐六年州守張壽禱雨北山始析而三日朝眞曰冰壺曰雙龍而雙龍尤奇特癸酉之秋壽鏞與友九人往遊斯洞洞小臥舟入放舟十番咸達引炬燭之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儼然雙龍也幽客騷人記其事詠以詩鄉志載之詳矣獨所謂赤松子修道處者訪其遺址輒不可得或曰洞側之金華觀是也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徐公湖在長山上昔山下居人徐公登山至湖逢二人共博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云於是金華有赤松山赤松會仙閣更以之名巖名澗而赤松子藉

金華益彰昔韓昌黎以衡山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神氣之所感石英鍾乳千尋之名林不能獨當必有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金華多佳山水不減於衡而忠信材德代生其人自有其可傳者在而豈獨赤松子乎雖然物之堅貞者莫如松其四時不改歲寒後凋志節之士往往取之神仙家求長生以松之壽也亦輒自號焉赤松子其一也今壽錋與友九人幸得因其閒暇來登斯山白石青松相與爲友耳聽松風謖謖如奏清簧吳師道詩曰松聲澗響兩娛客終夜琴聲聽不休寄書約我同心子再曳青鞋從此始是知洞天之樂非獨娛於赤松子而從赤松子遊者轉不必僅讓諸留侯凡忠信材德之民皆白鹿之貞松也皆吾同心友也時而遊時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堅貞由吾十人以至百千人相與懍於風霜冰雪貞固而不可動者其在斯乎因而歎夫天下之名山何多神仙之跡歟其亦有託焉而爲之者歟山故有亭名

曰椒在金華觀上邑人既新其館因合輸千金更建斯亭曰友松以備遊者之臨眺而無忽於歲之寒云爾友九人者盧潤泉金巨山金潤泉李調生孫景西吳蘊齋朱博泉項介人劉因生也記之者留侯七十二世孫張壽鏞也

杭州彌陀講寺募建念佛堂緣起

彌陀寺者何以石刊彌陀經而名之者也彌陀經傳於世久矣普勸萬世念佛也而石刻何以始曰鄭重之也鄭重之者衆矣何以獨刻於杭州曰杭州東南之佛國也東南之佛國何以在一區區之棋盤山曰時節因緣也時節者何周五十三日成就此山道場也因緣者何餘千八百言消歸彼佛願海也寫經者誰桐鄉沈翰林善登也主之者誰妙然與玉峯也湖南有大霍山焉西湖之棋盤山即小霍山也佳名相符天人合應因緣又非偶然也崖廣八丈餘一道齊平宛同粉壁經字高出人頂以上際顛又二丈餘上鑿飛簷旁留兩柱金體如

石屋今題曰石經閣則又以地而得此天然因緣也經營土木歷二十一月全經刊成時在光緒辛巳七月也集貲之數何三萬六千數百緡也施之者善男信女隨願而成也初欲求賜名光詩寺請藏經而未果主持者難其選也後羣呼爲彌陀寺遂因而名之名不離宗也緜歷十五年完成勝因始終之者成方也繼之者其徒諦鑑也諦鑑爲第二世嗣是以往付法之人公推者十方也山有朝暮世有盛衰天爲之也由平而陂由剝而復人爲之也況乎善根本種福德佛力原來慈悲前者仆後者興復舊觀者智慧也集衆信力作圓成功佛殿僧寮次第重修者定安也定安入滇承其後者大願也往來而不絕者余游於斯寺也登高而眺望見諸山隱隱三天竺也臨水而觀魚躍於淵儼然昔之花港今之玉泉也於是大願與余言曰斯寺之成儒門耆舊淨宗知識皆來參與有若匠手多善巧不拘拘於尺度而雅合乎規矩以晞東林遺風遠公會下十

八高賢同此深契謂非勝事歟而念佛堂尙付闕如其何以圓成之余曰是不可緩也夫佛不離心心卽是佛到淨土而證唯心曰唯心淨土也見彌陀而了自性曰自性彌陀也然而人知娑婆之樂而不知淨土之樂人知依彌陀往生而樂而不知自心自性之本樂也汶汶勢利之場役役欲惡之境一觀照焉而妙理俱融惟此彌陀平平易易不以不能作之法强之於不能作之人無間聖凡齊心向佛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然則斯堂之建又烏容緩哉所望千百萬心結成同修善根福德隨緣布施成就勝因早日圓成無量莊嚴發歡喜踴躍識其緣起以告諸方發斯願者大願與諸執事也同滿此功德者善男信女也書其緣起者張壽鏞也共和紀元二十有三年七月

族叔張竹坪先生家傳

先生諱存祿字竹坪族叔祖福傳公第二子也福傳公勤儉起家以祖妣若妣

兩世苦節含哀終身思欲顯揚先德課子益嚴見古籍中有欲高門第須爲善
要好兒孫必讀書之句命先君子書之懸於齋尤鍾愛先生有以學貢請者曰
此子可讀書婉辭之先生生有至行秉性孝友爲文一衷於理嘗從學於先君
子一日爲文有曰衆皆醉我獨醒以一士之諤諤掃天下之汶汶先君子爲之
擊賞不置此可見先生之所抱矣入邑庠食廩餼登光緒丁酉鄉榜宣統庚戌
攷職以鹽大使分發福建會鼎革未赴董鄉之事時自治籌備伊始先生任爲
城總董凡地方利病一一攷究次第興除吾鄉弊俗尤在浮厝不葬即城市亦
然不獨有違天道而人事亦乖焉先生爰訂章程限年葬淸蓋周官墓大夫職
也然積重難返有誹而尼之者持之堅不爲動卒底於成其行事之堅卓往往
類此親故有因屈而思訟者必告之曰訟所以求伸也別有求伸之途萬勿訟
故排難解紛之事輒引爲己責其究各平其情而爭息焉吾族故不繁養與教

失其道而生齒日稀先生爲之懼謀於壽鏞使任其財而自任其勞爲之創族學擇良師凡學童之來學者免其費且給之食成立已十年矣譜牒所以聯宗誼也歲久失修先人積稿盈尺一一爲之釐正而賡續之採訪事蹟無鉅細必手錄雖祁寒暑雨弗輟也源流沿革因之悉備凡例尤精審壽鏞佐之歷八年始成更與壽鏞謀兩家合建墓莊於鄞之西山名曰三春別詳壽鏞所撰墓莊記其族之貧者本支之未葬者與夫貧乏之不能自存者量力爲之周濟曰此行吾心之所安也教子女以禮法有拂其意者責之不稍恕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汝輩食舊德可弗懍懍乎儒釋道三教同條共貫其救世也救其心而已先生嘗言儒曰良知釋曰如來道曰元神皆心也心存則眞我見心亡則耳目口體皆爲外物誘讀宋儒書至周子主靜程子主敬歎爲孔孟眞傳五十以後旁及道藏釋典極深研幾且曰三教教人無非欲人之不失其廬山眞面因以

訪廬號其齋著有訪廬文稿二卷如說貢我說孝其尤著者也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人道必本於天道因編玄鑑一書以引起世人學道之心且爲學道者之津逮然其書余猶未見也自以城居喧雜與二三同志往穿山修養且告余曰修養非僅爲己仍爲救人以余幼年從之游壯歲族之事無大小皆咨焉及漸漸老德性問學共相切磋謂可語道勸余同入山余應之而未踐也嗚呼孰知先生竟卒矣時辛未夏正七月初三也年六十有五娶吳氏繼娶江氏子三鄧壽郭壽鄧壽女五先時營生壙於白雲莊今將葬矣生平道義相契因述其言行而爲之傳以記其實

論曰余幼讀論語至孔子許閔子騫之孝曰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夫父母昆弟至私也人無間言遽謂之孝若易易然抑知欺世盜名之士可以外飾功勳要天下人之虛譽而不能絲毫掩蓋於門庭晨夕之

間至於一家稱之一族稱之而其眞乃見矣先生推愛親之念以愛族族無少長老幼羣焉頌之曰厚我厚我豈偶然哉乃若乾父坤母物與民胞三教同流一心爲準殷殷施教皆孝之一念基之也嗚呼後世子孫其毋替焉

陳鈞侯先生家傳

君諱星庚字鈞侯浙江鄞縣人也父諱　富陽縣訓導君隨任時學正爲嘉興宿儒石蓮芳君從之游學孟晉君十七歲入郡庠古學題爲賦不出鄭志賦通場不知出處學使招君指題以詢即答所從出由是獲雋君自丁外艱課徒養母且修疇人術及繪圖之學爲寧紹台道薛公福成所知選入崇實書院益留心時務不屑屑於章句及薛公出任英法義比四國公使調君與張君美翊爲隨員君於是年舉於鄉禮闈報罷始赴歐在歐五年迄甲午始歸適値中日開釁鎭海戒嚴浙江巡撫廖公兆豐聘君佐幕多所贊畫中日旣和教民猖獗外

交蝟集君一一爲之釐剔以積功保舉主事分戶部供職嗣蕭山胡公爾棻辦理山海關鐵路復邀君襄理其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升筦榷司員外郎以毋憂歸起復奉派爲貴州財政副監理官君悉心整理黔雖瘠苦得以裕如會鼎革乃返里吳興胡公以德督稅務君乃入稅務處充任幫辦訂定海常關道里表冊並統計歷年歲入確數歷任督稅務者皆倚重之國民革命軍興統一南北稅務處既裁併君於是歸里以敦宗睦族爲心改建支祠纂修支譜終日營營卒底於成共和紀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四君生平篤志於學淬勵刻苦任京曹時雖來去十里往往徒行持家以儉處己以勤壽鏞相交三十餘年皆親見之憶歲在己亥意大利索我三門灣三門灣者當寧台之交北接石浦南通健跳中有南田島尤廣斥膏腴我浙東形勢要害之所在也時先君子在諫垣將上疏請自闢商埠以抵制之知君熟於輿圖先相諮詢君乃

爲之繪圖貼說先君子大喜於是據以入奏奉旨飭議此皆昔日所不敢告人而爲他人所不及知者也今君歿矣洄溯往事益爲欷歔久之子一積澍浙江省政府祕書

論曰輓近士大夫其於事也好高騖遠而勤且拙者則唾棄之矣一身奢侈是尙以求足其耳目之娛汲汲焉惟恐其或失昧義冒利習焉而不自知其爲風俗人心害者豈淺尠哉觀君之勤且拙而復守以儉終身行之不忘斯亦可以風世矣

楊節母馬太夫人家傳

楊節母馬太夫人既卒越二十日其子學莊倩族弟鄰壽請壽鏞爲題其遺像壽鏞以吾祖母苦節先君嘗繪秋燈課讀圖徧徵海內名人文字蒐爲寸草廬贈言以誌母教學莊之求贊以寄其哀思宜也遂諾之爲之贊曰嗚呼是四知

堂中之賢母而爲絳紗帳前之女宗挺八十二歲之慈竹而標五十年之寒松
秋荻勤歐鄭之畫慈線感孟郊之縫論勞逸於夙昔表懿德之温恭蒼天佑其
苦節洪範卜其吉逢宜乎家有令子孔氏雍容孫曾繞膝竇桂荀龍洵歸眞而
無憾爰援管而書彤鄭壽旣持之以去一日復來吶吶然若不敢出口者旣而
曰楊丈將造廬復有請謂非君無以傳其母也君其勿辭壽鏞不文顧性硜硜
不樂爲諛詞非生平景仰者不輕以文相贈答楊母節母也而其孫習鎭又爲
壽鏞之入室弟子何敢辭按狀母馬氏鄞縣人淸太學生學熉公第三女道光
戊戌進士河南即用知縣廷槐公之孫女也宿嫻禮則年二十五歸同邑楊公
瑞卿越六年子學莊生甫四月瑞卿公捐館節母痛不欲生將以身殉其時邁
姑待養孤孩待哺一髮千鈞絕續之交也親友再三慰喻太夫人幡然曰古語
有之死節易撫孤難邁姑得兄公暨姒婦事之而已足顧藐焉六尺其忍以相

累乎於是含淚治喪葬仰事俯蓄維虔未幾繼姑傅棄養兄公暨姒婦又相繼而歿門衰祚薄死喪頻仍節母孑身肩之嘗謂承先啓後以教爲先於子姪輩延師課讀督責綦嚴其視猶子如同己子撫養婚嫁勞瘁備至推孝友之心而愛及於後昆蓋如此楊氏累世以貨殖起家其事業之盛者尤以城東隅一肆販運絺葛既鉅且久至是業漸弛乃命子姪傾貲挹注曰此汝祖遺之業也未可或墜督率族人躬親其事於是貿易重振而家道亦隆隆起其尤異者家故僻處甬北人烟寥落丁酉春宵小夜分縱火冀延燒其居乘機刦之光燄燭天勢將燎原節母至誠默禱俄而返風滅火室竟無恙論者謂爲神祐孰知其貞節懿行固足以上格穹蒼也性好施與遇孤寡貧乏者輒周恤之無稍吝自奉甚儉布衣蔬食泊如也長齋禮佛以澄神凝志爲務數十年如一日病革之際神志淸明更衣薰沐趺坐西歸時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壽八十有

二節母於淸宣統元年旌表節孝子一學莊淸州同銜孫四習欽習鎔習銜習
鎭習鎔畢業稅務專門學校現供職蕪湖海關習鎭畢業光華大學授理學士
現任廈門大學教員孫五存皐存壽存性存志存慈先時營壙於鄞東周家漕
將擇吉與瑞卿公合葬習鎭爲族叔竹坪先生婿也鄭壽爲竹坪族叔之子又
殷殷請故樂爲之傳以表懿行

論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所謂明德者本天性之固有以求此心之所安無男
女一也當其修德之時知行其是而已而豈期其報乎不期其報而報自至天
理然矣且天之報之者非徒曰席豐履厚子孫衆多而已也將以善與人同施
澤於世教焉而士農工商咸感其化養焉而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綿綿延
延國人頌之曰微節母之賜不及斯嗚呼此則節母之所望於後之人而後之
人宜勉之又勉者也

秦母顏太夫人家傳

余與祖澤交有年矣謹行有範外圓而內方居於市凡以市道交者皆鄙之辛未冬忽見祖澤素衣冠詢之曰吾母亡矣余局蹐不安曰何以未訃也祖澤曰吾母平居儉約戒鋪張遵遺命不敢訃子能爲文傳吾母感不朽余諾之而未及爲者期年顧其請益切意懇至有哀思余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太夫人姓顏氏世居慈谿之南秋田先生之長女也早喪母能善事父在室時戚鄰已稱之既歸慈谿秦先生九齡逮事姑徐太夫人姑病痿痺老益劇太夫人常捶揉終日夜歷數年如一日無怨言慍色尤能先意承志姑遂樂而忘所苦時向戚鄰稱其婦悧悧語不休姑卒銜哀佐理喪葬弔者皆以爲能事死如生春秋修祀飾宗器設裳衣薦拜虔肅如在衆又稱其能事亡如存家故貧九齡先生賈於滬所入薄凡饘粥襦褲蘋蘩束脯之資佐之者太夫人十指也中年生祖澤祖

澤稍長亦學賈於滬而九齡先生遽卒扶櫬歸里甫至家太夫人即促之返曰所以慰汝父者在學業無荒耳戀戀於我將安所用由是祖澤懍母教益奮勉聞於時太夫人顧而樂之然處境雖稍豐其嗇於己者猶昔也獨好施與急人之難皇皇如弗及於是人皆稱爲賢母蓋自早歲持家政無旦夕閒中年失天拮据卒瘏今日祖澤之能自樹立者皆太夫人以養以教成之也年八十五卒時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也子一祖澤孫五人曾孫三人

論曰如太夫人者誠可謂女宗矣然今世孰能知之哉今之爲女子者其在室也龐然不知所謂孝及其有家臨小利害勃谿隨之婦姑偕而恬不爲怪稍足取給傲岸欲滿其志夫若子顧利冒恥以家自累勿恤也鰥寡孤獨窮而無告者則望望焉若相浼其死也飾在輿馬塡委街衢睨其旁者輒指曰某嫗某嫗

而鄰里鄉黨之人無毫髮被其澤焉者皆是也若太夫人者自爲女爲婦爲母推而施於人人蓋得性天之厚者與然孰無此性天而卒願於外何也嗚呼此太夫人之行之可傳也與故次而傳之他淑行雖有足稱皆弗著云

鄞縣陳鈞堂先生墓表

昔歐陽永叔銘諫議大夫楊子正之墓曰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吾於鈞堂先生亦云先生先給諫師也諱康祺姓陳氏浙江鄞縣人曾祖諱寅祖諱詔父諱鑑字鏡山三代封如先生官鏡山先生急公好義敦尚名節以義行旌生丈夫子三長壽祺季清瑞先生其次子也幼有大志敏於學於書無所不讀藏書十餘萬卷大半經丹黃乾嘉鉅儒東南耆碩治樸學諸家書什九汎覽搜殘舉碎時有譔述創舊雨社文會來會者數十人仁和王夔石相國陸春江中丞其尤著者也同治丁卯舉於鄉弟清瑞從弟壽祚族弟守瀾應年同歲得

舉一時稱爲盛事戊辰春闈報罷輸粟爲員外郎待闕刑部旋奉母諱杜門讀禮負笈相從者數百人先給諫與焉百里千里具書幣介而相質正者不絕於道因材設教無不饜飫以去世傳舊雨草堂文稿亦以此時刻行辛未成進士請就本班旋復請改知縣戊寅選授江蘇之昭文縣昭文固大邑先生上官首捐廉建學人文益盛其他崇節孝整義舉懲搶醮濟義井諸善政均詳廣東文告辛巳調任江陰明年春修楊文定公墓擇其子孫之賢者司祭掃黃田閘者民田數萬畝利害所係者也出廉俸倡紳耆爲之修復縣民深德之法人搆釁議防江江陰當其衝規畫布置多出先生密贊故事江蘇督學使者駐江陰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先生舊友以督學至甚相得一日有訟事罪連其僕先生按之不稍假借侍郎意不慊曾忠襄公督兩江聞其事未幾先生罷官去昔慕拱極中丞撫江蘇以廉能有澤於民數吏課陸清獻乃得下考吳民至今有餘憾

焉忠襄名臣侍郎亦以直言懍懍尚節概顧失之於先生良吏不易得爲長吏者綢繆維護之不遑乃出不意摧抑之且往往出於賢者之相阨徒使後之人低徊歎惜不能以已則何爲者也事後忠襄甚悔之布政貴陽譚公尤引以爲疚先生夷然不屑意寄寓蘇州四方賢士大夫及問學請益者座爲之滿張文襄公爲先生座師嘗與人言吾智畧不如陳生爲奏復原官先生謝不復出光緒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卒春秋五十有一先生所爲書有貽燕經廬筆記郎潛記聞大清律例註釋鄉諺證古舊雨草堂詩文集蓬霜輪雪詞先型錄貽令堂家譜虞東文告總曰舊雨草堂叢書紀聞多述朝章國故仿容齋例爲初二三筆續編四筆又有日記數十册體例與紀聞相類均未寫定嘗讀貽令堂家譜有曰字畫之相肖譬如一家祖孫父子性情嗜好隱隱相合綸兒字畫重濁崇兒點畫皆堅硬偏於厚重板鈍余雖不能書亦厚重一派蓋精氣遞嬗身異性

同也其所垂訓多類是綸先名恩綸後改名麟蔚光緒壬午舉人官至山東嘉祥江西彭澤浮粱縣知縣崇名鳳瑲運同銜孫宗勣宗劭宗勛宗勱宗敏先生卒後三十七年丙寅四月初九日始克葬於鄞西朱家莊之原宗勣宗劭等以表墓請謹按事狀並證以舊聞於先給諫者臚舉落落數大端俾碣於阡

舅祖李小漁先生墓誌銘

壽鏞讀徐子青年丈誄先祖母曰任彥昇之云亡時恤厥子魏陽元之尚少屢依外家誄先祖母者衆矣何徐年丈言之深且切也憶壬午冬壽鏞年七歲侍先公居燕一日家書自南至先公放聲大哭壽鏞驚愕退避旣而告壽鏞曰大舅祖逝矣舅祖視吾猶子也吾不得視猶父也言猶在耳忽忽五十有二年矣壽鏞何忍銘舅祖之墓哉雖然及今不銘更無有知舅祖者爰含淚述之舅祖姓李氏諱安泰字小漁鄞邑人也自始祖夷庚公諱瑛由進士任吏部員外郎

直史館宋天禧二年出知明州子孫遂居於鄞十一世祖諱全浩由進士授翰林院侍講十七世祖諱季仲始居三里是爲三里別祖其後支系繁衍由三里遷居鄞城曾祖諱廉毅妣趙氏祖諱正芬妣盧氏皆以積善聞考諱振國妣朱氏生女一子二女即吾祖妣也舅祖少祖妣四歲性豪俠事父母以孝待姊弟以悌當咸豐之初武備已弛而瀕於海盜匪出沒尤夥士競文而薄武外曾祖憂之爰命伯舅祖習武藝外曾祖嘗曰吾好文者而令兒輩習武不特爲國且捍衞閭閻遇有急難輒奔赴不告勞鄉人義之年二十六遭父喪又四年遭母喪舅祖不治生產勤儉度日而喪葬一一如禮歲在乙卯先祖考捐館時外曾祖考妣均在堂舅祖年方二十四先考才十一歲耳舅祖迎先祖妣同居日用飲食均共之愛憐先考爲擇師友其後先考所受業師如毛溪芷琅陳鈞堂康

祺汪譪夫受礽諸先輩文行卓卓皆舅祖友也方先考童子試遇風雪舅祖往往負之出入故先考詔告壽鏞謂舅祖之德我終身不忘焉先祖妣沒於丙寅歲外曾祖妣哭之哀舅祖多方慰之曰吾姊有子毋撫此外孫俾登上進可以慰姊矣蓋是時先考應試輒冠曹猶未入泮耳先考嘗詔壽鏞曰汝祖母沒吾依汝外曾祖妣猶八年者謂此也及先考丙子丁丑春秋聯捷成進士官編修外曾祖妣雖不及見而舅祖躬見之往往喜形於色然卒無所遇而沒光緒十五年覃恩以先考官貤贈爲奉政大夫先考曰此吾所以報吾舅之恩也而惜乎舅祖已先七年逝矣天下惟至情之人視骨月爲一體無分姊妹兄弟使之皆得其養家僅中產而一門雍睦下以啓瓊玉郎上以慰庭闈讀渭陽之詩惻惻千古而天乃使仁義之士不能繁昌厥後僅僅留一弱孫此又何說哉嗟乎天或有所待而報之歟舅祖生道光十二年壬辰二月二十一日卒光緒八年

壬午十一月初九日配周氏生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初三日卒光緒十四年戊子十二月十五日子二朔聘朔勳女一適族叔季祿孫綱允葬於鄞北門外灣頭雷家塔爰爲銘曰

義俠而好施孝弟而仁慈緬盛德之無涯實高風其可追維雷塔之雲奇妥靈魄之在斯願蕭庇其孫稚庶天道之莫疑

舅祖李次漁先生墓誌銘

壽鏞既銘伯舅祖之墓感今循昔觸緒增悲伸其不能已之情而冀大造之福善也又聞諸先考曰仲舅祖之生先我三月有十七日舅甥同歲少年嬉戲互相爭勝汝外曾祖妣往往庇我而抑汝舅祖而舅祖多相讓也於是共飲食者有年吾學成始離居舅祖之沒也歲在甲申去伯舅祖之喪未及兩年時先考亦居燕其悲悼與喪伯舅祖同而惜其年之不永更有痛於伯舅祖者今忽忽五

十年矣而我舅祖獨有其子孫猶可幸也爰更述之舅祖姓李氏諱安春譜諱助錦字次漁外曾祖振國公次子也其先世暨里居已於伯舅祖墓詳誌之舅祖少伯舅祖十三歲少我祖妣十七歲蓋生舅祖之日外曾祖年五十五矣嘗外曾祖歿舅祖方十三歲耳賴外曾祖妣朱太夫人以養以教十有八年先考嘗言外曾祖妣既撫幼子又撫吾吾賴外氏而外氏家況不過勝吾一籌耳舅祖天資明敏處事尤幹練伯舅祖既奉父命學武舅祖亦隨投營然其才往往勝之由外委不數年卽任浙提標左營把總擢千總儘先補用守備時綠營暮氣慚深舅祖條陳擘畫思漸革其弊隨營學習者又往往恃符凌人舅祖多方抑遏使軌於正有笑之者弗顧也會法越將啓釁策畫海防上游方倚其才將大用而舅祖遽卒嗚呼張燕公銘尹助教曰天與之德不永其年天與之才而不大其位斯又何耶舅祖性孝悌事朱太夫人先意承志必得其歡心及任武

秩每以不逮養爲戚事兄尤敬同居三法卿土地弄地本湫隘以稍勝者讓兄居而居其次者終身未嘗分㸑伯舅祖既沒益抑鬱無聊以是致疾病革以遺孤及諸女囑舅祖母虞太夫人曰善撫若輩吾少孤賴吾母以成室家此情此景正復同之蓋是時表叔朝恩年僅十四表姑三尤幼稚家無恆產於是太夫人拮据卒瘏既使其子成立復先後遣女出閣婚嫁頻繁一身任之此又壽鏞所目擊者也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猶得受子祿養購宅廣濟橋以居諸孫繞膝更抱曾孫曰始願不及此也雖然亦苦矣舅祖生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二十九日卒光緒十年甲申閏五月二十日配虞氏生咸豐二年壬子五月初六日卒民國十四年乙丑正月初四日葬於鄞西山茅舍漕抱罨前門山之麓子一朝恩女三長適戴敦墀次適陳詩章三適蔡和霖孫二綱立綱持曾孫二世鏞世鈺爰爲銘曰

懿歟舅祖生九十年與我先考三月而先有德不壽茫茫者天夫人處順子孫其繇魂合安吉永此福田先否後泰謹銘隴阡

張藜齋先生墓表

先生諱雅詩字幼蘭晚號藜齋浙江鄞縣人生有至性善事父母讀書不務章句竺一踐履自少迄老行弗渝曾祖考諱永禮祖考諱恢足考諱儒績官臺灣久署彰化縣卒官君涉江海萬里輿櫬歸彰化君之官海外也先生則奉母孫鄉居母病喘調事惟謹遭母喪祭葬盡禮無以恩彰化君既孤家益微屢試有司弗售載筆游公卿間所至爭羅致客遼東尤久敘績得巡檢晉秩五品非先生志也上世居南鄉之石碶爲石碶張氏石碶有張氏祠遭亂子姓散竄典祀闕而宗支亦寖渙先生于是倡議修宗祀族譜衆謀弗協乃獨爲支譜詳昭穆世次列木主祀焉當洪楊之亂避居東鄉觀音莊設塾授徒雖在顛沛不忘問學

其立教端本養正所成就多循謹士漸蒸爲風氣生平傲岸自異嫉惡而揚善毅然有巽道之心然未竟所施也清光緒三十年年五十五卒配沈宜人儉樸善持家以針黹佐不逮無幾微怨懟前卒先生嘗爲文哀之子二長學津次學濂女二長適史兆榮次適董親焜孫七思來思傳思僚思侯思任思俠思仲孫女七曾孫一忠謀清宣統元年戊申葬縣南小溪梅林塘呂家大園之原越二十二年辛未學津學濂將樹石埏道而表之乞文於余余維先生學行忻君江明爲之傳既詳且切余何贅焉顧讀先生北遊題詠及五十自述詩而益知其爲人當夫萬里關山朋簪唱和何其壯也及歸居望湖樓屋外青山門前流水優游歲月閒散神仙黃卷青燈書香一瓣又何其逸也蓋一身之所歷飽經風霜幸得乘風出雲遊乎坱壒之表靑氈理舊白髮勝人有子象賢不失舊物斯亦足以慰已先生之歿於今二十有七年學津學濂皆有材既承其志爲改建

石碶宗祐祀重修族譜創立行春族塾一一如先生願其孫思傳爲余入室弟子本其所學理財於鄉已有以自立盛德蕭後彰彰如是嗚呼是可則也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同邑張壽鏞表

李君如山五十雙壽序

君吾姊氏壻也初太公梅塘先生與先君子交益篤太公曰吾與君盍申以昏姻乎時吾姊猶年少先君子遽許太公寧獨二老人相好之故亦以君齠歲若已成人早有當先君子意云居浹江日來郡城一葦之杭大姊既入君門越三年君始拜見先君子蓋先吾子官京曹歲戊子假歸嫁姊之時已入都供職比辛卯歲典試湖北乞假省墓歸訪太公於浹江君始得拜見其時長甥祖恩已一歲次甥祖基於先君子與太公縱談時呱呱墜地先君子爲之狂喜嗣是吾昆弟相隨燕京余旋且游宦四方蓋與君由是不常合并者有年鼎革以還君

官閩吾領浙江財政已余調鄂而君亦來此余乃迎君漢上武漢爲國中一都會吾鄉旅人尤多君暇輒就余鄂之官署側小有池亭自黃子壽先生闢乃園與黃鶴樓僅隔一垣余邀友朋飲懽然操土音以私情相笑語君昔善飲雖稍稍不如前然每顛倒淋漓謂從數千里外來與諸君相好寧復有鞅掌風塵之色耶君旋由官產處監督武昌關關居江漢之會通上黨中山三河樊襄之材來關隴北地上郡之貨輸巴蜀滇黔西南夷之饒凡布粟枬梓金錫玉石毛革馬牛羊皆順流而下集中於關隘武昌設關征船鈔而不征貨君持權其間洞悉利弊順應有餘顧猶以爲職太重責太繁恐一不得當或上耗國而下病民乃脫然自謝而去余先於君離鄂後相見於都下蓋吾與君彌年聚散若此豈非天也君有丈夫子五人祖恩游英還官財政部近綰六河溝礦務祖基綰張家口銀行職祖楨習軍學祖燕習醫學祖齡方游學法國子弟各執一藝爲古

人治家之本而君家有焉君由是凡公私之務悉取辦於諸子厭長安風塵之苦遂與吾姊南返徜徉於海上與一二故舊把酒聯歡絕不復問世事其樂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矣昔韓文公送楊少尹序稱古鄉先生之義盛言致仕家居者之樂而以漢二疏爲況其文至今學者喜讀之今君猶未老方在服官政之年而遂放於山顛水厓川自暇逸或者且爲君惜然余謂某樹先人之所稱某水某坵童子時所釣遊斯境固大可戀也君浹江有舊園林憶余少時嘗與君觀池中鴛鴦戲水歷歷猶在目前君若長居鄉里輒願從之游而同享山林之福且與吾姊縱談往事爲笑樂老子經太白酒君家故物也請爲我備之吾將且讀且醉焉因用馮安岳詩酌而祝曰吾羹雖有蔬吾飯困有粟人事少還往山田自尤足雞犬謊日閉籐蘿照門綠物外乃如此熙熙古風俗又用文甫詩酌而祝曰向來富貴等浮雲未謊勳名付兒子二兒駟馬日邊歸捧檄升堂試

舞衣盡椿丹桂初光輝酒半君囅然笑曰昔吳梓湖說漁寄有云漁哉漁哉吾從子乘其學官而退爲漁今其時矣因書以爲君壽時庚申十二月也

族叔竹坪先生六十壽言

昔者諡文元公迴有言古今名賢好讀老莊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壽鏞曰不然老子曰惟吾有身故有大患莊子曰吾身非吾有夫大患在身與身非己有老莊之無爲也無不爲者也老莊之無事也必事事者也知此可語老莊之道知此可語族叔竹坪先生之耽道先生儒者也幼嘗從學於先君子壽鏞亦嘗從先生游先生爲文洋洋灑灑一衷於理書法則學先君子先君子居京之日多鄉之事無鉅細皆賴星洲叔祖任其勞叔祖先生父也以孝事親敬宗睦族而課子尤嚴一日以先生所爲文寄先君子時方攻舉子業題爲我亦欲正人心一節其文曰衆皆醉我獨醒以一士之諤諤掎天下之

汝汝先君子爲之擊賞不置此可見先生之所抱矣先生登丁酉鄉榜叔祖已棄養一試春闈報罷遂家居不出曰祿以養親親不在萬鍾何益也其後攷職以鹽大使分發福建未久鼎革莅鄉之事嗣復一走鄂再走杭小有所試凡以爲貧非其志也其所志者有大焉者矣夫人生於世富貴功名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其接也偶然其去也無復可念獨此天地之所以生我與祖宗之所以厚我者非以自給也舉吾力之所能及推而致之以彌其憾俯仰觀察如我願焉則爲之狂喜不獲我心焉則戚戚焉爲之不樂此則先生之自矢而壽鏞與先生共勉者也今年夏正四月二十九日爲先生六十揆辰鄞壽郭壽鄧壽三弟將於是日稱觴先生拒之夫慶壽非古也先生拒之宜也然先生自有可壽者也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先生纘先人之緒葛藟根本之庇既詠歌於族人而大者如簿正祭器纂修譜牒殫其力將十年抱殘補缺得觀

成焉又念族之人無力營葬爲之族葬於北鄉灣頭如意橋澤及枯骨亦仁者事也族學之設於今八年矣其始也先生成之其繼也先生董理之族之子弟羣沐撫循教誨之恩相與頌德言其仁如此觀其德於彼先生誠可壽矣雖然以先生之志之大而僅僅施之於一族天下事概可知已抑又聞之先生編玄鑑將成書玄鑑道家言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先生感形色之外具求心意之內知無不爲而歸於無爲日事事而視若無事外息諸緣與道相具則其爲無量壽也誰曰不宜壽鏞少先生九年一月既無所用於世而慄慄君子知命之學日惟樂趣是尋雖未能擯落嵩輿然致柔如嬰兒形神俱妙去其汨且惑者願從先生學焉且質諸仲弟壽鏞以爲何如

大姊六旬壽言

幼時趨庭吾父授余孝弟圖說爲講李勣事姊焚鬚一事嘖嘖豔羨以爲老年

姊弟難得之遭他日儻效之誠幸事也曾寒暑之數十易而吾大姊年六十矣
余少大姊僅四歲耳人生相聚惟兄弟姊妹爲最久而亦惟兄弟姊妹爲最樂
顧其間聚散之迹與夫欣戚之會天也非人也然眞情之所貫造物將隱隱助
之不特子孫之蕃衍有加無已而骨肉之團處往往亦如其願而償焉可推而
知也吾兄弟三人姊妹二人妹未嫁而歿吾四人者子又生子女又生子若女
山今日言之已得九十七人而系出於吾大姊者三十有四人何其盛也憶昔
庚寅爲姊于歸如山姊丈之明年余始至淞江覽山水之美覩人物之盛登堂
拜太親翁母則見其魁梧之貌厚重之度握手與雲書諸昆弟言懽則欽其雍
雍之氣穆穆之象怡怡之色吾姊黎明卽起盥漱畢奉羹湯躬至廚下追隨姑
嫜視饍柴米油鹽檢點無失乃退此有足述者也自余年六歲隨父母至燕京
姊最相愛値春日雞方乳母雞咿喔導前羣雛栩栩然隨之余二人握粟以飼

及雛者能卵持卵付廚下以易燒餅麻花餑餑且相戲曰陶朱公事業之始也吾父課余嚴余背誦詩經至我姑酌彼金罍句不能脫口輒呵責吾姊爲解之吾母手縫衣裳吾姊亦持鍼線一鐙相對往往午夜余性鈍無它耆喜紙鳶天晴風暢必引其綫達數里之遙驟聞車聲轆轆吾父歸矣授其綫於吾姊而逝此景此情猶如昨耳迨其後祖恩迎養於燕余亦時至欲尋昔時飼雛放鳶之地渺不可得蓋河山之遷變久矣非惟燕也卽以滬論與吾姊相聚者三焉海口戒嚴爲避地計姊侍翁姑朝夕相隨余就婚歸見其室之所陳繩牀竹几一屋數十人僕嫗爹爹各自保抱子女此一時也余佐榷淞滬奉母來居姊亦以姊丈經商海上復旅於斯板輿由鄂返迎住姊家月夕花朝往來南北此又一時也岵屺既悲花蕚猶耀箎聲忽斷藁砧月寒撫景生情兩相寬慰吾姊自尋樂趣夙具達觀弄孫含飴無改於昔此又一時也邇年以來海角天涯會集一

方五甥崢嶸操業於滬而余往來寧滬間時時相聚作竟日談老年姊弟樂敘

天倫擬諸李勣何多讓焉天之玉汝於成者豈偶然哉今歲夏正六月十一日

爲姊六十生日親朋各以詩文爲壽余不文娓娓談往事且曰我姑酌彼金罍

爲姊頌之麻花燒餅餑餑北味雖不可得然享賓者蔬食菜羹亦猶是意也惜

春日已過滬居甚窄不足導彌甥輩放紙鳶爲戲耳吾姊嫣然笑曰樂哉樂哉

更閱十年弟將何說以進余曰容我於十年中思之必不雷同也爰書以爲序

時辛未季夏初吉也

王卅朱夫人六十壽序

余二十五歲失怙佐簡牘於海上製造局時督其事者爲觀察余公晉珊一時

僚屬中鄉之前輩則有朱公森庭余摳衣晉謁與談拳拳老成典型彌深敬畏

及年四十由浙調任鄂計政鄉之前輩在鄂者以王公海帆齒德最尊其叔子

柏年尤任俠好義每由武昌渡江輒過其居相與論事有決斷引以爲至交今則去此或三十四年或十有九年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王母朱夫人者固森庭先生之女海帆先生之子婦而柏年君之室也生長仕宦之家久居上海繁華之地苟非女箴素習鮮不爲時所染濡者而夫人天性沖和絕世俗之慕豔凡治生織嗇之事既佐厥父母而服其勞鄉里稱爲賢女年二十二于歸柏年君奉侍舅姑如事父母焉王氏家素儉約執遂筐治絺綌子婦率自爲之夫人處之怡如也柏年君性友愛視兄弟之子猶子也以教以養卓然使有以自立夫人佐以幽閒貞靜之德閨門以內無間言妯娌相處有如兄弟凡世俗所云重財輕義者無時不引爲鄙薄而辛勤拮据常能自克于一身此固刑于之風逕厥祥譪而夫人之所養亦可知已不幸柏年君中道分飛次子蘊伯又復先亡紹厥箕裘者惟長子芸卿耳時四女月梅先已寄於門下每與余述

夫人行誼倉卒處變既含淚畢葬祭而整齊其遺業保持其家門一一教督芸卿毋稍怨夫尋常女子履亨處順持之有餘一旦撥危難而手足無措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奄奄矣夫人則異是所謂歲寒惟松柏獨也歟因而歎夫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疏其四時不改者爲能修其令德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雖其時朝暮之景或有不同而務撥雲開淑氣盤礴谿花野鳥娛玩精神以養其天然之歲月則又多也抑聞夫人無所好獨喜論古今忠孝節義事今海內外人士往往擷取於電傳形傳聲可歌可泣引以爲勸懲夫人取其有裨於世者觀畢聚家人縱談其先後歷歷如繪不少差池蓋世事本如電泡人情詐僞隨風雨上下瀟晦靡常雞鳴不已夫人其有心人哉夫人以芸卿裔於漢就養之日爲多然歲亦一之滬之滬必與描荊相會其孫尤頭角崢嶸所謂瑤環瑜珥蘭茁其芽者則尤可以慰也已今年夏正六月日爲

夫人六旬帨且顧謂芸卿曰國難方殷孝在養志毋得徇俗禮芸卿唯唯惟思得爲文者以傳述其母德而請序於余余雖不文雅不願作泛泛之詞爲酧應俗套今於夫人母家既習知其先德而於王氏有累世之雅又飫聞其家風且親見夫人淑行懿範又益之以芸卿惓惓之意何敢辭爰敘其撫今思昔之意郵寄以爲夫人壽且以規芸卿之崇厥明德而光大其門楣渼水湯湯夫人之壽與之俱長矣是爲序

汪母吳太夫人七十晉九壽序

汪母吳太夫人以咸豐五年乙卯歲十月初四日爲帨且共和紀元二十二年歲癸酉於是年七十有九矣其子星源將奉觴稱慶焉先期爲請太夫人拒之堅且教之曰汝能行善事勝祝吾壽多矣於是星源無敢違一日以書告壽鏞以爲飲酒宴會未足爲親懽必得道義契合如壽鏞者爲之文乃足以侑觴壽

鏞逡巡不敢承順自與星源交於今二十有六年而無間於初其與尋常泛泛趨於利者異焉是則烏可無辭吳氏為皖南望族旋遷於蘇遂為蘇人太夫人幼承閨訓四子五經背誦如流年十八嬪於景范先生主持中饋躬操井臼時則嵐坡先生在堂姑任太夫人殉庚申之難太夫人以不及事姑為憾而嵐坡先生博通經史尤嗜金石文字之學同時濰縣陳簠齋吳縣潘文勤吳退樓吳愙齋諸老為金石交每得一器考釋文字異同雖燕趙秦晉睽隔數千里遞而郵筒商榷歲不絕書太夫人摩挲商周彝器一經鑒別立判眞贋景范先生中年多病泌水樂饑而家日落太夫人處之泰然課子尤嚴雖撤釋珥易脩脯不吝也星源以是得從名師游不惟其學惟其行卓然有以立於世者豈偶然哉鏞蔎川曰人世百年之內追念往昔可感者恆多可以慰且喜者蓋少也自星源始仕於蘇壽鏞佐椎松滬是爲會合之初繼入滇幕與星源風雨晨夕鞅掌

簿書相對一鐙其苦猶如昨也世事滄桑歲月易得於浙於鄂而復於蘇壽鏞宦游所之星源相與之偕今星源旅居蘇臺而壽鏞徜徉滬瀆去歲放游天平山維舟木瀆餐鮑肺湯蹤談往事無可於懷而獨羨太夫人強飯猶昔夫錫純嘏星源承其家學揮毫落紙尤善隸書其孫柏年方冠已能書漢魏碑字四世相傳金石文字之學綿綿延延太夫人顧之喜可知也由是言之國事雖蜩螗而一門雍睦太夫人既有其才又有其德故能賢師益友萃踵其門星源居官不同俗吏女之婿皆翩翩顯其才清淑之氣蘊於家庭野鳥谿花四時娛玩且復得賢孫婦羹湯頤養孫將生子所見無不可喜者斯亦可慰矣昔歐陽子序集古錄謂畀君賢士桓碑彝器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太夫人以巾幗而好之子若孫復好而能傳之益於多闇則太夫人之壽將媲於金石矣抑聞太夫人方持佛佛性仁慈普救

衆生星源方汲汲爲其母壽而太夫人欲使汲汲爲善以壽其母者壽世然則所謂好玩焉而老者更在彼而不在此也是爲序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夏正十日

胡母韓太夫人七十晉九壽序

昔與南屏壽郭建林爲覓樂叟而題其居爲覓樂廬且歷述其少壯時即有澹然之志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生產日薄交游憪然相爲歎息而叟雖老貌不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余讀南屏之文深慕叟之爲人欲效法焉且以爲大丈夫之處世固宜爾爾今乃得之於胡母韓太夫人韓爲定海望族太夫人幼稟庭訓嫺禮教長益悅學年二十嬪於胡田孫先生先生篤於學不屑屑事生產賴太夫人內助之賢董理家政雖困晏如也時尊舅殷香贈翁久病太夫人出其環瑱以易甘旨顧不令贈翁知洎病侍益謹氣喘時跪牀下常捶揉終

月夜不辭勞翁臨終猶稱其賢孝不置云生三子曰以愚曰以咎曰以庸以愚字智若以咎字仰曾余於壬子之秋相識於杭州襟上酒痕雍容儒雅至今猶想象得之以庸字梅庵少時崢嶸露頭角余姊既以女妻之因得時時相見今以計學鳴於世矣顧未得與伯子交然伯子學於東瀛仕隱不常而亦能世其家者也以三子之學之能而知其稟於母德者多矣蓋胡氏世耕讀帶經荷鋤門庭之樂愉愉怡怡自殿香貽翁以才雋聞於世投筆從戎旋棄官遁焉遯世散其俸以潤里黨諄諄以屏虛名勵樸學誡其子出孫先生承其教弗失南屏之所謂寬樂者尤其家教所固有者也雖然事際其常患者不能呻吟於無病時處乎變達者不免尤怨之叢生及乎由變而常因懼生喜人情之遷易夫豈不以境哉而太夫人則有進焉者當其風雨淒其糟糠相共廚下之羹湯難繼膝前之兒女尚雛寒夜背鐙深宵慈綫已極人生之難受而既安之若素一旦

白日方中獰飇吹墮諸孤付托責在毋身萬里遊行宜全兒志斯其勢之有所劫又爲情之所莫堪而乃毅之惟勤強顏相忍摒擋資斧呼助親朋負簦笈於扶桑吹壎篪而生色倚閭四載遊子歸來大布十年舊衣似昔相對歡笑渾若平彝不幸仲子賫志以歿年未三十也昔之撫孤者又復撫孫效達觀於莊生望陳情之李密千回百折躬履諸艱能無悶焉此大丈夫之所難者也而太夫人有之則所養可知已今日者鶴髮婆娑精神矍鑠慈惠之德益然如春智若梅庵日親色笑環而相侍娓娓談古今事璐環瑜珥蘭茁其芽諸孫繞膝含飴以戲太夫人扶杖而觀聽焉起居步履如五六十歲時也然則南屏之所以壽郭建林者吾謂巾幗汾陽矣然非寬樂爲懷其能臻此乎繼斯以往雖期頤可操券焉今年夏正六月十七日爲太夫人七十晉九帨旦徵文於余余以太夫人之所蓄者寬而所得者樂也智若梅庵其持以爲太夫人壽是爲序

李調生先生五十壽言

周禮一書寓教養於制用之中爲古今理財第一王臨川創爲新義失其本矣然其序周禮義曰惟道之在政事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而其題度支副使壁記又曰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臨川之言誠是也而所以行之者則非也今去周二千數百年古意之埽蕩盡矣宋之時所謂度支副使者職若與今之財政次長埒然其權猶不逮焉善吾法而擇吏以理天下之財往往難之而壽鏞與李君調生則居其位久矣久則人望之也深而責之也益嚴望之深則實難副責之嚴則謗易集憶昔壽鏞行年五十陳君屺懷貽以言曰天下之最足疑人耳目者莫如理財之官疑者羨之徼而謗之始也誓言瘏痡抱信于心其所自託者非不安且固也大丈夫之行事苟無缺乎天職亦何恤于人

言然而今豈其時哉壽鏞嘗惴惴乎其言於是居之久而求去之堅幸而獲退退而思其過次官之職所以貳長於一部無所不當問長且賢未嘗不樂與共聞問之聞之而終無補於世也日按時趨而入入則司抱牘進曰當署署惟謹掾佐吏舉例摘于紙曰可曰否從而可否之有大事則白於長不敢專曰其職然也客來出酬之會計當矣曰出納各也調劑苦矣曰厚薄判也則難乎其理財之官更難乎其爲理財之官之佐矣此豈時爲之耶亦才限之耳愧怍而已今壽鏞去其職而調生猶爲其難日執掌于簿書期會之間自朝至暮皇皇如也然皆從有司之事也以云善吾法而擇吏理天下之財安可得哉雖然剝無時而不復屈無往而不伸韓退之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吾謂平必自財政始壽鏞老矣忝長調生八歲今年調生方五十曲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釋之者艾之言歷也服之爲言習

也既歷且習其長於官政可知矣且於公餘偶談數輒中人皆就之應答不倦夫以一人進退升沈之細有命存焉而謂貞元起一國家運會之所在不可以預卜乎箕子陳洪範曰食曰貨曰旣富方穀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從民所好皇極之本卽庶徵之應也道在政事不彰彰乎抑吾聞常州爲人才淵藪李氏一門鼎盛尤著自尊翁澤之先生以名孝廉服官湘省廉能稱於世一時兄若弟皆以才顯且有以啓其後鄧氏子弟各執一藝今皆奏其能熙其績無所待而興所謂豪傑之士也則其明德遠矣壽鏞與調生共事久習知其家事且其爲人也和藹可親無疾言遽色處繁劇理井然勞而不言功惟職之勤德配汪夫人伉儷相莊子嗣崢嶸露頭角各自樹立其福未有艾也今雖居其官而未能遂其願異日之建樹必有以體國經野以均邦治合於周禮所云者壽鏞限於才惟有敬之畏之而企望弗及矣旅滬人士將執觴相慶而囑壽鏞爲之

序自愧不文不以頌而以規聊符古人贈言之意云爾

何肖雅先生八十壽言

昔曾南豐曰古之人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隨所施爲無不可者其素所學問然也壽鏞幼讀此言心識之不忘稍長持以自勵且以交天下之士歷時數十年而難乎其選獨有我年丈何肖雅先生庶幾當之無媿今年已八十矣先生幼卽刻苦勵學甫逾冠丙子丁丑連捷成進士與先君子爲鄉會同年會榜又同出呂端士太史之門官銓曹十餘年引先君子爲畏友見諸詠歌壽鏞趨庭之餘飫聞先訓稱道先生敏而好學敦樸任眞耳熟久矣顧以年家子展拜登堂則在先生吳郡綰符之會時壽鏞齒壯少更事喜言改革而先生則以淸靜寧一相勗

及今思之味深長矣當先生守蘇州時創立農學堂欲按程度分淺深課之而苦教者偏於理論因復有實驗場之設嘗引壽鏞往觀百畝農圃環以土坡手植果蔬稻粱一望蒼翠此雖先生之小試而欲使聰明樸茂之質被以教養之漸推所學以爲教則亦可覘其素所蓄焉凡今世方侈言地利實驗之效庸詎知數十年前此蒼然一老固已導其先驅邪嘗謂壽鏞曰自筮外任乃知禁令未可輕設蓋令一出而弊卽隨之又謂民之黠者究少理勝勢絀天下平矣先生由蘇而贛學道愛人惠政益章章在人耳目迨退而遨遊山水一至明聖湖頭相與品茶龍井往事可念而歲月已改矣今與先生倘徉歗詠之濱乃遂舍政而談學先生嘗曰政學一而已矣壽鏞以爲爲政必本於學蓋所謂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是也孔子有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道之達不達有命存焉而志之求不求

則在於我執中而漸求上達抱一而無誤多方倘先生之求其在我者非耶求在我而以勤儉矢厥躬謂堯舜可為而禹豈不可為服食起居自安淡薄求在我而以法先王者法後王謂仁義公恕足以統天下法家拂士足以修內政變齊變魯以至於道更足以運轉世界而悉躋和平是又先生志之所存而皆見諸述作者也蓋先生自幼嗜學耄老不倦而通達新故之理究中外之務抉利弊之原識彌高而懷彌謙往往研辭再三然後立論如平齋臆說客座偶談之作尤典章制度政教得失之所在也南豐所謂四海九州之業萬國之策皆於此寓焉果其出也隨所施為宜無不可者而先生則僅僅筆之於書為可慨也先生始號彝毅更號平齋歛鍔韜暉持衡卒鑑既足見造道之精猛復以餘暇發抒忠愛寄之於詩不作且晚之戚而信太平之可期貞下起元以自寫其靈襟非強示寬樂也抑先生喜讀王仲任論衡今以論衡所云老子二百餘歲邵

公百八十例之則先生年未及半耳書曰天壽平格敢引爲先生壽而壽鏞晚學猶有向道之誠罔賴先生爲之先導則敬攄素所含蓄者就質先生吾知先生其許爲知言乎是爲序

夏同甫先生七十壽言

昔方望溪贈潘幼石序自謂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且引幼石爲道同志相得者蓋自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常弟畜之者也而余由少而壯而漸漸老友朋之間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顧游處最久道同志相得者實罕若相愛如幼石之於望溪相禮如望溪之於幼石者厥惟夏同甫先生今先生年七十矣烏能無言以爲壽哉憶己丑冬余年十四從傅肖岑師讀忽報客至使者挾硃卷一束手一帖余趨而過諸庭是爲相識之始蓋賦鹿鳴而來也越五年甲午春余隨侍在燕居隔一垣一日聞牆外歡笑聲報捷者高呼

聲於是先生宴瓊林矣先生以先君子爲館前輩事無鉅細悉諮焉余爲童子能習掌故璅璅者輒奉命代答由是先生遂以弟畜余是冬余應童子試南返先君子留燕以賦題寄課余與仲弟字迹相類賦成並寄燕先生方與先君子日相見拙一卷改之曰詠霓今日師我矣然改者仲弟卷也余益以此傚先生又越三年丁酉余方與介弟祥甫應秋試而先生督學甘肅咸相慶先生在隴四年而余於庚子春遭先君子之喪壬寅秋服闋鄉試又讓祥甫先著祖鞭明年祥甫連捷成進士而余於是秋膺鄉薦後始與先生重晤於里宅欷歔往事寂寞楹書已不勝今昔之感矣然道義之交介在師友之間者自是更勝於往日乙未余于役漕運與先生會於燕京先生方居文學侍從之職所撰誥敕講義史傳一歸雅正余深欽慕時執掌簿書友朋文字之樂猶無因而預焉庚戌先生出任二千石於吉安旋以母憂去職辛亥余與先生同應西林岑公之招

武漢輪渡中流浪作舵幾摧余立船頭先生居艙中兀然靜坐且語同舟曰岸在咫尺無怖也比達岸告余曰余所以如此處舟中人皇皇耳此蓋吾鄉豐清敏公所謂巨浸連天波濤其常之意態也然則先生之所養可知已余嘗以為朱子取水幾於道稱清敏謂有本者如是固也然連天巨浸時時有檣傾楫摧之虞抑當海闊天空之際俯仰身世豈若鴻雁去來不足為江湖多少者乎敢持此說以證吾兩人之生平蓋自辛亥以迄於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其間余之浙之鄂而先生均與之偕余之燕而先生適有事於燕余再之浙而先生復有事於浙余之蘇旋貳度支則與先生常聚晤於海上風會之所趨月異而歲不同時之所與與時之所不與者顧有不可強而硜硜以道義相守者固無間其初也比壬申冬余決然謝官家居然後友朋文字之樂不奪於案牘風塵之中而禮交於先生者至此彌篤蓋幸值吾輩閑放之會也然迴溯夙昔益感慨係

之夫一世盡心文字者學者所有事乃歐陽子以爲可悲余嘗反其說以爲可樂至一世盡心焉而其樂彌甚余與先生徜徉歇浦之濱搜羅鄉邦文獻退居一室以作魚蠹生涯翻然於少時之所學黃茅白葦無當於心即壯歲之所經好鳥浮雲更不足顧而惟此守先待後以文字任後生之責即以盡友朋之樂而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余固引以自勉而先生之所以自壽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爰書以爲先生壽

光華五週紀念書序

共和紀元十有九年六月三日爲我光華大學五稘紀念校之師若弟陳其大要爲論纂詔告四方是日也樹國旗之桓表奠六三紀念之礎銘六三堂之扁壁更建碑於校之北方額曰王省三先生暨王費佩翠夫人昭德之碑巍然煥然觀厥成矣迴溯五年以前六三而後賃屋於霞飛路杜美路以爲大學豐林

橋以爲中學蓽輅藍縷從吾游者疲於奔走懍懍焉懼風雨之飄搖越一年而大學新校以成始移居焉更越一年併中學於大學而中學宿舍猶未也藉講堂爲居宿又建茅屋十餘間以爲講堂寒天暑地絃誦其中師若弟宴如也其後中學宿舍落成而茅屋始撤益拓地十餘畝留爲圖書體育藏游之地乃與二三子徘徊於樹林陰翳之間歌菁莪一什蓋爲時至五年之久擲金逹數十萬之鉅僅乃舉之方其經營之時狂奔疾走呼號相及借甲撥乙補屋牽蘿託鉢題緣自忘愚癡熱誠者一呼便應冷嘲者譏爲多事於是財無分於公私事兼理於鉅細訪求師範登門鞠躬攷訂章程專家是賴以知行合一相激勵昭然相示以肝膽締造之艱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也及其堂構既成居息得所則窗淨几左圖右書萃佳子弟與良師友濟濟一堂油然喜樂有不復記憶昔之所遭者矣人生於世惟志是視志之所在雖千回百折而必有以達其的志稍

懈焉縱其基礎已立而無以善其後則顛仆隨之矣豈不大可懼哉壽鏞因是而思夫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而精神之貫澈易而實難壽鏞忝長斯校壽鏞之責也若夫植基於大本大原臻斯校於盡善盡美永久而不敝使國人皆曰深沈純摯之愛國觀念由光華啟之以無負約翰離校師生之義勇以無負王先生興學之德志且無負今茲之紀念則凡教於光華學於光華與夫海內志士之贊助光華而使收回教育權之光華發榮滋長則皆與有責焉遂書以爲序

光華九週年刊序

客有進而謂余曰子於光華誕生之九年取禮大成之說曰未敢取書三考之言曰多憾取易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更以用九用六變而吉期其品物流行光大子於光華可謂謙且勞憂之深而思之遠矣吾更爲子進一說光華者

九歲之張童子也子則韓昌黎也其何以進童子於道余聞其言默然久之旣
而曰子之言誠是也然以余望昌黎子過矣昌黎自言狂直人也言雖可罪心
亦無他今且以昌黎之言爲子言之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櫨欂侏儒椳闑居
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
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士之處此世而望道德之行難已頭童齒豁跋前躓後此
昌黎之所以自嗟也子以余爲昌黎子其嘲我哉客曰非此之謂也歲之屬之
吏部者不及二百人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張童子生九年自
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昌黎偉之使
進於道子亦進其道可矣何子聽之誤也余應之曰童子自京師道陝南至虢
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
作歌詩以嘉之今聞人未過五都之伯長羣吏無餽賂之及歌詩不聞徒責童

子神氣之靈爲童子者弱於才而厭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隙乃其分也昌黎縱進之道其得益也亦淺矣客笑曰童子非欲速者也少之時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責於童子所能而已也天下之愛童子者衆矣豈獨昌黎乎哉然必得昌黎而童子始榮子何多讓余曰子其愛童子哉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勤乎其未學固在童子之自爲而凡天下之愛此童子者相與進之於道焉余氏張宜以張童子視余而毋望余以韓昌黎也則幸矣雖然童子今未及爲成人童子將不得爲大成乎哉客曰唯唯因書而弁諸年刊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光華十週年刊序

客有造吾廬者曰去歲光華成立之九年子以張童子九歲喻之自引爲童子而不欲以頭童齒豁之昌黎自居今十歲矣子又何說余應之曰小兒騎竹作

驊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此南徐刁麟游詩也十歲裁詩走馬成此李義山贈韓冬郎詩也十年佩觿嬌稚子八行飛札老成人此元長慶贈嚴童子詩也余將持此贈光華何如客曰小兒騎竹作驊騮十歲裁詩走馬成子望之於光華者是也十年渾付水東流則非矣十年佩觿嬌稚子則又將何以壎此稚子哉且子向者既自承爲張童子今則曰我已童心無一在以此爲贈將笑子之矛盾矣相隔一年子居然欲以昌黎自命耶余曰唯唯否否昔管仲有言吾畏事不爲事畏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余雖吃而不敢自謂已老嘗誦白樂天詩曰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光華之學子冠者童子咸集浴沂風雩自有詠春之樂余日坐春風中倘所謂遊春猶自有心情者非耶以六十翁與十歲童子相周旋其喜洋洋正不必以國子先生自居也往讀宋書蔡軌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如十歲小兒

然則十歲兒不大可貴乎客曰子既貴此十歲兒矣昔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有此十歲兒將何以撫之二十以至三十四十五十而達於子之年子其告我曰此非余所知也范純祐方十歲爲文章藉藉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爲師純祐尙未冠輒曰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爲諸郡倡蘇學之建仲淹也爲師者安定也而盡行其規者純祐也光華之類於純祐者多矣非一仲淹一安定之責也客曰余既聞命矣子其別成一詩以賀爰取邱文莊十歲謁陳州太守詩曰弱柳絲絲搓綠線春雲片片揭新緜余禐綫才疏而望諸子之共織雲裳也則已久矣因書以爲序

職業教育與反職業教育理論之批評

處今日中國之環境民窮財盡禍之由來久矣孔子曰富之教之言先富而後教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言恆心之有特於恆產也且衣食足而後義理興自古言之今何時耶職業教育提倡之不暇而暇爲反對論乎無論持論如何優勝余則斷斷乎其不許也雖然教育兩字包涵旣廣與其謂反對職業教育論無寧爲認識職業教育論蓋旣認識職業教育不問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皆有其自然之天職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蓋當其念之所發初無求功利之心而功利自隨之此可得之於聖賢而未可得之於凡民也天下多凡民教育求普及卑之無高論可也往歲余與陳孟釗談教育卽爭辯富教先後余以爲非教不能富孟釗以爲非富不能教今持反職業教育論者意若與余相似然余之非教不能富之說蓋感於社會一無教育爲種種致貧弱之由非反孔子之說也今之

反職業教育論者無非本董子之所言無沾沾於功利其意固未可厚非故余欲以認識教育論進之願邦人君子教我

通飭各縣遵限條陳整頓財政意見文 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以下錄理財廳稿

爲飭知事照得理財以務本爲要端稅法以公平爲原則治絲而棼之不足與語財政也竭澤而漁焉非所以養稅源也鄂省攬江漢之上游當中原之衝要稽之於古夙號庶阜改革以還稍稍陵替然整理苟得其道歲入當復有餘本廳長蒞任伊始綜核全省財政考其出納課其盈虛僅藉紙幣爲轉移尙難收支之適合至於課稅之種類凡可以增益收入者已無微不至起視閭民咨嗟太息若不勝擔負之重而財力凋敝常患不足者豈物力止此歟抑籌劃尙有未盡歟夫一國之財自足供一國之用就鄂省之生產而言若茶若棉若漆若絲若麻若布皆犖犖大者而森林礦產之蘊蓄而未盡發者又所在皆是苟得

賢有司多方提倡加意護植為地方闢一生計即為國家增一稅源究竟荒蕪何以開治工廠何以振興鑛產何以開採商業何以提倡導其所未至而鼓其所已至官能盡一分之心民必受一分之利民既受利分其所利以給國家要需所謂百姓足孰與不足此為理財根本之計劃所宜注意者一也田賦為國家惟正之供民豈無良何至有心逋賦所以積欠纍纍者多由催科之不力撫字與催科並重催科不力不特有負國家之付託及其歸宿滯納處罰亦以增吾民之負擔本廳長考核鄂省田賦積弊固在於魚鱗歸戶各冊多所散佚亦由於改革以後征收官吏對於財政漫不經意既不沿流溯源考求習慣遂致日積月累竟成鉅虧欲求補救之方固以清丈為本然斯事體大尚待通籌治標之計惟在清擠前廳長頒發清查田賦章程亟宜實力奉行再限六個月竣事一面將欠完各戶趕緊設法嚴催以顧考成本年上忙為始宜召集徵收員

役悉心考求必使造一串得收一串之糧有一額必復一額之舊至於丁漕折正既定劃一之價民間完糧宜循頒布之則徧發布告縣之通衢僻壤窮鄉不宜遺漏其有經征員役稍涉浮收即行從重治罪以昭大信此宜注意者二也就地籌款本為不得已之策然籌一款必得一款之實際方無愧對吾民究竟各縣自籌之款共有幾種作何用途其核准有案者幾起其尚未詳報者何種應即分門別類臚舉沿革以待本廳長考核其迹近苛碎為數無幾者並當另行籌款抵補立為罷除地方土豪劣紳有藉公益之名為歛錢之實者尤當隨時舉發懲一儆百不至使吾民以有限之脂膏供例外之朘削此宜注意者三也推行新稅本較整理舊稅為難然一稅則之頒布必使人民曉然於納稅之方法然後進行乃能不擾印花驗契兩項中央最為注重良以取之甚微積之成鉅且與人民權利之保障關係極重各縣辦理情形如何經本廳長飭查在

案未貼印花之各戶亟應分別檢查執行罰則未經投驗之各契亟應會同地方士紳再爲切實勸告歸數投驗一面趕辦推收凡已驗之契各按糧册核對過戶國家辦理驗契本爲鞏固人民產權若驗契而不過戶是不特重增吾民之累且於徵收前途障礙實多至於推收費用如何明定所收手數料如不敷用如何另籌准由縣詳議辦法候本廳長核定施行此宜注意者四也以上四端舉其大畧實息息與國計民生相關各該知事身任地方關心民瘼其各就所履所見詳細考察昔胡文忠撫鄂寓察吏於理財之中本廳長德薄能尠何敢妄希先哲惟區區理財政見願與各僚友共商榷之仍將一切情形並按照指飭應興應革限文到十日內條舉以聞毋稍泛隱將以覘各知事之才並心地焉此飭

飭各縣嚴禁浮收布告各區並隨時查察徵收員役有無情弊文 五年三月十三日

爲通飭事照得納稅本人民之義務浮收爲刑法所必懲故凡有取於民者無論數之多寡其征收之款目計算之方法均應明白揭布一以示國家之大信一以防胥吏之取盈迭經本廳嚴飭遵照在案乃各縣對於征收事宜條告視爲具文原委不求徧喻一紙文書虛應故事員役四出遞附催輸人民觀聽未周書役因緣爲利夫有額之負擔重而非苛例外之浮收少亦非法亟應重申明禁廣爲曉諭卽由各縣將關係征收賦稅正附各項及加收罰金之有一定數目一定限期一一照案摘印布告分發各區鄉董普爲張貼俾衆週知而祛積弊並隨時查察征收員役敢有骫法作僞浮取病民者嚴法懲治具舉以聞毋稍徇護致干糾議其非正當征收機關如有經征公益等捐者應一律由縣收回自辦以示統一値此物力艱難民生凋敝之時國用匱乏之取給於民誠非得已正供之外斷不容稍有多取爲民間惜無名之費卽爲國家留有用之財

國家稅法頒行人民每多未喻未信則以爲厲己是亦有司奉行不善之過也本廳長責任督征痛懲積弊用攄所見告我同僚所賴賢有司關心民瘼相示以誠使人民知有一定之範圍於征務必多裨益除分飭外合亟飭仰該知事遵照並將辦理情形及摘印布告照錄限五日內具報毋延特飭

通飭各縣示禁以後紳民不准率意稟請抽收各捐文 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爲通飭事案據棗陽人民王壽民邱屛周朱漢卿王晏如應山梅樹森隨縣張筱屛等聯名稟請抽收三縣布棉牛皮出口捐本廳長以該民等所請未便照准除批據稟以國體仍復共和內憂外侮紛至沓來皆於財政之奇窮國民應亟分擔義務以救危亡擬請抽收棗陽隨縣應山三縣布棉牛皮三項出口稅先由本地紳商選董墊款開辦等情此種言動無非欲假公濟私從中漁利遂致利令智昏置民生休戚於不顧其心術實不可問昔胡文忠謂嘗反復於古

今治亂興亡之故與夫財政之盈絀不在兵荒而在人心奉公則日見有餘奉
私則日見不足是所慮者尤在人之自私自利來稟所言病正坐此至於國民
納稅原屬義務但義者誼也爲其事之宜非所宜卽非所務若如來稟所言於
過境銷場一道幷征之外又復重複增此出口稅名目試問於義何取本廳長
理財政策向取綜覈主義凡爲稅法所規定不恤積極進行以顧國家之急稅
法以外絲毫不敢妄取以培閭閻之元氣平昔諄誡征收官吏則尤以安分商
民不可使受痛苦刁滑商民不可使逞奸謠殷殷爲言其有以公益之名爲歛
錢之實者皆爲敗類深惡痛絕並於苛細雜捐隨時停罷卽如到任之初以保
康竹谿竹山秭歸五峯與山巴東長陽來鳳咸豐宣恩建始鶴峯等十三縣政
費不敷就地籌款跡涉苛細飭由本廳籌費補助不准自籌於五峯知事之詳
請免除門牌額夫捐幷經先後批獎惟各知事多不能體此意時有抽收各

項捐稅之請求如宜城之請復炭捐鄂城之請辦杉木捐孝感之請於屠宰稅附捐項下另用附票抽取票費江陵之請辦龍鳳土劵捐沔陽之請辦中人捐黃安之請辦榨房捐房縣之請辦窰捐均經批駁不准並通飭各縣關於苛細雜捐如有擅自抽收者定將該知事詳請撤任此外各縣地方自籌之款亦經飭由各知事詳報到廳現時正在釐剔以備分別能除是本廳長對於原有之捐尚思有所輕減對於各知事之有所請求亦尚不肯照准其於該民等之請收前項出口稅又何待言況上年房縣教育公所董事陳榮藻請於南鄉陽日灣出入貨抽收公益捐漢口公民劉仁泰請收船契稅舒耀武等請辦武漢三鎮糞船捐湖北官立法政畢業生余樹生請認辦魚捐本年如祁樹勳之請辦蛋捐亦均嚴加批斥他如潛江保衛團商務公所教育公所之以屠宰稅推行以後耕牛被盜日多請辦保牛稅以抵補屠稅本廳長猶以耕牛本在禁宰之

例不能因一經收稅遂謂可以公然宰殺立飭各縣嚴禁並另訂取締屠宰牛

稅補則飭各縣僅可存其稅目而於保牛稅仍加批駁漢口九九商捐本爲從

前所有迭經劉錫爵龔漢裔曹德樹朱官英等請准照收現仍批示未准以彼

例此又何以異該民等既隱然自命爲留心時事何於前事一未聞知本廳長

辦事惟求實在雅不願自詡寬大見好於民待人尤以忠厚爲旨是以前者迥

有此種情事除隨事分別批示外亦不格外苛求今該民等乃言之津津以爲

行之有利無弊一若不得許可不止則將來之再四煩瀆他人效尤而至者勢

必有加無已故發憤一道之記有之惟善人爲能受人盡言該民等如能聞言

知悔尚不失爲善人至於平日是否安分爲善應由各該管縣知事嚴行查究

並將此批由廳刷印通飭各縣出示曉喻方今時局艱危寧使減少地方事業

不欲多加人民負擔嗣後地方士紳不准率意稟請抽取各項雜捐一面由縣

函知商會教育公所各團知照此批原稟姑存等語批發外合亟通飭各縣出示曉諭以後地方士紳不准率意稟請抽收各項雜捐飭到該縣即便遵照辦理切切此飭

呈財政部爲遵令填送各項稅捐表幷陳明辦理情形文 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呈爲遵令填送鄂省各項稅捐表幷陳明辦理情形仰祈鑒核事本年九月十九日奉鈞部訓令開查各省苛細稅捐前奉令通行各省分別呈請停緩各在案現在本部對於各省所有稅捐亟應從速調查以資整頓茲特擬訂調查稅捐表式一紙發交該省財政廳查照限於奉到表式後十日以內將各項稅捐按照表式分別填列報部查核仰卽遵照此令等因奉此竊維理財之道宜規遠大病民之政莫如誅求現在苛細稅捐停緩寬免迭奉明令培護國本蘇息民生大計昭然莫名欽服鄂省自經改革元氣已傷庶政待興籌款尤亟舉一

事即增一捐捐不能廢增事有時而終廢遂至公私俱竭財力交瘁壽鏞上年七月受任適承凋殘苶敝之餘鑒於征歛煩苛之失但知綜覈以濟用不敢搜括以爲能從前保康竹谿竹山秭歸五峯興山巴東長陽來鳳咸豐宣恩建思鶴峯等十三縣係屬特別瘠缺政費不敷就地籌款跡涉苛細無可諱言壽鏞到任之始即予豁除前制改由省庫撥補平時誥誡徵收官吏理財制用務持大體宜節物力勿竭稅源各縣狃於積習或仍有抽收各項稅捐之請如宜城之請復炭捐鄂城之請辦杉木捐江陵之請辦龍鳳土券捐沔陽之請辦中人捐黃安之請辦榨捐房縣之請辦窰捐興山之請辦騾馬榨坊捐鍾祥之請加契紙附捐孝感之請於屠宰稅附捐項下另用附票抽取票費均經批駁不准又如各縣紳民之請收出入貨公益捐糞船捐魚捐蛋捐以及船契稅布棉牛皮出口稅亦均嚴加批斥良以地方事業固未便因噎廢食而民生疾苦更何

忍隨事加捐果能量財力之盈虛圖事業之分配權衡緩急挹注通籌則事易集而民無擾否則歛財無藝民怨沸騰貪墨之吏且將額外取盈因緣以為利流弊何可勝言至地方不肖士紳假公益之名為歛錢之實多方嘗試偶有不慎即墮其術中壽鏞一年以來兢兢自持深閉固拒除隨時隨事分別駁斥外嚴飭各縣非經奉准不得擅自收捐幷令出示曉諭不准地方士紳率意稟請抽收雜項捐稅誠有見於民力果充國用自足根本至計力絀願宏此固一得之愚所亟思自効者也惟查現行稅目內有串票捐稅票捐兩款係四年一月經前彰武上將軍會同前湖北巡按使於籌濟中央增加各款案內會呈聲明由胡前廳長文藻任內擬定辦法詳奉咨准按其性質皆屬於手數料但串票捐不論票面銀額米額之多寡每張概徵錢七十文稅票捐又照票面稅額分級累進一則負擔不均而失之苛一則名實未符而近於細壽鏞受事之初即

擬詳請減免徒以兩款預算列有四十萬元數目過鉅抵補無方遷延以至今日此心耿耿引以爲憾應如何辦理之處應請鈞部核奪示遵奉令前因除遵式塡表賫陳外所有壽鏞任內對於苛細稅捐辦理情形理合具文呈請鈞部鑒核謹呈

詳爲攷察各屬土宜臚陳振興實業辦法請賜檄道行縣次第籌辦以盡

地利而裕稅源文

詳爲攷察各屬土宜臚陳振興實業辦法請賜檄道行縣次第籌辦以盡地利而裕稅源事竊惟湖北居全國之中道路四達江漢之水過而不留地薄土疏宣洩易盡故其民競錙銖而鮮蓄積習呰窳而憚精研地方有司見民情之易與則苟且以取盈察民氣之易憯則敷衍以謝過至於利源涇塞財政紊亂曾無深謀至計倡議挽回自前清末造以迄今茲財用困難常視各省爲獨甚者

此也廳長受事以來日夕兢兢常以民間擔負日加而公中取給愈絀爲慮遂檄行各縣詢以財政興革事宜令各就所履所見切實具陳先後接到覆文其留心利弊條對詳明者固不乏人其平日漫不經心臨事空言塞責者則十居其六七夫財非地不生地非人不治知事爲親民之官果使周歷境內辨其土宜察其物產考其人工悉心規畫因勢利導雖偏州小邑必有大利可興若因吏治之不修以致民生之日蹙而國計亦且因之益絀理財行政將焉用此廳長德薄能尠誠不足與言根本大計然職任所在亦不敢不竭其庸愚稍圖補救茲就各知事條陳各節約分爲開墾種植製造開採四項擬就切實辦法爲鈞使縷晰陳之按周書以農工商虞四者爲民所衣食之原太史公言原大則饒原小則鮮此言欲有羸得過當之利尤必有用奇制勝之方也湖北各縣就前清府境言之襄鄖宜施山多田少是宜注重種植虞人所有事也荆州多水

安陸德安多平原漢陽多平原亦多水是宜注重農桑農人所有事也武昌黃州山水各半是宜農桑種植並重農虞所同有事也武漢襄樊荊沙老河口黃石港武穴水陸交通市廛壯麗商賈輻輳瓌貨山積是宜集公司設工廠有製造之富有交易之利此工商所集重而扼要者也自前淸創辦實業所有農林工商事業多經次第舉辦而成效未彰失敗相繼固由措置未得其宜亦以創辦者習焉不察或則所用非人或則自營私利既無眞意貫注故但從皮面枝節著手而成爲不完全不經濟之實業所以難也竊以爲官辦實業非有商辦之精神不能節糜費而杜欺蒙商辦實業非有官辦之能力不能植根基而求發達今試以開墾言之若農會若農林試驗場若蠶桑試驗場實爲開墾前提然使虛設機關會無進行推廣之方轉以會所爲排場藉園林爲點綴官荒既不敢過問民荒亦無意調查積習相沿糜財曠日效於何有查黃陂縣詳請查

出官荒勿遽變賣租給民間開墾種植年納租金黃梅縣詳請將前停頒馬廠責成士人領種黃岡縣詳請荒地應歸公有者分別招墾現已清出麻城接壤地段擬會同籌辦等語從前綠營馬廠佔地頗多此外荒絕各產以及公產公地各縣亦間有之官府既不過問民間尤視爲禁地閒田曠脫廢棄可惜擬請飭令黃梅縣照詳辦理並通飭各縣查照以上三縣辦法上緊清查原案詳辦此開墾官荒計畫也光化縣詳稱凡有荒場能開墾者派民墾熟播種不能開墾者概行種樹造林并將改良播種選子傳種新法編成白話告示曉諭各鄉均縣詳陳開墾荒山三種辦法一地主殷富者勸導開闢二有地無力開闢者發款墾種俟有生息年納息金帶還本金本金還清樹歸地主三地多無力全種公家酌助資本納息還本照第二項等語擬請將該二縣辦法通飭各縣並將一地毗連數村分屬數姓者飭令劃分段落明定成份訂立合同公同辦理

由官監察保護不使或有朋爭妒害等弊其須官爲資助者亦卽照案籌給此開墾民荒計畫也次言種植場圃試驗止具雛形播種改良有同剿說若不廣引發達之機則考驗既無實徵何以杜社會之爭競不預籌滋生之利則資本擲於虛牝何以償勞動之營求查湖北物產以棉茶爲大宗然其出品利息遠遜英美近且不及江浙蓋選種不良種法粗具收穫既無檢擇售出又加攙雜原質已劣本性復戕以此爭衡焉能制勝據民國二年工商部調查湖北產棉者四十餘縣每年出棉六十餘萬石土花居大多數通州種美種與本來土質不宜不及土棉之旺而土花尤以漢陽孝感黃陂雲夢等縣爲最大以此數縣棉種與美州及南通較固有優劣以此數縣之此鄉與彼鄉較又以一鄉之此戶與彼戶較則亦不無差異大約選種精肥料足人工勤者率居優勝反是者以此遞降又棉花秋莊向集於孝感一帶去歲忽趨重於應山之廣水其原因

則以孝感包棉發水攙沙廣水商人無之買客不惜放價以求牙行益懸嚴格以應四出採辦遂成大莊此其得失固爲顯著至於茶業利弊莫不類是故改良種植首重選購佳種講求種法以與英日出產爭次即提倡純潔禁絕攙雜以與英日銷路爭查襄陽縣詳擬改良棉業擇縣中多田地裕資財之家按照新法種棉幷飭宣講員將種棉等法講演務取推行通山縣詳稱茶業衰敗業經妥訂專條並將前巡按使頒發製茶方法抄錄多份交紳商勸令民人如法製造嘉魚黃梅黃陂建始等縣並稱近亦提倡種茶等情擬請通飭各縣考查土宜分別推廣延用縣中農林蠶桑專科畢業學生數人分任宣講先由省城購買美洲棉種發往各縣並將近出改良棉茶業各書刊印分給責令宣講員分投宣講反覆譬諭務使明白易曉盡人可爲並提倡泰西各國共同組織之法俾器用肥料彼此相資選種出貨彼此一致既省經費亦合銷路此本民間

自然之利但有良法可以取贏此後出奇制勝方將不令而從又誰肯復作奸僞以犯嚴令而喪重資耶此外如桑麻桐漆出產亦居大多數至於羅田之茯苓蘄水安樂之藍靛均縣黃岡之煙葉均房竹山竹溪之木耳出產亦富獲利極饒蘄水蘄春之蔗藕公安之蓮陽新之番薯皆稱獨著其餘食品藥品不勝枚舉而木類如櫟可以飼山蠶五棓子可以染皂貴州之府綢山東河南之繭綢皆山蠶絲所織四川貴州湖南之五棓子皆爲出口大宗湖北山地隨處皆產櫟樹來詳俱未言及五棓子亦無倡議廣種者擬請通飭責令籌辦且將莫友芝樗繭錄方大隄桑蠶提要刊印頒發令宣講員分日講演以厲進行據詳襄陽已設有康興森林公司鹿門山樹畜公司江陵則請收買旗地墾種湖桑光化則請在地方稅內撥款購魯桑散給各鄉黃梅縣民張一清試種桐子萬株茶子二千株有效是今日農林各業日見振興加以三道苗圃足爲模範再

經各縣改良推廣一致進行其爲美利豈可勝言此振興種植計畫也又次言製造司徒辨物兼取化驗考工製器窮極要眇故製造要略首重原料次講製法次謀銷場三者咸具而後可言利益中國人材精於化分之學者尙少其選但知某物可製某器輒即仿照舉辦不知同一蔗糖用台灣土產甘蔗製之與改用美種甘蔗製之相去倍蓰同一樟腦用前清經營台灣之法製之與日本經營台灣之法製之相去倍蓰至於染織及一切工藝出品以中國與歐美日本較相去無不甚遠是故化驗不精即無以定物質之良楛預算不確即無以計成本之盈虧今欲提倡工藝惟有就地取材分爲三大要畧一物產豐美二交通便利三商賈輻輳原料必擇佳種製造必求良師銷行必得善地庶可爭勝外貨挽回利權據各縣詳報蘄水宜蔗擬派學員於產蔗地方研究熬糖方法均縣多種煙葉擬設廠仿造煙捲此在湖北爲創舉在中國爲偉談如使辦

成可以吸收各縣甘蔗煙葉成爲大莊通行南北收回漏巵奚啻數百萬又黃岡新州倉埠等處產棉最多擬於適中地方組織一大工廠又有貧民工廠織愛國等布黃梅東山鎭巧章染織工廠現織愛國柳條格子等布織錦被面蜂窩臥單毛巾等類黃陂有工廠四處專事紡績染織江陵有荊沙工廠出貨仍用洋紗宜城出棉不多然襄陽光化可以採買擬設紗廠等語查湖北幅員分江水漢水兩大流域江水流域棉織業則有江陵布松滋布京口布黃岡布漢水流域棉織業則有岳口布德安府布長江埠府布孝感布向皆專用土棉近則兼用洋紗所有花樣雖漸趨時好然其原料取給洋紗尙非純益之利考棉業論緒言香港上海等處外人所創辦之紡織廠其原料雖稍稍混用外棉要皆取之於內地棉花又以中國原料由外人紡績而成洋紗改由中國人自行購器鳩工製成則卽爲純粹國貨惟紗廠計畫非朝夕可以立辦現在武昌原

有紗廠供不給求新籌之廠尚未開設遂至洋紗充斥今擬就兩大流域中飭縣設法推廣沿江即飭江陵黃岡照議籌辦漢水上游宜城已有設局之議然不如荊州之沙洋天門之岳口正在產棉最富之區又切臨漢水支河洞達漢東雲夢孝感黃陂等縣棉產冠於全鄂孝感縣城切近京漢鐵路中有澴水可達漢口籌設紗廠最爲便利擬飭各縣廣爲勸導如有殷富紳商自願集資開辦官即妥爲保護總期棉紗足適土布之用而一廠可供數縣之求施宜等屬交通不便棉產不豐而建始亦有增設織軋有限公司之請此在兩府屬中號稱沃壤不難於集資招股而難於購機取材應責其分別籌畫或以人力代汽力以冀收得尺得寸之效絲織之品有天門之綢荊州之錦近黃岡但店又出棉綢果使桑種改良此業不難推廣他如食品大宗厥有米麵武漢碾米廠麵粉公司辦理已具模範宜城亦詳請籌設麵粉廠襄陽一帶爲小麥出產地擬

飭襄陽縣就樊城添設一廠與宜城相爲灌注力量較厚此外小本經營隨事皆可講求各縣貧民工廠雖已歸併道辦然各縣財力苟使有餘似亦未始不可分設其要則以大冶詳文成工既輕需要旣庶二語爲惟一辦法此振興製造之計畫也次言開採礦業事體至大範圍極廣已另將調查所得編成表册應歸入專案辦理所有計畫此不備著以上四端爲生財之本計卽爲裕稅之大源經廳長再三考詢研究不辦則已辦則必不令其一紙文書搪塞了事計惟有定一至簡至當之條規以決行至纖至悉之成法欲求實效必專責成欲專責成必嚴獎罰查各縣詳報有已經籌辦及正在籌辦兩類應卽飭令編立表册分別官辦商辦已辦擬辦二表照以上四項據實塡註如開墾類計荒地幾區荒山幾處坐落何處距縣城若干里每區開水田或旱田或陸地若干畝某山可造林幾所種樹若干株承佃何人幾年成熟開辦費若干經費若干以後

可獲利息若干一一具載其種植開採造製三項均照此縷晰填表列冊具報存案除逕報鈞署外並報本廳仍按縣塡註表冊以後隨時委員查考卽以此項表冊爲據其辦理切實成績昭著者從優獎勵其任意欺謾查無實際者分別議罰如虛實各半罰令出錢補辦令符原報而止如全屬虛誕罰令將原報開辦費悉數賠繳仍罰錢若干重行開辦其商民自辦者亦由縣隨時考查其辦理切實成績昭著者由縣詳報本廳俟本廳調查得實卽請鈞使賞給匾額以示鼓勵其資本小而成績尤異者並酌給津貼俾益擴充其辦理不善者亦由官責令改良有切身之利害方有實力之競爭月計歲計而賞罰定此胡文忠以日程課吏之法用以課辦實業必將有效若事前厲行督責事後漫無考成一報之後遂無餘事此前人失敗之由非廳長所敢出也抑廳長更有請者經費支絀各縣皆然此次責令振興實業開辦之費卽已不貲加以經常各項

尤無所出若不指定的款俾資挹注卽不免藉延誤事查各縣來詳有請以地方稅購買種子者有請撥地方稅二成設立工廠者擬作爲通案卽飭各縣照案每年於地方稅內分撥二成專作興辦實業經費俾有冋定款項卽可尅期集事但須責其實用實銷不得稍有浮冒致干處罰如此既可杜其推諉亦不患其侵欺一面仍飭將四項表册送核以便准予指撥夫物產既增稅源自裕商務日盛則收入益豐如上種種實業果使辦理得法日新月異有可斷言貧困之患庶可或紓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類是也顧或謂時事方艱地方官補苴罅漏尙虞不給與之進言作新大計未免近於迂拙惟廳長以爲地方事業不興則國脈無從培植財政設施僅在搜括微特無以對人民亦非所以報國家一得之愚是否有當惟候鈞使採擇施行所有擬請振興實業以裕稅源緣由理合詳請鑒核批示謹詳

新生活基本觀念

自蔣先生提倡新生活一時全國景從我光華以復禮喻義養廉知恥四大隊爲實施之支配以守規矩維秩序事清潔準時間爲入手之初步我更與同學敦勉重在實踐而不在空談今更與同學言之新生活者人類之新生命也嘗如昨日死今日生已往不諫來者可追顧吾人欲知新生活之重要不能不有一種基本觀念

人爲萬物之靈天地生人其所秉與萬物異者果何在乎亦曰能知禮義廉恥而已人苟不知此四者則與禽獸何異焉然人禽之界危乎微乎全在平日之省克不違仁如顏淵傳道如曾子曰四勿曰三省工夫如何嚴密故欲求新生活先宜體及人爲貴之主旨盡人之性然後可以盡物之性

既知盡人之性則凡足以戕我性靈者一切視同蟊賊世界上姦盜詐僞好勇

鬪狠巧言令色窮奢極欲種種惡事固不容稍入吾欄即富貴功名虛浮榮華
假體面妄動作亦無時不懍懍然以屛除之蓋功可彊成名可彊立全在此認
清生活之途徑
自生活途徑不能認淸於是自殺之事屢見疊出凡自殺者其始不知所謂禮
義廉恥及至無可如何亦有欲保全禮義廉恥而出於自殺一途者夫悔之於
後何如懍之於先假使一念動作稍稍思維何至於此故欲免自殺尤不可不
講新生活
由己而推及於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於是所謂公德心
起焉今之社會不講公德其病在不知恕之一字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世界
各國有以侵略爲主者固由於不仁亦由於不恕我國人不知團結則亦起於
不恕因而不仁於國家於社會若萍水之泛泛焉揆諸天工人代之義豈不負

天地之生我哉夫不有國安有家不有家安有身然則公德心尤爲新生活之基礎吾人所當體及也

吾見上海市新生活運動一編所載大綱中心理論公約等等言之已詳今欲求根本認識爰草草寫一篇新生活基本觀念言不盡意姑先與我光華同學研究之

約園雜箸卷七

詩

五古

用少陵別贊上人韻贈程柏堂

君年已古稀日昃不遑息對客一局棋豪興還無極書法顔魯公文章張燕國詩句偶吟哦忠愛形於色更擷宋人詞如讀蕭選熟陶潛籬菊東莊子溟鯤北妙手織雲裳忘言寫胸臆松柏性堅貞無愁寒歲逼自我始識君攬髩本皆黑忽忽三十秋良朋欣比翼尤憶龜山高風雨共荆棘往事旣嬉難老大各努力

遊靈峯寺三首

陟嶺惟見松渡江未舒柳茲峯仙則靈吾欲登臨久濛濛欲雪天高讌集良友懷昔陶淵明粲然在斗酒不意千載餘風流豈相負叔惠能酒席上羅山珍鹽齏味

最厚宇宙多腥膻濟交今獨有（是日在寺疏食菜羹而味獨美）

其二

諤諤蘇東坡萬言書未終當年鞭撻苦太息在伏戎胡然緝隱竭開邊猶逞雄
緬維賢道守玉局想高風長堤留湖上棠愛傳無窮即今遺像在百年瞻仰中

其三

相友松與竹植根山之隅天地漏消息但見數點舒宜入放翁畫如登處士廬
花開猶似昔主人幾易居翹然遠朝市懷抱冰雪攄一鶴相伴侶蘭蕙總不如

癸酉冬夜四首

身閒事轉繁紛亂如何治以約名吾園實踐洵不易
删定何敢言及此惟恐失入山苦不深雜沓擾終日
歧路青年誤未可吹毛求大波軒然起曲直分何由

內戰已頻年徧地痕留鏃徒然苦吾民從軍歌怕讀

七古

王君劭生以劭廉堂相册見示中有憶母懷舊歌讀之增感爰步原韻 乙卯仲春

風月樓頭懷庾公王子襟期迴不同三世仕宦何足貴羨茲淸白守家風龔黃治行推第一花陰滿布河陽邑最是漢川亂離中報國心皎民隱恤舊雨別來已十年欸浦相逢意陶然示我劭廉堂中照曰此念祖與景賢記注歲時編姓氏鴻爪雪泥證往事嵛然更有憶母詞我亦寸草同情致昔時先子官京曹秋鐙課讀念母勞繪圖徵文徧海內瀧岡瞻望心慆慆漫說丹山有雛鳳仲氏五馬快引鞚板輿就養涖施南孑孑長途白雲送歸來萱草遽悲秋轉悔高年莫遠遊小子捧檄又來楚愴懷夙昔意綢繆等是人子思親所鮓魚誰封武昌署

祿不逮養胡爲乎負米不得仲由語悽然含淚更披圖人生悲慘與歡娛顧影自有眞面目鵠非洗白烏自烏往古來今千百載惟有淸風明月在區區形骸有若無何况少長鬢毛改世事海市與蜃樓佛陀本來幻部洲人笑王子太多事江山欲藉人豪留吁嗟乎水有源頭人有祖雲海會合能幾許彝倫於今如未斁懍懍斯編汗若雨

壽李薇莊夫人

正學名門蕙蘭質相攸爰作太守室太守昔時官吳閶管鮑相契膠投漆我家西美君盛濟記曾四十會眞率夫人賢淑時皆稱太守性情豪且逸胡爲造物偏忌才風波忽來讒與嫉太息理財自古難柳惠聖和且摧黜夫人相慰彌殷勤寒翁之馬幾得失一朝重見漢官儀龔黃更求牧民術往事溯洄滄海桑人生茫茫如蟣蝨太守陰德種且深（薇莊臨終仿孟嘗君焚劵）有兒竄下羣誇軼鄧家子弟藝

皆精逸才倜儻建安七夫人顧之爲開顏瑤環瑜珥蘭芽茁籥鐙課讀寸草心慈儉三寶養分葘當年孟母機艱辛今日田家荊茂密八徽圖畫映後先姑媳相承懿美述欣逢夏正歲壬申夫人觴年方六秩親朋爲獻麥邱詞序言觥觥潁川筆我與君家三世交誼信易爻爲善吉方今世俗日澆漓家庭世範是可繙春風淡蕩最宜人一盤燦爛獻桃實

五絕

莫干山劍池二首 癸酉春

茲山清且秀而以莫干名成劍身隨化何如劍不成

勝負分吳越乾坤一沼池誰知磨劍日正是臥薪時

七絕

癸酉生日有感三首

赤壁飛鳴白鶴來寒山無恙聽鐘回前生豈有淸修在洞裏靑燐許我栽

五十七年溷軟塵儘教白髮又增新詩書有味消長晝願作桃源避世人

鄉獄搜羅愧已遲天公儻假十年期滎陽不再謝山逝後死仔肩更屬誰

觀湖上鳥飛有感 用王候官原韻

鳥鴻不煩洗染勞天然美質刷雲濤飛飛六月今宜息豈畏風霜惜羽毛 時余已擺脫部務

附候官王壽岐湖上初晴見隼鳥有感用德國第二次革命時代大詩家臘馬丁外相在日內瓦湖上詩意得此題劉莊旅館 十八年九月

搏擊九千兩翼勞海山滿地是風濤鏃痕不礙沖天志乞汝晴波洗羽毛

紅葉

晚紅沖淡助詩懷秋過重陽色更佳漫說風霜經歷苦天公煊染意無涯

空山風雨自盤桓一到紅時著眼看爲勸題詩人愛惜摘來容易得來難

讀陰符經 用平齋先生原韻

天地依然反覆中機緘三盜論何雄陰陽推蕩終相勝恩害循環生死同

魯仲連

排解難紛豈畏強祇愁毀法伍秦商逃歸海上鴻飛杳名利本來夢一場

張子房

圯書傳授果何居孺子原來忍不知看破蕭曹謀枉費赤松伴侶此其時

賦蘭亭赤壁

明月淸風兩共悠江山今昔不須憂從知逸少蘭亭禊不似坡公赤壁遊

甲戌春遊六首

客星山

桐水淸漣姓繫州故鄉風景更淸幽可憐太史何多事不識先生本好遊既卻王莽聘又傲故人蓋先生素懷也

勝歸山

風流儒將劉牢之脫罷戰衣買犢時爽氣朝來林木茂聖泉汩汩助詩思最高處後人點綴曰奇觀曰聖泉

胡公巖

劉公無碍胡有巖孫鐵詩劉守台無碍胡公尙有巖篤祜姚人榛棘芟餘姚志云胡侯奠此山尝篤祜我姚人也

百年來留勝跡摩崖大字待題嵌尙在鑱削石壁

王陽明遺像

刦灰尙不泯良知瞻拜遺容百世師蠻雨瘴煙增閱歷天公正是玉成時

瑞雲樓

緋袍玉帶授佳兒藹藹祥雲起繞時得子尋常何足慶斯文薪紹鬼神知

冠珮里

雙雁石倉美景留尙書世澤紹箕裘堂前點滴朱氏又有點滴堂皆風雅豈爲功名錫

遠謀

三天竺漫吟三首甲戌暮春

物我俱忘萬象涵淸明在體月臨潭如何迷霧重重障照徹靈光對鏡慚法鏡寺

祇爲垢心不自知還將法水滌塵緇蓮花乍放風徐拂正是天機活潑時法淨寺

佛法原來恐怖無一生樂道亦吾儒名韁利鎖皆拋卻全我天然七尺軀法喜寺

訪西湖彭公閑放臺有感

借問甲兵已未休如何閑放屬吾儔天留歲月容游釣且向三潭一繫舟

諸暨西子廟

苧蘿山下出風塵吳越興亡在此身從此名湖偏繫姓千秋蜡祭薦蘩蘋

題費母徐太夫人百蝶圖四首

師相風流付掌珠傳家金粉好勻敷更諳讀畫齋中趣摹寫滕王舊畫圖

生意益然一幅中慧人仙去閣成空留將彩筆春常在一例經綸見化工

過庭也愛太常仙花落春歸怨昔年我愧轅駒今且老風前鳳舞讓羣賢

夢醒始覺夢中迷歷偏繁華不可稽喧寂從知皆大道幾人懺綺振沈泥

五律

時事三首

擇葉便蠶食乘風逞虎威難逃公理判猶有德言衣死恐千夫指生惟一綫機

漁翁何足責蚌鷸不知幾

舊染從今滌幡然咸與新山光青滿郭海日見三神仙手能醫國空言務去陳

沼吳終有日莫謂越無民

保庶先言富生財在用舒積山皆是貨竭澤已無魚謝傳從容墅史遷平準書

不堪思往昔劉晏總才疎

乙亥元旦和平齋先生韻

自謂少年人居然六十身詩書還理舊宇宙本常新世事任他幻天懷守我真

雲山棲老鶴小鳥亦鳴春

七律

白燕 用袁海叟原韻

自顧鬢毛素已非尋窠安樂轉愁稀未虧昭質休豪放爲護羣雛且早歸大地

色邊非鵠洗斜陽照處是烏衣無情柳絮隨風舞玳瑁梁前莫去飛

和平齋先生重陽詩原韻

爲怕登高退步難青衫依舊怯輕寒有書莫笑陶園約把酒空期漢詔寬風雨催人憐馬齒神仙無計膾龍肝多情父老頻相問付與黃花晚節看

詩聲 和平齋先生原韻

帝諦皇煌世已更人間總是不平聲唐虞喜起雖佳話啓緒謳歌豈稱情爲語忠民皆燕燕且談事國愧明明刪詩不廢終南什留得無衣轉若兵

和金錢孫丙辰贈詩原韻

憶昔風塵欲浦衢（戊申與君共事淞滬）還同橐筆入吳都（君與余先後佐潘幕）亭閣何物騰疑謗（庚戌君以事被誣間籤得亭閣二字後果去職）桑海於今幾宛枯春盎冰壺飛醉帽花籠兩脚付茶爐（甲寅與君由浙赴燕朝夕相共）不堪廿載長安道往事溯洄搔首躕

桑落枝空物力殫又看漢口夕陽殘（乙卯夏晤浙調鄂）重逢鬢髮催人老（丙辰與君重由燕京）欲裕糧儲報國難馮婦下車遭士笑放翁脫粟使心寬年來朋舊散如水獨喜與

君共歲寒

贈孫鼇卿同年

回首秋風卅二年清空雲鶴共摩肩看花我倦長安道採艾君居岩谷前垂老讀書今雨少就中卭友白雲顛與公早有天台趣爲妒梅花得氣先

詩債未除勞索酬何堪瓦礫也兼收羊眞孔草慚難比樊榭鹿亭儘自求盤谷樵山還釣水醉翁後樂更先憂時將長嘯輕簪紱樂已清深志莫休杜工部詩任野興清深

約園未築約藏營我亦形骸俗慮橫轉笑蘭亭悲逸少何如瓜圃學君平田園自有兒孫福世界原來稊米成八百彭鏗纔一夢逍遙秋水賦莊生

先哲遺書滿架攤黃胡著述亦奇觀定海黃元恭十翼易後錄胡氏論語義疏均搜得門牆儘有新桃李典册宜稽舊珮冠助我知聞資汲古勸君奮勉益加餐一周甲子欣初度豈

有梁鴻廡下安

由金華攬勝回

歸去淵明悟昨非候門稚幼喜牽衣孫號每見我回必環呼爺爺桑惟葛亮千株有棋笑謝安一局圍寸草慈輝慚舊德寒梅發蕊見天機萬方多難休安逸方能登臨又掩扉

聞熱河又啓邊釁兼賀平齋先生添曾孫

冰雪關心海外天朝陽又復起烽煙曾無帷幄籌奇策獨羨瑤環守舊氈椒頌宜春方進帖蘭芽再茁待陪筵會看百歲桃觴日正是斯男報國年

平齋先生招飲悅賓樓

潛魚風味最堪珍猶似長安舊寄身漫把銀絲憎髮白丈以銀絲絲賞小孫且將豆腐耐儒貧時同甫點豆腐曰無忘秀才風味鱸蓴我笑饞張翰雞黍君今是丈人小孫講子路從而後一節丈欣賞獎

以詩座中丈年文最高

把酒論文三友集忘年共自樂天眞（余年五十九同甫年七十丈年八十）

稽山訪古五首（用杜工部懷古跡原韻）

大禹廟

辛壬癸甲勤勞日稷契皋夔揖讓間疏瀹三江分浙水（三江其一爲之江考古家言之詳矣）朝宗萬國集茅山（吳越春秋禹登茅山以朝羣臣更名茅山曰會稽山）留將黼扆猶如昔（廟繪黼扆衣冠悉用古制）恨似蒼梧去不還廟貌重新明德遠厚生利用最相關

大禹陵

生寄死歸何足悲（大禹嘗言生寄死歸）塈周葬禮正堪師（夏后氏塈周燒土葬也）漫探古洞登秦望（陽明古洞在秦望山相傳以爲下有禹穴非也）那識長陵起漢時（名曰陵非大禹志也長陵始於漢）寂寞藏書空伴嘯（相傳禹有藏書處）蒼茫窆石動懷思（今有窆石亭藏窆石）即今姒姓烝嘗奉會計計功世莫疑（史記汝南計功而崩因葬焉會稽者會計也）

宋六陵

唐林義士客王門（唐珏林景曦均客王修竹之門收骨時修竹實助之見宋季忠義錄謝翺傳黃梨洲冬青引註）憶昔天章別有村（埋骨天章寺）羸得龍骸歸故土忍聽鵑血泣黃昏寶山猶對五峯秀（山對五峯之秀）蔚樹難招二帝魂南渡偏安天地窄朝中和戰兩難論

蘭亭

山陰尚有義之筆江左曾無典午宮但使形骸堪適我（右軍蘭亭集詩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何須今昔在悲中（余嘗評蘭亭序以悲夫二字爲非達觀故及之）文章大塊唐春夜絲竹拚懷宋醉翁四十二賢開韶事天教閑放一歡同

快閣

草堂兀與徐瓶對（放翁宅與徐瓶山時）不學山僧也自高（雨夜詩學得山僧自一家）巴峽九年摩病眼（寄呂博士詩休論九年謫）鑑湖一曲鍛塵毛（得京書或怪久不通問詩借向江湖鍛羽翰）寄身瓦甓欣漁隱（放翁宅有

漁隱堂又詩云一閑瓦甕中醉謁青華是鶴曹步虛詩半醉騎一鶴去謁青華君一浩劫幾經危閣在登臨已解簿書勞念歸詩暫解簿書圍

平齋先生重游泮水 和原韻

功名富貴付雲行泮藻鷺旂獨繫情未得講筵班彥博猶欣問字拜康成栞根味外多糟粕羅漢圖中綴姓名金陵王遜年八十一題唐道子過海羅漢圖見畫舫錄甲子一周容易事夢痕也似憶春明丈有春明舊夢錄儻許觚生九九遭還將韻事話蕭曹壽鏞亦年二十一入泮孔談志學隨齡齒漢詔茂才重俊髦半水從容鄉飲典考槃寤寐碩人敖瓊林鹿宴連翩至明年丙子再明年丁丑爲丈鄉曾中式之歲猶是少年意氣豪

六十生日

行萍南北感吾身荏苒光陰六十春閑放仍爲黃浦客神仙難黑白頭人吾門

狂簡材堪造（十年心事多在光華大學）老去詩書味獨眞照眼榴花今古意且從淡處欠精神

齒豁頭童莫笑韓鹿車猶挽少君桓勘書歲月消磨易（欲假十年歲月刊成四明叢書十集未知能償我願否）報國心腸抒寫難白燕知還毛翮倦（余有詠白燕詩）朱魚分子水天寬（大兒星聯蓄金魚多種顧之頗樂）兒孫能讀聊堪慰爲報親朋久鷃冠

約園雜著卷八

讀史識畧

昔人云讀史令人心粗此不善讀史之言也善讀史者不必沾沾求其事迹而宜孜孜攷其時勢時勢既明更求事迹加以論斷而一時之是非著卽千百年後之是非亦著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豈可盡信哉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意亦如此非眞不求解也况史何以必讀之蓋非史則無事可求一切朝章國故天下利病從何溯其沿革故余謂讀史須具隻眼且須由我觀史不以史拘我我既就當日之時勢而斷其是非更宜就今日之時勢而觀察其孰是孰非則讀史乃使人心細且非細心人不能讀史也中國有史爲時甚短然可借鑑者已多因積三十年所識者質諸世

萬季野曰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

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幷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見萬季野遺稿卷七）余讀之爲之三歎季野又曰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於今日矣（見萬季野遺稿卷七）然則欲任政治之責首在於學季野先得我心矣

論語一書爲談學之祖亦卽爲談政之祖試觀道千乘之國一章一道字正義以爲導誘包氏訓治馬氏謂之政教要必內外交修人己交飭也有從容不迫整齊畫一氣象敬信節愛而以時使終與孔子謂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實相表裏是謂政治之本

尙書爲政治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轉言之則曰

無虐慘獨而畏高朋反言之則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等深切丁寧

中庸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寓有慨歎之意杜預註左傳嘗曰法立則人從法法敝則法從人有治法無治人自古言之然孟子嘗曰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立法果善可持之一二百年作法於涼雖二世而亡可也故談政尤在法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此亦治人之說也然曰徒善徒法則法與人實相對諺所謂連環套也法是法人是人固各爲一環但此環雖獨懸而必有繫此環者轉此環者否則即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懸而不食矣法則死法人則木偶何貴有此法哉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最得大體後世瑣瑣等於牛毛其究也文法滋繁盜賊益起法以防弊而弊適隨之而生舞文弄法者比比矣此豈立法之本意哉

蘇東坡曰法者制治之具而非致治淸濁之源也此言洞見癥結王陽明拔本塞源論尤切中今日之病（見陽明理學集卷三）其曰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未嘗不曰吾欲以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可悲也已

匪風思王下泉思霸霸何足思哉而孔子删詩存之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當此之時雖欲求霸而不可得霸豈易言哉

管子治齊霸也然軌里連鄉之制有合於王道焉讀管子一書始知孔子所謂齊一變至於道者非無因也

周公事業期諸魯之子孫此吾鄉先生高閑之言也觀易象春秋之在魯與夫泮宮之制蜡賓之典三代之禮樂猶有存者故曰魯一變至於道也

周禮一書是眞是僞議論紛紜然吾觀鄉遂之制井井有條非聖人不能規畫幼時嘗取周禮職官爲表以攷之今稿猶在讀周禮者姑取之爲政要可也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深合於今之預算又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制國用何以必掌於冢宰蓋非冢宰不能燮理陰陽洞見民隱能取能與絲毫不苟若五官之長各欲取民則民將不堪矣吾生平認此爲周制之最善者而惜乎不能實行於今也至制用何以於歲之杪此今之造預算於年度開始以前之意也預算云者非開具帳畧而已各國預算莫不根據方畧今方略不定種種擴張而無重心爲之支配此何足爲預算乎況乎併預算而不能成立也取民有制爲千古格言貨悖而入亦悖而出爲大學所深戒大學卒章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所謂聚歛之臣者知有取而不知有予也劉晏理財能知取予後世誦之今欲求劉晏而不可得矣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語羣視爲老生常談然今之經濟家千言萬語豈能舍此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尤爲經濟原理之所在余讀斯密氏原富一書今不異於古所云益彰彰矣

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何待士之厚而視民之薄也士之無恆產而安於簞瓢者能有幾人民亦有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至死不變者亦由其志所在而已明末乞人有詩曰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休存命一條余錄此爲民伸冤

伊川曰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謂上盡上之道下盡下之道所謂上下交也上下不交則爲否矣又烏能治

子貢問士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第一等士能不負國家者也

次則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第二等士可模範社會者也至言必信行必果祇能盡其在己而已以此定士之等第由外而內由大而小孔子誠聖之時者也

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則非外患之足患及是時般樂怠傲之足患動心忍性陽明以爲如金之在鍛鍊中鍛鍊時爲金者良苦鍛鍊後則成其爲純金自足光耀於人間則人亦耐此鍛鍊而已

宋趙江漢先生復曰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旨哉斯言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承也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孟子斯言固欲人之彊爲善但人定則可以勝天全在有可承可繼之人若創之垂之而繼承無人則即不得謂之業亦不得謂之統矣故創垂難而繼承更不易由一家而一國推之於一物一事在創垂者固宜思及如何付託得人可使繼承在繼承者宜思及締造艱難兢業圖維無負斯業斯統書曰知人則哲又曰遺大投艱宜時時服膺斯二語

創制顯庸四字三代以後當之者殊尠其選讀明趙鈛（字鼎卿明嘉靖間桐城人）古今原始一書（書分十四卷自天皇起至明）開物成務均在三代以前如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今所沿用而肇始由天皇氏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肇始實由地皇氏分山川爲九區始有夫婦實由人皇氏

自後有巢氏構木爲巢刻木治繩以爲政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軒轅氏見轉風之蓬不已於是作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余得乾隆間婁東蕭子山釋車一書爲鈔本未刻者凡三篇上篇言車之制中篇辨車之等下篇則車之名并及車馬旗旂之飾錢大昕盧文弨戴震俱均有序以此推之如營造法式物理小識等類後世之講求制作有合於今之科學者實繁宜取而彙爲一編以研實學　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神農作耒耜立曆日嘗百草作方書黃帝立五行起五部有李法命李著法官之號總主刑罰征代之事故稱爲李法風后演握奇圖大撓作甲子以至尚書所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可爲科學發明已極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至周而文明益顯矣周以後文化漸落李氏原始所載以制度變更爲多而創制則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道固失之而器則無得之者禮失求野彼得以此制我而我學焉又不精耑就古今原始一書更取吾國古之創制之良法與夫各種藝術一一研究之以有合

於善事利器之教而起吾衰乎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靑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人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誠見於此

陶宗儀輟耕錄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鄕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讀之令人悽惻

孟子曰爲政不守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荀子曰法後王文中子取孟荀之說而折衷之既以王道篇冠中說之首又屢稱七制之主七制者阮逸注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朱子以爲七制何足稱美然立於隋末之時想像漢之盛世不啻唐虞三代則其稱之也時爲之也況其所稱者在仁義公恕統天下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其有以結人心乎又曰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李密問王霸之略文中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昔讀朱子集及龍川集朱子與陳同甫往返辨王霸之略同甫主王霸雜用朱子折之嚴蓋當時同甫固有不得已者然則文中子亦有不得已者乎

非常之舉黎民所懼所欲與之聚之所惡非施爾也自古有大改革必熟權利害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大學曰事有終始必慮終乃可圖始尤

爲政治要旨

張南軒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

讀邶風而子仲禦敵歎喪馬於林中讀鄭風而高克將兵徒逑矛於河上師出以律失律則凶聖人錄之所以示戒也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釋之者曰天地既分屯蒙漸判民僞滋而爭端起矣夫訟豈盛治所宜有哉民有利心斯有機心民有機心斯有競心事若鴻毛而釁積邱山造釁者一株連者百如鷙鳥之相搏猛虎之相噬甚至弁髦世之文網而莫之顧也非風俗薄惡故也唯始之不慎而不自訟其本心耳且非直細民已也嗜爵祿者爭利於朝矣嗜功名者爭名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

之上且爲聚訟而何以責之蚩蚩之氓耶聖人以爲欲挽其終在謀其始欲化相爭相奪之俗在率之儉約之風欲制之以法不如善之安貞此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天下所以得化也

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彙協力以救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忘天下此先儒解經之說讀之懍懍

易曰需有孚又曰往有功也釋之者曰天下之人見奮發有爲者能有功不知能需之往卻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全氣力全未有不能濟天下事者也吾往時見古人釋儒緩二字謂儒者濡緩亟亟欲矯其弊閱歷既深乃知儒緩兩字並非貶詞輕裘緩帶正標示從容氣象且一緩字包有和緩意味惟和緩乃能有大度大學所謂休休有容論語所謂寬則得衆者皆由儒緩而來但不可優

柔寡斷致人目之曰懦儒耳

孟子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斯言也誠爲天下萬世不易之理朱子外註引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矣余曰殺人之術亦多矣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橫政暴歛民不聊生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魚肉鄉民痛苦無告以至於死皆所謂以政殺人也墨子非攻篇曰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人桃李衆聞而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以虧人自利也軍閥時代就地籌款併耕牛耕馬亦搜括殆盡所謂虧人愈多者誠如墨子所言不仁不義皆知而非之矣今宜本入關之約法抱視民如傷之初

心凡類於就地攤派者有人建議罰無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豈但引領望之哉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朱子釋之曰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非禮之常余謂踰尊踰戚在尊戚者果以國事爲重斷無拒絕賢者之心其拒絕賢者皆不以國事爲念者也獨進賢之國君苟存一便利之意則諍臣諍友皆將遠之矣蓋諍臣諍友豈但目中無尊戚進而與國君分庭抗禮所謂無獻子之家者也程伊川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當時有詔讚公謂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進不失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志賢如伊川可謂不同流俗者矣而惜乎伊川終不能行其志也

胡衡篪曰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

有者乎胡文定公謂浮世利名蠓蠛耳何足道哉可謂至言

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修身至天下之道皆實用也伊川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明道謂學須就事上學即康節詩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

古人云經術潤飾吏事吏事者官事也凡本政令所行者皆謂之事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顧可不敬乎宋張芸叟（舜民又號矴齋）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狥情無所不有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

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可知執事敬是做人第一件事而做官尤以敬事爲第一件事也

人詆中國歷史爲斷爛朝報此不知中國作史者之苦心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册而已矣可謂一言道破以武王之聖史官尚復如此他何論焉故學者讀史宜以實用爲貴涉虛爲戒取其意而略其迹可也

蠶室下而史記成東征歌而中說出守白不進則著太玄祕閣既謝迺修綱目古之君子不遇於時然後大肆其力於文章顧論世知人有激而爲是言者尤在讀者體會其事

司馬溫公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閱十九年乃成草稿至盈兩屋故淹貫爲史家絕作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又作考異三十卷蓋因作通鑑

所採書目正史以外雜史至三百三十二種記錄既繁異同互出更參校以作此書明所以去取之意釋例一卷皆其修通鑑時所定凡例也故不能讀全史能讀通鑑宋以前之事已可燭照無遺矣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爲宋劉恕撰恕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欲作通鑑前紀後紀而不果迨病亟殁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此書以備前紀稿本其目錄亦仿通鑑目錄之例蓋此外紀自庖羲以來爲一卷夏商爲一卷周爲八卷終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與通鑑相接也

劉時舉撰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所記起高宗建炎元年訖寧宗嘉定十七年書成於理宗之世惟附論一篇稱理宗撐拄五十年而後亡似非時舉之語或後人所綴入時舉嘗劾史嵩之以風節著是書於張浚李綱功過皆不使相掩亦無宋末講學門戶之見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爲宋金履祥撰履祥以劉恕通鑑外紀失之好奇乃引據經典作此以矯其失上斷自唐堯止於春秋以前又別爲舉要以表綱領其中如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詆之者以爲好奇不減於劉恕然釋氏之生與耶穌之生均爲今日宗教所濫觴何得以好奇目之其書賅博不可不讀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爲吾鄉先生明陳桱撰其書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一卷以補金履祥通鑑前編之遺次述遼在唐及五代時事一卷餘二十二卷皆宋事其大書分注全如朱子綱目之體當名曰續綱目非續通鑑也

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爲清徐乾學撰乾學以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薛應旂均爲未善乃與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排比校正又參攷諸書作爲是編又依司馬溫公例作考異以折衷諸說乾學所作諸書如讀禮通考大

半出於萬季野斯書或亦季野助成之者故雖未必追踪涑水遠出明人之上

定海黃儆居式三裒集二百四十年之事成周季編略網羅放失豈云小補

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其後陳邦瞻作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作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作左傳紀事本末排比芟緐俾就條理於一代事物覽之瞭然雖間有漏略洵為讀史者之大裨所惜於圖表之學往往不能注意古人所謂左圖右史者不覽圖不能讀史其蔽猶未解耳

萬季野著歷代史表朱竹垞序之曰易編年為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著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班固而後多闕焉不作伏無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今季野取歷代正史之未

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册之間皆所必不可缺者雖附諸史並須之學官奚不可也攷季野歷代史表鄞縣藝文云五十三卷係據康熙間最初刻本余藏有此本卷首有四雪草堂稿紙一頁曰補歷代史表書中蓋有四雪草堂印且經名人校過校處雖無多然如東漢諸王世表中明帝六王豹之子暠初刻本與廣雅局本均誤作嵩特爲更正甚可寶也廣雅局本五十三卷以前悉依康熙間初刻本自五十四卷起至五十九卷止增吳將相大臣年表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南漢將相大臣年表蜀將相大臣年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凡六卷與朱序所云六十篇缺一篇與浙江書錄所云今本五十六卷多三卷今得伏跗室主人馮孟顓所藏舊稿互勘之曰漢(前漢)將相大臣年表曰唐將相大臣年表上中下曰唐邊鎮年表曰唐功臣年表曰吳越將相大臣年表曰吳越將

相州鎭年表曰宋大臣年表曰遼大臣年表曰金將相大臣年表皆爲廣雅局所未刊者間有已刊者如吳將相大臣年表稿本與刻本項目不同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則稍有異同獨將相大臣年表及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則完全相符擬就未列者略爲整治別刊之以入四明叢書

唐杜佑作通典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書爲藍本論者謂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畧失當然余謂鄭夾漈講求實學平生精力在二十略曰氏族曰六書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禮曰謚曰器服曰樂曰職官曰選舉曰刑法曰食貨曰藝文曰校讎曰圖譜曰金石曰災祥曰草木昆蟲其氏族六書七音都

邑草木昆蟲五畧爲舊史所無史通書志篇曰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夾漈增此三畧正見夾漈之合例乃反謂之竊據是文六書七音乃小學根本乃反謂之支流非史家之本義以一孔眼光妄論古人適見其孤陋而已余於三通謂各有所長而該括則推通志焉至其譜諜於圖譜之學尤爲今世所宜取法者也

林拙齋論作史之體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紀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得夫春秋之正傳文正公于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范內翰之于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宮人私高祖且稱臣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作春秋惟以爲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別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光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

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者而得夫子之正傳也

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夫差志復仇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之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夫差上姑蘇臺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越滅吳余曰夫差臥薪勾踐嘗膽其欲雪恥一也夫差有子胥而不能用句踐用范蠡而從其計一得一失其在斯乎夫小不忍則亂大謀夫差之不殺句踐是也必有忍其乃有濟句踐之請臣妾於吳是也然句踐既滅吳而殺大夫種范蠡乘舟浮海出齊得志則驕此句踐之所以爲句踐也

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魯愼毋以國驕人觀此數語與魯論所載周公謂魯公一章可以見周家忠厚之基實周公佐成之而求賢若渴尤周公之所以開國承家也

觀楚漢鴻門之宴漢王之不死者幸耳樊噲誠壯夫旣啖生彘肩又昂然謂羽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言爲將軍不取而羽乃曰坐當此之時羽已有動於中矣然則漢王之不死樊噲之力也留侯之功猶次者焉亞父撞破玉斗適見其隘

陳平宰肉父老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嗚呼宰肉易而宰天下難孔子所謂均無貧又云天下國家可均也均者平也能均則平矣

東光張頁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

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於盤也始謂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乃以牧之言爲信其言載於十七史百將傳余曰豈惟將兵凡治國平天下蓋莫不如丸之走盤焉推之即所正鵠也亦即所謂絜矩也學者宜詳察焉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夫天下紛紛古今一也漢王與項羽言鬭智不鬭力在當時謂漢王已出項羽上然今之世則鬭智且鬭力矣智力皆不能不鬭然力與智比則智爲要智與德比則德尤要矣故文中子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興乎管子治齊曰四維不張則國滅亡然則禮義廉恥則尤禮樂之本也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拾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

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高祖自詡能用人其後兎死狗烹又何耶蒯徹曰天下欲爲陛下之所爲甚衆力不能耳可盡烹耶可謂一語破的雖然功高震主彼亦有自取者故易曰上下交也

四皓之事作史者以爲美談然余謂漢高胸中固不欲易太子耳所謂羽翼已成者殆以此杜戚夫人之口而已然老成人爲天下重亦可以見矣

張武受賂金錢漢文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史謂專以德化民若在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世決不如是漢文可法而不可法者也

鼂錯謀削六國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其後六國反而袁盎建言斬錯錯負寃哉景帝深刻於此可見雖然錯亦深刻人也宜受此報

後世謂漢武好大喜功然漢承文景之後非武帝之振作精神不能安定大業且漢武雖好武而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親策之乃得董仲舒以爲江都相又置五經博士兒寬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儒術之興實宏於此其所以天下蕭然末年盜起者土木之事太多爲之厲也

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叢怨可爲世法

漢宣帝曰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歎息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漢世良吏於此爲盛可謂得其本矣

漢宣帝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於是單于慕義可見內政修明外侮日息內政之所以修明尤在人才薈萃也

漢宣帝爲中興令主當元帝爲太子時以其以刑名繩下謂其持刑太深宜用儒術宣帝曰漢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俗儒不達時宜使人瞎於名實司馬溫公曰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由於人主之不爲儒有君子有小人俗儒誠不足爲治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眞有以折宣帝矣

漢光武之世內有赤眉及穎川之盜外有南北匈奴而光武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嘗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臧宮馬武上書請攻滅之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矣

明帝時設三老五更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大夫爲五更宋均曰三老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知五行之更代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也又謂知三德五事者也

章帝時州郡得人如廉范在蜀郡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蓋舊政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刬此令但嚴使儲水而已夫因防火而禁夜作誠所謂因噎廢食也使之儲水有備無患此雖稍有常識者亦知之何成都昔之官吏昧昧若是

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卒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年老乞歸以任尙代爲都護超曰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尙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果失邊和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此言本於虞詡詡又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詡有將帥之略而以盤根錯節自矢宜其有大建樹也

崔寔著政論略曰凡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云云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今讀其政論蓋欲挽柔懦之失也夫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治道之常也時勢遞流相激使然中國閉關之時與世界交通之會斷然不同今俗士不明時勢往往不知通變向使道光庚子以後均能如近十年開通知識何至積弱如此余故曰不特俗儒誤之而老朽腐敗之疆吏均應負其責焉崔寔所謂苦不知變正可爲吾國士大夫藥石

司馬溫公論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蓋東漢崇尙儒術也故曰教化者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慢風俗者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忽然則一國文化關係至鉅懔乎不可忽彰彰明矣今之言文化者謂中國之文化沿於歷史或曰根於地理余嘗就二說而深研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又曰所損益可知也此歷史之說也又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古語曰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此地理之說也文化之原於此二者固也然以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之說進之則歷史地理皆可打破今姑以韓昌黎原道一篇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謂之英雄造時勢可也而文化爲之改革與起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秦何以火黃老何以重於漢佛何以來於晉魏梁隋之間秦也黃老也佛也皆因時勢之相激卽謂之時勢造英雄未爲不可而文化由此而衰落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民窮且盜而奸宄起奸宄遂亦自號英雄則亦時勢之所造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生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時勢相逼而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則眞時勢造英雄也余謂惟政治可以改造文化惟文化可以改造

政治將別爲說以闡之

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又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此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治可以改造文化之說也困學紀聞引陳同甫語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文化可以改造政治之說也當隋之末王通講學河汾將相出其門牆唐太宗得天下收而用之蔚爲盛治文中子嘗稱言政而不及化言文而不及理故學者宗之有以施於世其學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今讀文中子中說所謂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文化顧不重歟

趙由宜居鄞之小溪與鄭蒙隱先生爲外兄弟鄭千之箸四明文獻嘗錄其文三篇一論須賈二論文翁三論唐藝文志人物似皆有爲而言余往讀太史公范雎傳喜其文之描摹盡致而嘆其事之不合情理趙氏責須賈既不能爲魏國壯其威又不能與魏齊釋其怨以爲須賈辱使命須賈固不能逃其責而太史公之文爲一家言而非信史趙由宜讀史未免太認眞矣至論文翁以爲自秦以來功利之說開於商君道德之澤斬於李斯漢高不事詩書有叔孫貫詭之流以儒道自名終以迂闊無用六經高閣世不復古蜀土僻在斗隅與笮卬諸郡爲鄰風氣僻陋安得不以詩書禮樂之教革刀筆文法之習使之皤然悔躍然悟乎不然生於蜀居於蜀豈無老成典型諳曉法理可以爲郡縣吏者何必遣詣博士而受業焉可謂知文翁所以轉移之意矣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蜀漢君臣肝膽相照氣象迴不侔矣諸葛亮羽扇從容如

魚得水亦其自來也而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作不過治軍之方術而已此不可不知也司馬溫公曰以魏武之強暴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何哉畏大義而自抑也余曰豈惟曹操卽司馬懿師昭亦然蓋有所不敢也必至談而後爲帝小人無忌憚而亦有忌憚之事蓋不獨畏大義而善察大勢耳

西晉尙清淡何晏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王衍等愛之裴顧著崇有論不能救余謂中庸一書旣曰有餘不敢盡又曰獲乎上有道以至信乎朋友順乎親誠身皆著曰有道有弗學有弗問有弗思有弗辨有弗行歷數五有字又曰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亦舉有五字至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袁蒙齋曰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也皆無也皆非有無也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可增也此所以爲一也此所謂誠也此所謂性命知此則有無

不必爭矣然老子之說由無而有孔子之說由有而無不可不知

劉淵嘗曰吾恥隨陸（隨何陸賈）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周勃灌嬰）無文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余曰劉淵者蒼頭特起者耳然其言深足取法乃武乃文古之所以興頌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孔子之所以垂訓也東晉之興得庾亮卞壼等百餘人謂之百六掾桓彝見王導謂周顗曰江右有管夷吾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導曰當戮力王室共復神州祖逖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中原多事應以是數人爲法

王導見周顗求救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間負此良友譪然仁者之言凡後世用兵遇有忠勇之士而不知救皆謂之殺伯仁可也

陶侃在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

勞耳又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侃之聰敏恭勤威名赫照於此得之

後趙石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余曰欺人孤兒寡婦者縱得之必失之古今史冊昭昭可鑒石勒不學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石勒之留心大勢如此亦足多矣

庾亮以王導寬厚委任諸將多不奉法欲廢之或以勸導密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復何懼哉可謂君子坦蕩蕩桓溫欲廢殷浩浩雖愁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可謂小人長戚戚

王猛爲秦丞相其卒也秦主堅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吾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非

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是景略雖仕秦而未忘晉深知華夷之辨者也秦主不能聽其敗也宜

陶淵明不屈節於宋少有高趣嘗爲彭澤令八十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欵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可謂高矣然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見督郵束帶曾何足奇所謂向鄉里小兒者蓋是時督郵者必少年以氣凌人淵明有不屑與之周旋者遂浩然歸去耳宋不得而臣之寧爲乞食之詩有此氣節乃有此文章陶然之樂蓋本其天性也與謝靈運詠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而卒爲宋誅者未可同日語矣

宋魏連年互相侵伐王玄謨勸宋大舉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此雖輕薄讀書人然書生誤國者實多中日甲午一役其明徵也有甲午而後有戊戌戊戌之變法未嘗非中國之轉機而白面書

生機事不密反受其禍以致有庚子至於庚子之反覆而元氣剗削無餘矣此則非書生之咎也

魏王引兵南下宋主登石頭城北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濟老於用兵以讒被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既誅魏人聞之喜曰吳子輩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禦者宋主知有今日深悔當初無及矣故宜愛惜人才毋為敵國之利

蕭道成既代宋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同土價余曰黃金苟同土價要黃金何用此語殊無情理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愛惜物力不特帝王庶人亦宜時時存此心衛文大布大帛固足風世然子產以其乘輿濟人聖人猶非之一味儉嗇使天下錦繡皆無所用亦豈得為平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財貴聚散得宜故余嘗戒嗇與浪一國然一家亦然不可不知

魏主宏在位二十七年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文中子元經帝元魏董常問之文中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常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生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夫春秋嚴華夷之辨文中子號稱大儒而作此言毋乃惑乎故後世疑之然讀中說前段文字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則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文中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是文中子傷中國之無主而其先穆公已來又事魏故曰先王之民其末段又曰因試以濟能無彰乎然則南朝據有江東而卒不貴者無人也南無人而先王之道譏魏北乃貴其時大其事而用義於是乎達撫有中原者能不以教化爲務而兢兢於民之試哉

南朝宋五十九年（始庚申終戊午）齊二十三年（始己未終辛巳）梁五十六年（始壬午終丁丑）陳三十二年（始戊寅終己酉）

(陳霸先於丁丑篡梁而梁亡於是歲應以三十二年計之)此一百七十年中(始庚申終己酉)中原可謂擾攘矣陳亡於己酉隋之有天下應自開皇十年庚戌爲始齊次風歷代帝王年表則以開皇九年始非也

隋渾一天下三世凡三十年文帝自奉儉薄天下化之受禪之初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萬此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之效也然自以詐力得天下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文中子獻太平十二策而不能用宮闈之間受制於獨孤后卒遭畜生之禍亦可哀矣雖禁藏讖緯收天下兵器效暴秦之所爲何益哉

隋煬帝以無父之人入承大統荒淫無度土木繁興然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開邗溝入江更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後世均受其惠論者謂與秦始皇萬里長城同爲中原偉大事業然則隋煬雖不道而

留此以相誇耀亦差強人意矣

李淵與義兵動於世民一言而世民更著武功是得天下者世民力也淵既欲世民爲儲嗣獨斷可已而何必因其讓而止建成元吉豈足有天下者哉玄武門之役淵實釀成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誠哉是言幸而自稱太上皇傳位早耳不然有不堪設想者矣雖然世民亦太奸滑矣既欲居之何讓之有度當時亦有不得已者然僞君子成爲眞小人余不得咎世民之一讓

李淵即皇帝位七年僭僞皆亡於是親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頒律令定均田租庸法水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貲業分九等每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里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可謂治法井井教養

兼施三代之政重見於唐
太宗世民爲秦王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卽位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可謂右文之世矣其後圖功臣於凌煙閣如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太宗再從兄弟）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是也惟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三人爲十八學士中人可知開國功臣文武兼資漢宣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與唐太宗凌煙閣鼎峙而三矣何其盛也惜乎如侯君集以事坐誅魏徵死有踣碑之禍功臣之有終始自古難之

唐太宗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安用重法耶又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矣桀紂方忘其身亦猶是也至理名言可謂世勸

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魏徵嘗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余謂良臣忠臣視所遭之世何如耳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之者曰世亂識忠臣孫叟峯曰不幸而遇此歲寒然則凡爲忠臣者皆其所遭之不幸者也

突厥既強敕勒（其先匈奴薛延陀回紇以下十五部總名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十五部者一薛延陀二回紇三都播四骨利幹五多濫葛六同羅七僕固八拔野古九思結十渾十一解薛十二奚結十三阿跌十四契苾十五白霫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破突厥於陰山分頡利地為四州分突利為六州蓋東自幽州西至靈州也至四州及六州之名均未詳焉攷諸歷代地理指掌圖（即僞為東坡撰者）僅云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隸關內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又云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為府四十四州十六又云突厥回紇味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是所謂十州者分隸於唐之關內道河北道隴右道即今土魯番地遞延以至朔代隴邠是也靈州即今之寧夏府治唐紀功碑立於靈州

未知尙可訪否論者謂冠帶四夷雖兮示天下而亂華亦甚矣此語未免失之隘舜東夷文王西夷祇在教化耳（今之回族多其苗裔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之第論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使歸命十一姓者曰回紇曰拔野曰同羅曰僕骨曰多濫葛曰思結曰阿跌曰契苾曰跌結曰渾曰解薛）胡越尙可一家漢囘豈宜歧視願人人宜存民胞物與之心勿存彼疆此界之念

自古帝王不得已而親征必計出萬全未可親於一擲唐太宗渡遼水拔遼東城降白巖城欲拔烏骨城以覆本根糧將盡敕班師是行雖拔十城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因復立所踣之碑夫太宗時既有英衛二公（英公李勣衛公李靖）善將兵則親征可已者也若世無英衛身爲大將軍不恤勤勞躬冒矢石捍衛國家天下莫不服其忠勇此亦有不得已者故可已與不得已視乎時勢將將與將兵更判難易願天下英豪皆以捍國爲心勉圖將略以英衛二公自勵也

唐太宗即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耳卒從徵言余讀文中子有云言政而不化言聲而不及雅言文而不及理吾所以憂也魏徵其得於文中子者深矣

唐太宗與房魏論創業與守成難易玄齡曰創業難徵曰守成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太宗爲此言唐天下已粗安矣若在貞觀之初必以創業難爲訓矣余換其詞曰創業難守成亦不易

盧懷愼雖淸謹妻子嘗飢寒所居不蔽風雨然政事委積不能決人謂伴食宰

相則清謹何用乎宋璟爲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誠可謂救時之相矣

唐玄宗時安祿山反進陷東京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及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何狀乃能如此繼之者其從兄常山太守顏杲卿也由是河北諸郡皆應之可謂難兄難弟然如顏眞卿者玄宗謂不識其何狀則平日之於眞卿未之留意此亦宰相之過也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羅雀掘鼠以盡至殺愛妾以食士可謂能致其身當時救兵若速至睢陽必可保也許遠之事不詳賴韓文公傳之文公惜李翰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謂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甚矣家有賢子弟而先人事蹟始得表彰否則泯滅於世者不知其幾千萬也

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寖壞至

肅宗至德間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敝率皆逃徙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二十爲丁十六爲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而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是舉深合地方預算之制然上供一項固宜視民力之能勝與否卽州縣每歲所用亦宜定爲限制方於量出之旨相合至租庸調雜徭既省凡徵工制度卽徭役制度不復沿用國有興作悉皆雇用此後世可師法者也謂於所資去起稅如此類也

劉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事制百貨之低昂筦國之事賴以充足然久其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刺史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夫晏號爲善理財而久握利權致招衆忌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君子乎晏不知此宜其受禍也

兩河愁兵府庫不支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又行稅間架至是而楊炎建議之法又廢矣

陸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論諫剴切德宗追仇讒言又被譖因貶忠州宣公草詔讀者感泣以忠獲罪裴延齡之肉其足食乎

陽城在諫議職七年而不言韓愈作諍臣論譏之其後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且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可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矣後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如陽城者誠朝陽鳴鳳也然撫字與催科相連民豈無良安居樂業有制之取而竟不納焉無此理也

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佛骨者即今所謂舍利也佛教入中國無害於中國也豈惟無害挽救人心爲不少矣惟帝王信佛則政治受其影響必至如宋之王欽

若敵已臨境修齋誦經於事何裨且其時蠹財惑衆王公士民顚倒於此故其論矯激過甚宋之鐔津折文公說振振有詞蓋文公文人也文人意氣下筆時暢所欲言且自居於儒者而佛與老在所必闢猶之孟子必闢楊墨若以學問之道求放心而言則墨行與佛法皆有益於世者也不可不知況文公何嘗不與大顚相往來乎故論者謂佛骨表過甚其詞送文暢師序則得之矣

裴晉公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地有綠野堂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後世傳爲美談然余讀吾鄉黃伯成先生弁山小隱吟錄自序云昔文中子志不願仕唯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苟獲所志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露之賞不必弁山也伯成教授諸生自謂蔑有令德不敢謂隱晉公曾居相位當唐文宗之世嘗問宰相何時太平而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然則太平無象之日而以優游園林爲樂是何心哉故有不得已

而退居山林者其情豈可忘國

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聽察彊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樞可謂勤民愛民有漢宣之風

黃巢之亂其始皆迫於飢寒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而唐隨之而亡朱溫者亦從黃巢而繼降唐者也是時李克用王晉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卒子渥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劉隱據廣唐末以來諸州分割而契丹則據有北方之地五代雖有其統偏安一隅而已

梁十六年（始戊辰終癸未唐亡於丁卯不得以十七年計）後唐十三年（始甲申終丙申）晉十年（始丁酉終丙午）漢四年（始丁未終庚戌）周十年（始辛亥終庚申）凡五十三年齊次風歷代帝王年表謂五代八姓十三

王共五十四年者合唐亡之年丁卯計之也

五代之主均無足稱惟周世宗差強人意即位首破高平之寇號令嚴明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復於政事餘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爲史册光

趙匡胤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得之非正當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史云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誠可謂欲蓋彌彰矣然承五代之餘有匡胤者出羣情擁戴固宜也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論者曰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誠然

宋太祖問趙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計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於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石守信等宴酬屛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未嘗安枕也守信等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

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皆頓首請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田宅爲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余讀此段文字深歎太祖杯酒能釋兵權智略何其深也諸將受此言曰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骨肉相與拜謝何其愚也然當此情景不拜謝又將如何惜無一人起而言曰臣輩戮力同心爲國家求太平耳非爲一身娛樂計後世子孫計也天下太平分應解甲願受命未知太祖將何以答之作史者寫太祖智略當矣而寫太祖告諸將之詞則余以財利相誘未爲得也石守信輩碌碌苟全性命而已固不足責獨怪趙普爲之主謀而使主上如此立言曾不預爲計及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者不過爾爾深可異矣

宋太祖命曹彬伐江南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乎鉉又言江南無罪上怒按劒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迅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爲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疾愈矣諸將許諾翌日城陷煜出降嗚呼如曹彬者誠可謂良將矣良將惟不嗜殺人宋太祖能用曹彬而彬能體太祖之意開國規模立於此矣捷書至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尤藹然仁者之言

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唐太祖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

羣臣乞留俶章俶感懼及太宗時遂獻其地夫錢王納土越之屬寮多沮之太祖放錢王歸宋之羣臣乞留之其後錢王之不受其屬之沮實因太祖之不聽其臣之留信義二字昭著天下可謂兩難

宋太祖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又曰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强盛太祖漸削之能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横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大亂之後得此措施宋之統一天下宜也

周韓通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秉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歐陽修著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後世譏之有以也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杜太后臨崩告太祖之言也太祖曰謹受告其後傳位於

弟正見太祖高見且太祖嘗語太宗以張齊賢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意早定矣燭影杜斧之說何由而來意當時擁戴德芳一輩妄造訛言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太祖諸事草創若非太宗繼之何能若此安寧享此久長杜太后豈愛憐少子乎爲國家計不可不如此惜太宗待太祖之子如德昭輩太薄情耳其後南渡之君孝宗以後皆太祖之裔亦可謂天道不茫茫矣

太宗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能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余謂爲政之道全在賞罰嚴明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吏治始蒸蒸日上顧廉察之人尤須愼重其選若淑慝倒置則甄別之謂何此尤不可不知也

呂端爲相人謂作事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余嘗謂難得糊塗然糊塗二字古人解之曰糊塗難聰明而糊塗尤難所謂糊塗者非眞糊塗也唐玄宗語郭子儀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姑翁聰明人有假作糊塗者意者呂端

於小事假作糊塗耳不然身爲宰相雖小事豈可糊塗

宋眞宗澶淵一役爲華夷盛衰一大關鍵御駕親征而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南朝爲兄北朝爲弟與契丹和論者莫不惜之然燕雲十六州固未嘗畀之也當時寇準力勸上渡河高瓊且麾衛士進輦遂擁上至澶州史言登北城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寇準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而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姑聽其和然則眞宗實有懼心焉上有懼心而羣臣各抱息事之念一寇萊公無如之何矣其後王欽若得進讒言謂準以陛下爲孤注者亦由此而生余謂此舉誠孤注也當受勅之日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不圖進取而惟以失城壁爲戒是出師之時已無大略古人云謀定後動蓋其謀止如此而契丹之師果能相抗與否雖寇準亦

不敢必其與和者時勢爲之也然則生聚教訓之宜預籌可知矣

宋仁宗即位之初受制於劉太后用丁謂而竄寇準幸有王曾密奏眼中丁斯拔（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正色立朝作相日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可謂大臣矣

韓琦范仲淹爲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邊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宣力焉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此石介慶歷聖德詩也可以見宋仁宗盛治之有來矣

契丹改號曰大遼始於宋英宗治平三年

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在洛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也夫禽鳥飛類得氣之先是也而史官謂南士作相變更天下雍言果驗云云則險甚矣

神宗之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爲生曾公亮爲老石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何惟稱苦

神宗遣使察農田水利誠盛舉也中國地大物博寶藏蘊畜而棄之不顧仰以農田論惟水利關係緊大今一遇水旱束手無策皆坐平日之不講求自古良吏莫不以水利爲亟亟故杭之西湖而之廣德湖皆廢田爲之不相地勢而廢湖爲田輒謂可增民產者至水發之時依然沖去一片汪洋矣與水爭利未有不受水害者遣使攷察意甚善矣惜其修舉如何不載於史耳故爲今日計水

利事業萬萬不可不視爲急務

熙寧九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監安上門鄭俠畫爲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里外哉夫人主高拱九重豈知小民極苦全在輔之者隨時陳述今大臣不言而鄭俠以一安上門監能爲圖獻之可謂高人一等水旱盜賊之餘今之流離者雖鄭俠恐不能圖之矣能不念之哉

王安石治鄞縣鄞人至今德之東錢湖上以其治水有功且廟食焉而居於朝論者以爲誤國余生平臧否人物往往觀其心之爲私爲公王安石鑒於熙寧時外患日亟不能不練兵而練兵以籌餉爲先種種設施無非欲富國強兵無一豪爲私也當時司馬溫公輩如能相助爲理安石度亦不至如此執拗彼等

愈沮安石執之愈堅新舊之爭起而國事不可爲矣有清之變法何嘗不蹈此轍至安石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則萬萬無此理意者安石曰立法當用青年而以老成守之理或然歟顧承其事者往往乖戾則非安石之本心而人之負之者蓋多也

士大夫居朝應犯顏直諫退隱仍宜抒其忠愛杜工部之詩豪無怨望至東坡則不免牢騷矣於是李定舒亶得進讒言謂其怨謗其詩有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謂譏支官錢）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謂譏學法律）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謂譏興水利）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謂譏禁鹽）其他觸物即事如此類甚多東坡以此獲咎然神宗實憐之無意罪東坡也

明道先生卒於元豐八年先是明道與弟伊川皆從周濂溪學濂溪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爲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砥窗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

一般黃庭堅稱其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世令明道伊川尋孔顏樂趣學成各以斯文爲一己任明道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嘗推薦表叔張載與弟伊川載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所學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余藏有明刻本理窟）等書人謂之橫渠先生又邵雍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明道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推之無窮）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學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十二卷觀物外篇二卷）擊壤集歌傳於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宋自歐陽修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然後大明康節濂溪伊川橫渠皆歿於神宗之世而明道卒在後

王安石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

余謂新法有可有不可當分別行之若不得人無一而可溫公以爲不可者亦非也若將安石新法別立圖表一一考究事實而更以事事得人進之然後乃可斷定安石立法之是非故余嘗曰徒法不足以自行也

陳瓘與章惇語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又曰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將失天下之望誠哉是言

宋徽宗之世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爲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渡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在景州北）與宋約各不過關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即西京）入夾山時遼親王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爲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

十萬進駐蘆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鬬藥師屢敗僅以身免
逋還蘆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乃遣客禱金
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
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
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來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
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取所得空城而已
燕州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
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喻關喻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
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
灤隸平爲平州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遼張
穀守平州金已遣人招穀穀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

以平州南附宋遼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爲必招金兵金人諜知卽襲平州陷之得負詔札自是歸曲杲檄取瑴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輪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遼主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而金人遂擒天祚由是金人分道而南而童貫遂自太原逃歸矣所謂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爲此以較孫翊以二千人與金人戰於城下無一騎肯降而身殉國者相去何如也

欽宗之世雖有一李綱已不可爲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所欲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物蠹蟲生可不鑒諸

种師道等諸路兵勤王時未始不可一戰乃議論不一而敵已渡河以致受圍

四十日欽宗到此始悔不用种師道言亦已晚矣夫國家至危急存亡之時戰亦亡不戰亦亡雖孤注之擲問不足惜一味搖尾乞憐於事何濟故戰和二字要宜權衡大勢未可一概論也

宋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氣象如何光昌乃始政卽罷李綱相而以黃潛善汪伯彥代又殺陳東歐陽澈決下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金人旣爲宗澤敗於汴當時四方義兵合百餘萬糧支半歲澤表疏數十上請上還汴潛善忌其功從中沮之致澤疽發而沒臨終尙三呼過河宗澤誠社稷臣也

宋之偏安實由於高宗之無志高宗豈惟無志惟恐大位之被奪於人故秦檜得逞君之惡使二聖終不返焉有詞人爲滿江紅一曲詞偶忘之矣意若爲秦檜開脫實罪高宗也當南渡之初良將如宗澤張浚韓世忠而繼之岳飛吳玠吳璘

楊沂中劉琦輩良相如李綱趙鼎輩果能宮府一體兀朮雖横何嘗不可恢復庚申朱仙鎭一戰縱未必直擣黃龍而兀朮之膽已寒即使議和何至奉表稱臣於金割唐鄧商秦四州屬北耶論者以爲秦檜能不恤人言割地求和以保南宋一百五十三年之殘局余謂南宋之殘局保之者宋孝宗也非高宗也有高宗之昏黯而後秦檜得以乘之倘謂秦檜愛國則迎立康王者張邦昌也張邦昌亦可謂愛國矣金人循邦昌故事立劉豫割地與豫其後豫不能立國因而廢之而和議乃決劉豫亦可謂愛國矣余讀史必觀大勢從不苛以繩人秦檜在北依撻辣爲所任同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南自南北自北之策皆撻辣意也且金主沽沒暍卒（宋史作金主日成）子孫爭立事在紹興七年時粘罕已失兵柄矣和議之成在十一年岳飛收復河南州郡且在十年新主之立甫三年徒以兀朮之言以爲河南不當予宋遂執宋使王倫而兀朮欲建功於南耳當是時

知之者惟一秦檜故得播弄其間務促和議之成不特兀朮可以邀功而秦檜亦得聯歡於金也以宋人之麻木不仁金人分兩道入蘄黃渡江且以爲小盜事在建炎三年則種種爲秦檜蒙蔽益可知矣秦檜爲萬世痛罵有時罵得不當余不求其迹而攷其時誅其心且以金史對照宋史故著於此毋惑於書生之見轉以檜爲忍辱負重人也

張魏公浚 南軒先生之父也朱子作行狀載在南軒集言之極詳有人述朱子言謂當時出於南軒筆其後朱子亦悔之且有祇爲南軒下筆難之詩余校刻史忠定浩 尚書講義亦以時浚用兵中原浩頗持異議論者遂多貶之然浩老成謀國計主萬全固未可據短視者目力以定其所見之得失也余此論爲孝宗之時言之也若以高宗之時論則浚之功足以掩其過彰彰矣自帥師勤王追及高宗於瓜洲得小舟以渡至鎭江其後爲川陜宣撫處置使上命浚三年

而後用師及撻辣兀朮皆在淮東浚聞兀朮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當時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爲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朮自東西赴陝西浚合六路兵至富平金人擊環慶路趙哲軍哲退浚斬哲由是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府之和尚原瀧州之方原而已浚退保閬州金人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明年金人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繞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吳玠棄和尚原度玠其必深入乃嚴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人決意入蜀復不得志蓋賴玠璘之力也夫出師勝敗本不足計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且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然則

浚之主戰雖喪陜地而蜀仍保金人雖得陜西而兵已殫更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解元成閔與戰於承州今高郵十三捷仇悆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皋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朮知爲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又明年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安世軍以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楊幺據洞庭浚謂上流不先去幺爲腹心害會岳飛至急攻其水寨幺赴水死浚又自湖南會諸將議防秋又明年更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夫有紹興八年以前經營乃有紹興九年歸我陜西河南地之舉是浚經營北方正所以保障東南浚之忠勇豈可以其小節而沒之然則魏公在高宗之世功績已彰著於史至於孝宗之時天下粗安史浩之不敢開邊釁者

余謂計出萬全非迴護鄉人也時爲之耳而魏公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其卒也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不得祔葬先人塋命其子嗚呼眞無愧南軒先生之父矣有所爲而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者義也南軒之言不啻爲魏公寫照

史謂孝宗雖有志復讎而無能輔其志者蓋不滿史浩也史浩始終不主用兵孝宗嘗問浩浩曰先爲備禦是爲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寇至則斂兵謂之恢復得乎金使燕人劉蘊古僞降會濠梁奏北方萬餘人歷募欲以營田蘊古願得自將以與敵角陳康伯張燾辛次膺咸是之浩曰是必姦人來爲虜間不得施其技姑以此反國耳召蘊古詰曰樊噲欲以十萬横行匈奴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駭失色後竟因刺探機事私使其僕北歸伏誅張浚屢奏欲取山東浩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

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以解山東之急耶上疏曰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良將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當張韓劉岳各領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猶不能復尺寸地今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苟有其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又與張浚詰難曰相公以大讎未復決意川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浚終不聽於是不由三省密院經檄諸將出師矣浩遂乞罷相職而是役卒有符離之潰金人以書索地及歲幣乃復議和致改兄弟爲叔姪俱去大宋而稱爲宋皇帝在魏公當時以年老報國情殷固猶是初志也而忠定度德量力持論

正大後世以老成持重爲誤國則不切時勢之論也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雖乾道元年受和議之辱自陳康伯卒洪适葉顒魏杞蔣芾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爲相惟俊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爲人亦議其虛誕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胡銓嘗薦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召入館（爲秘書省秘書）不就後爲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其後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栗不合仍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朱子雖不見大用而洞明當日情勢不爲復讎大言而兢兢於大本急務選任綱維化

俗養民整軍而整軍則列之於後蓋軍政與內政相輔內政不修雖有良將又焉用之孝宗之世號稱小康朝有儒臣之效也

不特朝有儒臣而講學之盛亦無踰於斯時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熹時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爲還魂鼎爲尊魂胡安國爲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尙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朱熹又受學於侗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栻者魏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也有呂祖謙爲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九淵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由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異然鵝湖講學之後

漸歸一致義理之學明而人心正中國人心風俗之厚超越寰球則宋儒講學之功而獨盛於孝宗之時者也然則宋之不亡諸儒之薰陶不大有裨哉

乾道淳熙間宋既不主用兵而金世宗雍賢明仁恕號爲北方小堯舜即如正隆(世宗年號)十年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以分其國來請命詔不許十五年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城叛詔不受即此兩端已可見其能識大體息事寧人余謂孝宗之時可以杌安者彼不犯我而我犯之則曲在我矣倘不過金世宗雖欲不用兵豈可得哉

光宗瞶瞶韓侂胄始用事寧宗用侂胄策定議伐金侂胄自負定策功(寧宗之立侂胄主之)希不次之賞其用兵也有爲而爲者也開禧二年金兵大舉南下連陷蜀漢荊襄兩淮諸郡東南大震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僇矣然繼之者則爲史彌遠所誤暴易暴也

蒙古鐵木眞稱帝於斡難河時寧宗開禧二年取金西京及沿邊諸州遂大掠居庸關時嘉定四年圍金燕京拔河北河東諸州郡時嘉定八年伐西域諸國攻高麗降之時嘉定十二年當嘉定七年鐵木眞駐蹕於燕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三十乘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遷於汴後一年而燕京陷蒙古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永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大敗金人於壽陽其後金陷黃蘄引還宋兵追敗之於是金使人來請和金衰而蒙古起其兵力達於東印度矣鐵木眞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正角能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鐵木眞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曲方語好生而惡殺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卽日班師

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眞德秀魏了翁等爲執政侍從人以比慶歷元祐自嘉祐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

數年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寖有君臣相狠之跡矣嘗紹定四年趙范趙葵大敗李全全走死遂復淮安明年以孟珙屯襄陽蒙古使來議伐金許之又明年孟珙復鄧州史嵩之會蒙古伐金取唐州孟珙會蒙古塔察兒圍蔡端平元年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城滅金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於是金亡矣（自完顏旻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

金之亡也忽焉宋獻金俘於太廟其喜可知然敵可讎乎甲敵滅而乙敵興國不自立而利人之滅無益也況起而與吾敵者更有甚於昔者乎宋人未之悟也

既獻金俘趙范趙葵欲乘金人之亡爲恢復計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

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師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范不聽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慶歷中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大學仍請以周惇頤等從祀徐僑李直繼以為請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澈孔孟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朕崇奬儒臣之意理宗此舉可謂維持名教董正人心不特為史册光而繼孝宗之志崇儒重道廟號曰理洵無愧也

賈似道建第西湖葛嶺自娛五日一乘船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

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詔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自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然則宋之亡亡於度宗實亡於賈似道也執政不得其人至於亡國實痛心焉帝㬎帝昺局蹐一隅厓山之慘千古未有然忠義之士雖板蕩而不絕者崇儒之效也讀萬季野宋季忠義錄感慨繫之矣

宋季忠義錄一書見於王漁洋香祖筆記余所得爲十六本與筆記所載多四卷實季野未成之書爲之校讎付梓別附文丞相督府忠義傳表宋季忠義死事年月表（起乙丑迄己卯凡十五年）以資參攷因更讀黃東發古今紀要逸編即理度二朝政要也及戊辰修史稿宋之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家存亡之故益可以見

元人數典忘祖稱其國姓曰奇渥溫氏而舊史因之自清高宗既命館臣改譯

復據蒙古源流證元之國姓爲博爾濟錦氏數百載相沿之謬至此始爲之釐訂焉博爾濟錦卽孛兒只斤之異譯也今蒙古喀爾喀諸部非博爾濟錦氏不得爲台吉蓋猶自別於庶姓見柯劭忞新元史

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爲忙豁侖譯音之變爲蒙兀兒又爲蒙古金人謂之韃靼又謂之達達兒蒙古衣尚灰暗故稱黑達達其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爲白達達野達達詳新元史氏族表其國姓曰乞顏特孛兒只斤氏太祖十世祖孛端察兒之後稱孛兒只斤氏考也速該又稱乞顏特孛兒只斤氏孛兒只斤突厥語譯義灰色目睛蒙古以灰色目睛爲貴種也見柯劭忞新元史

阿蘭豁阿嘗束箭五枝謂其諸子曰汝兄弟五人猶五枝箭分則易折若合爲一束誰能折之汝五人一心則堅強無敵矣其後宣懿皇后猶引此言以教太祖云同上余謂斯言不特一家推之一國莫不皆然一家兄弟不睦必受人欺一

國係屬不和必受人侮甚至同一中國彼疆我界竟欲互相雄長外侮之來多由於斯至於社會一盤散沙士農工商各自爲謀而士與士農與農工與工商與商又復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欲以禦外安可得哉蒙族處於漠北阿蘭豁阿之時方半開化尙知此理邇年以來科學未嘗無進步而私德日墮公德初未有進故余謂欲講羣學曷先講束箭五枝之義

札剌亦部强盛以千車爲一庫倫有七十庫倫恃衆與契丹相拒契丹渡克魯倫河大破之札剌亦敗衆逃至莫拏倫牧地（莫拏倫者蔑年土敦妻也生子七人）札剌亦有小兒掘速都遜草根食之莫拏倫乘車出見而呵之曰此我牧地何得踐蹋以車輾小兒有死者札剌亦人怒驅其牧馬以去莫拏倫諸子聞之不及甲而追之莫拏倫私憂曰吾兒無甲何以禦敵使其子婦載甲從之及至諸子已戰沒（同上）

余曰弱肉强食之時非執干戈不能自衛吾兒無甲一語可以深長思也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孔子且不廢兵然則黷武不可而尙武之精神中國人固有之卽以字義論我字從戈謂取自衞國字從或或說文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逦作域是人之生與國之立卽必有自衞之力乃可圖存

當元未混一以前從太祖征西域者爲耶律楚材楚材爲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爲金尙書丞太祖至中都訪遼宗室聞其名用之時西夏人常八斤善治弓謂楚材曰國家尙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亦左乎楚材曰治弓尙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其後遂大用余謂楚材此言可謂知本矣治弓用弓匠人皆知之治天下用天下匠人轉忽之天下匠雖不多得全在上之人求之耳且治天下非一匠也詩云各奏爾能合無數良匠而以一大匠董之庶有豸乎柳柳州梓人傳尤不可不讀也

元世祖命劉秉忠許衡定官制以中書省管政事樞密院管兵御史臺司糾劾

又設行省行臺使內外均其輕重以相維繫立法之善殆爲唐宋所不及余謂行中書省尤爲制之最善者中國幅員廣闊南北情勢不同而欲號令整齊惟行中書省承上之命斟酌變通地雖分而實合政雖異而實同明清之制皆沿於元惟元不善用人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多以蒙古人爲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恣睢於上貪吏掊克於下痡民蠹國率爲召禍之階甚矣有天下者不能有所私也

自唐末疆域分裂歷五代至宋遼與西夏尙據邊陲金滅遼克宋趙氏南遷劃分南北又歷百餘年而元興迨世祖取江南中國始統於元爲元之疆域九州而外幅員尤廣世祖以前阿母河別失八里俱置尙書行省至元初別失八里大州斡端等俱置宣慰司又太祖分東邊之地封諸弟分西北邊之地封諸子其後皇孫旭烈兀建國波斯與朮赤察合台之後並爲三藩見新元史地理志方中履

所謂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東西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者是也見古今釋疑歷代州郡注

漸元史地理志二於遼陽路廣寧路瀋陽路開元路攷證甚詳可補舊志之闕舊志廣寧府路下有豐州柯氏曰金史地理志豐州屬上京路領縣一始興寰宇通志與明一統志亦均引元志開元城西南曰寧遠縣又西北南曰南京又南曰合蘭府又南曰雙城直抵伊麗王都正西曰谷州西北曰上京上京之南曰建州西曰潞州又西曰黃龍府金改爲利涉軍又西曰信州治信武縣北曰豐州治始興縣東曰永州曰昌州曰延州東北曰哈州曰奴兒干城皆渤海遼金所建元廢是豐州入元已廢世祖於阿八剌忽立城名曰豐州特以豐州爲城名非置經制州也舊史載之非是

東寧路本高麗西京至元六年高麗人崔坦等以西京府州縣鎭六十餘城來

降八年置東寧府與高麗畫慈悲嶺界柯氏曰崔垣等所獻之六十餘城其地名可考者曰定遠府郭州撫州黃州（領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五縣長命一鎭）靈州慈州嘉州（遼隸順州）順州（在順州東北）殷州宿州德州（領江東永清通海順化四縣事遠柔遠安戎三鎭）昌州鐵州（遼隸東京道）泰州（遼隸上京道金移治長春州）价州朔州宣州成州熙州孟州延州雲州

太宗四年高麗人洪福源率西京都護龜州四十餘城來降立鎭守司以撫其衆六年徙其衆於遼陽僑治遼陽故城中統二年改爲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三年又立瀋州以高麗質子爲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元貞二年併爲瀋州等路柯氏曰總管府所轄者曰新城州遼城州哥忽州建安州南蘇州水底州蓋牟州代那州滄條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以上十四州並無城郭是高麗降衆各以其酋長領之

西南之孟傑路夢安路山靖路建昌路德昌路臨安路廣西路元江路大理路

鎮康路蒙憐路柔遠路鎮康路麓川路孟昌路蒙几路雷州路鎮安路等東北之嶺北省和寧路等在今喀爾路杭愛山東或爲元新拓地或宣撫諸蠻部所建或沿宋舊而略爲擴張皆可攷證元疆域之廣也（新元史參李兆洛歷代地理沿革圖）

世祖中統元年車駕幸燕京五年建爲中都大興府仍舊至元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築新城而遷都焉京城方六十里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迴九里三十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崇天之左曰星拱右曰雲從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厚載（見新元史）元之城門之名十一舊都人士惟平則齊化二門尚稱之大內六門惟東華西華沿用之餘則泯然矣

元鐵木眞在蒙古稱帝（自開禧二年丙寅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乃七十四年齊次風歷代帝王表註作七十二年非）至世

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亡宋凡七十四年明年庚辰渾一天下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而亡蓋八十九年也明人修元史倉卒成書緟複排漏讀者病之乾隆中錢竹汀（大昕）思別爲一書成補志補表及列傳百餘篇然未卒業今藝文志（余藏有是書）氏族表俱刊行於世列傳則佚而不傳膠西柯鳳柯（劭忞）撰新元史竭十餘年精力爲書二百五十有七卷凡太祖力征經營武功燀赫史官失於紀載者悉詳其事世祖以來紀綱法度與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百官選舉食貨禮樂輿服兵刑均各爲志既詳於舊史而當時之士功名文學節義顯者補爲列傳其列傳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五十四爲外國一至九尤足攷證其時與中國往來及兵力之所及焉誠鉅製也學者不可不讀

天下之勢由分而合雖阻山限海異類殊俗終歸於統壹然天生聖人爲一世之主必使華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天理明地利得矣天翻地覆夷

狄反爲華夏之主則自元始也
元太祖蹂夏殄金蕩平西域師行萬里猶出入戶闥之內太宗寬平仁恕自謂
有四功四過四功之中如無水處使百姓鑿井其一也定宗賞罰之明非太宗
所及舊史不詳考其事謂前人之業自帝而衰誣矣憲宗聰明果毅內修政治
外闢土地親總六師壁於堅城之下然天資涼薄精嫌骨肉蒙古之內亂自此
而萌世祖仁明尤崇儒術召姚樞許衡竇默等敷陳仁義道德致治之隆庶幾
貞觀成宗席前人之業因其成法而損益之武宗舍其子而立仁宗與宋宣公
舍與夷而立穆公無以異英宗之弒文宗之篡奪亦帝爲之歟仁宗孝慈恭儉
不邇聲色待宗戚勛舊始終以禮立科舉之法得士爲多然余謂後世以科舉
牢籠多士使天下橫議者皆箝其口則得矣人才束縛於科舉之中創造緜庸
四字由是泯泯焉則謂元之科舉之害實相沿於五百年可也英宗嚴明過仁

宗然蔽於鐵木迭兒既死始悟其奸又置其逆黨於肘腋之地故南坡之禍由於帝之失刑非由於殺戮也舊史所譏殆不然矣泰定帝討鐵失等弒君之罪當矣文宗篡立欲厭天下之人心誣衊之辭無所不至惜乎後世之君子不引孔子稱叔孫昭子之言以論定其事也燕鐵木兒立文宗文宗固讓於兄猶仁宗之奉武宗也明宗之弒蓋出於燕鐵木兒非文宗之本意然既與聞其弒是亦文宗弒之而已燕鐵木兒挾震主之威文宗無所可否日與文學之士從容翰墨而已元祚之衰自此惠宗即順帝自以新意製宮漏奇妙爲前所未有又曉天文災異洊享國三十年姦人植黨戕害忠良盜賊四起又務姑息樂其所以亡者帝之謂矣北走應昌獲保餘年幸哉參錄柯氏本紀贊語

至元十七年大發兵擊日本明年阿剌罕等軍東征諸將棄師於海島而還二十年復命阿答海發兵擊日本二十三年詔罷征日本兵

至元十九年征緬國以大卜爲右丞孛的斤爲參政領兵以行二十年諸王相答吾兒等破緬西南夷十二部俱降所謂金齒十二部也二十四年復征緬二十九年征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者夷譯名其酋世傳其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自古不通中國世祖中統初命將征之不能達而還後遣使招徠置八百木句又有大小徹里本古產里伊尹四方獻令曰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又曰車里後訛爲徹里云其地在元江南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

成宗元貞二年大徹里胡倉來降立徹里軍民總管府又置聯東路當孟弄二州大德元年及武宗至大二年兩次用兵仁宗皇慶初再寇邊降詔招撫之文宗嗣位八百媳婦使者昭哀入貢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大吉剌北至孟艮府自姚關東南行五十程乃至其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

屬車里平川數千里幅員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𥟗種剌花樣於眉目間雕題也好佛惡殺俗名慈悲國

至元二十一年詔鎭南王脫歡擊占城占城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東瀕海西際爪哇南通眞臘北與安南之驩州接壤都城去海一百二十里近瓊州脫歡假道安南不許脫歡遂擊敗陳日烜兵入其城而還二十四年復詔脫歡擊安南大破之陳日烜棄城走於海二十五年脫歡軍還爲日烜所敗二十九年安南入貢復徵其王入朝

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八十九年其得天下也以武力而姚許竇等之佐世祖也實在未入關之前既入關王文統以言利信用而許與姚竇皆其所忌嫉已疏之矣自至元二十四年用桑哥爲右丞相時即位巿八年也開國承家小人弗用即此可見元之始政矣其後征緬甸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

都魯迭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賊賂貽羞域外守令以下亦復黷貨罔民欲永其祚得乎

盜發宋六陵一事詳載於黃黎洲冬青引註及萬季野宋季忠義錄唐珏林德陽傳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然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二十一年乃甲申是發陵或在戊寅（下江南之三年）而發所收金銀修寺在甲申也既有年月日可稽雖陶九成亦無能爲之諱而謂法制已明矣況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因楊璉眞加言而毀宋郊天臺二十三年又從桑哥言命楊璉眞加遣宋宗戚謝儀等入質是楊璉眞珈總江南浮屠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皆桑哥縱之而狠狽相依政以賄成於此益可見矣且楊璉眞加不特發諸陵也大臣之墓亦發之所謂法制已明者如是如是其

後楊璉眞加雖加顯戮然已荼毒不堪矣

自元史觀之典章制度非不善也崇儒重農（如立興文署等頒農桑輯要諸路等）治水濬渠非不爲民也而佐治一不得人上德無以下宣則怨歸於朝矣且爲相者皆蒙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士沈於下僚所賴者吏師而已朝有苟且之政士無謇諤之風有貪婪之實多欺誑之文益之順帝荒於遊宴窄衫唐帽箏笛未終而驚破漁陽鼙鼓中矣徐壽輝方國珍張士誠輩皆朱元璋之先導者也毛葫蘆義兵何足禦方張之師哉

王敬所曰世祖平宋之後雄心未息又征交趾（即安南）擣日本伐占城兼之四方反叛命將出師殆無寧日郝經言於世祖曰國家建極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挫破糜爛以攻取則有餘夷風苟簡以守文則不足故其經制次第以及臣下謨謀雖時有

一二可者而成武享國不永藩治未孚迨及順帝則倒裂毒亂純于夷矣

余嘗論仲虺之誥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爲弱者昧者亂者將亡者警之之詞非爲兼者攻者取者侮者利之之說也若爲利之之說湯何以有慚德周何以繼絕國哉元之伐占城征緬何及八百媳婦安南皆所謂弱小民族也彼未嘗有損於我而我必欲征服之勞師襲遠得不償失非漢武征西域者比也兵力既耗於遠塞財用益括於中原而大勢去矣雖能土木之役（成宗大德二年）遣使問民族苦（大德三年延祐二年）訪求人才（至元二十三年）詔求遺逸（仁宗延祐元年）何足裨於人心況皆其惠而不實者乎更以國族之特性而言蒙族好武而寡文入關以後棄其所長而未能補其所短諺所云好喫懶做之風一一染之以致關內外習氣愈趨愈下智識猶是中古而自元混一以後驕惰益甚愚民政策受之而不覺歷明至淸以迄今日民族特性消磨盡矣哀哉

庫庫特穆爾元之世臣也當元之將亡也封爲河南伯總制諸道軍馬宜如何戮力同心共支危局乃鋪張揚厲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鹵簿甲仗亙數十里且與李思齊等同室操戈經年搆兵竟以私讐而忘大義及順帝討之且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是患得患失之小人耳其後支搘西北不過擁兵自植而已豈爲元哉然元之所以待庫庫特穆爾者亦多未盡削爵未久旋復其官是非不明措置失當順帝應任其咎

一國之亡多由內訌觀順帝之詔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積造訛言塗炭郡邑此訌於愚民者也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李思齊等各懷異見稱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此訌於大將者也及詔太子總兵而太子久思內禪出師無功乃下詔歸罪太子罷大撫軍院父子意見益深此訌於宮闈者也有此三內訌雖無朱元璋國欲不亡得乎元當立國之時以其武略開疆

鬬士而有餘及其將亡之際撲盜倘匪而不足何也上下不交紀綱日墜各私其私各利其利故耳及其將亡遣兵戍河南諸路清高宗所謂舉江淮汝潁棄爲度外猶奕棊者于楸枰邊角悉皆拱手何補全局哉

朱元璋以皇覺寺僧爲郭子興親兵以募兵得七百人爲鎭撫以諸師無足爲謀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以計撫驢牌寨之衆三千夜襲元將於橫澗山降其卒二萬幷軍而南道遇李善良與攻滁州下之是爲發跡之始其後定計取和州總其軍慮諸將不相下方議分工甓城期以三日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皆惶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是爲得民心之始旣敗海牙於峪溪口諸將請直趨集慶獨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鎭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遂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饑欲取

資蓄歸曰渡江幸捷當乘勝前若舍而歸江東非我者也悉斷舟纜順流趨太平入城秋毫無犯自領元帥事於是子興部將盡歸朱元璋矣遂擊海牙於江中大破之元扼江之兵遂盡乃悉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無恐賢人君子禮用之舊政不便吾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悅此如漢高入關約法三章實得天下之始也諸將旣奉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朱元璋兼總省事置官屬其後築禮賢館以處名儒鄱陽湖一役陳友諒兵號六十萬驍將張定邊直犯元璋舟舟適膠淺若非常遇春從旁舟射卻定邊逼海復來援則幾陷於敵矣迨至涇江一戰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子善兒而子理奔武昌（今武昌有陳友諒墓攷江夏縣志或曰疑塚民國初元饒漢祥誌其墓意者陳理奔武昌時負其骨以歸而葬之於此乎）遂自將征陳理圍武昌分徇湖北諸路皆下還應天即吳王位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法度不行威福下移馴至

於亂今宜鑒之戊申即帝位是朱元璋幾經憂患躬冒矢石而後得所謂此困心橫慮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是也宜其悅服孟子之言而草芥寇讎之說可無耿耿於懷矣

張士誠既降復叛收復最後平心論之當時陳友諒方國珍輩猶項羽之於劉邦本屬敵體士誠之王吳若可遷怒於吳民然則項羽之王楚劉邦亦將遷怒楚民耶蘇松嘉湖之增賦實由張士誠之後降朱元璋亦忍人哉

詔求直言而平遙訓導葉伯巨下獄死矣刑部主事茹太素杖矣既杖而又採其疏數事行之何也言之用不用則在於上不聽其言已矣而下獄瘐死之後尙有言者乎言者無罪既杖之矣是必其言有不足取今又採其言則杖之寃矣無一而可有明一代折辱儒者之風實太祖導之也

俾科舉論有司察舉賢才其政善矣（能科舉者十年）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

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分類如此未免不倫士之膺此選者究能副所實與否而察舉者究能稱其品而無冒焉與否未可知也

始南北更調用人是爲迴避本籍之始然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調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柳州之地選用余謂此舉瑣瑣不成政體至邊遠省分爲安置不稱職之人更非所宜可謂朝無人矣

洪武十五年壬戌復行科舉明年頒科舉條式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此制相沿至清光緒間其鄉試爲癸卯科止會試爲甲辰科止（癸卯甲辰爲恩科）其間雖有變更而

自元以來五百有餘年之相沿亦已久矣
解縉一疏可謂寫盡太祖一生大病其言有曰鋤根剪蔓誅其奸逆未聞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間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
嘆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篚右綰組符雖
曰立賢無方亦孟忧恂有德又曰地有盛衰物有盈虛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
於所過之津後之蠶金本此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
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
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書上帝稱其才尋改爲御史其後其父入覲帝
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遂能歸
洪武二十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余曰文武不宜分途但軍政民政確有界限韓
非子曰聖人治吏不治民蓋吏得其人而民始可治此雖法家之言不合於民

治精神未嘗非爲政初步也若論民治精神必如文中子所戒言政而不及化能化乃可收移風易俗之效而全民鼓舞矣全民鼓舞人人效其技能守其秩序不特四維咸張而鄉三物皆將備舉此政本也反之法家所謂治民者言政而已更反之武臣預民事將不知所謂政矣然武臣亦未可一概也武臣愛民者儘多文臣殃民者亦復不少若法制嚴明信賞必罰司牧之選必擇勤政愛民之人雖不分途未嘗不可不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美錦未製縱有子羔之賢孔子猶曰賊夫人之子也

洪武二十七年命禮部議旌表例時日照縣江伯兒割脅肉以療母病不愈禱岱嶽廟誓母疾愈殺子祀之已而母病果愈竟殺其三歲兒守臣以聞帝怒逮杖之因下禮部議旌表例臥冰割股聽人所爲不在旌表之例余曰人子不得已之時苟有可代親之死者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旁觀者

以爲違道傷生切己者以爲殺身成仁君親一也其事雖愚其心可哀然殺子祀神則爲情理之外矣且孝慈二字豈可偏廢帝杖之是也江伯兒受其杖其心愈痛矣然世之溺愛妻子而忘其父母者對之豈不愧死至如未嫁守貞昔之人論之詳矣余謂此亦其志然也大丈夫不奪其志者究有幾人一弱女子能不奪志則亦可矜者也至旌表與不旌表於彼何與

元之遣使攷察水利余惜其事蹟未彰太祖遣使修天下水利因地修治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可謂事業彰彰所遣者爲國子生書生初出茅廬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事無不濟國子生皆有心人也往年余嘗預辦淞滬善後見金陵大學學生調查災區報告極爲詳盡迥非官吏一紙書可比是亦明之國子生也其後濬蒲章塘河自龍華江至七寶鎮及滬北河道曰鵝艫浦西起李家樓東訖泗漕廟曰沈金港南起潭子口迤北折東迄蘆涇浦曰西泗

塘南起走馬塘北迄蘊藻河今兩河均有碑記國家助款兩處不過三十餘萬地方款半之而次年大旱兩河灌溉所及稻粱豐收與所出之款豈止十倍於此益徵水利之不可不講矣

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史贊其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修人紀重風裁至用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云云然余則深惜過于精刻待大臣有始無終耳

建文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且言建文闔室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出亡此其言誠是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考雖有舛訛或未必悉由附會且史傳黃觀募兵未還或謂曰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此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難徵覈姑從闕疑故迺

鑑輯覽有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爲遜國之說而附錄出亡之略而復辨之如此（見通鑑輯覽）

棣自立爲皇帝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棣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觀此出亡之說益不足信如果出亡棣必不如此說）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棣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會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亦至遂與孝孺同磔於市其門人廖鏞廖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尋被逮俱坐死今金陵方正學祠尚有後嗣管理其奉祀費出省帑助之方氏後人余嘗與往來瞻拜祠堂景仰深之其絕命詞曰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當時被殺者齊泰黃子澄方孝孺而外如練子寧卓敬鐵鉉景清皆夷其族廖鏞廖銘而外如胡子昭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鄭居貞皆坐死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最先死未幾王艮飲鴆死都給事中龔泰投城下死葉福守門死衡府紀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經死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同自殺皆在棣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觀副都御史茅大方大理少卿胡閏修撰王叔英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御史高翔謝昇宗人府經歷宋徵刑部主事徐子權浙江按察使王良蘇州知府姚善漳州教授陳思賢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赴水死御史曾鳳韶自刎死王度謫戍死谷府長史劉璟下獄死他若御史葉希賢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希賢或曰從帝為僧出亡名應賢或又曰後為雪菴和尚景先或曰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樵夫可謂慘矣

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位去者四十餘人世遂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濟朝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惠帝爲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河西傭爲傭莊浪魯氏冬月常披葛衣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避之後竟死莊浪補鍋匠往來川中業鍋一日於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其人曰馮翁能爲詩號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玉山樵者或謂建文遺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建文崩投水死儲福爲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勾入籍中不食死龔翊爲金川門軍門開慟哭遂隱而死雖正史未爲詳載而遜國諸書所錄節義慄然有裨名教見通鑑輯覽余謂宋季死義有萬季野忠義錄明季死義有高隱學正氣錄燕王篡奪死義者實繁清余美英錢塘人嘗撰遜代陽秋二十八卷取私人著述薈萃成書亦西漢

傳節義之意也

建文出亡余斷爲必無之事但史仲彬則著致身錄程濟則著從亡隨筆明末東萊趙士喆則依據兩書參以皇明通紀吾學編昭代典則朝野彙編從信錄續藏書表忠記而成建文年譜二卷余藏有是書就是書觀之建文年六十四歲而卒自大內火起從鬼門遁去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夜次神樂觀始與諸臣爲師弟子從者二十二人適吳江依史仲彬旋去吳江適雲南應能應賢程濟從自鎭江道六合次襄陽如蜀入雲南又至吳江遊杭自寧波渡海自閩如粵後如蜀遊漢中又嘗至武昌天台適廣又至漢中去雲南如廣西至南京至京師迎居西內是歲終此所書之大概也余謂出亡果有其事亦當僻居荒徼斷無漫游四方之理武昌杭州爲省會重地南京爲舊都會行踪雖祕豈無冒險之虞程濟雖云精于遁甲謂危險中多賴其力以伸其神說然揆於理尤必

無也至於至京師迎居西內目爲老佛而是歲終矣不啻小說家作團圓一結束尤爲離奇錢士升日建文出亡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載其事當時禁網雖寬散佚尚隱至史仲彬致身錄劉琳拊膝錄程濟從亡隨筆出而其事大顯云云余謂史仲彬劉琳程濟皆不忍死其君者也後世毋爲所惑

永樂元年徙封寧王於南昌始以大寧地畀烏梁海自北平兵起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奇兵從之戰數有功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畀之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入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吳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西南綿亘幾五百里頭因浦港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

淤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曰白茆浦在太倉東北）徑入大江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在崑山東南）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闊庶幾復禹貢三江入道之舊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永樂三年遣中官鄭和使西洋和雲南人世謂三保太監是也賚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二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徧歷西洋宣示威德未幾復命和往徧賚諸邦由是來朝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酋長作史者以爲古來宦官所未有然淸高宗則謂安知非夸飾之詞是也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然中國前後耗費不貲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不特不足誇耀遠域適爲中原之大辱也

永樂九年浚會通河河爲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建都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日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工部尚書宋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南無入洸北無歸河匯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然則運道之關不僅爲漕運也而後世實利賴之

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所謂賈魯河故道也自洪武時河決原武貫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又決溫縣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命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

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潤川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引河自開封復由故道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合於汶出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遂開此通胸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余藏有西北文集長平畢亮四振姬撰振姬明崇禎壬午解元卒於康熙二十年議治河凡三篇第一議略云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明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南貫讓治河之三策愚取一焉不與水爭尺寸之地今欲救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塞其決決止乃濬其淤要必明於分合高下之勢施其功禹創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一渠自犨陽縣東引入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一渠旁西山以東過今濁漳夾石碣石入海始九渡終九道天地之數固然禹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其勢平也定王五年河徙乃失禹之故道支流淤絕經流

獨行稍稍排水澤而居之齊爲塞塞其淤趙魏爲隄隄其潰此古隄防所由起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之流不分其勢自横也更二十年帝臨決河負薪土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十年無水患元成間屯氏河塞乃決於館陶灌四郡三十二縣議者尋屯氏舊迹東都至唐河不爲害五代河繞梁山東北入海宋興河數西決慶歷嘉祐間河分爲二北流自恩冀乾寧入海東流自德滄入海紹熙又分爲二一合南淸河入淮一合北淸河入海金末梁山又塞河自開封魏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明興河決黑羊山南入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入淮永樂疏入故道（即浚祥符縣黄河故道也）正統又決滎陽弘治決金龍口横衝衛河萬歷決張秋崇禎決白馬河貫汴城而南王商謂水不入城横流至此天地之變也河之分與不分塞與不塞利害較略也畢氏言之綦詳凡治河議三篇河

決議一篇議論通達多可採取余觀治河之不得其法其本源在省自爲政並不統籌全局各就所謂利者而求其利所謂害者而去其害於是利未形而害已至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統籌利害而順水之性尤在不與水爭利則永久之利即全局之利萬萬不可陽於一方沾沾於一時治黃河如此治各郡國河道亦如此也（古今水勢有變遷不可過於泥古亦不可僅顧一時之輿論宜取古書合於今者用之）

築海門捍潮隄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時海溢舊隄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青浦築土山立堆表識既成賜名寶山（謹按即寶山縣所自始昔人云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今則滄海變遷矣）帝親爲文記之（金君巨山寶山人也以永樂碑記示我文極雅馴永樂十年五月立石）

十二年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書成名曰大全頒

行天下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有折衷後儒少之余捜藏經書大全皆明刻也

十三年開淸江浦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淸口爲水陸孔道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淸江浦（宋轉運使喬維岳皆開此浦瑄復濬之）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十七年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倭數寇海上劉江度形勢請於望海堝（在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爲瀕海要地）築城堡以備倭人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仁宗洪熙元年建弘文閣帝親授閣印曰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可謂知本矣

詔法司慎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深憫之自今悉依律擬罪若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可謂仁矣

宣宗宣德四年始初設鈔關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七年揭豳風圖於殿壁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於圖右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英宗正統元年始置提督學校官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疏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爲令

十年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附學生）

十三年禁用銅錢洪武中鈔一貫折錢一千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此可謂昧於本末輕重之施矣

吾鄉先生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

京師知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㠊強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如陳先生風雨瀟晦雞鳴不已誠可風矣

土木之變王振罔罪該萬死然以五十萬之衆全軍俱覆致額森擁帝北去以帝王親征而草草如此千古奇談都督粱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直閣學士曹鼐張益等雖死有餘罪焉甚矣軍旅之不可不講於預也

郕王以介弟監國故君未返何得草草即位所謂口傳帝旨者祝靈武致寶靖康手勑更無實據郕王再三辭讓是也乃羣臣不能體其意致有異日復辟之事吾於于少保亦不能無責焉

英宗既返景帝理宜致政徒然相持而泣送上皇至南宮彼此既不以誠意相

將而景帝戀戀大寶自取其辱其後三年夏五月復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子見濟爲皇太子益見其肺肝當時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獨以爲不可尙書王直亦有難色卒因太監興安厲聲一呼而事遂定余深怪于少保既深知其不可果已言之耶言而不聽則當去若未言耶則仗馬寒蟬烏足爲少保余又不能無疑其後少保之死人咸寃之惟春秋責備賢者惜其不見幾以去至景帝實無可怨矣

見濟既卒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先後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同之言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綸之言曰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本當時果採二臣之言光明正大乃不惟不納其言反從而下之獄大風揚沙天地晝晦早已示之幾矣章綸諡恭毅敬鄉樓叢書有章恭毅公集十二卷鍾同字世京永豐人

大理少卿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先在南京亦上疏言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疏入不報明年莊以事至京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章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徐正迎合揣摩請出沂王而返遭謫戍高平伐樹之說而轉納之其後天順復辟正平皆伏誅小人枉自爲小人

英宗復辟本屬合於大義但奪門而入大錄功臣殺于少保等則與景泰戀戀大位又何異耶其廢景泰帝一制亦不得體徐有貞不學無術亦可見一斑

余讀史至土木之變以迄復辟八年之間天翻地覆實逃不得一私字凡事有所爲而爲之與無所爲而爲之祇在一念當時額森掠帝以去其用意何如未可深測以郕王監國斯舉極爲正大即額森欲納帝拒之也亦宜迨帝已遄返

理宜歸政乃復戀戀大寶兄弟隔絕並朔望朝謁之虛文而亦廢焉易儲不已至於伐樹見濟既死尙思耀潛卒至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位既不保命亦遂亡天道好還亦可鑑矣英宗復位禮亦宜之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片玉因汪妃不還玉玲瓏一言可概英宗之無大度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明之元氣至此大耗豈惟有明即淸之所以亡亦未嘗不基於戊戌庚子也良可慨已

吳康侯(與弼)爲明大儒乃出爲石亨引薦授左諭德不就請以白衣假讀祕閣可謂知幾但究不如不赴闕之爲愈也編修尹直因私憾而作瑣綴錄一書以謗賢者後儒羣爲辨誣尹直固無忌憚之小人然士君子進退不可不愼於此見矣

薛文淸公(瑄)學本程朱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所論甚當然躬行所以自踐著作所以教人兩者不背如薛先生有讀書錄二十

卷及全集果如其言則不必有斯讀書錄矣學者不可不察

憲宗卽位成化元年二月詔雪于謙寃可謂能幹父蠱矣制辭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云云可謂深得大體余以責備賢者之故疑及少保當日委曲求全事定以後不能潔身而去然畢竟是社稷臣也權奸並嫉見於制辭景泰當時亦何嘗不疑其拳拳故主英宗復辟而殺之非英宗本意也徐有貞旣放石亨旣誅于少保乃得昭雪御史趙敔一疏正中憲宗之意敔固無愧言職然亦當其可之謂時也

羅一峯倫以論李賢父喪起復事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商輅復入閣始復官尋乞還以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可謂行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者矣

章德懋懋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莊孔暘昶以成化三年被杖謫爲諫上元張鐙也時三人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黃仲昭著逃半傳章楓山莊定山羅一峯三集余皆得之讀之可見其爲人

九年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於朝上命義自陳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余曰有明太監之橫於此可見卽非斃於杖以太監而辱命官至此豈可遽宥憲宗昏昏若此何以振飭紀綱

有明國本之搖在於內監四出尤在於到處採礦當時科學不明糜費而無所得卽如湖廣寶慶等郡開採金礦歲役至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成化十年十二月從撫臣言始罷誠貽笑天下矣

十一年浚通惠河通惠河卽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亦名潞河洪武時廢永樂

中修治復湮帝遣尚書楊鼎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河諸泉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淥水澄澹川亭望遠爲遊矚之勝所）閉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粱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澇啓閉則糧艘可近倉帝善其議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潞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先大夫以御史奉命抽查漕糧即駐紮於大通橋時光緒庚寅漕艘猶在此會集迨余檄辦海運時在光緒丙午丁未則由塘沽經鐵路運京省事省費多多然運道亦由此不治

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爲大學士商輅等奉敕修以成化十二年十一月進呈帝爲之序

陳白沙（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其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

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成化十九年九月應召爲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邱文莊公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曰大學衍義補表上其書帝稱善進濬尙書賚金幣下詔刊行時成化二十三年冬也

孝宗卽位弘治元年正月以何喬新爲刑部尙書喬新以剛正爲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以王恕薦召用之四年八月罷黜以劉吉因事傾異己御史鄒魯劾奏喬新乃拜疏乞歸也

弘治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字一源淳安人經理蘇湖水利時三吳大水命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爲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鹽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爰督官相度地勢濬吳江長

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松江府青浦縣西與蘇州府崑山縣接界）（水利志湖中有澱山故名）陽城（在蘇州府長洲縣東北東接崑山）崑承（常熟縣東南一名隱湖）等湖又開大石（在崑山縣東南）趙屯（在青浦縣西北）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在吳江縣西北即婁江上源也）等處洩崑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海開斜堰（在崑山縣西北接常熟縣界）七浦（在昭文縣東南）鹽鐵（在常熟縣北）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鴉港（一名七鴉浦實諸塘下流也）入海下流既通於是開湖州之漊涇（在烏程縣西南）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吳興志郡有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導苕霅之水注于太湖）開常州百瀆（在宜興通志昔人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故名後多堙塞其在縣西南者曰上百瀆在縣東北者曰下瀆）洩溧陽鎮江練湖（在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又名開家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堙衆時徐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萃字維貞海寧人也

清高宗批通鑑於邱濬大爲不滿其論曰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說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尙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苟且許和其失在於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爲柄鑿至於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顚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尙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評騭之謬不近人情乃至於此蘇軾稱荀卿好爲放言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荀之不如者耳余謂荀之放言高論激於時也蘇氏斥之未免過當若邱文莊雖號淹貫其學未純故其論多偏甚矣學之純之難也

國子監分撥歷事用意最善今大學生往往苦於畢業以後於事未歷茫然無所措手果用歷事之法則所學與所用得以一貫明弘治八年定國子監分撥歷事期蓋自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

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孟仲季月各有試每試優者與一分歲內積分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此與今之學分制正合又命諸生於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顧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雍塞余謂今之大學生四年畢業畢業之前一年大可令其歷事歷事有心得者畢業以後儘先按其所學分別試用略仿分撥之意而變通之庶乎人與事均有相需之道

給事中楊廉字方震豐城人言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可謂一言破的自呂刑歷述用刑之意所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釋之者曰正民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定民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乂厚民生也更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一言以蔽之曰刑期於無刑而已漢之大臣引經斷獄唐之制律多取經義自是議律悉本於禮宋元明清莫不遵是雖在海外亦尊吾爲禮教之國未嘗薄之也自新律頒布不敢謂於人道主義無所補救世界大同禮失求野豈可局於一隅但禮本人情定律亦合於人情而已用法得法外意在運用者確有一番惻怛之心師古而不泥於古仍以禮教爲主雖新刑律亦何嘗不可以經義會通之也至楊廉疏請删例從簡此即沈端憲所謂若用格而已則一吏足矣我輩讀書人豈徒以胥吏之道相周旋哉

弘治十六年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當時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意在杜絕私

販然絕私販乃整理之一端根本言之鹽實不應有稅天下最不平之負擔卽是鹽稅富人與貧人一律貧人且更甚於富人蓋勞力者食鹽必多於尋常人也故余常發狂言鹽稅是人頭稅且更不如人頭稅以人頭稅富者與貧者不能不分階級鹽稅則不但不分階級且貧富倒置也故謂取民之法莫善於所得稅莫不善於鹽稅若將一切雜稅鐲除實行所得稅則人民利害政府在在顧到人民有所得則政府亦有所得無所得則政府卽無所取於是國與民痌瘝相關海內文明諸邦大致已趨此一途獨我國尙沿舊制耳然數百年相仍之習欲改革於一旦固知其難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有豪傑者起爲財政史上大革命家必將採納余言合農工商一一扶助而統制之必生產日增工業日興運輸利便技術精良雖十而取二不爲虐也古今善理財者能知取予仍是百姓足孰與不足之意

明孝宗尚不失爲賢主即就李夢陽下獄即釋一事觀之雖人主不宜委曲求全但其殷寧殺直臣快左右乎一語不以私害公已屬難得召壽寧侯鶴齡語之鶴齡於左右莫聞之時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則亦恩威交施也

明武宗最爲昏君八黨亂政惟以聲色鷹犬蠱惑上心八黨者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八人也時劉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劉健謝遷等謀去之言官陶諧字世和會稽人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又復交章論劾帝意頗動而不能斷已屬懦弱無能及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宋相韓琦之後令李夢陽草疏率諸大臣伏闕以上帝驚泣不食又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爲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

曰事亟濟公等第堅持耳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字濟之吳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哭武宗前而事遂敗虎兒出柙皆武宗之罪也

焦芳無恥之徒固無足責獨惜李東陽不能不多出一語與健遷同去（健遷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若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致有湘江春草之諷雖云賴以保全善類然其損於己者抑已多矣

健遷既去位給事中劉洍（字淮黎浩人）呂翀（廣信永豐人）抗章請留不報給事中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御史薄彥徽（陽曲人）率諸科道官合疏南京御史蔣欽獨具疏劾瑾尤切直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受杖後卒於獄王陽明以論救銑等廷杖謫龍場

驛丞亦在此時蔣欽字子修常熟人也皆可謂朝陽鳴鳳

康對山(海)爲李獻吉(夢陽)而謁劉瑾可謂急友誼然瑾敗因此坐黨落職士君子出處固不可苟也李夢陽才思雄騖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仲默)徐禎卿(昌穀)邊貢(廷實)王九思(敬史)王廷相(子衡)號七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間李攀龍(于鱗)王世貞(元美)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

王文恪(鏊)初與劉瑾開誠言問聽納既而漸不能救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尙不失爲知幾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爲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體爲之一變明代舉子業最擅長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友信字成之德淸人)

自劉瑾掌司禮(正德元年十月)至伏誅之日(正德五年八月)此五年中不知傷害多少忠良

欲購其肉生噉之者豈惟怨家楊一清能利用張永密與畫策可謂才大心細然越五年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則何也終明之世太監譸張爲幻去一太監來一太監亡國由此君與大臣皆當負其責焉當時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在禮部尚書任以遣太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納武宗憒憒於此益見至微行宣府傳爲千古笑談尤爲古今帝王絕無之事巡按御史張欽（字徵之通州人）閉關不奉詔誠屬錚錚中錚錚奈未數日仍復夜出甚至夜入人家索婦女樂而忘歸失德至此迨豹房臨終曰前此事皆由朕誤豈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乎

與世子原熜入嗣帝位嗣統者嗣帝統也禮部尚書汪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

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竊不出此蓋程頤之曰雖當専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立言極爲正大余因思汪俊之議實本諸司馬溫公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専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時王珪等議濮王（濮安懿王名允讓嗣之父也）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即謂英宗也）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云云而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又引義固爭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爲

無稽決不可稱其後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可謂情義兩盡今桂萼等於興獻王典禮一味承望風旨竟請改稱孝宗皇伯考汪尙書等雖排其議然卒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鴻臚少卿胡侍俱因上疏下獄謫官最後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編輯明倫大典一書頒布天下（余藏有明倫大典係明經廠本）明世宗顧私親而忘爲人後之義可謂不知禮者矣清光緒入統稱醇賢親王爲皇帝本生考最爲合禮

世宗下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因戍學士豐熙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斯役也吾鄞鄉先輩豐考功（豐熙字原學先執爲首者即熙也）而外尙有編修王相（字懋卿）一戍一杖死（王相杖死）可謂慘矣（繫獄者一百九十有六人）自是衣冠喪氣桂萼等

勢益張時尙書金獻民少卿徐文華偕言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遂會羣僚跪伏左順門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翔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下獄楊愼等乃撼門大哭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遂繫馬等一百九十人於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十六人杖死○謹案鄞縣志王相傳時杖殺十七人原作十九人考明史王思傳凡十有七人先後病創卒故改正

王陽明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字貞黎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覽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先生未嘗不求諸事物所謂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是也不過心在則精神所及乃見天理耳不可不知也喟然曰道在是矣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從遊者弟子甚衆最著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陽明沒時厄於桂萼竟不予卹典可謂是非顚倒

夏言謂嚴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

懿可謂寫盡嚴嵩生平

曾銑條八議以復河套雖曰喜功名然其言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之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請以銳卒六萬每歲春夏交擣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計畫未始不善而諸臣俱以爲難皆不用其策其後並以銑爲啓釁貪功沈宼西市國勢何由挽救

當明之季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然利中國互市每貢必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於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嘉靖初年廢市舶不設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

雙嶼爲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爲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焫爲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爲之紈至嚴爲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於朝顯言大姓通倭酋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又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朝數爲倭之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劫紈擒而戮之遂爲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觀於明史所錄每貢必攜私物逾貢數十倍其輸私貨固其商人素習也奸人勾之又吾商人素習也陳紈佼佼者卒至於死國事又可知已彼周亮陳九德者可謂貽醜青史

楊椒山先生（繼盛）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上詔下獄杖之百移刑部定罪將杖

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鐙顫欲墜椒山意氣自若余嘗其疏眞有忠膽者因錄之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豈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薦即

薦爲大將已知陛下疑鷲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諂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及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是壞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廠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即授

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爲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於塗炭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嗚呼椒山之所以爲椒山者於斯疏見之誠可謂不死矣

自嚴嵩爲相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爲擠陷及嘉靖二十二年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嵩與經有宿憾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經杖八十爲民御重卒）是爲嵩借事殺異己之始於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塏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謝瑜劾嵩者也（瑜當時雖未罪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至於大學士夏言之

死論德趙貞吉之謫貞吉字孟靜內江人方諳達薄都城漫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獨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將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捐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瞷廷臣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會撰勅不令督戰予一卒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復命帝不怒謂貞吉漫無區畫下獄廷杖謫為荔波典史

刑部郎中徐學詩之削籍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摭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內外盤結上下比周能當父子別簡忠良內治既清外患自寧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

都給事中厲汝進之奪職汝進劾嚴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帝怒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奪其職

錦衣衛經歷沈鍊之戍邊其後殺之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諂諛狀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嘉靖三十六年殺之

南京御史王宗茂之黜為縣丞鍊既被謫中外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宗茂字時育京山人

光祿少卿馬從謙之杖殺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兵部郎中周冕疏中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淸軍御史趙錦之下獄錦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下批責錦誣天謗君逮至京下獄總督軍務張經巡撫李天寵與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之寃死無一不由於嚴嵩排斥善類至於此極世宗昏昏亦太甚矣

四十一年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時御史鄒應龍將具疏夜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下甚壯二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惡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獄及四十四年春嚴世蕃伏誅先是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謡發其罪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

是彰上過也爲手劄其草獨按維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卽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銀三百餘萬他珍寶服玩所値又數百萬好事者曾有嚴氏沒籍財產記嗚呼嚴氏父子結局如此貪黷者可以鑑矣北平繩匠胡同卽丞相胡同今江蘇會館乃嚴嵩故宅也

海瑞以戶部主事獨抗疏論時政至謂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徐階力救奏遂留中

世宗晚年自悟過失此人可方比干旣知其言俱是乃不能免其罪亦不偵乎海瑞在獄自分必死其後聞世宗晏駕大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旋釋於獄今愚夫愚婦皆知海老爺與岳老爺包老爺並稱蓋亦精忠之入於人者深也穆宗享國僅六年然能用戚繼光鎭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北圉得以鞏固繼光善用兵其建敵臺千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臚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今之築碉樓以爲備皆師法繼光也繼光在薊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何物給事中張鼎思遽言不宜於北而閣臣復遽調之廣東致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卽謝病歸居三年卒向使繼光久駐於北邊明之亡與不亡或緩亡未可知也神宗阿柄下移諸臣遂得任情舉措惜哉

張居正爲救時良相余讀其文集其批答撫臣牘稿確能見機力斷擔當一切是蘇氏所謂重臣非權臣也然重臣與權臣其界限固在幾微之間余謂爲公即重臣爲私即權臣江陵固非爲私者則余必謂之重臣矣

徐階以恭勤結主上其魄力不如居正遠甚然方嚴嵩能相階榜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尚不失爲名相也

淸之入關自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始實爲萬歷十一年夏五月迨四十四年春正月建國紀元曰天命元年時明統固未亡也御批通鑑雖書太祖高皇帝建元而按語有我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紀年例應大書以昭肇基偉績謹於萬歷四十四年以後凡恭遇列聖建元之初並繫月特書而歲首仍存明之紀年云云尚不失史例李兆洛作紀元編竟將萬歷四十四年後紀年降於淸統之下不獨有乖史例亦與通鑑相違中耆號稱博雅何不檢點乃爾

余因作萬季野紀元彙考序深闢之

忠臣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高亢孤暌乾坤否隔善類漸以短氣鬧寺

潛爲厲階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尙書曉之子時官尙寶司丞上疏極言時政隆慶二年杖之下獄旋釋爲民數言可以概

括明季之弊政然主上雖昏德而直臣綿延不絕蓋所謂天下雖亂吾心不亂

士大夫氣節不爲時所變易良足多也嚴嵩當國寃罰者旣槳槳矣張居正奪

情一案如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員外郎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主事沈思

孝字純父秀水人侍講于愼行字無垢東河人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張位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修撰習

孔教廬陵人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進士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南京御史朱鴻模字文甫益都人皆

先後上疏卒坐杖戍或斥爲民處之怡然所謂求仁得仁也其後萬歷十六年

給事中李沂因言中官張鯨而受杖斥爲民十八年大理評事雒于仁字少經涇陽人

因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斥爲民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疏

請豫教元子帝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於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舒弘緒（通山人）陳尚象（都勻人）丁懋遜（霑化人）張棟（字伯任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及御史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各具疏救而給事中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言尤力帝杖之除其名養浩既逐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烏程人）御史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給事中李周策（吳江人）復先後論諫咸被譴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上疏辨論建儲忤帝意削籍歸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備）偕同志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史孟麟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以迄於明没余讀東林列傳不禁慨歎

東林固不敢謂無僞君子然能是是亦足矣雖然天下有道烏賴此哉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理有固然呂叔簡坤撰閨範圖說意至善也乃神宗一賜鄭貴妃而妄人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遂以頌妃而妃刊之欲藉此爲奪嫡地至續憂危竑議出詞更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大索奸人竟誣侍郎郭正域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沈鯉舍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過及正域舟鈴柝相達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及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獲順天生員皦生光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錢夢皐康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而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其後竟磔光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嗚呼皦生光雖非善類何能不沒天良錢康一爲給事中一爲御

史乃無人心至此明之士大夫有氣節者固多而阿附取媚者亦復不少無怪魏閹一出而甘稱義父者且爲請建生祠者比比然也天生妖孽將以亡國爲之三歎

自戚繼光調粵邊務至委諸李成梁六堡既棄（萬歷三十四年）淸遂告七大恨（萬歷四十六年）而明以征倭敗績之楊鎬往經略遼東於是淸克淸河堡（亦萬歷四十六年事）明年楊鎬帥師出塞敗績遂論死繼之者爲熊廷弼廷弼有膽略知兵徒以言官朋比憤而求罷易以袁應泰用兵既非所長收降又復過多卒以此敗既取瀋陽（天啓元年）又潛遣毛文龍而王化貞爲人騃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爲內應以致渡河進師無功而還旋又棄廣寧（天啓二年）以毛文龍爲平遼總兵官以孫承宗經略薊遼承宗防守嚴軍聲頗振然淸則已建都瀋陽矣（天啓五年三月）熊廷弼冤殺（天啓五年八月）孫承宗復罷（天啓五年十月）以高第代爲經略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

錦右諸城守禦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益不振高第又罷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袁崇煥巡撫遼東人心稍固（天啓六年正月）及召王之臣還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時朝鮮已爲清所服矣及大淩河之役（天啓七年六月）袁崇煥督將士登陴壽解寧遠圍而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以王之臣代之忠賢既誅仍以袁崇煥督師薊遼及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措置乖方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矣迨清軍入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於是越薊州而西下順義始詔天下鎮巡官勤王（崇禎二年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命孫承宗移鎮關門以尚書梁廷棟及滿桂爲文武經略滿桂戰沒京師大震蓋時清兵薄永

定門也（崇禎二年十二月）及孫承宗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方接清軍旋師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而流寇四起陷府谷（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甘肅兵譁潰誅皆合於賊）袁崇煥磔（崇禎三年九月）祖大壽又降於清孫承宗又能流賊連陷山西州縣清軍更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又入喜峯口由間道至昌平連下畿內州縣清軍又東歸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清軍又入塞燕京戒嚴詔盧象昇督兵勤王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賊陷襄陽洛陽楊嗣昌自殺清軍下錦州洪承疇祖大壽降曹變蛟等死之清軍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清軍又北還而張獻忠陷武昌陷湖南李自成陷西安延安諸郡又陷太原大同總兵官姜瓖降於李自成京師陷帝縊於煤山吳三桂開關出迎清軍五月定京師而明遂亡說者曰崇禎非亡國之君其臣實亡國之臣是固然也顧自萬歷四十四年丙辰以迄崇禎十七年甲申二十八年之間清之盡力

經營養精蓄銳待隙而乘為時已久明既屢易邊帥帥與將又復不和內與外迭為牽制當國者皆庸懦之人江陵而後無一能擔負艱鉅益以加天下田賦中使四出搜括礦稅以致民不聊生盜賊四起閹毒漫天貪臣徧地張李一呼天下響應淸軍乘之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古今昭鑑可不懼乎及其京師既陷偏安一隅小朝廷中又復不識大體互爭雄長雖有錢忠介張蒼水諸公亦末如之何矣余益為之欷歔

余讀史隨讀隨識間發狂言或詳或略漫無標準而文不修飾言不雅馴蓋錄之備忘而已因名讀史識畧自周初至明取之於正史而稗史不錄焉若夫有淸一代則以正史未成故未敢論列約園識

乙亥五月二十九日家君年六十矣星聯等思有所以壽親者因思家君四十年來之政治經濟教育哲學筆之於書發之於言論者不可勝述苟能彙集成編公之於世非惟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卽余小子等及後世子孫手執一編有不念及吾父之道德文章益以自勵而勵後乎因請於家君從事搜檢家君曰留底稿則可刊則不可小子等費兩月之時間兄弟姊妹分任鈔寫得詩文及雜誌三卷又以四明叢書編輯各書之序跋分三卷王學發揮劉靜修論學書後各爲一卷都八卷詩文則十存一二家君又曰勿刊勿刊家君又常云余有書萬卷將傳之何人星聯等每聞此言深自慚愧星聯等幼不努力西學未有專攻國學更鮮根基致家君有書無人讀之歎不肖甚矣家君書寸草廬貽言後序有云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藉先人餘陰得有其子孫日盈則昃月盈則虧何天之衢惟艱之吉念之能不惕然乎哉星聯等讀之尤爲悚然而懼

吾輩之或不能繼祖宗之業也第念先祖父念曾祖母秋鐙課讀之恩勤手輯寸草廬贈言遍徵名人題詠家君爲之一刻再刻及珂印以竟先祖父之志於是知人子事親首在養志今家君之言論文章於政治經濟教育哲學以及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皆足爲當世之規範則志之所在豈可不有以顯之家君之於政治也嘗引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之說其重全民政治推而之於世界大同則以爲仁恕二字實爲根本其書新生活基本觀念篇曰世界各國有以侵略爲主者固由於不仁亦由於不恕我國人不知團結則亦起於不恕因而不仁於國家於社會若萍水之泛泛焉揆諸天工人代之義豈不負天地之生我哉其於經濟也則主藏富於民爲強國要需是以主持各省財政及輔佐中樞財政者凡二十年靡不以減輕人民負擔爲前提於苛徵重斂尤深惡痛絕凡團體或個人有呈請加重人民負擔以取好當局或巧立名目以請抽收附加

者輒親批痛駁其文皆臧在約園理財牘稿當財政部舉行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時家君已辭去財部武職被聘列席時復爲民請命提議即日停止附加並逐漸廢除苛雜經大會一致通過國府明令頒行近復被聘爲浙江地方監理捐稅委員復被推爲主席每次在杭開會時無論風雨必往於各地之實行裁減苛雜之進行考核不厭其詳是無論在位在野莫不以國民福利爲前提也其於教育也則主循應世界潮流予學生以應世立身之工具以求學得其用而以修養心身爲體經國爲用清季時在甬即力倡廢書院爲學堂卒見諸實行開故鄉風氣之先寧郡之效實中學爲陳屺懷先生李霞城先生及諸鄉先生與家君所同倡近爲吾甬中學之冠當時效實之名爲家君所題而當年經費則家君在浙財廳任內所撥定者也滬上五卅案起家君與王省三先生倡辦光華大學爲中國爭教育權十年來視學子如己子學校如家庭凡所以

愛之護之者莫不盡心勞力金錢精神之犧牲所不計也迄今卒業光華者在社會皆能各有事業自食其力而光華前途且蒸蒸日上焉其於哲學也則重陽明之學說教人在知行合一而解心即理則引程子禮云一章之釋曰如賊盜至爲不道必有總屬必相歸順乃能爲盜人之耳目手足不能爲盜盜全在心故謂心即理則可謂耳目手足即理則不可尤爲闡發無遺至其個人之人生觀非惟淡於富貴功名即於死生大數亦能參透如於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一段常曰悲夫二字有之不如無也又於晝錦堂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數語則曰俗不可耐其自書約藏銘曰乾父坤母賦我形神呱呱墮地大患有身寄焉寓焉役於勞鹿寒暑來往陰陽屈伸天道如此人事何嗔散於太虛日了緣因退藏於密返璞歸眞天地一瞬萬古常新其超脫有如此雖然家君固未嘗消極也其書劉

靜修書後有云人疑老子爲消極天下之積極者有過於老子者乎生平尤服膺惟吾有身故有大患若吾無身又何患焉數語曰此正老子無爲無不爲之滴滴見血語蓋世人見得身太重故一切不肯犧牲若能看得身輕則紆金革蹈湯火而不辭社會何至如此無人擔任又世人看得身太輕故一切以爲非我所能做到如果看得身重則天工人代天生我才必有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然任重道遠可幹到大事業參透有身有大患一語屈原賈誼均可以不死岳武穆文文山雖死猶生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此物此志也是以家君立身處世服務社會不引爲己任則已引爲己任莫不積極負責全始全終教子弟以重責任練精神保靑年之朝氣留心時事以免天演淘汰爲訓其積極又如此於待人接物也則主忠恕蓋孝悌忠恕爲先祖父易簀時之遺訓家君奉而躬行之亦以此訓子孫常戒子弟勿刻薄曰失之於薄不若失之於厚蓋失之

於厚猶不失君子也又嘗引朱熹註大學明德章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人皆爲人欲所蔽果能本陸象山君子喻義小人喻利鵝湖之所講一念在義即爲君子一念在利即爲小人則人欲自去天理自在矣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全在平日修養工夫修養既到則內外均弘矣是可知家君之學問表裏兼悟而待人接物將忠恕之道與致良知之說合而爲一矣小子不學無術每聆庭訓始覺學無古今祇在實踐尤在平時之修養然後乃能有此蓋家君幼受先祖父之訓加以平日博覽羣書研究哲理雖在公務冗忙間常手不釋卷數十年如一日尤復留心時事及歐美學說凡有漢譯名著出往往披讀不厭其青年時最所留意者如亞丹氏之原富孟德斯鳩之法意及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等其三十年前之自修筆記中猶載之至於吾國名人言論之筆錄及讀書之心得則記之於約園隨筆

每遇有專門學識及有經驗者輒與之娓娓談話久而不厭遇西人之有學問者亦樂與之討論囑星聯等隨侍紬繹其好學好問如此故無論遇何問題皆能折中是非胸有主宰是以社會各界老少長幼凡識家君者莫不有感於家君之道德文章也至敬老慈幼尤所夙懷民國二十年洪水爲災於湖北自籌款項設臨時救濟孤兒院及在財政部時振濟兵災專以養孤爲事全活無數曰此正所謂彌大地之缺憾也家君之於子女必施之以嚴導之以誠每會集子女講述古今義舉善行引爲立身之道常曰不讀書不知爲人之道亦不足以謀生故星聯等自幼至長靡不受相當教育家君自奉儉故以約園名惟協助親友或遇義舉則惟恐或後嘗曰寧嗇於己毋嗇於人家君近十年來初致力於族譜之修編繼致力於鄉獻之蒐羅吾族族譜不修者七十年矣家君與族叔祖竹坪公首先發願重修經三年之心力於丙寅告成凡舊譜之缺者補

之誤者正之博搜旁羅卒使吾族之繁衍分派追溯至始祖所自出我張氏子孫始得詳知吾族之所自又辦族學使族之孤寒者皆受教育而子孫得有就學之機會家君曰此我分內應辦之事也四明叢書之編輯家君二十年來之志願也初以政務冗忙雖着手而未專力待脫離政治始得壹意搜集凡吾鄉之文人學士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或以其文表之或以其行傳之每一集一篇或一稿皆爲之序爲之跋精誠所至絕版之書失跡之稿不脛而至不覓而獲冥冥中似有神助迄今一二兩集已問世矣三集四集均已刻竣五集卽爲王梓材先生宋元學案補遺其於補遺一書致力尤多家君五十七歲生日有詩云鄉獻搜羅愧已遲天公儻假十年期滎陽不再謝山逝後死仔肩更屬誰星聯等不學未能盡人子分勞之職慚愧甚矣惟以家君道德文章之所著待人接物之所及知天之壽之也當別有在星聯等於家君生日不敢稍循俗例惟

再三請刻各種著述既而家君曰汝輩如不徇俗我寧獻醜任汝輩將所搜得吾文付諸排印可也星聯等狂喜因拜手而識之爲雙親壽男星聯悅聯華聯鄂聯芝聯定聯拜識民國二十四年六月